飢餓的道路

亞馬多著

飢餓的道路

〔巴西〕亞馬多著

郑永慧譯



飢餓的道路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頭條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694　字數265,000　开本 850×1168耗 1/32　印張 12 $\frac{1}{16}$　插頁2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13000 册
定价(6) 1.20元

目　次

序　曲

血的播种

节　日

1

風吹散了云，雨已經停止，在恢复晴朗的天空底下，孩子們又玩起来了。家禽从避雨的地方走出来，重新在湿草里啄食。到处泛濫着一股强烈的泥土气息，它侵入屋子里，升騰到空中。水点在树木和苦薯①的綠叶上閃耀。安謐的靜寂籠罩着整个种植园②，籠罩着植物、动物和人。扰乱眼前的平靜的，只有院子里孩子們的快活的歌声：

落啊，充沛的雨水，
冲洗我爱人的街道……

身体消瘦，肚子脹得滚圓的孩子們，有的穿着破衣服，有的渾身赤裸，圍着圓圈兒玩。淡藍色的天空中，一片片的云絮消散

---

① 原名 manioc，是南美洲出产的一种大戟科植物，其根莖类似番薯（山芋），可作食物；有甜苦兩种，甜的（manicc aipi）可当作蔬菜生食，苦的（manioc esculenta）汁液內含氫氰酸，有毒，不能生食，但煮熟后毒液已除，可食。把苦薯的根莖洗淨、切片、晒干、磨成苦薯粉，可制造各种食物（如面包，糕餅等），是巴西人民的主要食品，也是巴西的主要出口貨物之一。

② 原文 fazenda，意思是大田庄，这里是指种植园。——法譯本注。

了，那里只有薄薄的暗影，表示黄昏即將到临。雨后，一切显得更加欢愉。地主的住宅后面屹立着高大的树。亞尔杜望着在和風中微微摆动的丫枝，微笑起来；他想，这些树一定非常欢迎这場渴望已久的雨。

“說真的，今年我本来还担心呢！”他喃喃地說。

可是这場雨来得及时，庄稼一定丰收。亞尔杜想像在佃戶和对分戶①的小屋中，一定充滿欢笑，于是这时候他才决定去參加婚礼。他要等候那个到村子里去搬貨物和拿邮件的小廝回来，然后到亞大里巴家里去一次，为新娘喝一杯喜酒，同时跳一只波尔卡②。他向地主住宅的正門走去，他的老婆費莉西亞在那里照料着一塊花圃。

“我們去參加亞大里巴家的婚礼……”

“唔，你到底决定去啦？”

他点了点头，向鋪子走去。是的，他要去參加婚礼。这一次婚礼，人們一定很高兴；年年都要担心的旱灾，今年已經可以避免。何况，也許今天晚上还会下雨——虽然在晴朗的天空中，已經不剩下一片云。亞尔杜深深吸着泥土里升上来的气息，再度微笑起来。也許現在人們要用比較友善的眼光看待他了吧？亞大里巴邀請他去喝喜酒的时候，他接受了邀請。一个婚礼，一个节日，在种植园里不是常有的事！每逢有人宣布工人中將要有什么喜庆节目，这便成为白天在田野里，晚上围聚在一起时的唯一的談話資料。可是和人們面对面的时候，亞尔杜总覚得坐立不安；始終有这样一个問題存在着：他們缺少金錢，他們又繼續不断地要买东西。因此亞尔杜經常接受邀請而且答应一定来，可是他很

① 这是佃戶的一种，收获物和地主約定平均对分，因此称为“对分戶”。

② 波尔卡是一种二拍子的舞曲。

少去参加宴会，他有一种感觉，仿佛只要他一到，他們的一切快乐馬上都被夺去了。工人們对他絲毫沒有好感。想到这一点，亞尔杜用他自己特有的姿势聳了聳肩膀。不，这不是他的錯。他做的是他的本份事。当然，关于产量問題，他对人們是苛求的，在算帳的时候他稍微榨取了一下对分戶，他按照講好的价格付款（这价格在田庄方面稍微占便宜一点，这是事实），可是，不这样做他怎么能算是总管呢？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都会这样做。他获得奧洛里亞諾医生的信任——奧洛里亞諾医生很舒服地住在里約热內盧，每十年才到种植园里来一次——因此他認为必須向他的雇主証明他并沒有辜負这个信任。事实上，种植园的收入从来沒有这么好，連伊納西奥上校①住在这里的时代也比不上現在，虽然那时候上校自己监視一切，而且亲自解决任何細微的問題。当然，对分戶經常叫囂，短工們有时用充滿威胁的眼光望着他，可是亞尔杜滿不在乎；他慣常說，"装鬼臉吓不倒他。"

不过，有些事情也使他很煩惱。他不是不知道，在种植园里，有些人很乐意辱罵他。他知道，背着他，他們用最惡毒的話咒罵他，有些人还喝下大量的甜燒酒②来壮起胆子向他挑衅。这一切都是使他不愉快的事情。他当然情願取得短工們和佃戶們的諒解；在伊納西奥上校时代，他自己也当过短工；他希望人們變成他的朋友，希望不必他召喚，人們也会到前廊上来跟他談論談論，希望他在节日里出現的时候，他們不要板起面孔。正因为这个緣故，他几乎从来不参加这些这么罕有的节日，虽然費莉西

① "上校"是巴西的大地主、种植园主的一种荣誉称号。——法譯本注。

② 原名 cachaça，是巴西很流行的一种用甘蔗汁制造的烈性燒酒。——法譯本注。

亞很愛跳华尔滋，而亞尔杜自己也很欢喜聊天和喝一口甜燒酒。

他到了卖貨物給短工們和对分戶們的鋪子前面。大門鎖着。鋪子的后堂里排列着馱貨牲口用的馬具。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鑰匙，开了門。人們很快就要从地里回来，旣然今天是好日子，他們一定要买些东西。他从櫃台上跳过去，桌子上放着流水帳簿。他机械地拿起帳簿，开始翻閱。馬里奥·郭梅滋的欠帳，数字大得惊人；即使再干很長时期的活，他也不見得能够还清他的債务。卖給他的貨物数量一定要加以限制。这样一来，又多了一个要对他板面孔，瞪白眼，在他走过的路上吐唾沫的人！可是他有什么办法呢？他翻开了另外一頁。耶洛尼莫很少买东西，仅仅买些穿的；他有他自己种的苦薯、玉蜀黍和甜山芋。像他这样才是一个謹愼的人！不过話也要說回来，他种的是整个种植园里最好的一塊地。假使亞尔杜是主人的話，他一定不肯把这塊地交給一个佃戶去种，一定不！可是这塊地在伊納西奥上校时代已經落在耶洛尼莫手里；而且奥洛里亞諾医生对里約①的生活比对种植园更感兴趣，老头子死的时候遺留給他的产業是怎么个样子，他就讓它怎么个样子繼續下去。說来說去，这到底是医生的事情，他才是主人。至于亞尔杜，这些人光为着他执行主人的命令而憎恨他，已經使他够麻煩了。

他向逐漸陰暗下来的天空探望了一眼：

"他們在放下活兒了……"

他再从櫃台上跳出去，走到門外，坐在鋪子附近的一塊石头上。远远地他看見孩子們在地主住宅前面圍着圓圈兒玩。这些孩子里有三个是他的，另外兩个大兒子在城里公立中学念書。

---

① 里約是里約热內盧的簡称。

他的孩子們將来一定不会像附近这些人那样無知無識，也不会像他，亞尔杜自己那样勉强能够讀、写和算算四則！只要他能够使他的孩子們受教育，能够送他們到公立中学里去，而且，誰知道，也許能够使其中一个成为医生，那么，即使雇工們和佃戶們憎恨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馬里奥·郭梅滋来到了，手里拿着一柄斧子。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开垦种植园里剩下的一小塊林地。孩子們在唱着歌，他們尖銳的声音傳到亞尔杜这边，直鑽进他的心里。

馬里奥在石头旁边蹲下来。

"你好，亞尔杜先生……"

"你好，馬里奥。唔，雨終于落下来了，嗯？"

"是呀，得感謝上帝……"

馬里奥·郭梅滋想买点东西，可是他不知道应該怎样开口，那是显然可以看出来的。

孩子們的声音唱着：

落啊，充沛的雨水……

"今天的喜酒一定很好吧，馬里奥？"

"今天的喜酒？是大摆酒席，"他笑着贊嘆了一句。

"我很想去参加……"

"你？亞大里巴那可要高兴死啦！今天他的閨女出嫁，要是你去了，他准会像只孔雀那么驕傲……"

这句話也許不十分眞实，可是亞尔杜幷不理会，因为听見孩子們的歌声，想起了在公立中学住讀的兩个兒子。馬里奥·郭梅滋欠他很多的錢，可是馬里奥不是那种扔下債务从种植园里逃走的人。

"你想买点东西嗎？"

惊呆了的馬里奥望着他。

“呃……只要一点豆和一瓶甜燒酒……”

亞尔杜站起来，向鋪子走去。馬里奥跟着他，心里还有点疑惑。

“今天这一場喜酒，以后人人都要說起哩，”他說。

黃昏的暗影开始落下来。

2

瑟髮像往常一样，嘴里喃喃地說着一些不可解的話，一面向屋子里面走去。慢慢降临的憂郁的黃昏落在田野上了。耶洛尼莫老头的輪廓在地平綫上显現出来，他正在把牲口赶回小小的牲口棚；他的長長的影子在低矮的草上一起一伏地波动。慢慢走着的母牛停了下来，开始吃苦薯田里新長出来的嫩叶。于是这时候耶洛尼莫就發出了一声牧童的呼喊——这是遙远的年代留下来的習慣，那时候他經常把大群的牲口赶到家畜市集上去——这声呼喊是不必要的，因为驢子，几只母山羊和几只猪，一共七头牲口，正在安靜地向着它們过夜的地方走去。至于那头母牛，它这么老，这么馴良，和他們全家的生活有这么密切的关系，簡直可以把它当作家庭里的一个成員看待。可是瑟髮听見这声呼喊就战栗起来，仿佛喊声提醒她一樁無法避免的工作。她喃喃地又說了几句話，激动起来，她的呆滯的眼睛开始閃耀。老大娘尤恭蒂娜一边繼續看顧嬰孩，一边留神观察瑟髮的动作。

这种情形已經繼續了好多年，可是老大娘还沒有完全絕望，她始終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一种奇迹，一种不平常的事情發生。她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在这里長大，結了婚，养下孩子，添了

外孙；她熟悉每一寸土地，她的兩只手由于种植和收获而長滿了老茧；她經历过旱灾，經历过“剛伽舍罗”①們的洗劫，她連地主住宅里那次轟动一时的暗杀也見过……可是什么也比不上眼前的“那个”。照她的看法，有一个鬼魂附在瑟髮的身上，鬼魂是来忍受贖罪的刑罰，补偿他生前造下的罪孽的；种植园里的人，短工們和佃戶們也都这样相信。每当赶着牲口的耶洛尼莫發出怀念过去的喊声的时候，那就是鬼魂說咒語的时間到了，老大娘尤恭蒂娜便一直呆在那里等待，因为“那个”可能在任何时間內突然發生。“那个”到底是什么呢？她根本不知道……也許鬼魂贖罪的时間一滿，他就要离开这里，重新走上到天堂去的道路，在天堂里是沒有飢餓，沒有疾病，也沒有眼淚的……这样一来，在过去記不清的日子里，曾經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有着結实的大腿和誘人的眼睛，被工人們渴想着的瑟髮，也許終于能够恢复理智，能够重新認識她的父母，她的哥哥耶洛尼莫，她的嫂嫂尤恭蒂娜，她的內侄們和堂兄弟們吧？……这种情形將要怎样实現呢？这一点，尤恭蒂娜并不知道。她只是等待这种事情發生，每天傍晚，瑟髮的瘋病开始發作，將要發出她的詛咒的时候，老大娘便聚精会神地等待，因为假使奇迹有一天出現，那只能够在黃昏这个庄严的时刻內出現，这时陰影开始降落，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蠟燭点亮了，一切声音逐漸平靜，整个世界改变了顏色。这个奇迹，她已經等待了許多年，而且她几乎不再覚得苦惱和激动；可是她等待着。也許在今天，也許在明天，也許在周末，奇迹終有一天要出現，这是可以肯定的，一旦出現以后，很久以来压在老大娘尤恭蒂娜心上的一塊大石头便可以落下来了。

---

① “剛伽舍罗”（cangaceiros）是在巴西內地橫行的强盜，大多数是無以为生挺而走險的农民。

眼前的这一刹那，对于干了一整天活的尤恭蒂娜說来，是轉变的时刻，因为耶洛尼莫老头的喊声，能够把关于瑟鬘的一切，对于奇迹的等待，和对三个离家出外的兒子的想念，都聚集到她的記忆里来。兒子們出走的时候，都已經長大成人，各人走各自的路，每个人走向不同的生活；只有尼南——他的名字其实叫尤文西奥——在当兵的时候几乎还是一个小孩子。其余兩个都已成人，可是在尤恭蒂娜的心目中，他們始終是小孩子，她每天傍晚到了这时候便想念他們，也許这是因为当初發現尼南的出走也是在黃昏时候的緣故（后来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参加了軍事警察部队）；直到現在，尤恭蒂娜的耳朵里还响着耶洛尼莫老头的淒苦的声音，他当时对这件事，只說了这么一句大徹大悟的話：

“將来沒有一个留下来跟着我們，我的老伴。我們一定是孤零零地死在这片土地上，像那些牲口和树干一样……”

他指着当时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阿哥斯鉄尼奥說：

“这一个也一样，总有一天要走掉……”

許多年过去了，三个兒子沒有一个回来。这也是老大娘尤恭蒂娜的另一个秘密希望：希望他們回到她身边，来帮助耶洛尼莫种地。虽然他們在不同的日期出走，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有各人的前途，然而在她的想像中——这些想像在这些年內形成几幅小小的圖画，經常不变地在她的腦海里繼續出現——在她的想像中，他們一起回来，一起越过栅欄，一起請求她祝福。在他們的归途中，他們能够在哪兒聚在一起，这一点，老大娘并不知道；当然，她对这一点也思索过不止一次。可是因为她始終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可以讓她的三个兒子相会的地点，她只得放弃了这个企圖；这样思索会使她精神疲乏而且增加她的伤感，因为

每一次她都不得不逐一想像她的每个兒子的目前的生活。就拿若瑟来說吧，既然他沒有固定的住所，沒有固定的旅途，永远要像一个被追捕的亡命者偷偷地从任何一条路上回来，又怎么能找得出他們相会的地点呢？还有約奥，既然老大娘尤恭蒂娜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駐扎在哪一个城市里，他从什么地方回来呢？何况她根本不願意想像她的兒子們的生活，想像他們每一天和每一分鐘在干些什么。她認为最妙的，就是能够看見他們在耶洛尼莫和牲口們走过的道路上出現，三个人在一起，背着他們的旅行袋，袋子里裝滿他們在别的地方或者就在城里买来的許多东西，用他們的粗野然而热情的嗓音請求她祝福。这三条嗓子混合起来的声音，在她听来，是尼南的声音，尼南是三个兒子中最年輕的，也是她所最鍾爱的。

而且，由于一切都可能同时發生——上帝是全能的——誰知道呢，她的兒子們回来的那一天，纏住瑟髮的鬼魂，使瑟髮滿嘴說着古怪和威吓的言語，使她睜大着充滿恐怖的眼睛，使她过去結实的軀体日漸衰弱的鬼魂，誰知道这个鬼魂会不会在这同一天里永远离开瑟髮呢？

一直到了后来，慢慢地，老大娘尤恭蒂娜才逐漸把这兩种期待混成一个。从前，这兩种期待在她的心內是分别生長的："鬼魂可能已經贖滿了罪，就在今天走了……"，"孩子們可能已經还清了孽債，今天要回来了……"。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个黄昏接着另一个黄昏，耶洛尼莫的憂郁的喊声很單調地天天重复，瑟髮断断續續地祈禱，大門始終沒有为几个逃走在外的人的归来而开放。因此，跟着时間的过去，这兩种期待逐漸融化，逐漸混合成为一个；到了現在，一切都要在同一天里，同一个傍晚里發生，到那时候——老大娘尤恭蒂娜这么想——她就可以平安

地死去。因为，在这个生来就是为了受苦的世界上，她的一切希望都已实現，再也沒有什么使她死不瞑目的了，至于获得他們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好久以来她就明白了，这个希望不过是一个永远不能实現的夢想罢了。

3

湯尼今年十三岁；他一听見耶洛尼莫的喊声，馬上离开了他的七岁的小妹妹娜嘉。他向牲口棚奔过去，他要帮助他的外祖父挤奶。他抓紧繩子，勒住小牛，留神使小牛不至于过份接近母牛的乳房。然后，才輪到母山羊。娜嘉和嬰孩安納斯托喝母山羊的奶，尤恭蒂娜認为羊奶是哺养嬰孩的最好的食物。湯尼很爱干这些小活兒；母牛非常柔順，有时他不顧外祖父的責罵，騎到母牛背上。他也跟小牛玩，模仿小牛的吽声，他尤其欢喜戏弄那头驢子；那头驢子是唯一的有一个名字的牲口，大家給它取了个名字叫耶哩米亞斯，一叫它的名字，它就馬上懶洋洋地走过来。下过雨以后，大路上到处都是泥潭，湯尼在每一个泥潭里踐踏，这也是他最心爱的玩意兒。他回过头来張望。娜嘉眞是一个小傻瓜：她和她的黃色的雌猫馬利斯加留在那边，站在房子的門檻上。这个小傻瓜不懂得：在牲口棚里干活，給母牛挤奶，戏弄耶哩米亞斯，是多么好玩的事！

娜嘉很害怕。她紧紧地把雌猫貼住自己的瘦小而骯髒的胸膛。湯尼对她說过，今天晚上，亞大里巴家摆喜酒，家里只剩下他們三个——娜嘉，湯尼和嬰孩安納斯托——妖怪一定会跑出来吃掉娜嘉。

"湯尼，妖怪也要把你吃掉！"

"呸！……我呀，我躲起来！"

于是他边笑边向牲口棚走去。娜嘉紧紧摟住馬利斯加，这是她的猫，她的朋友，她的玩偶，她在这所貧苦的屋子里唯一心爱的东西。她的受了惊吓的眼睛亲切地凝視着小黃猫的有眼污的眼睛。馬利斯加被她勒得太紧，咪嗚地叫了起来，娜嘉对它說：

“你，你永远跟着我。假使妖怪来了，咱們倆把它赶出去……”

有馬利斯加在身边，她不害怕。馬利斯加是勇敢的，它和母鷄打架；它跳到籬笆上，約翰·彼得罗叔公来看他們的时候，它朝着約翰·彼得罗叔公的狗咆哮；它能够在田里捉“皮里亞”①；有一天，就在房子的前面，它居然杀死了一条蛇，那是一条小蛇，然而是毒蛇，那天晚上，尤恭蒂娜就賞給它一茶托的奶。馬利斯加是勇敢的，有了它在身边，娜嘉不害怕，即使剩下孤單單一个人也不在乎。可是大人們眞坏，他們去参加婚禮，扔下她和哥哥弟弟三个小孩子單独在屋子里，沒有顧到有一个妖怪是要捉孩子的，要把孩子帶到不知什么地方去。想到这一点，娜嘉就縮成一团，更加紧紧地摟住雌猫。馬利斯加被娜嘉的手压得难受，就伸長脚爪，掙扎出来，跳到地上。它对着黃昏的暗影咪嗚咪嗚的叫了好一会，并且豎起耳朵傾听从厨房里傳过来的瑟鬉的詛咒声。它弓起背脊，彷彿看見了敌人。可是娜嘉的骯髒的小手輕輕地撫摸它，它蹲了下来，使得撫摸更舒服一些，它开始在小女孩的手下面走来走去，輕輕地从喉嚨里發出低沉的呼嚕呼嚕声。它又跳到娜嘉的怀里。

暗影逐漸把黑夜帶来，突然間，娜嘉望見天空中有妖怪的影

---

① “皮里亞”(Fréa)是巴西的一种小齧齿兽。——法譯本注。

像。她的發育不良的瘦小身体在布衫下面發抖。在这里，只有馬利斯加給她安慰和勇气，給她帶来快乐和温情。她从来沒有过玩偶，連市集里出售的那些破布造的玩偶也不曾有过。她从来沒有什么玩具，連業余手艺人所制造的木头玩具也未曾有过。她从来沒有听过音乐，从来沒有看过街头的木偶戏，除了馬利斯加之外，她什么也不曾有过。对于她，她的雌猫就是她見过的，亞尔杜的女兒手上拿着的那个洋娃娃，同时也是在种植园主的大廈①里使她和湯尼惊嘆異常的那輛白鉄汽車；馬利斯加对于她就是整个世界的縮影，就是尤恭蒂娜有时講給她听的許多故事里的人物；她的生命里除了小猫以外，沒有别的东西。

今天晚上，她要單独和她的哥哥弟弟留在家里，湯尼对她說妖怪要来。假使阿哥斯鉄尼奥在这里，娜嘉会問他湯尼的話眞不眞。阿哥斯鉄尼奥有手槍，他会向妖怪开槍。妖怪駕着云来，嘴里憤怒地噴着白沫，它要吞吃小孩。雌猫又从娜嘉的臂膀里跳出来，追赶一只跟随黃昏一起到来的金龟子。它到处乱扑，可是金龟子比它更快，馬利斯加被金龟子戏弄。它憤怒地咪嗚咪嗚叫着，金龟子停留在牆上它够不到的地方。娜嘉偸偸地走上前，用手罩住那只虫子，她把虫子扔到院子里。馬利斯加扑上去，娜嘉鼓起掌来，她的兩只手又瘦又髒，她的嘴也很髒，可是她的笑多甜蜜啊！

4

大家的生活都很苦；除了契約上訂好要为地主無償劳动一天以外，佃农們还要把他們的苦薯粉，他們的玉蜀黍，他們的甜

① 原文是Casa Grande，指种植园里最主要的建筑物，种植园主家族居住的地方，即前文所說的地主住宅。——法譯本注。

山芋的半数讓給种植园。可是，孩子們的夭折也好，接連而来的疾病也好，永远入不敷出的狀況也好，都不能够使亞大里巴皺一皺眉头。他天生是个快活的人，他爱节日和游乐，即使年紀老了，他还沒有改变。恰恰相反。即使在最艰难的那几年，即使在有名的大旱的年头，种植的东西都枯死的那一年，他們虽然渾身是債，亞大里巴依然庆祝了聖約翰的节日，因为那一天，也就是他的老婆約娜的生日。

可是沒有一个节日能够比得上今天他的女兒德莉莎的婚禮，新郎是戈思默，是一个只剩下一只眼睛的短工，綽号叫独眼龙。厨房里，妇女們在忙碌着。新娘德莉莎脫掉鞋子，脫下行婚禮时穿的新衣服，也来帮忙弄猪肉，弄童子鷄和綠蕃瓜糕。四鄰的年青姑娘和妇人們也来了，有瑪塔和費莉西安娜，蒙蒂尼娅和嘉苏拉，狄娜和日特露德。厨房里非常热鬧，雨一停，天又晴起来，妇女們發覺黑夜已經临近，惊慌起来，都加倍忙碌地工作。

亞大里巴在劈柴。妇女們边干活边聊天，她們的声音一直傳到他这里。亞大里巴覺得很幸福。为着这个婚禮，即使把去年的积蓄都花掉，即使在鋪子里欠下債务，又有什么关系！

他不害怕干活，他不能讓他的女兒結婚而不庆祝一下；他希望今天的婚禮是种植园里最成功的庆祝会之一。巴斯帝奥要来彈琴，今天晚上附近一帶种植园沒有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不来跳一只舞，吃一片猪肉，喝一杯甜燒酒来祝賀新娘健康。亞大里巴一边劈柴一边輕声吹着口哨。即使他的租佃契約里的条款非常苛刻，每到年終，他总能够有一点小小的盈余。他的家庭就吃地里出产的东西，他自己种豆，种苦薯，种甜山芋。他要在种植园的鋪子里买穿的，假使鋪子不是那么無耻地榨取他的話，也許他已經能够积下一小笔錢，留着在生病或者年成不好的时候使用。

馬里奥·郭梅滋沿着小徑走过来。“来吃喜酒还太早，”亞大里巴想，“女人們还在厨房里張罗呢。”可是他馬上看出馬里奥幷沒有換衣服。他的手里拿着一瓶酒和一只布袋，他大概是从鋪子里来。亞大里巴放下斧子，等着。

“你好……”

“我主耶穌基督保佑你好！……”

馬里奥·郭梅滋放下裝着豆的布袋。他把那瓶酒遞过来：

“我拿这瓶酒作賀礼……”

亞大里巴道謝：

“把酒拿回去，馬里奥先生。謝謝你，我既然請客，我就要用我自己腰包里的錢来請……”

“你别生气……”

“我沒有生气，我謝謝你。我有我的想法：既然是我請客，我就不願意别人帮忙。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我要你把酒帶回去，回头再来玩……”

馬里奥·郭梅滋沉默了一分鐘，他幷沒有因为礼物被拒絕而覺得不痛快，他深知亞大里巴的为人。在回去換衣服之前，他告訴亞大里巴：

“你知道亞尔杜先生要来嗎？”

亞大里巴把嘴巴張得大大的，惊呆了：

“他来嗎？来吃喜酒嗎？”

“当然；是他亲自对我說的，說了还不到一分鐘呢。有时，人会弄錯的，会看錯了人。就像我，我跟这位亞尔杜先生合不来。我总看他不順眼。他使我覺得这里难过……”他把手抬到喉嚨边上。“可是他不是一个坏心眼的人……他剛才在鋪子里跟我談过……唔，他不是一个坏心眼的人……”

亞大里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来嗎？"

"既然他这样告訴我……他不是一个裝腔作势的人……"

他拎起裝着豆的布袋，加上一句：

"沒法子猜得出人們腦子里想些什么。有时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样子，事实上倒完全相反……每个人都有些討人厭的地方，就是这些地方有时使人弄錯了……不，他不是一个坏心眼的人，的确……"

馬里奥·郭梅滋的輪廓还沒有在暮色中消失，亞大里巴已經向厨房里的妇女們嚷起来：

"好消息，你們知道嗎？亞尔杜先生要来啦。"

現在，輪到妇女們吃惊了：

"来吃喜酒嗎？"

"当然……"

于是約娜的疲乏的嗓音緩慢地說：

"好吧，孩子們，繼續干活，我們还沒有完工哩……"

亞大里巴走过去瞧瞧自己从村子里买回来預备在今晚燃放的半打焰火。金錢，如果和它能够使人得到的乐趣比較，算得什么呢？

5

这天晚上，在整个种植园里，大概只有瑟琴和老大娘尤恭蒂娜兩个人沒有想到要去亞大里巴家吃喜酒。連格雷哥里奥也忘不了今天是吃喜酒的日子，因为他背着一袋沉重的玉蜀黍弯着腰走着的时候，他望見从村子里回来的新郎和新娘，他們由亞大里巴，約娜和几个别的人伴着到村子里举行婚礼回来。格雷哥里

奥不願意被人瞧見，立刻躲进密林里，一直等到他們走过。戈思默，独眼的新郎，手里拿着自己的鞋子，大概是在半路上脫下来的。德莉莎挽住他的臂膀，他們兩人很幸福地笑着，跟在他們后面的人，談話正談得很起勁，談的是关于今晚的庆祝会。

“巴斯帝奥是个有信用的人。他說过来，就一定来……”那是亞大里巴在对他的一个同伴說話。

格雷哥里奥認識巴斯帝奥，巴斯帝奥是周圍五里①以內最著名的手風琴手。不是随便什么节日他都肯来演奏的。他要人家哀求他，他有許多借口——生病啦，有活兒啦，疲倦啦等等，可是一个节日里缺少他便丧失掉一半兴致。这一队人走了过去，格雷哥里奥热切地希望巴斯帝奥今晚能够出席。事实上，凡是亞大里巴家的宴会，他通常总是出席而且通宵演奏的。格雷哥里奥希望巴斯帝奥出席，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想去参加婚礼，不，他是不会去参加的；可是他很愛亞大里巴，他知道如果这位音乐家不来，一定会使这位愛好节日的老头很痛苦。說来說去，这地方上狂欢的机会实在太少，偶然有这么一个机会，那么，事前事后的許多日子里，人們談論的話題不会是别的，总是关于这个节日的事。

等到这队人走远以后，格雷哥里奥才繼續赶路，肩膀上扛着布袋，躲躲閃閃地不讓人們瞧見，避免从大路上走。同时他还繼續想着今天的婚礼，想着亞大里巴，想着戈思默，想着德莉莎。多漂亮的姑娘！格雷哥里奥自己初到种植园的时候，也曾經把眼睛溜到她身上；其实那时候，她还不过是一个頑皮的女孩子。她的乳房几乎还沒有尖挺出来，可是她已經会使用輕浮而迷人的微笑。不过格雷哥里奥有别的計划，現在还不是娶妻的时候。他是一个

① 本書內所說的“里”，原文是lieue，不是中国里，是指法國古里，通常其長度超过四公里。下文所用的“里”字均同，不另加注。

体格强壯而坚决果断的混血兒，臉龐黝黑，兩只小眼睛藏在濃厚的眉毛下面。他当然要結婚的，不过要等到他自己有一塊地，在公証人那里正式簽訂契約以后。就是为着要买这塊地，他現在才起早貪黑不停地干活。跟他合伙墾地的人米里塔奥把所有掙来的錢都花在喝酒、游乐、送礼物給他的未婚妻，或者追逐村子里的姑娘上，格雷哥里奥却把金錢儲蓄起来，这五年来，他已經积成一个小数目。买一塊地，就是他的全部願望。

肩膀猛然一甩，格雷哥里奥把他的那袋玉蜀黍撂下来，擱在泥棚屋前面的院子里。栖在石榴树上的母鷄吃了一惊，騷动起来。格雷哥里奥从敞开着的門向屋子里边張望了一眼。米里塔奥还沒有回来。于是他回到大路上，吹了一下口哨。从一塊苦薯田里傳过来一下回音，同时他也望見了米里塔奥的輪廓在走向前来，肩上架着鐮刀。他坐在布袋上等着。在他的毫無表情的臉上泛出了一个模糊的微笑，那是一个人在一場艰苦的斗爭中获得胜利时的微笑。

米里塔奥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白混血兒，他微笑着，懶洋洋地走过来。他把鐮刀靠在屋子的牆上，在格雷哥里奥身边蹲下来，他的第一句話是关于今晚的宴会的：

"在这地方，像今天这么兴奋热鬧，我从来沒有見过……"

格雷哥里奥沒有回答，这时候，米里塔奥才注意到那袋玉蜀黍。他很惊訝：

"你已經办妥当了嗎？"

格雷哥里奥臉上的微笑愈發开朗起来。可是这只是一个易逝的微笑，馬上就消失了。

"我沒跟你說过嗎？便宜八个密耳瑞斯① ……眞值得一試。"

"沒有人瞧見你嗎？"

“你猜怎么着！我躲在密林里，兩只脚在荆棘叢里累得要死。我鬼影也沒有看見。李奥嘉地奥不是瘋子，他守信用。”

米里塔奥笑了，他的沒有牙齿的嘴巴張得老大。

“八个密耳瑞斯，不是少数目，值得拚一拚……不过，假使亞尔杜嗅出些什么来，他会……”

“他会怎样？”

“叫我們滾蛋……”

黃昏的暗影落在这兩个男子身上，格雷哥里奥从玉蜀黍袋上站起来，走到米里塔奥旁边。許多母鷄从石榴树上跳到地上，过来啄那袋子，米里塔奥用脚赶开它們。

“滾开，他媽的！……”

格雷哥里奥望着屋子前面在院子外边展开的那片苦薯田。

“我告訴你一件事，米里塔奥，”現在他的臉上已經絲毫沒有微笑的痕迹，重新恢复冰冷和陰郁的表情。“連警察也不能够把我从这里赶走……”

米里塔奥抬起眼睛，盯住他的同伴，看出刻划在他的臉上的决心。他举起兩条臂膀，仿佛說这个决心在無可爭辯的事实前面毫無用处：

“只要他想这样做……不管怎么着，这塊地总是屬于奥洛里亞諾医生的。”

格雷哥里奥望着綠油油的一片苦薯田，田上浮蕩着黃昏的暗影。

“可是苦薯是屬于我們倆的！是誰开拓森林和刈除草叢的？这一片土地，在我們沒来以前，是他媽的什么坏东西，簡直沒有

① 巴西过去的貨幣最小單位为瑞亞(real)，一千瑞斯(reis是real的多数)为一个密耳瑞斯，一千密耳瑞斯为一康托(conto)。

字眼可以形容。"

他驅逐那些坚决不肯离开那袋种籽的母鷄。

"我的老朋友，我跟你說，到六月里，我們就可以得到从这些种籽長出来的玉蜀黍！……"

他的手輕輕拍着布袋，一个微笑又重新划破他的冰冷的脸兒。

"假使亞尔杜知道，他一定要气死了！"

他們被迫在种植园的鋪子里購买一切东西。是米里塔奥在屡次出外閑蕩中，發現向李奥嘉地奥購买玉蜀黍种籽，价錢可以便宜得多。他把这消息告訴格雷哥里奥，格雷哥里奥馬上决定：

"我到他那里去买种籽。至于亞尔杜，滚他的吧……"

格雷哥里奥不是一个多說話的人，可是在干活上头，他比任何人都强。他到这里来已經有五个年头；以前，他在另一个种植园里当騾夫。因为沒有人知道他在这里一帶有任何亲戚和朋友，所以关于他的过去就有了一大堆的傳說，說他在許多次打架当中用刀子杀死过許多人，可是这些話都很含糊，沒有根据。米里塔奥也在找工作，旱灾把他赶到这里来，他們兩人于是合伙租了这一塊只剩下几棵树的荒地，大多数人都認为这塊地土質惡劣。它座落在种植园的尽头，伊納西奥上校生前从来沒有把它开墾过。格雷哥里奥在土壤方面很有点知識，当亞尔杜要把这塊荒地租給他們时，他不顧米里塔奥的反对，馬上接受下来。起初，他們每星期要为种植园工作四天，依照契約的規定，其中有一天是沒有报酬的，其余三天的劳动剛好够賺些錢来購买咸肉、豆和苦薯粉。一星期內还剩下的几天，他們兩人帶着斧子和鶴嘴鋤，在他們的那小塊土地和小树林里辛勤地干活。他們把树木砍掉，种上苦薯，每年把租約轉一次期。到了現在，整个种植园里沒有任何

一塊地保养得比他們那一塊好；附近的人都說格雷哥里奧“像只牛般干活”。一方面，米里塔奧寻欢作乐，而且正在追求一个短工亞尔封梭的女兒，另一方面，格雷哥里奧毫無休息地在地里苦干。对于他，节日和星期日根本不存在。他从来不买一双鞋子，他也沒有一件新衣服，簡直可以說他从来不到村子里去，他絕对不肯把錢浪費在姑娘們身上！有些人对他的工作热情表示惊異，米里塔奧就向他們解釋：格雷哥里奧想买一小塊土地，这一塊或随便哪一塊，因为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說，他活在他自己的土地上。

“这家伙早晚要变成一个种植园主，”人們这样說。

于是一些內容不十分正确的閑話又开始流傳，而且逐漸增加了許多情节，在傳說里格雷哥里奧的新的成就和新的坏行为逐漸增加，格雷哥里奧的名声就愈發响亮。連亞尔杜对他也有了一种敬意，很少找他麻煩，总而言之，对他另眼相看。甚至一連几次要請他做助理总管。

米里塔奧知道玉蜀黍的价錢以后，他們兩个曾經为着到外边購买的好处和坏处爭辯了很久。米里塔奧認为并不值得冒这个險，这样做太危險了。种植园里有一些法律，虽然沒有写成文字，可是大家都小心謹慎地遵守；其中有一条規定，佃戶和短工必須在种植园里买一切东西。可是格雷哥里奧已經下了决心，他逐漸說服了米里塔奧。今天下午，吃过午飯以后，他到李奧嘉地奧那里去过，他从小路上走，避免經过大廈前面，留神不撞見人。

“我看見結婚回来的那一伙人……”

“你看見戈恩默嗎？”

“他，德莉莎和亞大里巴老头。可是他們沒有看見我……”

“今天的結婚喜酒簡直是惊天动地的，你不要錯过了机会。”

可是格雷哥里奧已經想到別的事情上去了。

"到六月里，就会有吓坏人那么多的玉蜀黍了……"

米里塔奥站起来，把袋子一直拖进屋子里。格雷哥里奥跟着他。

"我們該跟約翰·彼得罗談談，合起来磨粉……"

磨坊是約翰·彼得罗建造的，任何佃戶只要拿出一定数量的苦薯粉或者金錢作为报酬，都有权利使用磨石和烘爐。

米里塔奥表示同意：

"我今天在喝喜酒的时候就跟他說。他要跟他的妻子一塊兒来……"

在一个角落里，搭着三塊石头当作火爐。在一只被火熏黑的罐子里面，还剩下早上的一点咖啡。格雷哥里奥穿了一塊咸肉在鉄签上，然后燒起火来。

籠罩田野的黑夜从半开着的大門透进来。火焰在葡萄藤上面上升，照亮了兩个男子的臉。門外边，秋天最初出現的蟋蟀在跳躍，微風吹过，把一陣熟悉的植物和泥土的气息帶进屋里。

"苦薯粉只拌給你自己就得了。我，我到宴会里去吃猪肉。你也应該去的，我的老朋友……"

他点着了一盞小油灯，紅色的火焰照亮了房間的牆壁。

"我把脚洗干净来穿鞋子。"

他向屋子里面走去。格雷哥里奥的声音跟随着他：

"跟費丽妮婭說一說，叫她帮忙磨粉……"格雷哥里奥所說的費丽妮婭是米里塔奥的未婚妻。

"她和她的妹妹……我們还可以叫耶洛尼莫家的 瑪塔 来帮忙……"

"还有日特露德，她大概也可以来……"

沉默了片刻，随后米里塔奥从另外一間房間走出来，脚上穿

着他的中統靴。

“今天，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跳一場舞。”

他走到格雷哥里奥面前停下来，格雷哥里奥正在翻动鉄釜上的咸肉。

“你不想去嗎？”

“不，我不去。”

“你到底还是去好……那兒有的是甜燒酒，你可以尽量喝，而且巴斯帝奥要演奏手風琴……”

“不，我不想去……”

蟋蟀跳进院子。肉在炭火上面收縮起来。米里塔奥滔滔不絕地說了許多关于宴会的事情，想說服他的朋友去参加。格雷哥里奥拿起一只水壷，向門口走去，他去提水来拌苦薯粉。可是，到了門檻上，他停下来，对着田野默默地凝視了一陣，天色漸漸完全黑下来了，田野已經几乎看不清楚。一只螢火虫在石榴树附近飞着，母鷄們現在已經靜靜地栖在石榴树上不动。米里塔奥正要把想像中今晚宴会的种种好处夸贊一番，可是他沉默下来，因为格雷哥里奥的滿含威胁的声音，从大門的暗处發出，在屋子里面响着：

“叫我們滾蛋？……我跟你說，米里塔奥，沒有人能够把我从这里赶走……”

微風又吹过来，把小油灯的火焰吹得摇摆不定；一股泥土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間里。

“哪怕我把自己害了，而且把别人也一起害了！……”

---

① “卡亭伽”(caatinga)是巴西内地人烟稀少的地区，地上面布滿仙人掌之类的低矮而多刺的植物。下文对“卡亭伽”还有詳細的描写。

黑夜已經完全到临，蟋蟀愈發多起来，从遙远的“卡亭伽”①那边，手風琴最初奏出来的曲調，突破了靜寂，傳到这里来。

6

手風琴的曲調淹沒了小徑里蟋蟀的鳴声。在几个男子和几个妇女所組成的一堆人中，談話声和哄笑声也停下来了。巴斯帝奧已經开始演奏。演奏的那支波尔卡舞曲老了，过时了，可是这里是世界最末的角落，新事物要过了許久才能到达，舞曲也是如此。假使奧洛里亞諾医生住在大廈里，無疑的，他一定会裝上一个干电收音机；可是他住在里約，他在里約念完了医学，金錢的利益使他留在那边。伊納西奧上校曾經計划过买一架收音机，計划了好几年，可是最后他买了一架旧留声机就算了，那架留声机是一个叙利亞籍的流动小販騙他买的，發条过了不久就断了。在留声机还能够使用的时候，唐娜安琪拉每逢不在厨房里监督那些黑女人干活，就一連几个鐘头开动留声机，把仅有的三張唱片唱了又唱，唱片里响起卡路索的嗓音，唱着歌剧里的歌曲。后来那架留声机便被扔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成了很难修理得好的一件廢物。“白白扔掉了錢，”伊納西奧上校望着留声机下了結論，从此留声机只能够做他們住宅里的大客厅的裝飾品了。

因此，这地方上的唯一的音乐，便是手風琴，吉他，或者四弦小吉他。在种植园附近，住着盲人彼得罗·达·拉斯亭伽，他是著名的吉他琴手和即兴吟唱的歌唱家；伊納西奧上校活着的时候，他惯常在节日到大廈里来，他的吉他彈出使那位年老的种植园主着迷的旋律。可是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情。伊納西奧和唐娜安琪拉死了以后，鋪子里就不准彼得罗·达·拉斯亭伽再賒欠了，——他买东西从来沒有付过錢，那是上校对他的一种布施。那时

候，他有权每周在鋪子里买些豆和苦薯粉，一瓶燒酒和一塊咸肉。他买的东西都登在帳簿上，可是大家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事实上，他是拿他的歌詞来付帳，拿他的吉他的旋律、他的詩韵、他的使上校捧腹大笑的板話来付帳。关于彼得罗·达·拉斯亭伽的事情，奥洛里亞諾沒有下过任何指示，可是亞尔杜——他当时剛搬进主人的住宅里居住——在头一个星期六就取消他的賒帳。那就是短工們和佃戶們对他产生反感的开始。亞尔杜自己却不覺得有罪。他甚至于还提出来說他本来可以要求償清旧欠，由于年深日久，这笔旧欠为数已經非常可观。彼得罗·达·拉斯亭伽已經絕足不到种植园里来。在村子的市集里，他是人們注意的中心，他拿着他的吉他和要飯的木鉢，唱着歌，把他心目中的奥洛里亞諾和亞尔杜在歌詞中唱出来：

望你可憐这样一个穷瞎子，
他什么也沒有，沒有，沒有……

伊納西奥是个罕有的好人，
唐娜安琪拉，温和而慈仁，
我在吉他琴上找寻歌韻，
对他傾訴我爱他这种人。

他的兒子可惜是个庸人，
比不上他的一分半分，
他是个医生，你可曾听聞？
对付穷人他却無比地凶狠。

他雇用亞尔杜做他的总管，

这是一个铁石心肠的野蛮人，
他的險惡比得上任何魔鬼，
他們倆好比狗党狐羣。

望你可怜这样一个穷聘子，
他什么也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黑人巴斯帝奥的那一小塊地，人家却沒有追回去。这小塊地是在某一个节日中，伊納西奥很高兴他的領地里面有一个卓越的手風琴手，当場送給巴斯帝奥的。在制作遺产清單的时候，奥洛里亞諾亲自回到种植园里来，临走的时候，他又囑咐了一番。亞尔杜問他：

"巴斯帝奥呢？"

"他要什么，巴斯帝奥？"

黑人那时候正好在旁边，他走近来。

"上校先生把我現在耕种的那小塊地送了給我……"

于是他开始叙述事情的經过。

当时奥洛里亞諾因为他的父母几乎同时死掉，心里还非常难过，不等他說完就打断他：

"留着你的地，老黑人……"

巴斯帝奥本来很想要求把这件事写在紙上。假使老伊納西奥还活着，这个要求是不必要的。上校只要說一句話，他答应过的事情絕不后悔。可是巴斯帝奥当时不敢提出这項要求。他怕得罪了医生，只得把这事情等改天再說。这一天永远沒有到来，因为奥洛里亞諾經常住在里約，目前在种植园里掌权的，是亞尔杜。

他演奏的是一支过了时的波尔卡舞曲，可是也足使包圍着

巴斯帝奥的那班人快活起来，他們心中早已充滿着节日的欢乐。拿着四弦小吉他的一个黑人兩只脚在大路上跳动，仿佛他正在按照这支过时的波尔卡舞曲的节奏跳舞。一个黑白混血兒拿着一只吉他，他們倆誰都沒有彈，因为巴斯帝奥大师手上奏着手風琴，大家都尊敬他。在这地方上沒有一个音乐家能够跟他相比。

不錯，他的鬈髮已經开始变白，他的手指在琴鍵上也不像过去那么敏捷，可是他的耐劳力并沒有減弱，他能够一連几夜通宵演奏，酒愈喝得多，演奏得愈好。

波尔卡的音符一个一个的落在草叢里，落在蟋蟀的身上，这是一个月圓的夜晚，天空布滿星星。田野里响着非常嘹亮的和声，可是人們并沒有加以注意；他們想着庆祝会，迅速地走着。

其中走得最快的，是拿着四弦小吉他的那个黑人，把瑪塔的身子摟在怀里的欲望推动着他，他的脚在粘土道上踏着，照着舞法旋轉。他用舞蹈家的步伐，比别人更輕快地前进，他的舞蹈家的步伐使他的龐大的身軀和畸形的脚显得柔軟而优美。他要在巴斯帝奥的音乐声中，摟着瑪塔旋轉，这一夜，將是光荣的一夜。像她那么漂亮的姑娘，上帝并不曾在世間制造兩个。音符被晚間的微風帶着到处散播，仿佛是向种植园里的每一家人家遞上一个愉快的邀請。从巴斯帝奥的高妙的手中涌出来的音乐，在周圍的靜寂中顫动。音乐正在庆祝戈思默和德莉莎的婚礼。

在种植园里，这是快活的一夜。沒有一个男人，沒有一个女人，沒有一个独身汉，沒有一个丈夫或者情郎，不是兴奋愉快，不是准备着到亞大里巴家里去。只有格雷哥里奥默默地在嚼着他的咸肉和用冷水拌和的苦薯粉，思量着他將要种植的玉蜀黍，而米里塔奥却穿上他的吱吱作响的中統靴，用五百瑞斯一盒的

髮油把头髮抹得又光又滑，吃喜酒去了。

瑟髮滿怀悲凉，面对着几幅被一盞長明灯照亮的聖像，她也沒有想到婚礼。她的充滿恐怖的眼睛里所看見的并不是庆祝会，并不是喜事，她要宣布的并不是好消息。她所看得出的是些可怕的事情，她看見的是陰沉的慘事。

当然，瑟髮和格雷哥里奥是这地方上仅有的既不想念今晚的宴会，也不准备去參加的兩个人。其他的人早已动身，或者正在換衣服，正在洗干淨兩只脚以便穿起中統靴来便利些。只有这兩个人听不見手風琴的快活的演奏声，这些声音从小徑里傳过来，弥漫着种植园的黑夜。連蟋蟀們为着傾听这支波尔卡乐曲，也沉默起来。因为这是巴斯帝奥在演奏，像他这样的音乐家，找不到兩个，眞的，找不到兩个！

7

眞的，像他这样的音乐家，找不到兩个，在这些土地上，在东北部荒原①地区中千里相接連綿不断的所有种植园里，找不到兩个！費莉西亞从她換衣服的房間里向亞尔杜說話，亞尔杜已經在食桌旁边坐下来，等候晚餐，晚餐已經迟了，就像旁的一切一样，由于他們决定到亞大里巴家去參加宴会，都嫌迟了。

"眞的，沒有第二个人彈得像他那样……"

又是一个不喜欢他的人，黑人巴斯帝奥！亞尔杜跟馬里奥·郭梅滋作过長談，把自己的心思对他坦白透露，这样一来使他心里舒暢得多。可是他究竟对黑人巴斯帝奥做过些什么呢？他从

---

① 原名 Sertao，是巴西东北部的半荒漠地带，是半开墾地区，周期受大旱災的襲击；这片地带包括巴西的五个州：巴霧亞、錫叶普、阿拉哥亞斯、伯尔南布哥、巴拉伊巴。

来沒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恰恰相反，是他，亞尔杜，对奥洛里亞諾医生提起音乐家的土地，总之，他出过力，最后才能有这么一个幸运的决定。可是巴斯帝奥却是一个性格复杂、驕傲透頂的人。借口說他是这小塊土地的主人——那不过是一个口头上的名义，亞尔杜想——他居然要把苦薯粉拿到村子里去卖，把玉蜀黍卖給别的种植园主，买东西也不到种植园的舖子里买。亞尔杜跟他爭吵过好几次，而亞尔杜这样做，如果不是尽自己的責任，又是什么呢？亞尔杜初到种植园里来像别的人一样当短工的时候，巴斯帝奥已經是这地方上的老居民，他的音乐家的名声在人人的嘴上流傳。年紀輕輕，他的手風琴已經拉得非常出色，很得伊納西奥上校和他的貴宾們的欢心。每逢假期，奥洛里亞諾的朋友們和他一起到乡下来住几天，这时候巴斯帝奥已經是个成人，簡直一天到晚不离开大厦一步，用他的歌曲的叠句，在沉悶的晚間消除生活的單調。这是从城里来的年輕姑娘和少爷們最心爱的娛乐，他們在这些古老的旋律声中跳舞，一边嘲笑这些过时的歌曲。年輕的姑娘們对待巴斯帝奥很和气，送給他許許多多禮物。

是在另一次婚禮中，伊納西奥上校送給巴斯帝奥目前他正在耕种着的那塊地。这件事情發生的时候，亞尔杜还沒有到种植园里来，可是他对这件事的全部細节都很熟悉，因为人們每次提起上校的名字，总要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复述一遍。每逢人們想証明上校多么慷慨，总馬上提出在朱丽叶特結婚的那天，所發生的关于巴斯帝奥的那件事。这个朱丽叶特是种植园主的养女。种植园主在她九岁的时候把她領回家来；女孩的父亲是受伊納西奥保护的人，害热病死的，临死的时候，曾經要求上校照顧他的女孩。因此，有一天，伊納西奥帶着这个羞怯的女孩回到

家里来。那时候，奥洛里亚諾正在本州首府的公立中学里住讀，容易动情感的唐娜安琪拉对这个孤女竟憐愛起来，过了不久，她愈来愈不把这孤女当做使女看待，却把她当做家里的一个亲人。在伊納西奥的心中，她逐漸代替了他一直想有、而他的老婆始終沒有替他养下来的他的亲女兒的位置。朱丽叶特来的时候，兩个老人家已經到了抱孙兒的年龄，朱丽叶特使屋子里充滿欢笑和兒童的惡作剧。奥洛里亚諾只是在假期回来；等到他为着完成他的学業搬到里約去住以后，他回到种植园来的次数愈来愈疏，写給双亲的信也愈来愈少了。等到他每兩年才肯回来一次的时候，最多也不过住上半个月；他这么焦急地要走，使他制造的借口愈来愈多，而事实上眞正的动机往往是为着一双迷人的眼睛或者兩条滚圓的大腿。

因此，陪伴着种植园主夫妇度过晚年的，是朱丽叶特，她把青春的热情和敬愛完全灌注到他們身上去。等到她長成为一个少女的时候，伊納西奥最关心的就是把她好好地嫁出去。他害怕在他死后，朱丽叶特会重新回复到短工女兒的地位。他絕不允許一个佃戶或者一个騾夫帶着貪婪的眼光望她，任何人如果在她身上轉念头，就有馬上被逐出种植园的危險。上校亲自替她选了一个丈夫——埃諾克，他在城里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商店。由于患肺病，他到种植园里作客作了一个月。伊納西奥和埃諾克的父亲从小就認識，在这个青年人开始經商的时候，伊納西奥曾經帮助他解决过困难。“对朱丽叶特說来，这眞是一个最好的丈夫，”他把自己的心事告訴唐娜安琪拉，这时候，由于荒原的清新空气，埃諾克的健康已經迅速恢复了。

这一次婚禮，本地的許多种植园主，許多城里人和埃諾克的朋友都来参加。在貴宾当中，有一位下議員，他是一个精明的政

治家，他的很大一部分选票，是依靠伊納西奥的势力得到的。

朱丽叶特的嫁妝轟动一时。奥洛里亚諾从里約送来一件異常华丽的新娘禮服。巴斯帝奥还記得很清楚，他很爱一再說着：

"穿起来簡直像一个洋娃娃……"

巴斯帝奥把手風琴一直奏到天亮。就是在这个不能遺忘的节日的狂欢中，和下議員一起喝着香檳酒的伊納西奥上校，把黑人一向耕种的这塊土地送了給他。这塊地，巴斯帝奥已經耕种了好些年。以前，他是种植园里的短工。他的母亲是上校的父亲的奴隶，他自己是在种植园的一所小屋里生下来的，他就在这里長大。他在上校年紀还輕的时候就認識上校，当时上校还是一个在树林里掀黑女人的裙子和引誘城里已婚女人的美少年。伊納西奥結婚的时候，他并沒有演奏，因为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孩，对于手風琴几乎还不懂得怎样玩法；可是奥洛里亚諾受洗禮的时候已經由他演奏，这又是一个輝煌的节日，从城里来的神甫也參加了。晚宴桌上，集合了許多政治家，医生和上校。

这次以后，凡是有了喜庆宴会，不管是在大廈里举行也好，在种植园的穷人家里也好，在附近的种植园里也好，巴斯帝奥是不可缺少的人物。每逢宴会的主人邀請朋友的时候，总少不了加上一句：

"巴斯帝奥要来拉手風琴啦……"

因此，在朱丽叶特結婚那天，一夜狂欢將近結束的时候，上校——喝下去的香檳酒一定使他有点昏乱，年輕姑娘的結婚使他一边欢喜，一边痛惜和她分离，下議員的光临又使他感覚驕傲——等巴斯帝奥演奏完畢，他叫巴斯帝奥过来：

"黑人，我快要死了……"

"不要說这种話，我的主人，願上帝保佑你……"

"……我快要死了，在沒有到上帝那边交帳以前，我想送給你一件礼物……"

"是的，我的好心的伊納西奥上校。"

"你現在耕种的那塊地从今天起算是你的了。我不光是这么說說，在这几天里面，我要把这件事写在紙上。"

可是他始終沒有把这件事写在紙上，因为他根本沒有时間。婚礼过后不久他就死了。另一方面，巴斯帝奥从来沒有認为有提醒他这样做的必要。他只要有伊納西奥的一句話就够了；假使伊納西奥对他說这塊地屬他所有，那就根本不必爭論，上校說过算数。只有到了編制遺产清單的时候，他才想起要請求奥洛里亞諾写一張土地贈与契約。可是他怕得罪他，只好讓事情照着老样子繼續下去。他不交租子，也不把收获的半数繳給种植园。亞尔杜只要求他把收获物卖給大廈，而且在鋪子里买东西。頑强的爭执，巴斯帝奥的怒火，尤其是他多喝了一兩杯酒以后所咕嚕的罵人話，就是从这兒产生的。

"骯髒的黑奴，"亞尔杜常常說。

的确，他有点驕傲，这个黑人巴斯帝奥，拉手風琴的能手。可是这是因为他有了一小塊土地的关系。完全为着这个原因，有人邀請他参加随便什么节日，他总要人家哀求他，他自己有一塊地，他是一个有地位的先生，他不付租子，也不像那些佃戶一样，要受契約的束縛，每星期为种植园無偿地劳动一天。并不是因为他是这地方上最优秀的手風琴手，他对待人才帶点驕傲。不，他的音乐天才，是他的一种天賦，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手指为什么这么灵巧，他的听覚这么敏銳，这么敏感。拉手風琴，对于他，就像吃和喝一样。他在节日里演奏从来不要人家一个子兒，因为他，黑人巴斯帝奥，他有他自己的地，这塊地使他有足够的东西可吃，他

和他的老婆以及孩子們从太陽剛升起时就在这塊土地上劳动，一直做到黑夜帶着蟋蟀和螢火虫降临时为止……黑夜，啊！黑夜是为手風琴而存在的，是为着那些被人遺忘的、过了时的波尔卡舞曲，以及整个种植园的欢笑而存在的，因为在周圍十里以內，像他那样的音乐家找不到兩个，眞的，找不到兩个……

8

“可憐的人啊！可憐的人啊！……”瑟髮帶着憎恨一再重复着說，兩只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自己的周圍。她的眼睛很大，而且随着暗影逐漸落在泥棚屋上，眼睛的表情也跟着改变，仿佛瑟髮的情感反映着黃昏的各种变化。——“可憐的人啊……”她說，可是她的声音現在已經滿含悲哀，因为各种不同的心理狀态又迅速、又不能預料地在她身上接連产生，从銷魂的快乐，到驟然的惊悸，憂虑、情欲和憎恨。这一刹那間是她从上天得到不幸的啓示的时間，也是她的唯一的現实，她要把上天的意旨傳达給沒有信德的人們，还要把它在荒原这广大的世界里散播，因为瑟髮并不知道有其他的世界。

她模模糊糊地听人家說起过城市，那是一个遙远而充滿罪惡的地方，这种地方不可挽回地判定了要入地獄，絕对不可能得救。这些从她內心涌出来的話，即使告訴城里的人，也沒有用处，她只是在黃昏时分，把这些話对环繞着她的人們述說，目的是使这个消息能够散播开去，使人們准备好，等待这个庄严而不可避免的时刻到来。

在房間里，聖像的前面，只有她的嫂嫂一个人望着她，瑟髮又一次准备把上天啓示給她的秘密公布出来。在这个有無数种植园的时常鬧饑荒的荒原里，她并不是唯一的得到上天啓示的

人。别的許多分散在这塊無边的"卡亭伽"上的男人和女人，也曾經得到同样的奇異的啓示。他們也像瑟髮一样，努力想說服环繞着他們的人。总有一天，大家全都被說服了，那时候劳动工具要放下来，兩只手要扔下鐮刀和斧子，向天上高举，膝盖弯下来，低下头……

暗影溜进树林、草原、房子和遙远的"卡亭伽"，各种情感在瑟髮的憂苦的心中飞快地轉变。突然間，她愉快起来，她的眼中流露柔情，她的嘴唇像結婚那天的新娘那样微笑，她的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仿佛握着的是愛人的手；可是，突然間，她变得非常可怕，她的臉变了样子，她的眼中充滿憎恨，她的扭曲的嘴仿佛在啐什么人或者咒駡什么人，她的手在痙攣，她的身体僵硬，她做着防衛的姿势。然后，过了片刻，牙齿也咬紧了，張大的瞳孔中充滿恐怖；她的身体向后仰，兩只手在推开一个看不見的謀害她的人。最后，疲乏得像一个經过長途旅行的人，她的眼光又溫和了，兩只手也做出柔順的手势，这时候，在荒原的天空底下，暗影快要过去，同时也帶来了深沉的黑夜。

一声牛吽說明母牛已經进了牲口棚。母牛向田野、自由和太陽道别。对于瑟髮，这是一个信号。这些每晚毫無变化地重复着的声音，在她的心目中，具有一种别人所不能領会的价值。因为母牛的吽声，耶洛尼莫的呼喊，并不是牲口和人的声音，而是神的信号，是她自从受到啓示以后所接触到的那个世界送来的信息。

她注意傾听，等待第二声牛吽。她在期待着，心情很焦急，可是她所期望的大事并沒有發生。于是她开始喃喃地說着一些从她的內心深处很艰难地迫出来的話；她断断續續地說着，仿佛害怕似的。她向周圍張望，看看有沒有人在旁边，因为家里人和

种植园里的其他居民慣常总是嘲笑她所說的話，他們并不相信她，这样使她非常生气。不过，事实上，这些人在不在旁边，是否听得見她的話，并沒有多大关系。他們最后一定要考虑她傳达的神旨，不管他們願意与否，因为她所說出来的，是神的說話。耶洛尼莫，尤恭蒂娜，瑪塔，阿哥斯鉄尼奥和别的許多人，在她說話的时候，总是不相信而且远远地走开。可是总有一天，他們会明白过来，不过，也許到那时候已經太迟了，也許已經沒有时間来懺悔，来挽救自己的灵魂了。混乱的思想，像暴風雨中一陣陣的風，襲入瑟髮的心坎，变动她的眼睛的表情，更改她的容貌。

以前，她曾經跟别的人一样，是一个年輕的姑娘，并不比别的姑娘更沉默寡言，更孤独；空閑的时候，她也俯下身子織花边，她也挑水，也帮助她的哥哥种植苦薯。她的轉变是在聖教节以后开始的，那一天伊納西奥上校把一个本堂神甫請到种植园里来，替居民們証婚和行洗禮，同时做弥撒和講教理。瑟髮睜大着眼睛听教理，虽然不能够全部听懂，却紧紧記住每一句話，最后她得出結論，認为人們生活在罪惡中，上帝的懲罰近了。她想，这一定是馬上就要到来的事，因为离开这里二十里路的地方，在另一个种植园里，克罗第奥那因为土地爭执被人用刀暗杀了。听見这件新聞的时候，瑟髮大喊一声，全身痙攣起来，这就是她第一次受到这种病的襲击，在开始的时候，她的亲人被她感动得很厉害。

自从这一次以后，就像种植园里的人們所說的，她是被“鬼魂附身”了。她一忽兒走到这里，一忽兒走到那里，对于家务和地里的活兒几乎完全不管，每到黃昏，就被种种征兆和預言纏住。有时，在星期天，鄰人跑来喝喝酒，聊聊天，逗留在厨房里听人彈吉他或者手風琴，互相交換一些迁移到聖保罗去的亲戚的

消息，① 对于这些亲戚，他們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模糊的、乐观的消息："呃，听說馬納加·費罗已經發了財，眞使人不相信……"——"听說还用不着多少日子呢……"——"嗯，老朋友，那眞是一个爱劳动的人去的地方！……"瑟髮听着他們談話，可是她的注意力是忽断忽續的，她只記得一些零零碎碎的短句，有时她也重复說着这些短句，可是經过她的顚狂的嘴說出来，这些話就有了另外一种意义：本来語气是肯定的，現在几乎变成冷嘲。等到傍晚时分，要把分散在疏疏落落的草地上吃草的牲口集合起来的时候，鄰人們就覚得有一种說不出的敬畏的感覚侵襲到他們身上。仿佛瑟髮突然間不再是一个可憐的呆子，不再是夾在他們当中坐着，一动也不动，傾听他們的談話，重复他們的一部分說話，而且發出瘋子般笑声的白痴。当她站起来，挺直身子，帶着坚决的神气向那些聖像（这里面有一个聖耶洛美，一个蓬芬的耶穌②，一个聖戈思默和一个聖达米昂，后面这兩个是在同一幅圖画里面的）走过去的时候，所有当时在場的人都被恐怖控制住了，有几个人甚至于想溜走，吉他停了下来，談話也中止，即使当时談着的是在聖保罗發了財的有名亲戚。大家都不安地注視着女瘋子的每一道視綫，每一个手势，每一句可怕的預言，这时候，女瘋子在他們的心目中成了一个不可解的謎。接着有些人就嘲笑她，有几个甚至于惡意地戏弄她，他們喜欢看見她發怒。可是等到她在傍晚时分所發出的嚎叫声代替了她在整个白天喃喃地說着的詛咒話以后，所有的人臉上流露出来的，便只是尊敬和恐

① 荒原里的貧苦农民，由于受着天災（旱災）人禍（地主的殘酷剝削）兩重压迫，經常向巴西南部沿海大都市逃荒，聖保罗是他們憧憬的地方。

② 蓬芬是地名，据傳說耶穌曾在該地显聖跡，所以称为"蓬芬的耶穌"。下文尙有"拉伯的耶穌"，其理由相同。

惧了。那些第一次听見她嚎叫的人，总沒法忘掉她的仿佛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节奏似的，陆續不断地把各种情感反映出来的面孔。到了晚上，他們繼續傾听这張嘴所說出来的話，这張嘴，一忽兒帶着爱情微笑着，一忽兒帶着憎恨張开来，詛咒男人和女人，詛咒一切生物，包括兒童，包括世界上的禽兽，天上的鳥，地下的蚯蚓，一切，一切，一个也不寬免。

“可憐的人啊……可憐的人啊！……”瑟髮重复着說，声音里充滿憐憫和温情。她凝視着她身边的一个不可見的东西。她的眼睛里忽然表現出惊駭，她的身体乱搖乱动，仿佛在掙扎躲避，她發出恐怖的喊声。然后，憎恨也显露出来，她說着同样的話，可是現在这些話已經变成了詛咒：“可憐的人啊……可憐的人啊！……”

大家都預先知道她的預言的內容，因为她每天重复說着的神旨并沒有什么改动，多少年以来始終是同样的几句話，可是这些話仿佛每晚都增加力量，愈来愈能感动人。等到發作时期一过，瑟髮平靜下来，走了开去，男人們于是喝下更多的甜燒酒，有点神經紧張的样子，繼續他們的談話。当然也有些人，尽管嘲笑和戏弄瑟髮，还是相信这眞是上帝的声音假借瑟髮的嘴巴說話。在这个經常鬧着飢荒的荒原里，也有别的男人和女人說着同样的話，而且拄着他們的朝聖香客的手杖，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到处傳达这道神旨。有时一个从远道来的旅客，对种植园里的佃戶說起在“卡亭伽”里有一个聖人，宣布世界末日快要到了，佃戶們就划了一个十字，証实說，他們这里，也有一个被鬼魂附身的女人，每天傍晚傳达这个消息，而且命令人們准备迎接这个不幸的日子。

就这样瑟髮的名声开始越出种植园。这个种植园只是荒原

里無数种植园中的一个，和其余的世界根本隔絕，仿佛被牆垣圍住一般。在这里工作的人大部分从来沒有走出种植园一步。可是瑟髮的名声却越过种植园的边界，她的預言成了人們在小路上，大路上，甚至于在别的种植园里談論的話題。

有一天，这片土地的主人奥洛里亞諾医生从里約热內盧来了，他表示願意見一見瑟髮，而且参加她的“显灵”現象。可是因为瑟髮坚决拒絕到大厦里来，他只得亲自到她家里去，一个当时旅居在种植园的朋友陪伴着他。他听見了瑟髮的可怕的喊声和瘋瘋癲癲的話。然后他就說起“歇斯的里”，而且喃喃地說了几个科学名詞。他的朋友笑起来，嚷道：

“你算是什么医生呀！你只不过有一个医生的名义罢了，我的亲爱的！何必要来这一套切口？这个女人是个瘋子，一句話就說明白了……”

奥洛里亞諾医生也笑起来，他保証說他还記得他学过的功課，他給了十个密耳瑞斯給耶洛尼莫，就回到家里去了。他并沒有在种植园里逗留多久，他的業务使他不得不赶紧回到里約；在他的心目中，他繼承下来的这些地，跟那些把他羈絆在首都的重要的金錢業务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的东西。

不过，有一天，盧加西·阿伏力多帶着他的匪徒們侵入种植园，却是瑟髮和她的不連貫的話救了整个种植园，使种植园免去一場掠劫。土匪們正要把佃戶和工人們的棚屋里面的一切財物帶走，而且正要搶劫大厦的时候，瑟髮开始宣布世界末日到了。在她的心目中，末日眞是到了。这些手持武器朝天开槍的强盜們，把她的日常的單調生活破坏得这么徹底，使她不得不相信末日終于到临，一切罪人都要补贖他們的罪过了。她冲出門口，当着吓呆了的老大娘尤恭蒂娜的面，向那些强盜敬禮，仿佛强

盗們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似的。看見了她，盧加西·阿伏力多嚷起来：

“这个鬼是个什么东西？”

可是他馬上就閉住了嘴，而且命令他的匪徒們不准开口，因为瑟髮念着她每晚重复的那些不完整的話，开始宣布世界末日到了。盧加西盯住这个样子像只野兽的女人，她的头髮多少年来沒有梳过，虱子在上面自由地爬行，她的双手留着長長的指甲，她的嘴里說着預言。于是这个“剛伽舍罗”的膝盖弯下来，他划了一个十字，低下头。他手下的人默默無言地学着他的样子。一个綽号叫甜嘴的匪徒，已經把短槍抵住瑟髮的胸膛，这时也放下武器，跪了下来。瑟髮宣布了神的意旨，然后等待片刻，可是她期待的事情并沒有發生，于是她回到自己家里。盧加西下令把掠劫得来的金錢全部退回，而且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帶走。他所肯接受的，仅仅是在耶洛尼莫老头家里喝一点咖啡和吃些苦薯粉糊，随后他就走了。

他只帶去了一件东西：当天晚上，若瑟从家里逃走，追随盧加西当土匪去了。

随后的日子里，瑟髮的昏乱更加厉害，她覺得仿佛被人偷了东西，只在經过相当时間以后，她才恢复慣常的生活，繼續受着黄昏的各种变化的支配，而且听到耶洛尼莫的喊声以后，就开始預言。

“人哪，他們的罪孽太深了，”她喊道，“世界就要毁灭……”她伸長手繼續說：

“上帝的懲罰近了，沒有人能够得救……”

并且像唱歌詞的叠句似的，她一再重复說着下面这兩句話：

“可憐的人啊……可憐的人啊……”

9

費莉西亞从她的房間里走出来，她已經打扮妥当，兩頰塗得火紅，头髮梳得光滑，穿着她的最漂亮的衣裳。吃过晚飯以后，亞尔杜要跟他的老婆一起去參加宴会；孩子們都已上床睡覚。这时候，他才想起那个被他派到村子的郵局里去拿信件的黑小廝。几天以前，有一个人送来一封奧洛里亞諾医生的电报，告訴他說有一封重要的信就要到来。电报員是靠医生的势力才得到这位置的，因此他特地派人把电报送来。星期三是郵件到达的日子，亞尔杜支使小廝到村子里去了。这么重要，到底是什么消息呢？奧洛里亞諾不是沒有什么事情也随便寫信的人。亞尔杜慣常用他的拙劣的書法写一些报告給他，說明种植园里所發生的特殊事件。奧洛里亞諾用一些簡短的便条答复他，給他一些簡短的命令。奧洛里亞諾并不十分关心种植园的事情，他在里約的事業很發达，因为他能够很精明地运用伊納西奧上校积累起来存在銀行里的金錢。老头子除了把錢投資到他的土地上以外，从来不知道有其他用法，等到他認为自己的土地面积已經够广，他就把土地的收益存在銀行里生息。可是奧洛里亞諾一拿到这笔錢，馬上就加以运用。到了現在，他在里約的事業，比較他的座落在荒原地区，又远又几乎被遺忘了的种植园，更能引起他的兴趣。

費莉西亞把晚飯搬上来，他們吃的并不比雇工們好：也是煮苦薯、豆、鹹肉、甜山芋。她在丈夫的旁边坐下来，她几乎一点胃口也沒有，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婚禮上，因此，一开头她竟沒有听懂亞尔杜的問題：

“他到底想要什么呢？”

"亞大里巴嗎？他是一个快活的人……誰也不像他那么爱好节日……"

亞尔杜解釋：

"我說的是奧洛里亞諾医生……关于这封所謂非常重要的信。"

費莉西亞思索了片刻，手里的叉停在半空中。

"大概是他要帶一班朋友到这兒来……"她嘆了一口气，"我們又要忙一場了……"

"你以为是这样嗎？"

亞尔杜繼續思索，可是費莉西亞却想談談婚礼：

"你曉得，我們該帶一件礼物給新娘子……"

"給德莉莎嗎？"

"是的。我們总不能空着兩手去呀……"

"好，那么我只好在鋪子里找点什么东西……"

"我們能够送給她什么呢？"

"剪塊細洋布給她罢？"

"不，还是送些派头比較大的东西……"

"什么东西？这里根本就沒有眞正好的东西……"

"那么就送那套有名的鏡子、梳子和刷子罢？"

"啊！对了，眞的……"

亞尔杜想起了这套梳妝用具。这是上校从一个阿拉伯人那里买来送給唐娜安琪拉的，可是她从来沒有使用过。这套梳妝用具就随便扔在鋪子里，夾杂在鹹肉，花洋布和棉布，燒酒和豆中間，变成了一件奇特的商品。

"你的意見很对，这眞是一件实用的礼物……"

"她一定很高兴哩……"

亞尔杜滿心欢喜。把这套梳妝用具送給德莉莎的举动，仿佛是他願意跟工人們完全和好的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緣故，这一整天，他尽想着佃戶們不喜欢他，心里別扭得厉害。現在可好了！他要去参加宴会，要把梳妝用具送給德莉莎，他要跟男人們一起喝酒，跟女人們跳舞……也許这样一来，他跟他們之間的冲突就可以减少，他們就不会再对他板面孔，也不会在他的背后辱駡他。不过，他到底做过些什么事呀？他驅使他們多干些活兒，他在結帳的时候使种植园多占点便宜，他計算他們的欠債和工資，这只不过是他在尽他的总管的責任罢了！可是他对他們并不怀有惡意，他的最大的心願就是要跟他們和好，在佃戶和短工当中結交些朋友，到了傍晚时分能够在鋪子里聊閑天，能够到別人家里去作客。

現在，事情比較好办了。自从他跟馬里奧·郭梅滋談話以后，他就有这样的感覺。他的参加宴会，費莉西亞帶去的礼物，將是些决定性的标志，表明他跟人們的关系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使他很高兴。于是他仿佛回答費莉西亞开头所說的那句話一样，对她說：

“事实上，亞大里巴倒的确是一个老实人。他爱热鬧，爱玩，可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人……”

費莉西亞看見她丈夫臉上的表情，比听見他的这几句話更加覺得惊訝。

“可是你說过他是一个瞎花錢的人呀……”

“那是他自己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他自己賺来的錢，是他自己的，他爱怎样花就怎样花……誰也管不了……”

“可是我沒有說过什么……是你說的……”

外面有人叫喊：

“亞尔杜先生！亞尔杜先生！”

“誰啊？”

“是米里塔奥。”

“你要什么？”

“你不去參加宴会嗎？”

“去的，去的，我們去的……”

“那么，不要去得太晚了，他們等着你来放焰火……你一到就放哩……”

亞尔杜轉过身来，对費莉西亞微笑着說：

“你瞧！”

他向外面喊：

“我馬上就来了，米里塔奥，我只吃一点东西就来。”

“好，待会兒見……”

声音消失在黑夜里，亞尔杜微微笑着。他們用焰火来欢迎他，等他到达以后才放。的确，他經常待他們不好，他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他們，跟他們講話的态度也很凶。的确，他在算帳的时候弄过花样，用低于实値的价錢收購农产品；的确，他出售貨物的时候故意把价格抬高……可是，不正是为的这个他才做总管的嗎？这些事情不应該跟他和人們的关系搞在一起。总之，以后他要待他們好点，他要尽力討大家欢喜，他要結交一些朋友……

他們吃完了飯。

“等回来以后你再洗碟子罢……”亞尔杜对費莉西亞說，費莉西亞正在向厨房走去。他心急起来了，焰火要在他到达亞大里巴家里的时候升上天空哩。亞大里巴眞是一个老实人……

“我去拿禮物。”

黑小厮回来了。还沒有給亞尔杜請安，他先道歉起来：

“邮件迟到了，卡車在路上拋过錨。”

亞尔杜接过那封又厚又大的信。

“費莉西亞，把灯拿过来。”

紅色的火光照亮了那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信末的确有奧洛里亞諾医生的簽名——这是亞尔杜头一件要看的东西。他开始念信，他的嘴唇低声地把一个个字念出来。他的眼睛愈睜愈大，他的臉色变了。費莉西亞焦急起来：

“什么事，亞尔杜？有什么凶事嗎？奧洛里亞諾医生遇到了不幸嗎？”

亞尔杜的声音很沉重：

“他把种植园賣了……”

“什么？他把种植园賣了？”

“他还說，要把所有的佃戶都遣散。在新主人沒有来以前，要算清一切帳目，巴斯帝奧的帳也包括在內，而且要叫他們走路……”

同样的悲哀和憂慮的思想貫穿了費莉西亞的心：

“我的天，現在要發生什么事情呀？”

亞尔杜把信放进衣袋里。

“用不着把礼物帶去了……”

他們听見路上有脚步声；那是耶洛尼莫帶着他的老婆和他的瘋子妹妹。瑟髮繼續喃喃地念着她的預言。亞尔杜傾听大廈前面瑟髮的喃喃的声音。費莉西亞嘆了一口气：

“他們去參加宴会。我看我还是不去的好……”

“对的，最好不要去……我自己一个人去，我去宣布这消息。”

瑟髮的声音打破了靜寂。沒有人真正懂得她說什么，可是費莉西亞覺得心里有一塊大石头。这是些詛咒的話，而瑟髮的詛咒具有可怕的威力。亞尔杜站起来：

"讓上帝所願意的事情發生罢……"

瑟髮的嗓音在路上响着：

"可憐的人啊……可憐的人啊……"

10

吉他和四弦小吉他現在伴着手風琴奏起来。巴斯帝奥坐着，样子簡直像皇帝坐在宝座上，一陣愉快的微笑浮在他的黑臉膛上。亞大里巴的宴会，德莉莎的婚礼，整个种植园里的佃戶，所有的对分戶和短工都来参加了。这是一个节日，在他們的悲慘而單調的生活中是稀有的大事。事前他們已經談論了許久，在事后的許多日子里，他們还要繼續談論这件事。这些男人和女人日夜不停地劳动，拿着鋤头做得要死，他們播种，他們收获，他們几乎等于种植园的奴隶，他們要把收获物卖給种植园，再从种植园里买回生活必需品；可是，今天晚上，他們沒有想起这些事情，他們沒有想起悲苦和不幸。連剛剛到达的耶洛尼莫——他帶着他的老婆尤恭蒂娜和他的"被鬼魂附身"的妹妹一起来——也沒有想起他妹妹的瘋病，沒有想起他的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的几个兒子。今天，大家全都想着狂欢，想着快活地跳舞、喝酒、欢笑、聊天，和傾听黑人巴斯帝奥演奏手風琴。

亞大里巴朝耶洛尼莫呼喊：

"大爷，到这兒来要像在家里一样啊！"

瑟髮坐在一条長椅子上，她的有錯覺的眼睛在音乐声中微微笑着，她的臉几乎完全恢复宁靜。亞大里巴問：

“大爷，你从大厦那边来，你曉得亞尔杜已經动身了嗎？”

“他大概已經在路上。我走过的时候，我看見他們忙着收拾东西，在准备来啦……”

人們在客厅里跳舞。那些脚，虽然穿不慣鞋子，却不停地踏着舞步。戈思默跟德莉莎在跳，米里塔奥跟他的未婚妻跳，瑪塔也跳，阿哥斯鉄尼奥也跳，白人，黑人，黑白混血兒，所有的人都跳。亞大里巴給大家倒燒酒，燒酒眞多，应該贊美上帝！

“喝一点嗎，老朋友？”

“为新娘子的健康干杯！”

約娜甩下一对新人，跑到厨房里看一看食物。一切都准备好，午夜时分就要把食物分給大家，最好的一盆菜留給亞尔杜，因为他是总管，而他居然肯光临。他会不会順便帶些礼物来呢？这是非常可能的，大概是几尺布，或者一瓶香水。音乐声充滿了小小的客厅，男人的臉上流着一条条的汗水，一陣刺鼻的气味从淌着汗的女人和快活的黑人身上發出来。大家互相說着好話，爆發出嘹亮的笑声，可是，最使人們高兴的，是他們的脚有节奏地踏出舞步，追随着手風琴、吉他、四弦小吉他的乐声。沒有人想起憂愁的事情，这是一个狂欢之夜。

亞尔杜在路上走着。他走得很慢，怎样告訴佃戶們，怎样宣布这件消息呢？他随身帶了武器，誰知道会發生什么事情……最使他感覺苦惱的，是那些焰火……他咬紧牙齿来了……我的天呀，怎样宣布这件消息呢？

宴会愈来愈兴奋。現在是又热鬧又好玩的火鷄舞。所有的客人都一对对配好，只有一个沒有女伴的男子拿着一根木棒。音乐一停下来，所有的男子都应該把女伴放开，拿着木棒的男子就去挑选一位女伴，这便成为一場瘋狂的找寻女伴的竞賽，因为誰

也不高兴跟一根木棒跳舞。他們欢笑，他們喝酒，燒酒灌进去，加上天气热，黑白混血兒的气味愈来愈濃，快活的气氛愈来愈增加。亞大里巴微笑起来：这么高兴的宴会，在这地方上从来不曾有过。大家只等亞尔杜一到就放焰火。

有人耳朵尖，已經听出大路上有脚步声：

"亞尔杜先生来了……"

亞大里巴赶紧走出門口。他拿着灯，点着焰火，焰火直向天空飞去。焰火在空中噼啪爆响，大家都走出来观看，音乐声停止了，可是快乐并沒有停止。

亞尔杜望着天空，焰火是为他而放的。怎样把他帶来的消息宣布呢？亞大里巴的嗓音在呼喊：

"請过来，亞尔杜先生……"

亞尔杜在路上停下来，我的天，怎么办？焰火爆炸起来，响起了一声节日的欢呼：

"亞尔杜先生万岁！"

我的天，怎么办？

第一部

飢餓的道路

"卡亭伽"

1

这里是一片干旱而且不欢迎旅客的"卡亭伽"。这个干燥而未开化的荒原仿佛一片荆棘荒漠，几千里地以内，只有稀稀疏疏的小灌木。在正午灼热的太陽底下，蛇和蜥蜴在石头之間爬行。这是些龐大而靜止不动的蜥蜴，它們仿佛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它們的眼睛凝固而無表情，像太古时代的雕刻像。这是些最毒的蛇，像"热辣居絲"，像"热辣辣加"，像响尾蛇，像"可拉"。只要树枝微微顫动，或者蜥蜴跳躍，或者太陽过份灼热，它們就会嗾嗾而鳴。許多由荆棘構成的帷幕，在"卡亭伽"里縱橫交錯，形成一片不可逾越的荒漠，这就是东北地区的不可侵犯的心臟，这里一切都缺乏，只有旱灾，芒刺和毒液；这里找不到一条路，即使是最原始的路，找不到一棵有树蔭的树，找不到任何多汁的水果。只是有时可以發現一些"翁布拉那"树，它們使人亲近和受人欢迎，它們打破了一片灌木的單調景象。除此以外，在这片無边的土地中，所能看見的只是些各种各类的仙人掌、"化佛拉"、"芒打加路"、"哥林比"、"基沙白"、"克罗亞"、僧人冠等等，在这一片荒野中，却像神秘的幻象一样，生長着蘭花。这里有無数纏糾不淸

的荆棘，簡直無法解开。在几千里的土地上，一片荒漠的"卡亭伽"，綿亘在整个东北地区。沒有途徑，沒有大道，沒有小路，沒有食物和水，沒有树蔭和溪流，沒法子通过。这就是东北地区的"卡亭伽"。

然而，一大群数不清的农民，却在这片荒漠上，四面八方旅行。这是些被大地主或者旱灾逐出家园的人，从自己的家里被赶出来的人，沒有工作的人，他們走向聖保罗——他們想像中的爱尔—多拉多①。他們从东北的各个地区到这里来作这次充滿了悲慘的意外灾害的旅行，脚上穿着皮底凉鞋，他們横越"卡亭伽"，他們在荆棘叢中开拓一条通路，他們战胜了狡猾的蛇，他們克服了口渴和飢餓，他們擦破了手，撕破了脸，他們怀着絕望的心情。他們成千上万，絡繹不断。这是在好久以前就已經开始的一个旅行，沒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終了，因为每年总有失去土地的佃戶，被剝削的短工，旱灾或者"上校"們的犧牲者，收拾起他們的破破爛爛的衣服，集合他們的孩子們和他們最后的一点气力，来开始同样的逃荒。当他們向热舍罗或者蒙的斯·克拉罗斯②走去的时候，那些在聖保罗失望的人們正在走回来。要說出最不幸的是那些前去的人，还是那些回来的人，即使不是不可能的話，也是很困难的。这兒只有飢餓和疾病，只有遺弃在路边

---

① 爱尔—多拉多(El-Dorado)是西班牙人到南美洲来开拓殖民地的时候所傳說的一个理想国，位于亞馬孙河与痾勒諾哥河(在委內瑞拉国境內)之間，据說是鋪滿金子的地方，后世用来指富庶繁荣而充滿欢乐的地方。

② 热舍罗和蒙的斯·克拉罗斯是沿聖法蘭西斯科河岸的兩个都市。一般从荒原里向南方逃荒的难民以这兩处地方为初步目的地。通常难民到达热舍罗以后改乘輪船沿聖法蘭西斯科河南下至比拉波拉集中，再改乘火車到聖保罗。南方聖保罗一帶咖啡和可可种植地区，正需要这种从农村里逃出来的廉价劳工。

的死尸，这些死尸变成了荆棘地里的肥料，使那些“芒打加路”長得更壯，使荆棘的刺更尖，这些尖刺將要划破别的逃亡农民的肉。有許多家庭全家一起逃荒，等到他們到达比拉波拉的时候，疾病和飢餓已經使他們的家人減少一半。和“卡亭伽”接界的城市里，流傳着許多使人难以相信的傳說，人們听到最殘酷的慘事，任何一部小說如果把这些慘事写出来，都必然要被人認为是無稽之談。这是一場永远完不了的旅行，永远有人繼續，这些新来的人和走在他們前面的人完全相像，就跟兩杯水那么相像。同样难以形容的臉色，同样粗大的脚，叉开的脚趾从洞穿的凉鞋里伸出来，同样稀疏的头髮，同样消瘦而又能忍飢耐劳的身体，同样的女人們，她們的疲乏的臉上失去了一切的美感。他們的絕望的生活，他們的痛苦的嘆息，充滿了“卡亭伽”的荒漠，他們的脚步踏出一条条小徑，他們走过以后，这些小徑馬上又恢复成为一道荆棘的牆垣。

这里，在荆棘叢中，住着“剛伽舍罗”們。他們是复仇的兵士，荒原的主人。他們沒有太平日子，沒有休息，他們沒有住所，沒有野营，沒有爐灶，沒有交通工具。对他們說来，他們的住宅和爐灶，他們的床和桌子，就是他們所鍾爱的“卡亭伽”。追捕他們的警察部队的兵士不敢冒險走进这些纏糾不清的仙人掌“石克石克”和“克罗亞”里面。就是在这里，在“卡亭伽”里，在蛇和蜥蜴中間，住着这些强盗，有时他們也用槍射击那些在这永远不断的大移民中来来往往的农民們。

也就是在这里，在“卡亭伽”的干旱的心臟地区，出現了一些著名的“眞福”①，一大群命运悲慘的人跟着他們，荒原里充滿了

① 原文Beato，指那些比“先知”、“聖人”次一級的宗教領袖，名为“眞福”，这里指在荒原里到处云游、宣講世界末日的神秘僧人。

他們的古怪的祈禱和迷信的仪式，他們滿嘴預言，他們宣告世界末日的到临和农民苦难的終結。在荆棘叢里曾經住过盧加西·达·費拉，安东尼奥·西尔維諾，哥里斯哥和朗标①；現在，是盧加西·阿伏力多和他的匪徒們潛伏在这里。"卡亭伽"里曾經出現过安东尼奥·恭賽来罗和聖盧朗索②。現在，从荒漠的最遙远的角落出現了說着同样的先知言語的"眞福"爱斯提文。

可是尽管这些名字能够变动，逃荒的人們却总是相同，他們的容貌始終相像，同样的飢餓，同样的命运，同样的行动的决心。他們穿越"卡亭伽"，他們征服了荆棘、石头、蜥蜴和蛇，始終向前走，走向这著名的聖保罗城，据說在聖保罗土地不値半文錢，金錢多得像水流；他們从聖保罗回来，他們在那里既沒有找到土地，也沒有找到金錢。

他們始終向前走，他們的数目是几百，几千，一起走上这可怕的旅途。他們要花几个月时間才能穿过这"卡亭伽"，临时开辟的道路上堆滿死尸，可是死尸也不能改变这里的荒凉景象，这里，在炙人皮膚的太陽底下，冷漠無情的蜥蜴在打瞌睡。水嗎，只有到了那边才有，那边，是"卡亭伽"的灾难終結的地方，那边，开始了聖法蘭西斯科河的灾难。

2

黎明时分，露水落得到处潮湿，耶洛尼莫用沙啞而短促的嗓音在吆喝：

"走罢，孩子們！"

他們一道走，他跟他的兄弟約翰·彼得罗：兩个家庭联合起

① 这几个人都是荒原里的著名强盗。

② 这兩个人是荒原里曾經出現过的神秘僧人。

来一起流亡，米里塔奥是唯一来跟他們道别的人。他已經来了，手里拿着一盏小油灯，紅色的火焰使黎明的亮光显得更暗淡。

“願我主耶穌一路保佑你，保佑你和你全家！”

他又把最近的消息告訴他們：

“巴斯帝奥帶着全家昨天已經走了……他說，假使格雷哥里奥沒有开槍，他也要开槍……”

“格雷哥里奥方面沒有什么新消息嗎？”

“沒有；他躲到树林里去了，你想，誰他媽的能够抓得到他？”

这时候尤恭蒂娜說了：

“我已經許下願，假使人家抓不到他，我要獻兩支大蠟燭給蓬芬的我主耶穌……”

“你不走，你，决定了嗎？”耶洛尼莫問米里塔奥。

“不，我不走，我留在这兒当短工……从地里掙来的錢，我想一个子兒一个子兒的攢起来，留作結婚用……”

米里塔奥是土地移交以后唯一留在种植园里的佃戶。格雷哥里奥向亞尔杜放了槍，可是并沒有把他打死。子彈只打进右肩，亞尔杜已經痊愈，可是这一下打击立刻把他知道种植园出卖的消息时所产生的伤感驅逐得烟消云散了。新的地主听見格雷哥里奥的暴行之后，深自庆幸自己当时力爭在移交种植园时不能帶有佃戶。他等待最后一个人离开，等待新的短工們到来之后才接收土地。他把亞尔杜留下来当总管，一直到許多年之后，他才开始准許在他的种植园里有佃戶和对分戶。

自从行刺沒有成功以后，格雷哥里奥就失了踪，据說他已經投奔盧加西·阿伏力多当土匪去了。这件罪行是亞尔杜从亞大里巴的宴会回家的时候發生的，在会上他向人們宣布他們被逐的消息。宴会馬上在一片悲憤的合奏声中結束。巴斯帝奥發誓

說他要杀死亞尔杜，約翰·彼得罗劝他：

"受人指揮的狗是沒有罪的……"

他們听見了槍声，誰也猜不透这件消息怎么能够傳到格雷哥里奥的耳朵里，既然他沒有出門口，沒有參加宴会，也沒有跟亞尔杜談过話。可是大家的結論都說开槍的是格雷哥里奥，因为他帶着种植园的一根馬槍失踪了。以后大家就沒有听見談起过他，过了兩天，大家都被召集到大廈里来算清帳目。亞尔杜的臂膀縛着繃帶。村子里的医生替他取出了子彈，确定伤势并不严重。警察曾經一再搜捕逃亡的凶手，可是他的踪迹在荆棘地里消失了。

耶洛尼莫卖掉他的苦薯田，卖掉未收获的玉蜀黍和牲口。他只留下那头驢子，这是旅行所少不了的。亞尔杜对他們的房子不肯付一个子兒，对任何其他佃戶的房子也不肯付錢。佃戶們向他提出抗議，他只是說：

"假使你們办得到的話，把它們背在你們的背上帶走罢……"

只有約翰·彼得罗的磨坊，他肯付一点錢。可是約翰·彼得罗也欠下种植园一大笔債，假使沒有磨坊的話，他就不能帶着全家离开这里，反而要拿着锄头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工作，直到他把債务全部还清为止。这就是亞大里巴的情形，他欠得渾身是債。他交出了他的土地，他的房子，他的母鷄，他的猪，此外，他还不得不跟他的老婆、孩子和女婿留在这里工作，直到他付清他所欠的六百密耳瑞斯为止。

米里塔奥辞别了：

"再見罢，耶洛尼莫先生……"

驢子背着他們的行李，已經准备好了。尤恭蒂娜臂膀里抱

着婴孩，娜嘉和湯尼在前面奔跑。阿哥斯鉄尼奥帶着一袋干粮，瑪塔依然穿着她到亞大里巴家吃喜酒时所穿的新衣服。

“上帝願意什么时候，我們什么时候再見罢……”

天空中微露曙光，耶洛尼莫宣布出發了：

“走罢，孩子們！……”

米里塔奥一个人留下来，他望着他們逐漸远去，他右手拿着小油灯，左手在揮手道別，可是沒有人回答他。他們的輪廓消失在淸晨时分还相当朦朧的亮光中。米里塔奥吹熄了灯，一陣黑烟在空中蕩漾了片刻。

3

娜嘉把雌猫紧紧摟在怀里。虽然一开始赶路她的脚就戳进了一根刺，她可沒有哭，也沒有抱怨，她甚至于不希望別人注意她这小人兒。已經够了，今天早上她所受的痛苦，她为着馬利斯加所流下的眼淚！那是剛要动身的时候，包袱已經一排排放好，兩只藤籃也已經擱在耶哩米亞斯的鞍子上，米里塔奥正好跑来道別，这时候就爆發了关于馬利斯加的爭論。娜嘉臂膀下面挾着雌猫，准备好偷偷走出去。她用手掩住它的嘴，使它不要咪嗚地叫出来。耶洛尼莫把母牛、母山羊和那些母鷄都卖給亞尔杜。只有馬利斯加还繼續在屋子里乱走；老实說，直到动身以前，沒有一个人想到它。是瑪塔提醒了大家：

“你想帶着你的雌猫嗎，娜嘉？”

娜嘉还沒有回答，老大娘尤恭蒂娜就表示反对：

“放下这畜生，小妞子。一只猫在路上有什么鬼用处？”

湯尼从昨晚起就为着这次旅行兴奋得不得了，仿佛这是过节一般，这时候就在他的妹妹前面跳来跳去：

“放下这猫，留下这猫，放下这猫……”

娜嘉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淚。她勉强把抱着馬利斯加的手放下来，好像要讓它滑到地上去似的。突然間她又反抗起来，迸出一声尖銳的呼喊：

“讓我帶着它走……”

“你想吃耳光嗎，嗯？放下这畜生，我跟你說过了……”

尤恭蒂娜望着娜嘉，眼光里表示要敲她的腦袋。

可是娜嘉又把雌猫紧紧摟在怀里，用嗚咽着的、时时被眼淚打断的声音一再哀求：

“我照顧它……答应我，讓我帶着它走……”

阿哥斯鉄尼奥插一句嘴：

“就讓她帶着它罢；这有什么关系？”

娜嘉咽下一声嗚咽，覚得青年人在袒护她，赶快奔到他身边。可是尤恭蒂娜的嗓音又把她吓得半死：

“把这討厭东西帶在路上干什么？”

娜嘉把空着的一只手抓住她舅父的褲子：

“不要讓奶奶把它扔下……”

“讓小妞子把猫帶着罢，媽，这沒有什么坏处……”

“帶着有什么用？”尤恭蒂娜問。

“誰知道呢？即使拿来吃掉也好，假使半路上餓了，吃的东西又沒有了的話……”

娜嘉用兩只臂膀把馬利斯加摟得更紧一点。她覚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充滿威吓和危險的世界里。她的因为恐惧而睁得大大的眼睛不停地流淚。爭論繼續着，用不着多久，所有的人都会站到孩子这方面来。孩子在嗚咽，并沒有放松她怀里的馬利斯加，馬利斯加呼嚕呼嚕地哼着，对于周圍的爭吵声音漠不关心。最

后，还是耶洛尼莫以家長的权力作出一个决定：

“就讓她帶着它罢！……不过，假使它过份碍事，就把它扔在路上……”

在哪一条路上？娜嘉在旅行的第一天將近終了时自己問自己。眞正的道路远远地落在他們后面，現在，他們沿着一条夾在荆棘叢中的小徑走，这条小徑直通披利馬凡拉种植园，他們想走到这种植园里睡一夜。她的刺破了皮的脚很疼痛，雌猫一直想挣脫身子，逃到树林里去。这是最伤腦筋的一件事。娜嘉已經讓它逃走过一次，結果她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抓回来。阿哥斯鉄尼奥不得不动手帮忙，大家都不得不停下来，尤恭蒂娜趁机会又跳起来嘀咕：

“你們看見嗎？帶着这猫有什么用？……只給我們添麻煩。”

不过因为娜嘉又哭起来，尤恭蒂娜就閉住了嘴，她居然也放下包袱去追馬利斯加。一走进“卡亭伽”以后，馬利斯加的狩獵天性完全覺醒起来。

自从这一次以后，娜嘉再也沒有讓猫逃走。这畜生給她帶来这許多麻煩，是她所意想不到的。她不得不把它紧紧摟在怀里，馬利斯加乱抓乱爬，想掙扎脫身。娜嘉最后竟弄到連路上的一切障碍也分辨不出，这条路又狹窄，又多芒刺，又难走。湯尼却在奔跑，好玩地拉着耶哩米亞斯的韁繩，或者停下来看鳥，娜嘉是这一長列的最后一个人，旁边是瑟髮在喃喃地說着一些难懂的話，仿佛看不見身边的娜嘉，受伤的脚使娜嘉走起路来有点跛。

阿哥斯鉄尼奥走过来。娜嘉用顫抖的嗓音問他：

“还有很远嗎，舅舅？”

阿哥斯鉄尼奥把她連猫一把抱起来，娜嘉微笑了；她从高处

望下来，看見其余的人的脚深深地陷入小徑的泥濘里。

4

从种植园里被逐出来的佃戶們分散在“卡亭伽”的道路上。他們都朝南方走，向着聖保罗进軍。有許多人出發得比他們早，因为种植园里出現了許多招工的人，他們講了許多故事，說了些不能兑現的好听的話。在这个著名的聖保罗地方，根本沒有穷人，人們在那里种植和收获咖啡。所有的短工在这里过了几年一定会变成地主，他們也会成为“上校”，成为在政治上有势力的人。至少，招工的人是这样說法，即使有許多去过回来的人們，比未去以前更加穷苦，可是始終有許多輕信的人們相信这些話。

目前耶洛尼莫和他的弟弟約翰·彼得罗帶着他們的家人所走的，就是这些同样的道路，同样的在荆棘叢中开辟出来的小徑。約翰·彼得罗的妻子狄娜非常迷信，她数了数这支可憐的队伍的人和牲口的数目：

“願上帝赶走惡运！……活的一共是十三个……”

她，她的丈夫和她的女兒日特露德——一个十五到十六岁的黑白混血姑娘，皮膚黝黑，鼻子扁平。她很像她的母亲，年紀虽然很輕，已經像一匹馬似的干活了。老实說，人們簡直把她当作男人。另外是耶洛尼莫一家：他、尤恭蒂娜、兩个子女和三个外孙——他們的死了的長女的孩子。算起来一共只有十一个人，可是狄娜把耶哩米亞斯和馬利斯加也計算在內。

耶哩米亞斯走在最前面，耶洛尼莫牽着韁繩，有时也把韁繩交給湯尼牽着。驢子身上背着兩只籃子，里面载着的差不多就是他們的全部財产。剩下来的只是些內衣褲和一点点粮食，放在男子和女人們背着的包袱里面。耶哩米亞斯懶洋洋地走着，

时常用嘴扯下一兩片树叶，停下来喝那些最深的水潭里的水。

第一天，他們走了足足五里路，这是从他們那里到披利馬凡拉种植园的距离。他們到达的时候天已經黑了，耶哩米亞斯开始不願意走了。娜嘉在所有的人后面一步步拖着，疲倦得無法支持，可是始終把猫紧摟在怀里。

他們繞过一所牲口棚。他們剛踏进大廈的院子，就有一个宏亮的声音嚷起来了：

"誰在那里？"

"朋友，"耶洛尼莫回答。

一个汉子出現了，手里提着一盏灯。他穿着馬褲，脚上是高統靴，腰帶上插着一支手槍。他在他們前面停下来。約翰·彼得罗向他請安：

"晚上好……"

"你們从哪兒来？"

耶洛尼莫向前走上一步：

"我們是从奥洛里亞諾医生的种植园里来的。"

"你們到哪兒去？"

"到聖保罗……"

"你們是难民嗎？"

"是的，先生……"

那个汉子并沒有变更他說話的声調，繼續說：

"你們不能够在这兒过夜，这是禁止的……跑远一点……"

娜嘉早已在泥地上坐下来，搔着她的受伤的脚，馬利斯加在她身边咪嗚咪嗚叫着。

"只睡这么一夜，先生……"

"不可能。我們有命令。"

"可是，我們能够到哪兒去呢？"

汉子聳了聳肩膀。他站在那里动也不动，等待了片刻。看見他們不肯走，他才决定說出来：

"跑远一点。在慕拉先生的种植园里有一大片空地。你們可以睡在那里，他不会說話的。可是当心火，留神不要燒掉什么东西。"

"走罢！……"

娜嘉哼了一声，站起来：

"为什么我們不留在这兒？"

耶洛尼莫沒有回答。他拉着不願意往前走的耶哩米亞斯。旅途上的黑夜，籠罩在离得很近的"卡亭伽"的道路上。

5

在树林的空地中間，屹立着一棵大树，耶洛尼莫正在牽着步子緩慢的驢子向这棵树走去。

"走呀，耶哩米亞斯，向前，耶哩米亞斯……走呀，骯髒的畜生！"

可是他这样說并不含有怒意，他的声音里甚至帶着点兒憐愛。耶洛尼莫听見娜嘉的压抑住的呻吟声，他不明白这小姑娘为什么不高声喊痛，他沒有把她的这种态度跟关于雌猫的一場爭論联系起来。阿哥斯鉄尼奥已經把小女孩背在肩上走了好一大段路，狄娜也抱过她一陣，在道路难走的时候，耶洛尼莫还曾經讓她坐在驢背上的籃子里。現在，他听見她的压抑住的呻吟声，他不由得怨恨那个不肯讓他們在种植园里露宿的汉子，他迫得他們不得不再走半里路，这么長的半里路，起碼有四公里远。这一个总管，簡直跟亞尔杜一模一样！想起亞尔杜，他就怀念起躲到树林

里的格雷哥里奥，也許他已經参加盧加西·阿伏力多的那一伙当强盗去了吧……誰知道在这同一剎那間格雷哥里奥是不是在跟若瑟談着話，若瑟是耶洛尼莫的第二个兒子，大家都說他已經成为盧加西·阿伏力多手下的一个“剛伽舍罗”。若瑟是在这班土匪侵入种植园的那天从家里逃走的，以后就沒有听到过关于他的确实消息。不过，在土匪中間出現了一个新人物，警察們都說起有一个綽号轟天雷老瑟的“剛伽舍罗”，槍法百發百中而且勇猛無比。有些人說这个轟天雷老瑟就是耶洛尼莫和尤恭蒂娜兩人的兒子若瑟。仁慈的上帝，这是非常可能的，若瑟一向脾气古怪，沉默寡言，欢喜鑽到树林里打獵，向往着冒險的生活。

他輕輕地拍着驢子的臀部来鼓励它。可是耶哩米亞斯依然保持着緩慢的步子；不过他和驢子已經超过其余的人許多，因为他已經听不見娜嘉的呻吟声了。夜幕已經完全落下来，耶洛尼莫在这条路徑不明的小路上已經不容易分辨出什么东西。石子和荊棘擦伤他的兩只脚，可是他几乎完全覚不着。旅途不过剛开始，他們还要走过許多地方才能到达热舍罗——巴蘞亞州的一个城市，他們要在那里趁船順流而下。这个著名的聖保罗离开这么远，仿佛是在天边……他有意想在热舍罗把耶哩米亞斯卖掉，可是他知道他一定舍不得这驢子；他有这牲口已經六年了，它帮过他很多忙。

他在昏暗中發現了一点火光，一陣刺激食欲的食物香味冲进他的鼻孔。附近一定有人。他停下来，等待远远落在他后面的其余的人走近来。他听見他們的脚步声，小徑上的树枝被踏得軋軋地响，尤恭蒂娜的声音在罵娜嘉：

“閉嘴，討厭的小鬼！”

她不应該罵这小姑娘，她应該明白这可憐的孩子已經很疲

倦了。他們所走过的这段路程，足够使一个成年人累死，更不用說一个小孩子了。耶洛尼莫很想責备他的老婆，可是他又想到她也一定疲倦得半死不活，她怀里抱着嬰孩跑了一整天，只在吃午飯的时候休息过。当然，瑪塔和日特露德有时也帮助她抱抱，可是尤恭蒂娜根本不放心長时間的讓她的女兒和侄女照顧她最疼爱的外孙兒。

娜嘉，湯尼和安納斯托是尤恭蒂娜和耶洛尼莫的長女安納斯蒂娜的孤兒。安納斯蒂娜嫁給短工彼得罗·李伯洛，她死在最后一次生育中。她的丈夫沒有留在种植园里，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扔下三个孩子讓他們的外公外婆撫养。最小的一个从生下来的第一天起就由尤恭蒂娜撫养，因为正是他的出生使安納斯蒂娜死亡。他現在已經有六个月大小，老大娘的全部爱情仿佛都集中在这个幼小的孤兒身上。她并不十分关心娜嘉和湯尼，可是相反的，她連一秒鐘也不离开这嬰孩，为着紀念他的母亲，他們替他取了个名字叫安納斯托。

說話声和脚步声愈来愈近。瑟髮很激动。这第一天对于她是非常可怕的一天。可是在开始的时候，她却很快活，她居然唱起她在十五年前学会的那些旧歌曲，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年輕的姑娘，她跟种植园里的姑娘們一起低声歌唱。她在路上摘过野花，把花瓣扯下来，一片片撒在路上。可是，随着傍晚的逐漸到来，黃昏时分的迫近，而她發覺慣常支配她的瘋病的各种事实并沒有照常發生，她就开始不耐煩起来，她停在路上，耳朵留神傾听，双唇顫动，兩手高举。她沉默着，可是这种沉默比她的意义不明而且威吓人的話更可怕。她的眼睛盯住她的亲人們，仿佛在譴責他們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他們要費很大的勁才能說服她繼續走，有时阿哥斯鉄尼奥和約翰·彼得罗竟覺得絕望起来。

"走啊，瑟髮，天晚了……"

可是她动也不动，一句話也不說，态度很粗暴，兩只手举向天空，眼睛在剛落下来的夜的暗影中探索。她竪起耳朵等待这天晚上耶洛尼莫还沒有發出来的牧童的喊声。有一陣子約翰·彼得罗不得不用力推着她向前走；她用眼睛盯住他，竟使他战栗起来，在他的妹妹面前，他被一种突然的恐惧抓住了。

脚步声愈来愈近，耶洛尼莫已經分辨出几个旅伴的輪廓。阿哥斯鉄尼奥在前头走，用臂膀攙着瑟髮。她已經开始顫抖，毛病一定是准备發作了。湯尼在他們旁边迈着小而且快的步子；他剛出發时的滿腔快活已經消失，現在他的兩只調皮的小眼睛里只流露出疲倦。瑪塔抱着娜嘉，累得气喘吁吁。这个为她父亲最鍾爱的女兒，眞是个标致的姑娘，可是她現在已經沒有气力，支持不下去了。整个种植园里找不到一个比得上瑪塔的姑娘，她是皮膚很白的黑白混血兒，头髮几乎可以說是又光又滑，有兩条美丽的大腿和誘人的胸脯。她很少下地干活，打小时候起她就常常生病。她今年十八岁，看起来比日特露德年輕，可是从她的身上，从她的渴望爱情的眼睛，她的尖小的乳房，已經覺得出她是个大人了。

尤恭蒂娜，約翰·彼得罗和狄娜走在最后。大家都在耶洛尼莫身边停下来。他指着前面一处地方說：

"有人在这里生过火，这里还剩下一些炭火……"

他赶着耶哩米亞斯朝这方向走去。大家跟在后面，一种由于疲乏而产生的沉悶的靜默籠罩着他們，耶洛尼莫又想起了亞尔杜。在耶洛尼莫的思想上，一切都是人的問題：伊納西奥上校是个好人，他准别人耕种他的土地。奥洛里亞諾医生是个坏人，他把他們赶了出来。可是其中最坏的是亞尔杜，他以前曾經像

他們一样做过短工，他在算帳的时候却欺詐他們。耶洛尼莫的唯一的安慰，是他們幷沒有把格雷哥里奥逮住。

他們走近火堆，可是他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一个汉子站起来，手里握着一根馬槍。

“誰走过来？”

“朋友……”耶洛尼莫的声音里充滿了疲倦。

6

汉子幷沒有放下武器，可是他的嗓音比較温和了：

“逃荒的人①嗎？”

“我們到聖保罗去……在披利馬凡拉的种植园里他們告訴我可以在这兒露宿一夜……”

約翰·彼得罗和阿哥斯鉄尼奥走过来和耶洛尼莫会合，三个人圍着驢子站着。拿着馬槍的汉子再問一句：

“你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嗎？”

“不，先生。我們是从很近的地方来的，离这兒大約六里路……”

汉子放下武器，喃喃地說：

“那么，你們还有粮食……”

一面讓他們走过来，一面他又像解釋似的繼續說：

“我們嗎，我們的粮食已經剩下不多了……”

这是在一棵“霸提”树下露宿的一家人家。除了这汉子以外，还有两个男孩子和四个女人，其中两个是年輕的姑娘，她們正在远远地偷望着日特露德和瑪塔。耶洛尼莫把驢子一直赶

① 原文是 Flagelados，指那些遭受旱災，不得不离开耕种的土地向南方迁移的荒原农民。——法譯本注。

到树下，往树上一拴。阿哥斯鉄尼奥卸下籃子，解下鞍子。沒有人吭气。瑪塔把娜嘉放在地上，娜嘉鼓起最后的一点气力奔过去，坐在那些粗大的树根上面。她把馬利斯加放在身边。雌猫咪嗚咪嗚地叫了好半天。四圍的靜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兩家人家被树干从当中隔开，大家都在用眼角打量对方。行李全部卸下以后，他們立刻讓耶哩米亞斯恢复自由。解开韁繩的驢子快活地嘶鳴了一声，跑到旁边吃草去了。这里还有一些被太陽晒得半焦的草，对于耶哩米亞斯，这已經够了。約翰·彼得罗一边解开那只裝着咸肉、苦薯粉、咖啡和片糖①的麻袋，一边对那个剛才用馬槍威吓他們的汉子說：

"你准許我們使用你的火嗎？"

他指的是在另一家人家那边还在冒烟的那堆火爐。汉子表示同意，而且对兩个年輕姑娘說：

"你們呆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不过来給这几位唐娜②帮帮忙！"

兩个年輕姑娘很勉强地站了起来。尤恭蒂娜走上前：

"不要了。謝謝你，我們这样子就可以弄得好……"

約翰·彼得罗把火燒旺。阿哥斯鉄尼奥手里拿着一只水壺，查問在哪里可以汲水。这一次是兩个男孩中的一个回答：

"走下这个小斜坡去，就有泉水……"

兩个年輕的姑娘一动不动地仍然站在尤恭蒂娜面前，尤恭蒂娜在切咸肉，把苦薯粉倒在一只盒子里。

---

① 这是結成硬塊的糖，作方形，色黄，和我国广东人吃的長方形片糖相仿，故譯为片糖，原文是rapadura。

② 唐娜（dona）本来是西班牙公主或貴妇人的尊称，通常放在洗禮聖名的前面，后来对一般妇女使用这个称号，含有"夫人"、"太太"或"小姐"之意。

"不麻煩你們了……你們最好还是去休息吧，假使你們今天像我們一样跑了这許多路，你們也需要休息的……"

阿哥斯鉄尼奥提着水回来了。尤恭蒂娜叫他做一根鉄签来燒肉。兩个年輕姑娘还站在那里不动，尤恭蒂娜抬起眼睛来望了望她們。老大娘看見她們凝視着她拿在手里洗着的那塊咸肉，她想洗去一些咸味。"她們餓了，"她想。

她把肉放在火上面的鉄签上。这样她就走近了其余几个旅伴，他們都对着火坐着，等到她在火旁边蹲下来轉动那根鉄签时，他們就把她圍繞起来了。瑪塔跑过来燒水，盛水的是一只用来代替鍋子的盒子。兩个年輕姑娘已經跟着尤恭蒂娜跑过来，現在她們的放射着貪婪的光芒的眼睛盯住在炭火上燒着的肉。嬰孩在狄娜的怀里开始啼哭，他們站在树干的另一边。尤恭蒂娜喊道：

"湯尼，拿苦薯粉来！……"

她用苦薯粉給嬰孩燒粥。这粥太稀薄了，旣沒有养料，也沒有味道，可是当时只能拿这种东西給孩子吃；他們沒法子把母山羊帶来。安納斯托不再哭了。現在，只有瑪塔一个人能够看得見兩个年輕姑娘和她們的父母凝視着那塊收縮着的肉和那袋苦薯粉。这使她覚得很窘，她覚得渾身不自在，不知道应該怎样开口和他們搭訕。尤恭蒂娜走了回来，她已經喂完了嬰孩，而且把嬰孩放在吊床里睡覚，吊床挂在树枝中間。她对瑪塔說：

"你去照料孩子，待会兒你再吃……"

对瑪塔来說，这眞是松了一口气。每次她在火上轉动那塊肉，她总覚得所有这些眼睛都追随着她的动作，这是些充滿着懇求，貪婪和悲哀的眼睛。

不到一会兒，晚飯已經燒好。除了咸肉以外，只有苦薯粉糊。

尤恭蒂娜把一塊堅硬的片糖放在剩下来的开水里，准备加在咖啡里，使咖啡有甜味。然后他們全体都在树根上蹲下来，离开火堆只有兩步远，跟另一家人家也靠得很近。他們竟沒有注意到娜嘉的失踪，虽然飢餓的馬利斯加一直繞着他們咪嗚咪嗚地叫。

耶洛尼莫向他們提出：

"你們要吃点什么嗎？"

年輕姑娘中的一个似乎动了一动，仿佛她想走上前来接受。尤恭蒂娜害怕起来。他們还有很長的路程要走，只有很少干粮。他們的錢都計算好；一部分要留下来买船票到比拉波拉去，剩下的一点点假使他們能够在預定的时間內走完这一段路程的話，也仅仅够用罢了。尤恭蒂娜望了望那个年輕姑娘，她依然在原来的位置上沒有动，只不过伸了伸脖子，馬上又縮回去了。

結果是帶馬槍的汉子回答：

"謝謝，我們已經吃过点心，大概有大半个鐘头了……"

尤恭蒂娜分肉。她把最大塊的給男人。瑟髮在一个角落里靜靜地咀嚼，不时划十字。狄娜在她的那一分肉里拿了一片給日特露德，同时叫約翰·彼得罗張挂吊床。尤恭蒂娜在濾咖啡。

他們的盛具不多，只有兩只金屬杯子。她先倒給耶洛尼莫和約翰·彼得罗喝。兩个年輕姑娘的眼睛始終紧紧盯着她，兩个男孩子也望着她。帶馬槍的汉子低垂着头，也許为的是不要看見他的子女們的眼睛被咖啡吸引住，就像被爱人吸引住似的。可是他并沒有坚持到底，等到尤恭蒂娜倒咖啡給瑟髮和瑪塔的时候，他开口了：

"假使你們能够給的話，我倒願意接受一点咖啡給我的兩个女孩子……"

也不等尤恭蒂娜回答，他接着就解釋起来，还加上些含糊的

手势，声音像在夢幻中似的。

"这是因为我們在路上已經有許多日子了。我們从西阿拉①来，我們已經吃完了我們所有的东西。我們已經三天沒有咖啡。現在我們只有些苦薯粉和片糖，别的全光了……"

每个人都喝到了咖啡。尤恭蒂娜另外还給了他們一小片肉，很小的一片，可是他們默默無言地接受了，这种沉默比任何有声音的快乐的表示更富有意义。

"願上帝报答你們……"

她們开始洗濯那些用来代替盆子的盒子。这时候，瑪塔才突然發觉娜嘉不見了：

"娜嘉呢？她沒有吃晚飯呀？"

他們开始去找小女孩，原来她在大树的另一边，躺在树根上睡着了。

"最好不要弄醒她，"耶洛尼莫說。

瑪塔在她的外甥女旁边坐下来，她的外甥女平靜地呼吸着。她一把抓住在附近走来走去的馬利斯加，把它放在小女孩的身边取暖。娜嘉迷迷糊糊地醒过来，伸手把雌猫拉过来紧紧摟在怀里。在大树的后面，他們閑聊着。带馬槍的汉子叙述自己的遭遇：

"他們把我們所有的一切都留下来。为什么？因为我們付不出租子……只不过是四个錢的事情……他們眞是些骯髒的畜生。于是我們也决定了收拾起我們的一切东西到聖保罗去。不过，我們是往蒙的斯·克拉罗斯那边走，因为在那边，有一个雇主在等着我們……我們在路上已經有兩个月了……"

① 西阿拉（Ceara），巴西东北部臨大西洋的一州，首府名西阿拉或福塔里薩（Fortaleza）。

“我們倒是今天才出發，我們只不过剛开了个头……”約翰·彼得罗开口說。

有人把剩下来的水潑到地上。瑪塔覺得双腿疲乏，兩手疼痛。在树林里度过的这一夜，使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苦悶。火爐逐漸熄灭，汉子一直在繼續談着：

“我們經历过这許多灾难，想起来眞是冤枉……”

瑪塔听着，眼睛閉起来。她在回想奥洛里亞諾医生。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輕人，身材高大，香噴噴的头髮梳得很光滑。为什么他要赶走他們呢？兩年以前，他到种植园里来的时候，瑪塔还是一个小姑娘；有一天她到大廈里帮助費莉西亞的时候，医生曾經撫摸过她的剛开始突出来的乳房，后来他送了点錢給她。他为什么要赶走他們呢？他看起来是一个多么和藹可亲的青年，他曾經对她說过她比城里的姑娘更漂亮。瑪塔回忆起医生的撫摸。那一天，她很害怕，可是今天晚上在树林里，她想起那一天的經过，覺愉快得战栗起来。

离她不远，那个汉子还在繼續談着：

“人家說这是世界末日……所有这些灾难的出現……这話不是我說的，是一个聖人，一个‘眞福’說的，他从荒原那边来。他的名字叫爱斯提文，人家說他能够創造奇迹。他像西舍罗神甫那样医好病人……他到达这里的日子还不長，他向海那边走去……据說已經有五百多人跟在他后面走……他預言世界即將毁灭，他說人們应該贖自己的罪……”

瑪塔看見一个黑影从她身边走过。那是瑟髮，她听見爱斯提文的名字和关于他的事迹的叙述就站了起来。瑪塔在想着奥洛里亞諾医生。他总是微微笑着而且彬彬有礼，他的襯衫里滲透着一股微微的香气，她拿去洗濯的时候很爱在上面聞一聞。汉

子的嗓音穿过黑暗傳过来：

"据說他在找寻盧加西·阿伏力多，他要强迫他悔改。据說世界末日就要到了……"

于是瑟髮的喊声又一次划破了黑夜。听見汉子的說話，她的毛病又發作；她开始傳达她的神旨，內容跟那个聖人对这个多難的荒原里所有的难民，所有的逃荒者，所有的强盜和所有患病的青年男女所宣講的完全相同。

这喊声惊醒了娜嘉，她很惊訝自己躺在露天里。瑪塔站起来，火燼已經完全熄灭。帶着馬槍的汉子很恐怖地望着瑟髮。約翰·彼得罗解釋：

"她被鬼魂附身，可憐的女人……"

7

当然，他們渴望跟耶洛尼莫和他的家里人結伴繼續旅行。可是，从昨天晚上聚談的时候起，尤恭蒂娜已經預感到他們会提出要求跟他們一起走，直到大家分路为止，所以她先提醒耶洛尼莫。那一家人家的粮食已經沒有了，他們吃光了儲备着的咸肉和咖啡，他們現在連一粒豆也沒有，他們只剩下一点兒苦薯粉和片糖……在这种情形之下，跟他們結伴有什么好处呢？这并不是尤恭蒂娜沒有同情心；恰恰相反，她很可憐他們，昨天晚上她还送給他們一塊肉，虽然她明明知道这样一来就要使自己的家人少吃一点肉。可是，就像她对耶洛尼莫所說的，她总不能够把食物从她的子女和外孙子女的嘴里搶出来，拿去送給外头人呀！……

黎明时分，太陽还沒有升起，耶洛尼莫正在把籃子擱在耶哩米亚斯的背上，汉子就提出了要求。

"我們走的不是同一个方向，"耶洛尼莫反对說。

可是汉子坚持他的主張。他們可以一起走一大段路，而且人数愈多，愈可保証不受“剛伽舍罗”們的侵扰；在“卡亭伽”里开拓道路的时候也可以多几个帮手，这个“卡亭伽”，他們全体都帶着恐怖的心情眼看着愈来愈近了。耶洛尼莫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可是尤恭蒂娜插进来說：

“我們只有很少粮食，假使單独走，也許还够我們吃，可是我們不能够跟别人一起……”

虽然在她的声音里找不出絲毫严厉的痕迹，可是口气却非常坚决。她这样說仿佛是想請他們原諒她这么穷，不能够帮助他們，可是同时語气却絕对坚決，一下子就結束了这場商談。

他們先动身。到了轉弯的地方，尤恭蒂娜禁不住在路上回过头来。她瞧見那汉子正在跟他的老婆談話，兩个年輕姑娘的眼睛却依然盯着他們。尤恭蒂娜几乎后悔起来。可是她望了望前面，她瞧見自己的家人們在跟着驢子的緩慢的步子前进，她只好硬一硬心腸，关閉了同情的門。她加紧脚步向前走，不久就追上了跟在其余的人后面走着的瑪塔和瑟髮。

8

五天以后，他們已經完全走进了“卡亭伽”，在多刺的和分不开的植物中間找寻别的旅人在他們以前开拓出来的小徑的痕迹。他們已經养成了在树下露天睡覚的習慣，因为他們一共只有兩張吊床，一張給尤恭蒂娜和她的小外孙睡，另一張給狄娜睡。可是走进了“卡亭伽”的第一夜，他們根本找不到一棵可以張挂吊床的树，費了很大的劲他們才找到一塊可以放下包裹和躺下来睡覚的空地。这一天，他們走的路并不很長。男人們手里拿着刀开路，攔开荆棘，劈掉芒刺，把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徑拓

大。他們疲倦得連飢餓也覚不着。狄娜負責燒晚飯，瑪塔帮助她。

尤恭蒂娜用吊床在地上鋪成一張床，給小娃娃睡，她自己随后也在旁边坐下来。她伸長兩条腿，她疲倦得厉害。可是小娃娃的体重却一天比一天輕，很明显地看得出他在瘦下去。在种植园的时候，尤恭蒂娜用羊奶喂养他，他長得很正常。胖嗎，他从来沒有胖过，当然啦，誰曾見过一个佃戶的孩子称得上肥胖的？可是現在这种用苦薯粉在水里煮一煮的喂养方法却使他衰弱了，几乎要强迫他咽下这种食物，他啼哭，舞动着兩只小手来表示反抗。"我应該把母山羊帶来，"尤恭蒂娜想，"我应該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把母山羊帶来……"她繼續察看嬰孩的蒼白的臉龐。他的骨头突出来，兩只眼睛浮腫，在他的瘦小的胸膛上可以把一根根肋骨数出来。"我們应該把母山羊帶来……"尤恭蒂娜很憂慮地望着她的外孙。她断定他沒法子在旅程中支持到底。每天她都要察看安納斯托的糞便，非常担心糞便会变成綠色。她焦急地盼望快点到达巴羲亞州的热舍罗，到了那里她就可以买到奶了。她在一条紅花手帕的一个打着結的角落里藏了一点錢，沒有人知道有这笔錢，她藏这笔錢是預备在半路上用来买奶的。可是在"卡亭伽"里，連牲口的影子都沒有。也許到了城市，或者在趁船往下游走的时候，可以找得到牲口？在那边，应該有無数的牲口，既然那边并不缺水，而且土地也不像他們現在所越过的这片土地那样干旱而貧瘠。安納斯托在她旁边睡着，尤恭蒂娜心想，她的外孙这么天眞無邪，已經吃了这許多苦，这是非常不公道的。她和耶洛尼莫吃苦，或者是約翰·彼得罗和狄娜吃苦，这还說得过去。他們都老了，而且受慣了生活中的灾难。可是一个几个月的嬰孩，从来沒有害过任何人，为什么也要吃苦呢？

他到底在贖什么罪，上帝为什么不憐憫他？

她的思想突然被一种傳到她耳朵里来的呻吟声打断。起先，声音低沉而且帶着畏惧，是些悲痛而單調的啜泣。可是不久声音就高起来了，变成了痛苦的喊声。尤恭蒂娜听出那是娜嘉的声音。已經有好几天，娜嘉跑起路来有点跛，时时喊脚痛，瑪塔曾經在她的脚上拔出了一根刺。一路上她不停地哼哼，大部分路程不是被这个抱着，就是被那个抱着，或者坐在驢背上的籃子里，可是她始終沒有放开她的雌猫。"該死的畜生，就是为着它娜嘉的脚才受伤的……"尤恭蒂娜疲倦得这么厉害，使得她迟迟沒有站起来去看看在嗚咽着的女孩。"要是不帶猫，帶着母山羊多好，准保不会有这許多麻煩……"她听見耶洛尼莫的声音在罵娜嘉：

"閉嘴，我的天！你哼到現在还沒停过……你不馬上停住就得当心挨打……"

可是娜嘉并沒有服从。尤恭蒂娜惊訝起来。通常娜嘉很胆小，稍为威吓一句或者罵兩声她就会乖乖地服从。她站起来，叫她：

"娜嘉，到这兒来……"

她一跛一跛地来了，眼睛里充滿了眼淚，怀里抱着猫，滿怀恐惧地望着她的外祖母。

"把这畜生放下来！"

她讓馬利斯加跳到地上而且逃进荆棘叢中。尤恭蒂娜把女孩摟在怀里。

"你怎么啦？"

"我的脚痛……"

那盞小灯几乎照不見什么。尤恭蒂娜从灯光中看見睡着的安納斯托的蒼白臉色。她喊瑪塔：

“到这兒来一下。”

“我正在燒肉哪……”

“日特露德！日特露德！”

她的侄女来了，替她拿着灯。尤恭蒂娜抬起娜嘉的受伤的小脚，用手指摸了摸創口。那只脚腫得厉害，而且顏色深暗得非常难看。她把創口上的創疤揭开，膿就流了出来。娜嘉低声嗚咽，兩只胳膀勾住她的外祖母的脖子。尤恭蒂娜坐下来，把娜嘉舒舒服服地擱在她的膝头上，吩咐日特露德蹲下，使小灯照得清楚一点。她开始挤膿，一大攤膿流了出来。

“去拿塊布来，快点……”

日特露德回来了，拿着一塊从旧袍子上撕下来的破布。虽然这塊破布曾經洗过，可是它依然保持着一种說不出的、骯髒古旧的顏色。她把它撕成兩半，半塊用来把膿揩干淨，又再用力挤了挤；女孩呻吟起来。

“叫約翰·彼得罗或者阿哥斯鉄尼奥到那边去找些胡椒叶来……”

她一边等待，一边溫柔地撫摸娜嘉的腦袋，剛才的治疗已經減輕了女孩的痛苦。可憐的孩子，她也受罪，她到底在这世界上做过些什么坏事呢？尤恭蒂娜覺得沮丧到了極点，突然間她再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走上这个“卡亭伽”的狹窄的道路，她的脚被荆棘划破了，兩手累得一点力气也沒有，身体好像被人揍了一頓似的，折断了……为什么他們要离开家乡，为什么他們要扔下他們的房子，他們的牲口棚，那么温順的母牛，他們的苦薯和玉蜀黍呢？为什么人家要赶他們出来？……她繼續撫摸女孩的腦袋，直到她听見日特露德跟在阿哥斯鉄尼奥后面一起走回来的脚步声才停止。

她在一塊石头上把胡椒叶搗碎，用来敷在女孩的脚上，然后用破布包扎起来。耶洛尼莫也来了：

“什么事？”

“一个惡創口……長了膿……”

瑪塔嚷着說肉已經燒好了，于是他們瞧見了瑟髮的高大的身形穿过灌木叢，向着火堆走过来。她的头髮披散在肩膀上，比过去任何时候来得更長；現在一路上她不停地說話，不断地重复着說世界即將毁灭，人們应該贖罪，再也不像在种植园里一样說这些話有固定的时刻。

于是，尤恭蒂娜一面把娜嘉放在她的小弟弟旁边躺下，一面自己尋思，对他們說来，恐怕很难再作更大的贖罪了……一輪滿月正在天空中現出来。

9

瑟髮愈来愈給人添麻煩。以前他們住在种植园里的时候，她慣常到树林里大小便，而且除了黄昏时分她永远不变地行着她的古怪的宗教祀仪之外，可以說她当时的生活还算正常：有时她居然帮助男人下地干活，虽然她的帮忙并沒有多大用处。可是，从开始旅行的第二天起，她失掉了她的生活習慣，大家不得不經常监視她，因为她在路上停下来，高声說話，跟树木和鳥兒做手势，用她的不可解的話和威胁人的手势吓唬那些他們偶然遇見的人。她完全忘了她該到荆棘叢里去大小便，她簡直就撒在褲子里，然后由有耐性而且心地善良的瑪塔来替她揩干净，替她換內衣褲。由于几乎沒法子强迫她洗澡（同时这地区里水也很稀少），一陣惡臭从她的衣服和身体上發出来，正好和她的古怪的行动以及神秘的語言相配合。只有瑪塔和尤恭蒂娜对她有耐心。湯尼

整天和瑟髮搗乱，吊着她的袍子，向她伸舌头，对她說粗話。耶洛尼莫打了他几次耳光，可是这孩子并沒有改，他已經拉够了驢子，跑够了小徑，除了戏弄他的姑奶奶以外，他再也沒有別的消遣。可是約翰·彼得罗和阿哥斯鉄尼奥，狄娜，日特露德和耶洛尼莫自己有时也按捺不住性子，对她吆喝，威胁她。

"她啊，她光給我們添麻煩，老天爷！"

只有尤恭蒂娜和瑪塔照顧这可憐的瘋子。瑪塔愈来愈像她的母亲，母亲把自己的美貌遺傳給了她，看見她，就使人想起从前的尤恭蒂娜，那时候，尤恭蒂娜还是个年輕姑娘，剛結識当时还是荒原里的一个騾夫的耶洛尼莫；从尤恭蒂娜那里，她也学会了工作的勇气和对待一切事情的某种宿命观点，而且永远不沮丧。是她几乎在整个路程中領导着瑟髮，监視她，使她不至于迷失在"卡亭伽"里，对她說好話，洗濯她的衣服里的屎尿，有水的时候还替她洗脚，每次湯尼过来戏弄她，总把湯尼推开。

耶洛尼莫留神观察他的耐心地做着这些工作的女兒，他的心被感动了。他爱这孩子胜过一切。

跟尤恭蒂娜相反，他并不十分想他的几个出走的兒子。这是他們的命运；命运，不是我們在这世界上能够改变的东西，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他的命运，他应該完成它。耶洛尼莫甚至于覺得很惊訝，为什么阿哥斯鉄尼奥沒有走，还留着跟他們在一起。他把全部慈爱都灌注到瑪塔身上，为着她，他才租了伊納西奥上校的这一小塊地来耕种，目的是想使她能够結一門好亲事，嫁一个合适的小伙子，有一个相当的家庭，不至于也要被迫出来下地干活。他知道有許多年輕姑娘都嫁給做生意的小伙子。瑪塔很标致，而且除了标致以外，她还很善良，很柔順而且勤劳，她是該当享福的。

她在她的姑母旁边走着，領着姑母一步一步向前走，就像領着一个小孩或者一个瞎子那样。耶洛尼莫很后悔自己对待瑟鬘的态度有时很粗暴。他想起了有一天，他按捺不住性子駡起他的妹妹来，尤恭蒂娜当时說的几句話很对：

“讓她去罢，老伴，她是一个無罪的人啊……”

娜嘉的最后几声嗚咽跟她的鼾声混杂起来。瑟鬘的神秘的說話吓着了“卡亭伽”里的蛇和蜥蜴。月亮把金色的光芒洒在“芒打加路”上。耶洛尼莫咀嚼了一小片肉之后，走过去照料耶哩米亞斯，那畜生正在剝食树皮和一切綠色的植物，一切它够得到的树叶。在它旁边，耶洛尼莫覺得非常安全，他有了信心。一头驢子，至少，是結实而經得起旅行的生物，它永远不知道疲倦，只有耶哩米亞斯能够在树叶当中發現水，而且懂得避开一切毒草，仿佛它是在荊棘地帶出生和長大的。耶洛尼莫对它的友誼愈来愈亲密，他撫摸它的臉。月光照亮了“卡亭伽”，远处，毒蛇在咻咻地鳴叫。

10

娜嘉的呻吟声惊醒了睡在兩个外孙旁边的尤恭蒂娜。她半欠起身子，用手摸了摸女孩的額头。她有热度。老大娘借着月光，向周圍望了望。大概是半夜罢，她这样估量。女孩不安宁，热度高得燙手，在这張临时搭起来的床上翻动着。尤恭蒂娜完全清醒过来，她自己問自己她到底把那些美里斯叶①擱在哪一个包袱里面。是不是恰巧还有些炭燼沒有完全熄灭？

她立起来，試着不弄出响声。可是瑪塔还是醒了。她睡在

① 美里斯(mélisse)是芳香性唇形科植物，与紫苏相仿，有檸檬香味，可入藥，作兴奋剂。

日特露德和狄娜旁边，湯尼睡在她們中間。瑪塔撑着臂肘側起身子，看見尤恭蒂娜的影子在灌木叢中走着。起先她以为老大娘是去密林里找个地方解手。可是老大娘竟向那堆行李走去，行李堆在男人們睡覺的地方附近。月光照亮了他們这一小队露營的人，瑪塔望着老大娘，尤恭蒂娜正在解包裹上的繩結。看了一会兒，瑪塔也听見了娜嘉的呻吟声。于是她明白了一切。她立起来，动作更加輕，为的是不要妨碍同伴們的睡眠。她向尤恭蒂娜走去：

"媽……"

老大娘吓了一跳。

"啊！是你……"

她低声說着。

"不要弄出声音来吵醒大家。"

"你在干什么？"

"娜嘉發燒……是她的脚……"

"你找什么东西？"

"美里斯……用来煎点药汁。你去把火生起来。"

火爐都已熄灭，要找些蔓藤来生火，火柴又在男人們身上。瑪塔輕手蹑脚的向他們走去，她碰了碰阿哥斯鉄尼奥的臂膀。三个男子伸長手脚睡着，一个在另一个旁边，馬槍放在約翰·彼得罗身边。他們一动也不动，样子像些死尸。阿哥斯鉄尼奥的手一动，瑪塔抓住他的臂膀，湊近他的耳朵边說：

"不要弄出声音来吵醒爸爸和約翰·彼得罗叔叔。"

阿哥斯鉄尼奥揉了揉眼睛。

"什么事？"

"火柴。"

"干什么用？"

"娜嘉發燒。媽想煮些葯汁。"

"你要我帮忙，尽管喊我……"他把火柴給了她，又躺下来，可是幷沒有馬上睡着。他朝女人們睡覚的地方望过去。狄娜睡在外头，可是日特露德的身軀也看得分明。以她十五岁的年龄說来，她長得眞高大，簡直已經是一个成熟的妇人，假使阿哥斯鉄尼奥能够單独跟她在一起的話……她是他的堂妹，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假使他願意，他甚至于可以娶她，最困难的就是找一个神父或者一个市長。他抬起半个身子来偷看堂妹的兩条結实的大腿，这兩条腿在她的短裙下面露出来。他又躺了下来，他要等待好机会。

兩个女人把叶子放在水里煮沸。娜嘉繼續哼哼。瑟髮已經醒过来，走到女孩的旁边立着。她的神經錯乱的眼睛盯着女孩。她一点也不知道关于創口和寒热的事情，可是她的嘴唇上挂着的那种微笑使兩个女人惊駭万分。

"睡覚去，瑟髮姑母，"瑪塔說。

瑟髮用她的指甲又長又黑的手指指着女孩：

"她要死了！"

"我求你……希望上帝沒有听見你的話！"

娜嘉繼續呻吟。尤恭蒂娜把她抱到怀里，給她喝葯汁。女孩大口大口地咽下那帶着甜味的葯汁——尤恭蒂娜在里面放了一塊片糖。寒热使她的眼睛过度睜大，看起来仿佛不屬于她这个消瘦而惊怯的臉龐似的。

"我冷，奶奶……"

"去把你父亲的短褂拿来……"

瑪塔拿着那件破旧的羊毛短褂回来。尤恭蒂娜接过来把女

孩裹好，再放她躺下去。

“睡罢，我的孩子……”

瑟髮始終站在她們旁边。月光落在她的帶着微笑的臉上。这种温和的微笑伴随着她的充滿确信的話。

“她要死了……”

瑪塔抓住她的臂膀：

“来睡覚罢。”

瑟髮乖乖地跟着她。边走，边回过头来望女孩，她重复說着那句話：

“她要死了，她要死了……”

听見她这句話的尤恭蒂娜不由得讓这种坚决的語气打进了心坎：娜嘉要死了……也許小娃娃也要死，湯尼也要死，还有日特露德和瑪塔，还有狄娜，然后就輪到男子們，大伙兒全都要死在这条可詛咒的道路上……她想起了粮食正在迅速地减少，連走一半路程也不够。她覚得喉嚨里仿佛打了結，可是她沒有哭出来。她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嗚咽着的女孩身上。

11

約翰·彼得罗和阿哥斯鉄尼奥走在最前头，劈开最妨碍人的树枝。从这条小徑的狹窄程度看来，簡直可以說这条路已經好久沒有人走。因为縱横交錯的芒刺和荆棘所構成的帷幕在人們走过之后几乎馬上又把路封閉起来。可是，在土地上依然可以找到脚印，許多人曾經把脚踏在这条崎嶇不平的道路的塵土和石子上。耶洛尼莫当牧童的时候，常常在“卡亭伽”所有的小徑上到处走遍，他熟悉一大片土地上的每条徑道的每一塊石头。現在他赶着驢子，紧跟在他的弟弟和他的兒子后面。女人們一

个紧跟一个向前走着，因为路太狭，不容許兩个人幷排走。抱着安納斯托的狄娜用一只臂膀替他擋着芒刺。

娜嘉現在坐在耶哩米亞斯背着的兩只籃子中的一只里面。他們把一只籃子騰空，把女孩放在里面，女孩的脚愈来愈腫，体溫愈来愈高。她已經停止了哼哼，仿佛对一切都不在乎，雌猫由日特露德照料。在开始有热度的头几天，娜嘉看見馬利斯加还微笑，她要把它摟着，撫摸它的軟滑的背部，傾听它的咪嗚声。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她逐漸失去知觉，使尤恭蒂娜非常惊恐。此外，从有热度的第一夜开始，瑟髮就像念着咒語一般，繼續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話：

“她要死了……”

她在那套用来詛咒人和威吓人的怪話中，似乎把其他的話都忘掉了。这一套話只縮成一句对娜嘉的死亡的預言，在开始的时候，其他旅伴听見这句話繼續不断地在耳边响着，簡直受不了，因为这正是他們大家所想避开的征兆。可是他們不知不觉便听慣了，最后竟相信起来。自从那一夜娜嘉的呻吟声惊醒尤恭蒂娜以后，女孩的病情只是天天加重。不論什么胡椒叶，什么药汁都沒有产生一点点效果，就像耶洛尼莫所說的，“創口腐爛了”。过了不久，瑟髮的話在他們每个人心中都变成了無可爭辯的信念：她就要死了。他們都等着娜嘉閉上眼睛，不再受罪。他們在一口井旁边停下来休息，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圍着生病的女孩。可是她旣沒有好，也沒有死，到了第三天，他們再也不能够徒然消耗粮食，他們决定繼續赶路。現在，他們都竭力避免想起在籃子里的娜嘉。只有尤恭蒂娜和瑪塔不时跑过来仔細观察小女孩的蠟黃的臉龐，半开半閉的眼睛，和困难的呼吸。

瑟髮連想也沒有想娜嘉，只是机械地重复念着她的預言。

其余的人經过了这許多天的等待之后，每个人都在心里暗想：最好她馬上断了气，因为她拖慢了行程：他們不得不走得慢点，苦难的日子拖長，粮食逐漸減少。

12

这一天，他們在整个行程中沒有找到一滴水，而且陽光又十分猛烈，路上的石头仿佛是些炭火，爬虫在灌木叢里悄悄地爬行。約翰·彼得罗用木棒打死了一条响尾蛇，湯尼有一次也飞奔过来，臉色蒼白，叫喊着說他看見了一条"热辣居絲"在他的身边。他們很小心地走着，口渴愈来愈厉害。他們所有的一点点水，只裝滿半瓶，尤恭蒂娜完全留下来給娜嘉。随后又輪到不得不把湯尼也放在驢背的籃子里，这孩子已經走不动了。他們的步伐愈来愈慢，娜嘉的眼睛愈来愈閉得紧，他們每个人的疲乏程度每个鐘头都在增加着。

剛过晌午的时候，狄娜倒在地下：

"我再也受不了……"

他們都停了下来；約翰·彼得罗和阿哥斯鉄尼奧把刀納入鞘中。附近沒有大树，看不見一所房子，沒有一片林中空地，沒有一寸土地是光禿的。到处都是那威胁人和野蛮的"卡亭伽"。連慣常被她的顛狂支持着而不知疲倦的瑟髮也坐下来要水喝。男人們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出發去找水。

阿哥斯鉄尼奧走到驢子旁边，望了一眼籃子里的外甥女：

"她过不了今晚……"

他說这句話的时候，声音里帶着欣慰。

13

可是这天傍晚，他們繼續赶路的时候，竟發現了一片林中空地，从这片空地伸展出去的一条大路，正是耶洛尼莫所要找的那条路，他們在空地上遇見了一大群难民，附近一个种植园里的雇工們也聚到这兒来了。他們大約有二十多人，男的，女的和孩子，他們喝着甜燒酒，临时組織起一个晚会来。在他們中間有一个吉他琴手，也是一个难民。可是并不是为着这些旅客，种植园里的短工們才騷动起来，这种旅客每天都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或者到聖保罗去，或者从那边回来，事情是太平常了，他們的騷动是因为种植园里来了一个变戏法的，这变戏法的是从一个剧团里留下来的，这个剧团在附近一个小城里上演破了产。这位"魔术师"开始在这地区的各个种植园里作一次旅行演出，希望賺一笔能够讓他回到里約热內盧去的旅費。在大城市里，登在轟动一时的广告上面的时候，他的名字慣常叫作："費理和大教授"。可是在这里，他滿头長髮，鬍鬚像一堆乱草，衣服骯髒（他已經把他的全部服裝卖掉来付食宿費，只剩下他随身穿着的一套衣服，还有一副用来变戏法的紙牌和一兩件不值錢的道具），他规规矩矩地把若瑟·杜亚特这个名字恢复了。他已經落到極端貧困的境地，他从一个种植园走到另一个种植园，到处变戏法，开头是表演給"上校們"看，随后就表演給短工們和佃戶們看，口袋里沒有半个子兒，永远也沒法子攢下一笔足够的錢来充作路費，最后回到首都去。他这样流浪已經有兩个月了，他越过整个"卡亭伽"，而他自己却不曉得他給这些种植园帶来了多少快乐，这些种植园里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电影，也不知道什么叫戏剧。

他已經把他的戏法表演給种植园主和总管看过。工人們也

看过。他正要动身的时候，听說有一队难民要在当地歇脚，他就想抓住这机会从他們身上再找几个子兒。

耶格尼莫和他的家人們到达的时候，“魔术师”正要开始表演。可是由于大家都轉过来張望新到的旅客，他也停下来，他要慢一步才宣布他的那段夸大的开場白：

“欢迎，大伙兒……”

几棵树構成了一个小树林，远远地望得見牧場上有牲口在吃草。虽然地主們的住宅，牲口棚，短工們的小屋离这里都很远，新来的旅客們看見了这班人，心里已經得到極大的安慰。

耶洛尼莫詢問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露宿。一个短工回說要去跟上校談一談。可是另一个說不必这样做；上校已經表示过准許所有在今天下午到达的人在这兒住宿，因此这个特許对耶洛尼莫一家人也是有效的。他們于是开始把驢背上的东西卸下来，他們把娜嘉从籃子里抱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出她在害病。尤恭蒂娜讓她躺在一棵树干附近，雌猫跑过来咪嗚咪嗚叫着，在它的女主人的腿上擦来擦去，想跟她玩。嬰孩开始啼哭，要东西吃。

一个女人从圍繞着“魔术师”的人堆中走出来，过来詢問女孩害什么病。这样一来，大家都被引起了兴趣，都走动起来，連“魔术师”自己也再一次把襯衫的袖管放下，走了过来。过了不久，大家都参加了談話，尤恭蒂娜和狄娜向大家說明經过，瑪塔和日特露德利用别的难民們燒晚飯剩下来的火堆来燒咸肉。阿哥斯鉄尼奥买了一串香蕉。尤恭蒂娜喂着安納斯托的时候，狄娜对环繞着她的老大娘們叙述娜嘉的病狀。她們都搶着提出来許多忠告，其中一个还帶来一种药，那是一个医生給一个害着同样毛病的人开的一种药膏。狄娜給娜嘉塗上药膏，可是娜嘉仿佛絲

毫沒有覚着，她的身軀癱軟，兩眼閉着。"魔术师"很耐心地等待大家平靜下来以便开始表演。当然，他看見这害病的女孩心里也很感动，可是他更害怕的是这班难民的注意力完全移到新来的旅客們身上。有几个男人自告奋勇地去替他們汲水，另外几个帮助耶洛尼莫把籃子和驢鞍卸下来，妇女們在費尽心思来找些能够替娜嘉治病的办法；其中一个很兴奋地跟瑟髮談話，瑟髮一言不發地听着，兩眼牢牢地盯住她的嘴唇。耶洛尼莫不得不告訴她瑟髮是个白痴。另外一个妇女告訴尤恭蒂娜說她在这次旅行中已經失掉了兩个孩子，兩个都是在路上得寒热病死去的。"魔术师"走开去一点，焦急地望着这一場兴奋的騷动。他看見这家人家已經聚攏来晚餐；尤恭蒂娜在摇着安納斯托，讓他躺在吊床上。这一天晚上，他們又能够把吊床張挂起来。在另外一張吊床上躺着娜嘉，瑪塔在輕輕地摇着她。

最后，大家又在"魔术师"身边聚攏。他用一只手拍着另一只手；夜色昏暗起来，月亮差不多只剩下一弯下弦月，假使他再迟一陣开始，魔术的大部分效果將会丧失，"銅板"的数目也不会十分多了。

"注意！注意！表演馬上开始了！……"

阿哥斯鉄尼奥設法鑽到第一排，跟日特露德在一起。其余的人就混在別的难民中間，大家都焦急地要看魔术。只有尤恭蒂娜留在安納斯托身边坐着。瑪塔一边摇着瀕死的娜嘉躺着的吊床，一边劝告尤恭蒂娜：

"去看罢，媽，去散散心。我来照料兩个小的……"

尤恭蒂娜心里并不是沒有这种欲望。安納斯托很安靜地睡着；在另一張吊床上，娜嘉仿佛也很安定。于是老大娘站起来，迟迟疑疑地走了几步，然后走过去站在耶洛尼莫身边。瑪塔留

下来站在树根上，从这里她可以望見“魔术师”的拿着紙牌的兩只手，他的長滿鬍鬚的臉，他的得意的微笑。

在他的手指中間，紙牌愈縮愈小，愈縮愈小，直到变成一副很小很小的紙牌为止；女人們哄笑起来，男人們七嘴八舌地批評。一只鷄蛋在“魔术师”的手掌里消失了，他从日特露德的耳朵后面把鷄蛋找出来。哄笑愈加厉害。他还表演了許多別的戏法，像把一張鈔票放在一条手帕里撕碎，接着却像奇迹似的，拿出一張完整的鈔票来。随后他停止表演，宣布休息片刻，讓他在休息时間內到“高貴的观众”中間兜一个圈子，募一次捐。他收到的錢不很多，可是“費理和大教授”已經習慣了，他知道貧苦的农民能够出多少就給他多少；何況他自己覺得能够給他們这样一种娱乐，是一件相当愉快的事。他回到圈子中間，詢問誰有一只表。一个男子給了他一只又大又古老的表，的嗒的嗒地走着，声音非常响。“魔术师”把表包在一条手帕里，叫第一排的观众摸了摸手帕，証明表的确在里面。然后他把手帕打了一个結，卷起来，拿起来朝一塊石头上敲下去，一連敲了几下。那只表的主人禁不住發出一种惊駭的喊声。可是“魔术师”微微笑着，用好言安慰他。他宣布那只表已經粉碎，可是他要把表再变出来，絕对沒有絲毫損伤。所有的眼睛都牢牢盯住他，瑟髮也把他当作天神似的凝視着；連瑪塔也伸長了脖子想看清楚一点。她在树根上面踮起脚尖，为着保持平衡，她攀住娜嘉在上面睡着的那張吊床的繩子。她的眼睛盯住“魔术师”，可是她覺得手中的床網在搖动，她回过头来張望。于是她看見娜嘉正在断气，她在痙攣，兩只手和兩只脚在掙扎着，神气像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正当“魔术师”把表再变出来，拿到农民們的惊呆了的眼睛前面的时候，瑪塔用哽塞住的嗓音呼喊：

“媽，她死了……”

尤恭蒂娜一跳便奔过来，其余的人繼續保持沉默，等待着，直到那个女人重复說：

“这次旅行中我已經失掉兩个孩子……”

这时候他們才向吊床走过来，耶洛尼莫扶住在嗚咽中的尤恭蒂娜。娜嘉面朝下趴着，在临死前的最后痙攣中，她翻了一个身。瑪塔从吊床上把她抱起来，放在地上。她只剩下一具骷髏，她的骨头几乎戳破了皮膚。湯尼走过来坐在他的妹妹旁边，开始哭起来。

14

他們只能够在当晚还剩下来的时間中紀念娜嘉，哭她，为她祈禱。他們在这小小的尸身旁边守灵，这是一次悲惨的守夜，人們叙述自己的生平。总是同样的經历，同样的灾难：土地被夺、跟有势力的上校們斗争、旱灾、孩子的死亡、疾病和老大娘的药。

就是在这一晚上，他們又听見談起“眞福”愛斯提文。他們說这聖人已經到了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他从城里来，有許多武裝的农民跟随他，他們是些土地被夺的人，被种植园遣散的雇工們，还有逃避旱灾的人們，被司法机关追捕的人們，还有为着躲避还鋪子的債务而逃亡的人們。他們全都做着补贖，念着贊美歌和“天主經”，念着聖人自己創作出来的祈禱文，他們宣告世界末日的到临。瑟髮很留神地傾听关于“眞福”愛斯提文的一切傳聞；这时候她一点也沒有瘋顚的样子，她再也不关心娜嘉的尸体。在开头，娜嘉的尸体曾經使她受过很大刺激。人家剛把这小尸体放在地上，瑟髮馬上把它搶过去，紧紧摟在怀里，开始哄它，唱歌給它听——唱的是她的亲人們永远也想不到她居然会唱的歌兒。仿佛她在哄着她自己一直未曾有过的亲生孩子，仿佛她

想用温柔而撫爱的声音催它入眠。尤恭蒂娜从她手里把女孩搶过去。

"她把她咒死了，現在她倒来疼爱这可憐的孩子！……"

可是瑟髮不了解这兩句話的意义，她也沒有听在心里，她只是伸長臂膀索取那具尸首。

"把它給我……"

阿哥斯鉄尼奥不得不跟瑪塔兩人用力把她拉开。这时候她的毛病又犯了，她威吓所有的人，威吓她的亲屬和远远地观望着她的陌生人。直到談話的中心又轉到爱斯提文身上，她才安靜下来。从"眞福"談起，話題又跳到盧加西·阿伏力多身上，盧加西是荒原里一切傳說中不可少的英雄；他們叙述他的所作所为，他的勇敢的行为和他的坏行为。当然，他們怕他，可是他們并不恨他，他也是个像他們一样的农民，他也是从一个种植园里出来的，人家搶去了他的土地，他知道什么叫做起早貪黑辛辛苦苦地干活。有人談起轟天雷老瑟：

"据說他們当中有一个最勇敢的家伙。这家伙叫做轟天雷老瑟，人家这样叫他因为他开起槍来从来不歇一歇，那槍声就像轟天雷似的……"

听見談起她的兒子，尤恭蒂娜就注意傾听。这場喚起她的回忆的談話使她忘記了躺在她旁边的娜嘉的尸体。在他們走过的整个行程中，她时常想着她的三个兒子。唉！假使他們在这兒，一切事情都可能比較好办，他們可以挑起压在耶洛尼莫和約翰·彼得罗肩膀上的这一个重担。特別是尼南，沒有一个人像他那么誠懇，他有一种特殊的天赋的才能，能够使他获得他所想要的东西，而且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成功。他們三个都走了，她連一分鐘也沒有忘記过他們。在家里其余各人的心目中，她的这几个兒

子彷彿不再存在，必須有人談起他們——就像眼前这个人談起若瑟一样——家里人才想起他們。他們一个个先后在夜里出走，已經有好几年了。一个跟着盧加西·阿伏力多，其余兩个都当了兵，約奧在警察部队里，尼南在軍队里，可是尤恭蒂娜幷不把他們分别开来看，她幷沒有想若瑟是一个强盜而其余兩个是在正路上。他們三个都在正路上，只不过每人追随一个不同的命运。她的全部希望就是再見他們，就是要他們再度环繞在她身边；可是，現在这个希望比較更难实現了，因为他們已經从孩子們在那里長大的那片土地上被驅逐出来。她叫过狄娜——她是家中唯一稍为懂得写字的人——写封信給約奧，告訴他事情的經过，幷且告訴他，他們正要动身到聖保罗去，到了那边，他們再把消息告訴他。可是若瑟呢，要是他眞是大名鼎鼎的轟天雷老瑟，沒有家也沒有固定的地点，跟着盧加西·阿伏力多的一伙人，住在叢林里，杀人，打劫乡村，又怎样通知他呢？她也不知道尼南的地址，他曾經在聖保罗住过一些日子，在那边打过仗；之后，大家相信他已經向亞馬孙河那边开拔，后来就沒有接到过他的消息。这个音信毫無的兒子，就是三个兒子中她最鍾愛的一个，也是离得最远的一个。有一天，有人說起尼南已經在聖保罗的这一場仗中贏得伍長的职位。这人在城里遇見他，尼南趁船从这城經过，正要到馬納痾斯[1]去，他的目的地是內地，到印第安人的区域去守衛边境。尤恭蒂娜等待他来信，可是信从来沒有寄来。

这时候，耶洛尼莫正在試着从談起轟天雷老瑟的那个人口中打听消息，可是那个人知道的也不多，他只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家伙；可能就是他在一次槍战中打死了安舍莫中尉。除此以

---

[1] 馬納痾斯（Manaos）是巴西亞馬孙尼亞州的首府。

外，他别的一点也不知道了。这么简單的消息并不能使尤恭蒂娜的創痛的心得到安慰。她讓瑪塔留在尸首旁边，自己走过来：

“关于这个轟天雷老瑟你还知道些什么？”

看見她的好奇心这么重，那人有点慚愧自己不能够再說出一些别的事迹。他竭力在記忆中搜索，有一陣子他想把家乡發生的一件罪行归到轟天雷老瑟身上，可是他沒有說出来，因为他听見尤恭蒂娜坦白承認：

“因为他是我的兒子，你知道嗎？所以我才想多知道一些事情……”

“我别的都不知道，唐娜，我只知道我說过的一点点。人家說他是一个勇敢的家伙，天不怕地不怕……”

于是她只好回到尸首旁边，可是她現在已經不覺得那么絕望了，她跟她的三个兒子在一起。湯尼坐在那里睡着了，疲倦使他停止了嗚咽。尤恭蒂娜把他放下来躺好，用包过娜嘉的衣服盖在他身上；她走过去看看在吊床里睡覺的安納斯托。

“魔术师”也在那里望着嬰孩。他沒有認出走过来的尤恭蒂娜。他指着睡着了的嬰孩說：

“这一个也一样，他也活不了……”

沒有听見回答，他惊訝起来，仔細端詳女人的臉。当他認出这是尤恭蒂娜的时候，他显得很窘，竭力想找一句道歉的話，可是沒有找到，他的手停頓在半空中，想做什么手势而沒有做完。

“假使上帝願意，他也許不会死……”老大娘說。

“魔术师”張开兩只臂膀，喃喃地說：

“当然哩，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走了开去，尤恭蒂娜的視綫跟着他。他混进人堆中，人們要求他說明他的戏法的奧妙。老大娘仔細观察小安納斯托。愈

来愈瘦了……可是这一次，他們总算买到奶了，尤恭蒂娜裝滿了一瓶，足够明天一天喝的。苦薯粉粥腐蝕着嬰孩的肌肉。可是上帝总不会讓她的女兒的孩子都死在她的手上的，这兩个孩子，从他們的娘死亡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由她撫养了。不，上帝不会允許这样的事情發生……

15

日子在旅客的身上一天一天流过去，他們的脚破裂了，伤口上結了疤，然后干起来，接着新的伤口又裂开，而旅途永远走不完。耶洛尼莫記下了他們动身的日期，每天晚上，他总要計算一下他們动身以来已經过了多少日子。可是到了后来他終于放弃了这件吃力的工作，仿佛这是一件絕对多余的事。因此，打什么时候起他們开始在路上流浪，他們穿越"卡亭伽"，而且一路上到处在种植园里打尖，他們根本不知道；不过一定不止一个月了，因为他們的粮食算好够三十天吃的，現在已經完全吃光。可是他們曾經实行节省，他們逐漸减少肉的分配量；最后这几天，他們甚至取消了晚餐，只喝一点咖啡就睡覚。他們瘦了，衣服破破爛爛。在动身的时候，他們的样子像些穷苦的农民，現在，他們的头髮垂到耳边，他們的長鬍子使他們看起来像强盗或者乞丐。

他們只要遇到一个种植园可以打尖，总能够买到吃的东西，而且还能儲下一些干粮来繼續旅行。可是这种机会很少。通常那些小徑总是离开那些大廈相当远，他們也沒有这么大的胆量敢兜远路走。

一天下午，他們走进了一个种植园的院子，这院子离开地主的住宅相当远。一个矮小的老大娘接待他們，准許他們在一間沒有人居住的短工的小屋里过一夜。佃戶們还在地里干活，耶

洛尼莫在日落以前，在鋪子里买到了咸肉、咖啡、豆和片糖。老大娘还卖了一点奶給他們。等到人們从地里回来以后，他們帶来了愛斯提文的消息。他們听說这位聖人帶着他的一班贖罪的信徒——据雇工們說数目將近千人——已經到达离这里不到一里路的地方，而且說他已經在鄰近的一个种植园里駐扎下来，开始在那里傳道，可是警察部队的士兵在追捕他們，因为他的信徒們搶劫和掠夺他們走过的地方。

这一晚上，尤恭蒂娜燒了一頓眞正的晚飯。黑豆燒咸肉，苦薯粉糊，咖啡要喝多少有多少。她覺得男人們也的确应該吃些好的东西了。一个星期以来，他們吃的东西較通常的份量减少一半。最近这兩天，他們簡直可以說沒有吃过肉，他們吃的几乎完全是咖啡。吃过晚飯以后，他們就在屋子里的泥地上睡覺，男女混杂在一起。阿哥斯鉄尼奥在日特露德旁边躺下来，决定要求她陪他到树林里去，可是睡眠战胜了他，屋子里的东西还沒有完全搬好他已經睡着了。

耶洛尼莫曾經宣布他們第二天一早动身，因为他想避免撞見愛斯提文那班人。因此天还很黑他便起来了，他走去找着正在吃种植园里的肥美的草的耶哩米亞斯。他开玩笑地撫摸驢子的臉，他对待它好像对待一个人一样，是帶着柔情和敬意的。

“你現在肚子裝飽了吧，嗯，我的老朋友耶哩米亞斯？”

昨天的那一頓晚餐，在屋子里过的一夜和足够几天的粮食，使他心情愉快而且恢复了信心。他把鞍子和籃子擱在驢子的背上，把它牽到屋子那边。当他走进屋子里去叫醒其余的人的时候，他發覺約翰·彼得罗和惡髮都不在。他想他們是到树林里大小便去了。可是过了不久，他在破房子的前面撞見約翰·彼得罗正在把許多苦薯裝进一只籃子里去。約翰的兩只手上尽是

污泥，耶洛尼莫心里明白他到过地里偷苦薯。这件事使他心里很难过。他一向認为他是一个好人，不可能偷东西的。他正要責备他，可是他想起了他們忍受过的飢餓，他們还要走的整个路程，他就什么也不說了。他探問瑟髮的去向：

“你見到瑟髮沒有？”

“沒有……”約翰·彼得罗仔細观察他哥哥的臉色，他覺得关于苦薯問題，不能不給他一个解釋：

“你沒有看見他們的苦薯嗎？昨天我說要买几顆，那个总管回說要問問那位老大娘，她是种植园的主人，可是她已經睡覚了……”

他抬起头：

“我們有女人和孩子；假使不这样做，我們大伙兒都要死在路上。一个也不剩下……”

“我沒有說过什么話……”

为着換一个話題，耶洛尼莫又問：

“你沒有遇見瑟髮嗎？”

“不，我出来的时候，她已經不在了……”

阿哥斯鉄尼奥出發去找她。他白費气力在附近田野里找了个遍，他一直走到大廈那边，他差不多到处問遍了那些准备下地干活的佃戶們。一切都沒有用。当他失敗回来的时候，耶洛尼莫已經想宣布出發了：

“再不走的話，我們这一整天便要白費了……”

可是尤恭蒂娜說什么也不答应，坚持要他們三个在附近再进行一次徹底的搜寻。后来她竟亲自到地主的住宅里去，把事情經过告訴种植园主，而且获得准許再在种植园里逗留一日。可是找来找去一点結果也沒有。傍晚时分，男子們都回来了，疲

憊万分，一点消息也沒有帶回来。他們所得到的唯一消息，不是关于瑟髮的，却是关于“眞福”爱斯提文的，他在今天早上离开了种植园，重新深入到“卡亭伽”里去了。而且，据他們說，他曾經預言过將来發生的事情，而且創造过奇迹。

16

尤恭蒂娜嘴里沒說什么，可是她看得很清楚在阿哥斯鉄尼奥和日特露德之間存在着一件秘密。狄娜仿佛也起了疑心，开始监視她的女兒。只要一分鐘不注意，他們兩个馬上就幷排着走，埋头談着說不完的話。大家停下来吃飯或者睡覚的时候，他們总找到一些逃避到别处去的借口，等到他們回来时，日特露德帶着一半惊訝，一半滿足的神气，她經常無緣無故地發出一些短促的嗤笑声，然而阿哥斯鉄尼奥却很沉默，总設法避免跟人談話，跑到角落里睡覚。尤恭蒂娜不十分喜欢这种現象，阿哥斯鉄尼奥还沒有到結婚的年齡，而日特露德呢，还只不过是一个小姑娘。何况，怎么样結婚呢？他們連避避風雨的屋子也沒有，旣沒有吃的，也沒有工作。不过，假使他們現在还在种植园里，她就不会有什么話可說，除非說日特露德还得等兩年才够資格管一份家和生育孩子。可是她明白很难防止事情的發展。阿哥斯鉄尼奥虽然年紀还很輕，已經有好几次溜到附近鎮上去住一个短时期。在这次旅行中，他一定很想女人，他的堂妹对他是一个經常的誘惑，她有顫动的笑声和他想像得出的短裙下面的肥大的大腿。

尤恭蒂娜自己問自己：假使耶洛尼莫和約翰·彼得罗对他們的鬼鬼祟祟的行动疑心起来，兩个老人家会怎么办呢？可是他們沒有时間来注意他們的行为，白天，他們整天为旅行中的各种

麻煩操心，晚上，他們疲倦得要死，只是想着睡覺。恰恰相反，他們的行为逃不过女人們的眼睛，哦！不，逃不过！狄娜提起精神，处处留心，瑪塔每次看見她的哥哥和她的堂妹走开去，臉上总浮現出一个古怪的微笑。耶洛尼莫平时是一个和平而善良的人，可是等到他冒起火来，他就变得非常可怕。也是为着同样的一件事，約奥才离开家里，永远不回来。他追求他家的一个朋友馬納加老头的女兒，每天晚上他在河边跟她聊天。馬納加要求耶洛尼莫把事情說清楚。假使这位青年想結婚，那好極了，他沒有什么說的；可是他不願意人家誹謗他的女兒，不願意讓她做貧嘴薄舌的人的牺牲品。耶洛尼莫一声不响地听他說，然后他答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約奥还未滿二十岁，嘴唇上的鬍子还剛剛長出来。

当晚，耶洛尼莫就質問他：

"你不能够結婚，呸！你还养不活你自己……"

約奥回說他沒有什么事情要交代，他是他自己命运的主人，只要他肯离开这个鬼家乡，他不怕沒有工作。耶洛尼莫火冒上来，抓住一塊木板，向約奥冲过去。尤恭蒂娜眼看着这場爭吵，不敢过来干涉。瑪塔当时只有十三岁，吓得蹲在一个角落里。約奥对他的父亲嚷道：

"不要动手，爸爸，为了上帝的爱！"

看見耶洛尼莫繼續追他，他又加上一句：

"假使你碰一碰我，我立刻滚蛋！……"

耶洛尼莫根本不听。气昏了头腦，他把木板朝約奥的背上打去，連木板也打断了。那孩子沒有还手。他望着尤恭蒂娜，直到她昏乱起来，向着她的丈夫奔过去：

"放开我的兒子，死鬼！"

直到这时候耶洛尼莫才停下来，喘着气。他讓木板从手中落

下，默默無言地走到另一間房間里去。老大娘撫摸她兒子的肩膀、臂膀、腦袋。約奥說：

“媽，我走了……”

“不要这样做，約奥，你爸在气头上，他有理由……你頂撞他……做兒子的不能够这样回答父亲……”

“我走了，媽，我不留在这兒……我出去自己謀生。可是我所要的，是你的祝福……”

他站在她面前，态度很坚决。她明白無論怎样再也留他不住。于是她走去把她攢着預防生病或者要买什么絕对需要的东西时用的一百密耳瑞斯拿出来，她把錢遞給她的兒子：

“等到你头腦比較冷靜的时候，你再回来……”

“我不回来了，媽……”

他朝門口走去。他兩手空空，只帶着錢，那是一張当中撕破了再用肥皂貼起来的鈔票。在跨出門檻之前，他轉过来喃喃地說：

“你跟爸爸說，叫他饒恕我……”

尤恭蒂娜的眼睛里充滿了眼淚。她向門口走去，仅仅来得及望見消失在黑暗中的約奥的背影。他是第一个离家出走的人。次子若瑟跟了盧加西·阿伏力多，而尼南是在一个夜里失踪的，沒有什么理由，連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在很長的一段时間內得不到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只有四个兒子中最年輕的一个，阿哥斯鉄尼奥留下来。而現在，他跟日特露德搞在一起，他在私底下跟她談話，拉她到树林里去；这样只能有坏結果。尤恭蒂娜喃喃地对自己說：

“与其讓她做一个墮落的女人，还是讓她結婚的好……”

假使事情眞的發生了，耶洛尼莫会怎么办呢？她連想也不敢

往下想。

17

就是这样，在尤恭蒂娜和狄娜的恐惧中，这一对青年男女繼續在叢林里恋爱。粮食已經完全吃光，他們把白天的一部分时間用来找寻食物。有时，他們的确也找得到一只"达地"、一只"巴加"、一只"皮里亞"①。可是，在"卡亭伽"里，打獵是很困难的。他們浪費了許多时間追寻野兽的足迹，旅程愈拖愈長。阿哥斯鉄尼奥竟因此而疑惑他的父亲走錯了路，直到他們遇見一些人，証明他們的确走在应走的道路上，他才恢复信心。

他的全部希望，是尽快地到达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种植园，使他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而且和日特露德組織家庭。飢餓使他容易發怒，他甚至于和他的堂妹吵嘴，她現在已經拒絕跟他到叢林里去。由于这次逃荒的时間愈拖愈長，又由于多次拥抱、接吻、撫摸，他对日特露德的少女的軀体的欲望愈發增强，他愈来愈难满足。因此，虽然他以前答应过她除非找到教士証婚而且找到居住的地方不占有她，現在他已經决定在路上找机会把这年輕姑娘变成他的情妇。阿哥斯鉄尼奥已經沒有到聖保罗去的意思。在他所經过的种植园中，有人願意雇他工作，虽然工資很低，这是事实，可是只要他能够跟日特露德留下来，什么条件他都准备接受。

有一天，年輕的姑娘帶着一片裂开的嘴唇走回来。她自己說是被荆棘划破的，可是样子看起来幷不像。狄娜質問她，她最后才承認是阿哥斯鉄尼奥打了她一拳。他想用强力占有她，她抵

① "达地"、"巴加"、"皮里亞"都是巴西的齧齿类小动物。——法譯本注。

抗，于是他就打了她。狄娜听見之后簡直發了狂。她开始像瑟髮在最顛狂那几天的样子一样。耶洛尼莫和約翰·彼得罗在追寻一只“达地”，阿哥斯鉄尼奥溜走了，只剩下湯尼跟女人們。耶洛尼莫和約翰·彼得罗——这一天他們还沒有吃过东西——出發打獵的时候，阿哥斯鉄尼奥借口說要保衛女人們，决定留下来。他的血液在血管里沸騰，他已經定好了計划。

日特露德招認以后，狄娜直接走去找尤恭蒂娜。她們兩个很合得来，互相称为“大娘”，虽然她們連妯娌的关系都沒有，而且事实上也沒有血統的关系。可是約翰·彼得罗和他的家人一向有点倚靠耶洛尼莫过活，在最艰难的那几年里，耶洛尼莫曾經帮助过他們。他成为大哥，給他們出主意，凡是有关金錢或者比較复杂的事情，他們都征求他的意見。狄娜当时憤怒非常，飢餓使他們全体都变得性情暴躁而且容易冒犯别人。他們形容消瘦，活像惡夢里的人物，过長的头髮上面爬着一大群虱子，渾身骯髒，衣服破破爛爛，仿佛是經过战爭的浩劫以后居民里仅仅生还的几个人。很細微的事情也可以使他們非常激动。尤恭蒂娜自己也覺得像害病似的，容易發怒，不停地嘀咕，跟她的丈夫用尖刻的話抬杠。只有瑪塔还保持冷靜，只有她避免冲突，她还是理智最堅强的一个，是她照料兩个小的。安納斯托一天比一天衰弱。湯尼害上干咳，这是一种“狗咳”，正像尤恭蒂娜所說的。

狄娜走过来嘴里喊着：

“大娘！大娘！到这兒来一会兒！……”

可是結果是她自己跑到尤恭蒂娜和瑪塔那边去，她們兩个正在喂安納斯托喝一点苦薯糊。湯尼在看守驢子，驢子正在用嘴剝下那些灌木的树皮，那些它依照本能認为含有最多量水份的树皮。在沒有食物的那几天，湯尼自己也开始啃食耶哩米亚斯

所挑选的树皮。

"什么事，大娘？"

尤恭蒂娜站起来，她看見狄娜那副激动的样子很担心。她会不会被蛇咬了一口？尤恭蒂娜所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家里的人会被一条"热辣辣加"或者一条响尾蛇咬一口。在这种情形下必死無疑；因此老大娘整天吩咐男人們当心。在旅途中他們杀死了許多蛇。其中有一条几乎咬着湯尼；假使这孩子不是跳的很敏捷，早已被蛇舌碰到了。

听見狄娜的头几句話，她就明白發生了什么事。这是必然会發生的，拖到現在發生已經很迟。狄娜威吓着說：

"假使他碰一碰这小姑娘，約翰·彼得罗会給他一顆子彈，这样做眞是好極了！……"

"閉嘴，善良的上帝！你这个不懂事的女人！"

狄娜难道忘記了：她自己也是在树林里委身給約翰·彼得罗，她跟他同居了許多年，过了許久，直到一个教士到种植园里来庆祝聖教节的时候，才举行婚礼的嗎？

尤恭蒂娜的一声吆喝对狄娜的神經起了很有效的作用。她不再作声，眼淚涌出来。尤恭蒂娜帶着挑衅的口气繼續說：

"你認为我的兒子配不上你的女兒嗎？他簡直太好了。你沒法子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丈夫……"

傳过来狄娜的声音，又低沉，又平靜：

"我并不是說他不配……假使他願意娶这小姑娘，我并不反对……我所不願意的，是看見这丫头在树林里失身，然后像个墮落的女孩子般拖下去……"

后来的談話便很和平地繼續下去。結果决定由尤恭蒂娜跟阿哥斯鉄尼奥談話，叫他們設法准备在他們路上遇到的第一所

教堂里举行婚礼。

傍晚时分，男人們垂头丧气地空着手回来。阿哥斯鉄尼奥回来得很晚，看見其余各人那副懊惱的样子，他明白他沒有什么东西吃了。他竭力想从黑暗中看清楚日特露德，他看見她蹲在一个角落里，嘴唇腫脹。嬰孩在啼哭，雌猫在咪嗚咪嗚地叫，在旅途中雌猫長大起来，变得又瘦又粗野，很难捉得住它，可是它沿路像一只狗似的追随他們。不止一次，它把捉到的“皮里亞”帶回来放在瑪塔的脚下。自从娜嘉死后，是瑪塔負責看管它。事实上，它只是在吞吃了一只“皮里亞”，肚子裴飽以后，才把另一只帶回来。是它的这种狩獵的本能使他們沒有抛弃它。

阿哥斯鉄尼奥餓了。这一整天，他沒有吃过什么。他的最后一餐——一些苦薯糊和一塊片糖——是昨天中午吃的。还剩下的一点苦薯粉，尤恭蒂娜很偏心地留下来給安納斯托。当湯尼偸窃袋底剩下的一点苦薯粉，被尤恭蒂娜抓住的时候，她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頓。

尤恭蒂娜叫她的兒子：

“阿哥斯鉄尼奥，坐到这兒来……”

在坐下去以前，他望了望安納斯托的臉。安納斯托的神气再也不像一个嬰兒了。阿哥斯鉄尼奥心里很奇怪他怎么还能够支持得住；他的骨头撑住皮膚，簡直是一具披着破布的骷髏。阿哥斯鉄尼奥很尊敬尤恭蒂娜，可是他害怕这場解釋。大伙兒都很少說話，他們的語彙很貧乏，都不懂得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他們的話可以說从来不能够把他們的情感的眞正深度表达出来。

他在尤恭蒂娜面前蹲下，等着。她心里在思量怎样开始这場談話，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不懂得运用字眼，而且她害怕她的兒子会反抗起来，像过去約奥的情形那样。可是沉默愈来愈沉重

而且使人無法忍受，她終于下了决心，單刀直入地問：

“你想跟日特露德結婚嗎？”

阿哥斯鉄尼奥馬上沉下臉；額头上的皺紋一条条显露出来。他垂下眼睛，拿着一根小树枝撥着“卡亭伽”的干燥的泥土。

“跟她結婚，跟她住在一起……事情將来的發展就是一样……”

“你不能够等到我們到达聖保罗，等到我們生活安定下来嗎？这样对大家都更好……那时候可以举行正正当当的有教士和市長証婚的婚礼……热舍罗离这兒不会远。耶洛尼莫說只要再过几天就可以到达那里。到了那边以后又有船又有火車，路上耽擱的时間不会長的……”

阿哥斯鉄尼奥搖了搖头。

“不，我不到聖保罗去……我要留在我們將来遇見的第一所种植园里，假如他們需要雇短工的話……”

“听我說，阿哥斯鉄尼奥，据說在聖保罗男人們賺錢賺得很多；在那里，一个短工也相当值錢；在这里，一个子兒也不值，这里短工太多了，他們的工錢低微得仿佛他們是些畜生似的……”

阿哥斯鉄尼奥很不耐煩地搔抓着臉。

“沒有办法，媽。你們，你們到聖保罗去好了，爸爸的腦袋里只轉着这个念头……也許他能够走到聖保罗而且一切都很如意……可是也可能大家都死在路上，这是很可能的。我，我不願意死，我有兩条臂膀，我想在找得到工作的地方工作。我要把日特露德帶着……”

尤恭蒂娜覺得她的兒子已經定下一个不可动搖的决心，其不可动搖的程度正和耶洛尼莫的决心一样，耶洛尼莫一心一意只想到聖保罗，而且在那里把錢积成銀山。她深知她的孩子們，

他們全都相同，他們酷像他們的父亲，繼續爭辯是沒有用的，哀求也沒有用，威吓更沒有用……这是最后一个离开她、自己去謀生的兒子。他还帶走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只不过是一个还不懂得怎样运用双手工作的小姑娘。將来他們有了子女，那时候怎么办呢？她想起了比他早走的三个兒子，若瑟，約奥，尤文西奥。他們結婚了嗎？他們有妻子和子女嗎？若瑟，她知道得很清楚是沒有的，一个“剛伽舍罗”沒有結婚的权利，也沒有权利有子女，他的生涯是永远沒有終止的一場斗牛。現在她在“卡亭伽”里旅行，她更加为若瑟担心，若瑟每天的生活就跟他們現在的生活一样，更不必說起那些槍击和肉搏了。

阿哥斯鉄尼奥等着她开口。他害怕她会对他說些哀求的話。他已經用自己的不可动搖的决心作为对抗这一切的武器。而且，假使他們开始麻煩他，他就要馬上离开他們，他要帶走日特露德，他們倆一起去找一所种植园。可是尤恭蒂娜很溫柔地說話，阿哥斯鉄尼奥覺得从来沒有見过他的母亲这么溫柔、这么憐爱。

“假如你想跟她結婚，好，結婚罢……誰也沒有权利阻止你……不过你也沒有权利这样子扔掉我們，把我們扔在叢林中間，背上背着包袱，有着各种各样麻煩，而你自顧自的走了……我可以这样說話，因为我曾經把你怀在腹中，我曾經給你吃奶。假如你想走，等到我們到达热舍罗，上了船，你再走……只不过几天工夫，这对你有什么妨碍？你不見得心腸这么硬，竟把你的父亲和母亲扔在半路上，像些树林里的野兽一样吧……”

阿哥斯鉄尼奥同意了：

“我要走，只不过因为你要来麻煩我，只不过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干涉我的事情……我已經是一个成年人，我能够自己設法謀生……你們，你們到聖保罗去吧，我，我不想去……”

“你腦袋發昏了！我沒有叫你跟着我們一起到聖保罗去，我只要你走到热舍罗……”

“好吧，到热舍罗为止……”

可是尤恭蒂娜还沒有完全滿意。

“还有另外一件事……”

“还有什么？”

“在我們到达那边以前，你碰也不要碰那小姑娘！等我們到达以后，你可以結婚，或者随你爱怎样做就怎样做……可是在半路上你不能碰她，因为最要紧的是不要造成不幸……”

跟着她又加上一句：

“假如这种事情眞的發生，我一定受不了，阿哥斯鉄尼奥……不說別的，光是伤心就可以要了我的命……”

他站起来，一言不發。可是她从他的眼睛和他的一下手势中看出来他已經屈服在他自己的理智下面，她知道她可以相信他。可是她仍然繼續等待，直到他說出下面几句話的时候，她才微笑起来：

“我同意这样做，媽……你可以放心……”

他向男人那边走去，她的視綫追随着他。飢餓在絞扭着他的胃。

18

靜悄悄地，踮起脚尖，約翰·彼得罗向着雌猫走过去，可是它及时逃脱了。阿哥斯鉄尼奥明白他的意思，他自己边攔住馬利斯加，边向他的父亲呼喊：

“从那边抓住它，爸爸……”

雌猫动也不动，在留神窺伺他們的动作。它的眼睛从一个人

身上溜到另一个人身上，它在找机会逃走。耶洛尼莫占据了另一个角落，他們三个逐步逐步把包圍圈縮小。雌猫自己仿佛也明白了他們的意圖。他們相互間沒有交談过一句話，約翰·彼得罗的一个手势就够了，其余兩个立刻动手捕捉馬利斯加。即使它这么瘦，他們打算吃它，却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他們餓得要死的日子里，他們就曾經帶着貪婪的眼光望着它。可是直到現在为止，他們总遭到瑪塔的反对，又因为在旅途中这位年輕姑娘在他們的眼中有了相当威信，因此他們的計划始終停留在空想的阶段。

可是这一天，飢餓使他們痛苦得太厉害了。而且瑪塔又不在旁边，她在照料湯尼和安納斯托，这眞是不能錯过的机会。他們一只脚踏上前，然后又踏上另一只，都沒有說話，他們停下来观察雌猫的反应。它的身体發育还沒有十分完全，異常消瘦，这將是很簡陋的一頓晚餐，可是总比沒有吃的好，总比胃里的难过好。他們产生一种印象，仿佛有些老鼠在咬嚙他們的肚子，他們覚得腦袋暈眩，嘴里發苦味。而且他們准备的烟草比准备的粮食先用完，所以他們也不能够利用吸烟来忘掉飢餓，其中最受影响的是耶洛尼莫。他很爱用玉蜀黍叶来卷烟卷，头几天他沒有烟吸的时候，他覚得仿佛馬上就要發瘋了。可是慢慢地飢餓就使他所受的痛苦比沒有烟吸来得更厉害了。到了現在，他只想着在他面前的雌猫。他們互相挨得这么近，簡直可以手牽手圍成一个圓圈。阿哥斯鉄尼奥伸开兩只臂膀，完全准备好向那畜生扑过去。馬利斯加凝神注意，正好在他下手抓它的时候它一跳。它跳到旁边，耶洛尼莫扑过去，它一鑽就从他的腿下鑽出去，逃到灌木叢中去了。对于它，这已經成为一种游戏；娜嘉活着的时候，她爱在它后面追它，想抓住它，馬利斯加总能够利用輕快

的跳躍来躲避她。

过了不久，这場追逐也吸引了女人們的注意。她們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沒有說什么。瑪塔来不及开口，耶洛尼莫已經宣布：

“沒有別的办法……我們不能够活活地餓死……”于是他命令燒开水。

他們費了很大的勁才能把水运来。他們在一个种植园里帶来一只小桶，遇見一口井的时候他們把水裝滿小桶，然后擱在驢背上的一只籃子里。他們从一棵灌木到另一棵，追逐着雌猫，同时听見狄娜在鍋子里裝滿了水，放在直到現在为止毫無用处的炭火上面。这样更加刺激他們，鼓励他們去繼續进行这場可笑的追捕。馬利斯加逃过他們，从他們的腿中間竄过去。浪費了許多时間，男人們沒法子把它捉住。跑来参加他們一伙的湯尼，全身都被芒刺划破了皮，只得跑到瑪塔身边哭泣。瑪塔默默無言地望着她的亲人們追逐雌猫和雌猫的脫逃。

耶洛尼莫头一个灰心。他已經在叢林里打獵打了一整天，絲毫沒有結果，对于一个在飢餓中的老头，这是过份艰苦的一件事。他罵了一句，然后站着不动，望着还在繼續坚持下去的其余兩个人。最后，馬利斯加也对这場游戏厭倦起来，逃到“卡亭伽”里面去了。阿哥斯鉄尼奥还想追它，他很怨恨地望了瑪塔一眼，仿佛認为瑪塔对他的失敗应該負責。約翰·彼得罗也望着瑪塔，可是他的眼光里含有另外一种意义。她，假使她願意的話，她可以毫不費力地抓住雌猫。馬利斯加很相信她，晚上，它就睡在她身边，在她的溫暖的臂膀里。瑪塔懂得她叔父的心思。他們会来求她这样做嗎？可是沒有一个人有勇气說出一个字。只有飢餓在所有这些臉上流露出来，在哭泣着的湯尼的臉上，在燒了开水

沒有用处的狄娜的臉上，在照料着嬰孩的尤恭蒂娜的臉上流露出来。男人們的一頓飯都依靠她的举手之劳。他們在等待着，她知道她对这些凝視着的、固执而帶着哀求的眼光沒法子忍受好久。雌猫在灌木叢里咪嗚咪嗚地叫。瑪塔下了决心。她从容不迫地向雌猫走去，用熟習的声音喊它：

“馬利斯加……披嘶……披嘶……披嘶……馬利斯加……”

雌猫从它隐藏的地方出来。而且滿怀信心地向瑪塔奔过去。

19

在飢渴和疲劳交迫之下，狄娜病了。傍晚时分，热度高起来，这已經是他們吞食了雌猫之后的第四天。那一頓飯可惜一点也沒有使他們吃飽肚子。馬利斯加几乎跟他們一样瘦，他們啃了它的骨头；只有瑪塔坚决不肯吃，即使尤恭蒂娜求她和耶洛尼莫罵她，都沒有用。老头子不喜欢責备他的女兒；他对她的慈爱每天增加，他很清楚她对他們的宝貴的帮助。狄娜已經不能够再干活。輪到她照料兩个小孩的时候，她总喊辛苦，她不再背包袱，她在路上几乎是拖着脚步走。她的那一部份活兒已經由瑪塔負担起来。

即使一忽兒冷得發抖，一忽兒热度很高，狄娜依然支撑着赶路。他們走得很慢，每天只走几里路，沒有气力再走远一点。狄娜沒有說什么，即使对在她旁边走着的日特露德也不說話（自从發覚她的女兒跟阿哥斯鉄尼奥的恋爱以后，她一步也不讓她的女兒走开，經常监視她，因为她自己并不十分相信尤恭蒂娜的諾言）。因此，她繼續走着。就在这一天，阿哥斯鉄尼奥在小徑里杀死了一条蛇。那条蛇在几个鐘头以前剛吞下一只粗大的动物，正在那里消化，它睡着覚，因此杀死它是很容易的。大家停了下

来，煮了一部分蛇肉，他們吃了，剩下的蛇肉他們准备帶着赶路。

“这不是基督徒的食物……”尤恭蒂娜說，可是这里幷沒有什么值得爭論的地方。假使沒有这条蛇，她眞不知道她怎样才能支持得住。

吃完蛇肉以后，他們站起来准备繼續赶路。耶洛尼莫的意見認为旣然吃飽了肚子，他們可以多走一大段路，直走到天黑为止。他赶了赶耶哩米亞斯，对他的家人吆喝:

“大伙兒，向前走……”

狄娜站不起来。日特露德的惊叫使大队停了下来。約翰·彼得罗奔过来看看發生了什么事。

“惡性寒热……”

在他們的行李里面，还剩下几顆过去曾經治好过約翰·彼得罗的药丸。他不知道他自己害的是什么病，只知道医生說是副伤寒。現在，热病又襲击了狄娜，使她在半路上病倒，他們所最害怕的，正是这种絲毫不饒人的热病。狄娜冷得發抖，虽然当时是傍晚的炎热时分。

他們把所有的衣服聚攏来給她盖上。他們留在她身边整整六天，照料着她，吃掉剩下的蛇肉，獵得几只“皮里亞”，也躺下来休息。最后他們又到了沒有东西吃，沒有一滴水喝的地步，就在这一天的拂曉时分，狄娜死了。他們把她几乎就埋葬在地面上，他們沒有气力把墓穴挖得更深一点。現在聚成一大群在他們头頂上飞着的兀鷹，就是他們的唯一的旅伴。尤恭蒂娜把这些兀鷹視为不祥的預兆:

“它們等着我們到了連埋葬死人的气力也沒有的地步……”

20

在他們后面的兀鷹不費什么气力就翻开那層蓋在狄娜尸身上的薄薄的泥土。它們在这个干旱而荒凉的“卡亭伽”中，也找不到什么食物。它們吵着，爭着，成群向尸身俯冲下去，互相用嘴啄着。走在最前头的耶洛尼莫，看見天空上那些食肉鳥已經不追随他們的队伍，早已猜出这是怎么一回事。約翰·彼得罗自己也知道它們正在吞吃他的老婆的尸身。可是他沒有勇气往回走，沒有勇气再浪費时間，他已經精疲力竭，他再也沒有气力来吃苦，再也沒有眼淚好流。漸漸他們自己也相信他們当中沒有一个人能够到达旅行的目的地，沒有一个人能够看得見聖保罗的繁荣。可是他們始終繼續向前走，因为假如往回走只有更糟。而且他們已經不再有家乡、房子，也沒有苦薯地和玉蜀黍地了，回到哪兒呢？

当天下午，那些兀鷹又追上他們，又开始在他們的头頂上繞着圓圈兒飞翔。

21

假使他們全体不至于渴死，那是亏得在附近一帶搜索的約翰·彼得罗發現了一口几乎干涸的井的緣故。井里还剩下一点水，他們尽量喝了一个飽，可是喝剩下来的水裝不滿水桶。現在他們已經不必停下来吃早餐和晚餐，他們能够找到什么就吃什么，有时是“卡亭伽”里的果子，有时是一只野兽。現在他們每天停下来几次，他們走了兩三公里就不得不休息休息，因为他們沒有气力。只有耶哩米亞斯显得还有气力向前走。耶洛尼莫常常說：除了上帝以外，他們还能够活着，就是亏得有驢子的关系。湯尼

已經不再是唯一的騎在驢背上走一段路的人。尤恭蒂娜在兩条腿不听她使喚的时候，也爬上兩只籃子中間，讓驢子背着走。耶洛尼莫爱它已經到了像爱自己的子女一样的地步。在悠長的旅途中，酷热的太陽底下，每当他的背脊像背着五十公斤重的負担那样疲劳的时候，他就爱跟耶哩米亞斯談話，用話来鼓励它。他撫摸它的臉，輕輕拍它，答应它等到他們苦到头的时候就可以有肥美的草給它吃。不过他自己很明白，他們一到达热舍罗，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驢子卖掉，因为以后的路程已經不需要它了。虽然它很瘦，它还可以卖得相当的錢来帮助他們完成这次旅行。假使可能的話，耶洛尼莫会把它帶到聖保罗，他会在牧場里放掉它，讓它自由自在地过下半生。它已經相当辛苦地劳动过，它有权利在晚年好好地休息一下，有肥美的草吃，有漂亮的牝馬陪它游耍，不必再干任何活兒。

可是他們連在热舍罗出卖它也办不到。等到口渴开始折磨他們——剩下的那一点点水完全留給安納斯托，而且每次只給几滴——等到他們相信自己沒法支持，而且用嫉妒的眼光望着耶哩米亞斯嚼咀那些含有水份的灌木树皮的时候，驢子在这一剎那間却不去寻覓那些能够为它解除飢渴的食物，反而吃起一种毒草来。它的本能已經对它發出过警告，可是它抵抗不住誘惑。在整个旅途中，只要它能够找得到树皮，找得到"芒打加路"和"石克石克"叶，它总留神不吃"亭居"，这种又綠又吸引人的毒草。可是——这是在"卡亭伽"里它的一切同类都能遇到的事——到了一定时期，飢渴終于战胜了它。它發出了一声悠長的嘶鳴，把眼睛睜得大大的，仿佛是向这荒凉的环境告別。

他們又看見兀鷹在他們头上盤旋。驢子还沒有倒下去，兀鷹們已經飞到它身上把它啄碎。这些鷙鳥愈来愈胆大，它們就

在旅客的身边停下来，在旅客的四周圍成圓圈，要用木棒或者石头才能赶走它們。在这荒漠里面，植物又低矮，又稀少，既沒有野兽，也沒有綠草，只有兀鷹們投射到地上的影子，是唯一的陰暗的地方。

他們望着兀鷹飞起来，嘴里銜着耶哩米亞斯身上的肉。它其实还沒有完全断气。尤恭蒂娜的嗚咽声使灌木都顫动起来。

22

最使耶洛尼莫憤憤不平因而更加伤心的，是假使耶哩米亞斯再支持一天，它就不至于死亡。因为第二天早上，他們到达了一所規模宏大的种植园。种植园里有一道水堰，看样子仿佛沒有吃过旱灾的苦。他們到达的时候正是收获最忙的时候，种植园里需要做一天算一天工錢的短工。他們在那里干了几天活兒，目的是想購买足够的粮食来完成这次旅行。到了这里耶洛尼莫才打听出他走錯了路，假使他沒有走錯的話，他們早已到达热舍罗了。現在，他应該抄近路向东走，再走約摸三十里路便可以到达那里。不过，从那边走，他以后所走的是肥沃的土地，不必再深入到"卡亭伽"里。他不时要穿过"卡亭伽"，可是几乎整段路程都可以在广闊的公路上走，在这些公路上連卡車也駛得过的。

一天傍晚，他从地里干活回来(人家轉讓了一所房子給他們，他們可以在里面睡觉和燒飯)，他覚得背脊上仿佛被針刺了一下，起了一陣敏銳而刺人的疼痛。他挺了挺腰，可是疼痛依然繼續，仿佛有人在他的肋骨中間插进了一支針。他覚得嘴里發苦，張口一吐，吐出血来。他的臉馬上变了顏色，可是他在家里沒有声張。第二天，他再下地干活，疼痛不时發作，近晚时分他覚得發燒。这是長途旅行沒有食物的結果。

他們在种植园里度过一个星期，做着收获工作。星期六那天，他們把錢計算了一下，用他們的工資，他們可以买到在路上吃的东西。至于他們帶来的錢，他們不想动用，这是留下来准备买船票用的。在种植园里住了几天，安納斯托的健康狀况大为好轉，假使到热舍罗的路上不是十分艰苦的話，他很可能活下去。在动身的前夕，尤恭蒂娜几乎觉得很快活，虽然耶洛尼莫的样子看起来比以前任何时期更疲乏而且消瘦，臉上还流露出一种新的哀愁。

这天晚上，他們全体团聚在屋子里吃晚飯。日特露德始終低垂着眼睛，而且她不想吃飯。

“你怎样啦，我的孩子？”尤恭蒂娜問。

“沒有什么，沒有……”

約翰·彼得罗很粗暴地說：

“你害病了嗎？”

“不，不……”

尤恭蒂娜的眼睛在找寻阿哥斯鉄尼奥。他用一下手势回答了她的注視。她等待着事情發生。她的兒子在吃着苦薯粉糊和咸肉，沒有作声，他在寻思怎样开口。耶洛尼莫开始咳嗽。

“爸爸……”

“什么事？”

“你們，你們快要到了……从热舍罗到那边，你們可以趁船和火車……”

耶洛尼莫在等着他把話說完。日特露德偸偸地溜到屋外去了。約翰·彼得罗聚精会神地听阿哥斯鉄尼奥說話。

“我嗎，我要留在这里……我已經包下了收割一塊地的工作……我不跟你們一起走了……”

"你想留下来嗎？"

假使他不是覺得自己又虛弱又害病，耶洛尼莫很可能把阿哥斯鉄尼奥揍一頓。誰曾見过在長途旅行只走了一半路的时候，一个兒子就这样子甩下他的家里人？可是这一次流亡使耶洛尼莫大大地改变了。他的家庭已經拆散了。有几个在半路上死亡，有几个在害病，他自己呢，背上疼痛，臉上發燒……

"假如你想留下来，就留下来……我祝福你，希望上帝保佑你……我們，我們要繼續，在这里我們这种人根本沒有前途……"

"誰知道呢？說不定我以后还会去找到你們。假使我在这里混得不得意的話……"

"我們睡覺罢，"耶洛尼莫說。

"等一等，爸爸……"

"什么？"

"日特露德要跟着我留在这里……"

"嗯？"

"一等到有教士到这兒来我們就結婚。据說为着一个节日，有一个教士就要来了……"

耶洛尼莫望着約翰·彼得罗。在他弟弟的臉上絲毫沒有反对的痕迹，只見他举起手来說：

"好，跟他結婚总比跟別人强……不过我所要的是她必須正式結婚，我不願意看見我的女兒墮落……这是一种耻辱，我的可憐的老婆不願意……"

"可是我們是要正式結婚的呀……"

"你跟她已經干过什么事情了嗎？"

"沒有，我答应过媽我要尊重她，我的确尊重她。不过到了現在，我們要留在这兒。"

这时候尤恭蒂娜插进来說：

“你肯对我發誓你一定正式結婚嗎？肯对她母亲的灵魂發誓嗎？”

“我肯对你这样發誓……就在教士到达的那天……”

第二天，他們离开他們俩动身了。日特露德沒有哭，她仿佛很高兴能够住在她的房子里。阿哥斯鉄尼奥肩上扛着鐮刀，向着他的田地走去。耶洛尼莫自己想：他自己在害病，他弟弟不大有独創能力，还有尤恭蒂娜，瑪塔和孩子們，他們到了聖保罗以后怎样解决一切困难呢？假使他自己能够支持到他們在一塊土地上安頓下来，約翰·彼得罗成为这塊土地的佃戶的时候，那么，他死也放心了。于是他又想起了亞尔杜和奥洛里亞諾医生，可是他再也沒有仇恨的感覚，他太疲倦了，他太气餒了。

23

难民們都住在教堂后面。他們的人数总是很多，因为所有到比拉波拉去的人們都要从热舍罗經过。对面，在河的另一岸，是伯尔南布哥州的彼得罗連那城。可是甚至所有到达对岸的人們都馬上摆渡到热舍罗来，因为在这边他們可以找到航运代理行来买船票。他們都要求赶快登船，愈早愈好，以便忘却这場在“卡亭伽”中的旅行，忘却他們死亡的亲人和他們所遭受的許多苦难。所有寄住在这片广場上的人家，沒有一家的人数能够和出發时的人数相同。每家人家都有一大堆的經历可談，可是沒有一件是愉快的。所以他們都希望尽快的动身。每次輪船开行，三等艙总是挤得滿滿的，留下来的难民們不得不等待很久才能买到艙位，因为他們人数太多了，而輪船只能装运很少的旅客，虽然三等艙內的旅客一向是拥挤不堪。

这是夏天的一个炎热的午后。太陽揚起街道上的灰塵，大多数人家都关上了窗戶。来往的人們穿着襯衫，卷起袖子，在难民营里，虽然有疾病、疲劳和不容易买到船位的种种困难，生活却过得很热鬧。

在市場附近，始終聚集着一小堆商人和顧客，草鞋像山似的堆着；对于所有新到的难民，由于他們的鞋子早已爛成碎片，这是不可少的一行买卖。同时也有布衫，廉价的女人衣裳，牛肉和一些蔬菜。

一头驢子走过来，正好撞在市場的門上。首先看見它的是一个黑小孩；他以为这是附近农民的驢子。他試着赶走它，可是那畜生口渴，想跑到市場对面的一个水槽里喝水。受着好奇心的驅使，那孩子朝驢背上的一只籃子張望了一下，想看看驢子背着些什么。他瞧見一个死掉的小孩，他吓得張大嘴巴呆了半晌。他撞着在門口要飯的瞎子的臂膀。

"什么事？"

他認出是瞎子，就馬上走开，去叫一个出售山药和發酵苦薯的女人。許多人馬上圍攏来，他們發現兩只籃子里面各有一个死掉的小孩。他們跑去找警官。可是这里面絕对不会有什么神秘的案子要解决，一定是一家子难民在半路上死掉了。这是常有的事。有时，他們从荒原的遙远的角落出發的时候是十二个或者二十个人，可是后来竟沒有一个人到达目的地。驢子能够支持得住，所以一直走到了这里。

七个人集合起来，沿着驢子走来的道路去找找看有沒有其他还活着的人。他們帶着武器、葯品和奶。走了一个半鐘头以后，他們遇見耶洛尼莫和他的家人們坐在一棵树下。老头子吐过血，臉色蒼白。他們把驢子的来历告訴这七个人，驢子的主人

是一对夫妇，餓死在路上，他們在离这兒更远一点的路上遇見过这对夫妇。現在他們自己也到了瀕死的地步了。人們把耶洛尼莫平放在一張吊床上，只派兩个人繼續前去找寻尸体。他們要做这件好事：把找到的尸体埋葬掉。逃荒的人們死亡是热舍罗附近經常發生的事。

他們用肩膀扛着吊床。尤恭蒂娜抱着安納斯托，一个男人动了同情心，把嬰孩抱了过去，他非常惊訝嬰孩这么消瘦居然还活着。約翰·彼得罗和瑪塔与其說是走着，毋宁說是在拖曳着脚步。唯一还有精神，还能够向前走的是湯尼。他們当中一个双手閑着的男人把湯尼扛在肩上。

"可憐的孩子……"

他們就这样子进了城。尤恭蒂娜望着躺在吊床上的耶洛尼莫。在他們的出發地荒原那边，人們就是这样子埋葬死人。他們抬着死尸，蕩呀蕩的走过許多許多里路，直到他們找到墳場为止。看見她的丈夫一点气力也沒有，咯着血，被人像死尸一样抬着，她的心抽紧了。眼前这样子只差蠟燭和念經的声音罢了。

他們直接到医院里去。一个女护士接待他們。尤恭蒂娜听見其中一个男人說：

"肺病……情形很坏……"

一場爭論展开了，她一点也不懂爭論的是什么。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医生們站在門檻上說話。医院里的病人已經住不下了，听着他們談話的約翰·彼得罗走上前去說明他們的情况。医院方面同意把耶洛尼莫收容下来观察一下病情，看看能够給他什么治疗。尤恭蒂娜看見吊床一直抬进医院里面不見了。伴送他們来的一个男人告訴他們难民营的所在地，以及他們可以买到食物的市場在哪里。他們得到准許可以在第二天来探望耶洛尼

莫，可是当天却不能够，医院的規則上有規定。

在这世界上，尤恭蒂娜所最害怕的东西莫过于医院。一个穷人进了医院以后，只有死了才能出来；她从小就知道这一点，她的一生的長期經驗只在她的心里加强这种信念。他們最后从医院的石級走下来的时候，她仿佛已經跟耶洛尼莫永别。她确信她再也不能跟她的可憐的老伴見面。

可是，和她的期待相反，三天以后，他出来了。倒不是因为他已經痊愈，主要还是由于医院需要病床。危險时期一过，医生們証实他的疾病只是在初起阶段。他們給了他一点葯和許許多多的忠告：多休息呀，飯后午睡呀，不要干过份吃力的活兒呀，注意营养呀，总之，一大堆他所做不到的，或者他不能避免去做的事情。

河

1

航运代理行的职員对他們解釋，在这条河上航行一次大約要七天左右。可是他不能保証，因为輪船有时会在沙灘上擱淺，可能要在那里拋錨好几天，等待水手們設法把船推到深水里。他这样解釋的时候态度很不耐煩．他整天要这样回答那些来买船票的逃荒难民，他对这件工作絲毫不感兴趣。

耶洛尼莫来买船票的时候，卖票的窗口前面正站着另外一个难民。他听見了他們一問一答的最后几句話：

“你不能够减一点价錢嗎？”

这必然是那个职員非常熟悉的一个請求。

“这兒又不是土耳其人开的鋪子……这是規定的价錢……”

“稍为减少一点也不可以嗎？……”男子嘆了一口气。

他沒有得到回答。可是他并不离开窗口，希望职員的心会軟下来。

“把地方讓給別人，老朋友……死了这条心罢……”

“为了上帝的爱，先生，請你把票子卖給我……一共只差十一个密耳瑞斯……我以后会回来把錢补給你……”

“我跟你再說一遍这是不行的。我又不是这兒的老板。”

他心里想，假使他是老板，他一定不会住在热舍罗，他也就不至于被迫傾听这些逃荒难民的可笑的請求了。

“那么老板在哪里？我想找他談話，他一定有好心腸，他一定会可憐……”

“老板，巴羲亞州就是老板……”

看見那老头不肯走，職員就把腦袋从窗口上伸出来，招呼耶洛尼莫：

“喂，那边，你来……至于你，老朋友，走罢……想法子找到十一个密耳瑞斯再来！”

老头嘴里还叨嘮着，可是已經讓开了地方。耶洛尼莫正在数錢的时候，老头向后面等着的人們解釋：

“他們告訴我一种价錢，而現在又是一种价錢……我，我有什么办法去补足这笔錢呢？在这兒，沒有办法找点事情来混頓飯吃……只有要飯……”

这个念头使他害怕，可是他依然固执地說：

“像我这把年紀的一个老混蛋，不顧羞耻，抛头露臉像个殘廢人那样去要飯……”

其余的人并沒有回答。倒不是他們缺少互助心，而是因为他們害怕老头会对他們开口求助，他們的錢都算好了，沒有多余；有几个也跟老头处在相同的境地，虽然他們已經听見了職員的回答，可是他們还固执地想碰碰运气。

耶洛尼莫却有足够的数目。他甚至于还多下一点錢，因为他帶的錢比整个家庭所需要的旅費还多一点，包括狄娜的全票和娜嘉的半票在內。他們在路上使用的錢超过他們的預算；可是他并不需要像他前面的老头一样哀求職員給他减一点票价。

因此，他从手帕的角落把錢掏出来付过以后，他觉得自己有权提出几个問題。“輪船确定开行的日期是哪一天？”規定是在下星期二，可是这也要看輪船在哪一天到达，和貨物下卸的情况。职員很耐心地回答他的头几个問題，因为职員心里还被剛才那个缺少十一个密耳瑞斯来买船票的老头的样子所感动。可是耶洛尼莫还想知道許許多多細节，結果卖票員不耐煩起来：

“一个星期，十天，一个月，关鍵在这条河……我們只知道什么时候动身，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

他只好道了謝走了出来。服下葯品以后，他背上的疼痛已經差不多完全消失，热度也退了。在难民营里，他們能够燒飯，能够买到肉，能够买到奶給嬰孩吃；他們在那里度过的那几天仿佛是他們的从死里逃生的快乐时期。

在回家的途中，耶洛尼莫算了算帳，这对于他是很吃力的一件工作，因为他不十分懂得計算。“假如阿哥斯鉄尼奥和日特鲁德也跟着一起来，我們的錢就不够买船票了。”不錯，他曾經給了他們一百二十个密耳瑞斯，他是叫尤恭蒂娜轉交給他們的。他其实不应該把这笔錢給他們，阿哥斯鉄尼奥有工作做，而他們要繼續赶路，他們非常需要这笔錢。不过，他不願意讓他的兒子和侄女一开头就身無分文，完全倚靠月底他們可能剩下的一点錢过活，因为他們的工錢很低，很难有錢节省下来，而阿哥斯鉄尼奥还要購置工具。假如所缺的那四个人都一起来了的話，錢就不够了。这次旅行費用的巨大，是他們所預料不到的。一切东西都貴得要命，他們不得不留心在热舍罗度过的整整一星期中不要胡乱用錢。否則他們到达比拉波拉的时候身边就不会剩下一个子兒，而耶洛尼莫知道在那里等待运輸工具經常要等一个月以上，因为难民的火車費用是由聖保罗州政府負担的，所以經常

有成千上万的难民趁船到比拉波拉以便改乘火車直达州府①。

耶洛尼莫走到难民营，向着他們在到达那天放下行李的角落走去。一群群的男男女女圍繞在許多临时用石头砌成的爐灶旁边，他从他們中間挤过去，撞在奔走着的兒童身上。这兒一共有多少人呢？也許三百，也許还要多一点。無疑的，耶洛尼莫不十分懂得計算，他加出来的数字不是太多，就是太少。

尤恭蒂娜看見他走过来，就站了起来。她抱着安納斯托；于是他記起在种植园里的一个下午，那是他們参加亞大里巴的宴会和得到被逐消息的前一天下午，那一天也跟今天一样，他看見她在牲口棚那边抱着嬰孩立着，瑟髮在旁边喃喃地念着祈禱文。从那天到現在，只不过过了將近三个月的样子，可是他覺得仿佛已經有好几年那么長了；这段时期在他心目中显得这么遙远，使他回忆起来不胜眷恋，眷恋程度之深，如同过去他在田野里怀念年輕时候的日子一样，在那些日子里，他还是一个牧童，他走遍所有的道路，遇見当时还是一个时髦标致的年輕姑娘的尤恭蒂娜……他从回忆中醒过来，在她旁边蹲下，把船票交給她保管。这是他們所有財产中最宝貴的东西，她把船票插进她的胸衣里面，然后在他身边坐下来。

"你不覺得好点嗎？"

"哪里的話……完全好了……"

"这是路上吃力的关系……"

"是这样……"

他把藏在打着結的手帕里的剩余鈔票摸出来。他向尤恭蒂娜要求：

---

① 聖保罗是聖保罗州的首府。構成巴西联邦共和国的二十个州，每个州都有它的首府。——法譯本注。

“算算看剩下多少……”

他开始切碎些烟叶来卷一支烟卷。随即他又用一句問話打乱了尤恭蒂娜的緩慢的計算：

“約翰·彼得罗到哪兒去了？”

“到市場去买点吃的东西……”

“瑪塔呢？”

“她在那边，帮帮这个，帮帮那个……她是不懂得閑着兩只手不干活的。”

耶洛尼莫微笑起来。“瑪塔有一顆高尙無比的心；在这方面她也很像尤恭蒂娜。”他希望她在聖保罗能够幸福，希望她能够跟一个老实的青年，一个配得上她而且手头有些財产的青年結婚。

“湯尼呢？”

“他跟約翰·彼得罗一路去了。”

她不再望着鈔票：

“你又把我攪乱了。”

可是他的思想已經轉到別的事情上去：

“我們的家庭已經变得很小了……”

她沒有說什么，只把眼睛低下来。都市里的黃昏是短暫的，因为电灯很快就召喚黑夜到来。他們中間沉默了一陣。

“帮助我数錢，”尤恭蒂娜請求。

他們算出来是一百三十八个密耳瑞斯和四百个瑞斯。

有些說不出来的东西吸引他們在傍晚时分走到河岸边来。对岸，他們望見彼得罗連那的灯光和宏偉的大教堂的黑影，这座

大教堂是城里唯一的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物。有人說，教堂里有一位主教，因此大教堂才建筑得这么美，裝着从法国运来的玻璃，使热舍罗也嫉妒起来。热舍罗是比較大，比較發达，比較热鬧的一座城市，可是城內沒有一座教堂比得上彼得罗連那的那一座，即使从远处看也比不上。有时有些难民牺牲一塊宝貴的值四百瑞斯的小錢幣擺渡到对岸去，就近欣賞那座建筑物。可是教堂的守衛聖器的人不讓他們走进去，怕他們乘机窃取教堂里多得数不清的金器。教堂的周圍，許多破房子已經处在頹敗狀态中，許多茅屋也在坍坏。

可是那条河比教堂更能吸引他們。这是聖法蘭西斯科河，他們在只看見太陽和旱灾的家乡里听人說起过的河。他們从来沒有欣賞过这許多水，他們把水的观念和富裕的观念联系起来，他們想像周圍的土地一定異常肥沃。因此他們很惊訝：住在河岸的农民們为什么衣服襤褸而且形容消瘦，渾身長滿了虱子，骯里骯髒，由于害热病而臉色蠟黃。有了这許多水，应該可以期待每一个人都在金子里打滾……可是要不了多久他們就發現了这些肥沃的田地屬于極少数的几个大地主所有，而这些住在沼澤地里的消瘦的农民，从日出到日落，傴下身子拿着鋤头，在种植"烏里居里"或者种植"卡諾貝斯"的地里，在种稻和棉花的种植园里，是在别人的土地上干活，所得到的工資比他們在荒原里所賺的工資更低。

絕大部分的难民是从旱灾地区像西阿拉、巴拉伊巴和北里約·格朗德①来的。他們望着这条一望無际的河，望着流散到四面八方去的水，他們的臉上流露出無限欽羡的光輝。他們趴

① 西阿拉、巴拉伊巴、北里約·格朗德是巴西东北部相鄰的三个州。

在碼头的欄杆上，欣賞着靜靜地停泊在那里等待开行的小火輪，他們着了迷似的傾听这条河發出来的永不休止的流水声。

“它流到海里……”有人这样說。

于是他們試着想像海是什么样子。假使聖法蘭西斯科河已經帶着这么多的水在流，多得使人以为是夢中的光景，那么，海里的水該有多少呢？那些旅行次数比較多，到过沿海的城市的人，就說起海的故事来。說它伸展到目力所不能及的远处，沒有人能够望得見对岸……一个自称到过福塔里薩①的矮小的黑白混血兒証实了这句話。

“而且它冲到地上来的时候，它的顏色就变得像牛奶一样白，使人眞想去喝它一口。”

另外一个人想知道海水像鹽一样咸到底是不是眞的。虽然有人这样說，可是怎么可能呢？

“咸得那么厉害，使人沒法子咽下去……”

“人家放在厨房里使用嗎？”一个矮小的老婆子問。

不，人家并不使用。他們留在那里很久思索着这件奇怪的事。旣然海水很咸，为什么不放在厨房里使用呢？

“这样到底可以节省許多錢呀……”

黑夜到来以后，他們中間很少人留在难民营里。他們成群結队或者全家老少一起出来，他們总向同一个方向走：到碼头欄杆那边去。居民們看見他們走过，也并沒有引起什么好奇心，因为这是城里見慣了的景象，每年重新出現的景象。有时在难民营里可以看得出显然不同的兩种人：一种是已經完成了越过“卡亭伽”的旅行，要到聖保罗去的；一种是从聖保罗回来，准备

---

① 福塔里薩是西阿拉州的首府，旧名西阿拉。

越过荒原的。通常，后一种人总是馬上繼續他們的旅行，只在热舍罗住一晚，恢复恢复气力，接着就赶紧到內地去。那些要到聖保罗去的，为着等待船期，在这里逗留的时間較久。有些运气不好的，等待船只到达要等到一个月以上，因为船只在河床高的地方擱了淺。有許多人結果改趁小艇，要好几个星期才能走完从热舍罗到比拉波拉这段路程。

虽然輪船有大輪，有鉄船身，有烟囱和汽笛，可是更使那些农民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是那些木帆船。这些木帆船在船头上有些很原始的雕刻——是些女人的头部或者野兽的头部——很像一些龎大的鬼怪的臉兒。这些帆船有許多是在入夜的时候到达的，靠近船舵的地方挂着紅灯，难民們倚在碼头欄杆上观看；水手們發出的古怪的喊声，使得他們認为这些水手是屬于另一个国家說着另一种語言的人。

由于逃荒的难民不信任人又害怕人，所以他們并沒有在城里結交朋友。他們更不敢跟水手們交朋友，这些水手很明显地流露出一种輕蔑的表情，仿佛他們在聖法蘭西斯科河上的生活，是一种英勇的冒險生涯，使得他們比这些又瘦又害病而且渴望着水的农民高一等。他們羡慕那些打着赤膊，在帆船上挺直身子走着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兒。这些水手們操縱着長竿，把長竿插进河里，一直碰到河床，帮助帆船在泥灘上很艰难地前进。長竿的末端撑在他們胸前，使得皮膚上起了一塊永远鮮紅的硬塊。这种惊人的工作使这些住在荒原里的人心里充滿了抑制不住的崇敬。

“眞是男子汉的活兒，”他們这样說。

他們傾听水手們欢笑、唱歌和奏乐，無疑的，这些水手們一定屬于一个跟他們完全不同的种族……可是他們跟他們又这么

相像，他們的臉色也同样地蒼白，臉頰也同样深陷，兩只脚由于整个脚板底踏在地上，也同样地闊大！

一只帆船停泊下来的时候，喧鬧的声音更加厉害：水手头目喊着命令，水手們匆匆忙忙地抛錨，有的把長竿插进水里，于是帆船一动也不动地停下来，仿佛一只在河上睡着了的龐大的鳥兒。

“眞像一只鴨子，”一个人說。

船首的雕像是一个女人的头部，金髮散落在水中，双眼作紺青色，有着肥厚的紅嘴唇。輪船的搖曳着的灯光照亮了这雕像，于是許多逃荒者的心都加速地跳起来，他們看見了这木头刻的女人，都突然間热烈地爱上了她，虽然她只有腦袋和脖子，可是样子眞美，眞美，簡直像个活人而且能够开口說話。

帆船停在欄杆附近，在瑪塔旁边的一个青年——一个身材高大名叫文桑特的黑白混血兒——对她說：

“她的名字跟你的一样……”

“誰？”

“帆船的年輕姑娘……”

瑪塔不明白，于是他把帆船的名字念出来：

“m a r 拚成的瑪，t a 拚成的塔，就是瑪塔。”

她望过去，可是船头轉向另一边，离开了光圈，再也望不到船身上的字。不过瑪塔仍然觉得很幸福。青年凝視着她的在旅途中消瘦了的褐色臉頰，深陷的眼睛和挺突的双乳。她比不上帆船上的金髮女人那么美，可是她到底不失为一个标致的姑娘，值得跟她結婚。

文桑特也是要到聖保罗去的；他的父亲在費尔南多·特·諾洛尼亞島上的监獄里坐牢。他杀死了一个地主，因为地主制

造了一些卑劣的借口把他从他的田地和房子里驅逐出来。整个家庭已經拆散，文桑特的母亲留在他的在一个种植园里当短工的哥哥們那里；文桑特却宁願到聖保罗去，他在聖保罗可能找到工作而且找一个好律师来援救他的父亲出獄。这是当地的教士教他的，因此他动身了，他走了許多許多里路，忍受着飢渴，在这里那里做工賺錢来繼續旅行；他差点兒就跟上了"眞福"爱斯提文，他在路上碰到他，也相信了"眞福"的話。可是賺一笔錢来延請律师替他的父亲辯护、使他的父亲恢复自由的願望战胜了一切。教士对他說过，只要花一兩个康托，他就可以請到巴拉伊巴的最好的律师。兩个康托，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可是只要辛辛苦苦地工作几年，一个不浪費金錢而且运气好的人是能够积到这个数目的。假使这个出名的聖保罗眞的像人們所說的那样又繁荣又充满了富源的話，他相信他的願望是能够实現的。他的老头被判三十年监禁。

由于河水的蕩漾，帆船的船头又回到灯光下面来。船名是用紅字写成，写得歪歪斜斜，可是很容易辨認，連只念过六个月書的瑪塔也看得出。

"眞的！"她拍着手叫起来。

"你比她漂亮，"文桑特說。

"哪里的話……你这样說不过是想討我欢喜……"

他們毫不厭倦地在那里欣賞那条河，那些永远不息的流水，那些柔和悅耳而繼續不断的声音。不止瑪塔和文桑特，其余的人也一样，他們从缺水的家乡来，在那里，土地是干旱而貧瘠的，只有最凶猛的动物才抵抗得住——而人，是一切动物中的最凶猛的。河水流着，冷漠而無情；从停着不动的帆船上傳来水手們的歌声，歌唱着愛情和离别，嫉妒和悔恨，背信和死亡。他們凝

神听着，保持着沉默。

3

靠在欄杆上，他們很少交談。他們留在那里欣賞那条河，乘着風凉，凝視着黑色而混濁的河水深处。对于他們，沒有一样不是新鮮的，神秘的，因此沉默只是相隔很久才被一声贊美或者惊奇的短句所打破。交談非常稀少，河上所發生的任何細微事情都引起極大的兴趣，以致談話馬上停頓下来。有时偶然一只輪船解纜开行，他們倆都俯在欄杆上，羡慕那些比較幸福、已經能够动身的人們。在塞得滿滿的三等艙上，难民們怯生生地做了一些告別的手势，随即双眼凝視着輪船的航迹，凝視着大輪向河的兩岸打去的白沫。对于他們，这是宏偉的景象，使他們充滿了敬意和一些畏惧心情。这遙远的聖保罗要求那些到它那里去的人們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它大概眞是一塊非常富裕的地方……

在难民营里——这里是他們随便說話的地方——談話的主要內容是到聖保罗去的計划。有时有些衣服襤褸、样子比他們更穷苦的农民从这个洋溢着財富的一切光輝的地方回来，說起在那里所遭遇到的困难，听見的人本来心里不十分相信他們，都皺眉蹙額起来，而且几乎总是同意其中一个比較乐观的人的批評：

“这些，都是些不爱干活的家伙……他們所想的是优游自在的生活，是不費一点气力就能够賺錢……”

沒有一个人敢于希望在聖保罗很容易賺錢。可是他們希望的是：金錢在那里的确存在，土地不像他們剛才离开的那片土地一样貧瘠、一样难以获得。

“听說，有一个家伙，一到了那边，人家馬上給他一塊地耕

种……是在种植咖啡的地方……他們給的苗都是已經很長了的……据說他們一切都供給……包括工具和牲口……”

这就是在这些疲乏的心灵里培养着希望的东西——期望人家毫無困难地把土地給他們，等到日后土地已經耕种得很好，生产量已經增加的时候，也不至于有陌生的地主提起訴訟来追回土地。互相交换这些关于聖保罗的不正确的消息，構成了难民营里互相交往的基础。

剛到达的人家，最初几天只想談他們在路上所遭受的苦难，他們所忍受过的飢渴，以及疾病和死亡。可是，很快的，他們的好奇心就集中在輪船，在比拉波拉的鉄路，最后在聖保罗上了。死亡和苦难，每一个人都应該痛心地悼念。可是这是一件已經过去的事，沒有人能够把死者从墳墓里拉回来；何况有許多死尸根本就沒有墳墓，他們都在兀鷹的胃囊里，变成了肉。这条泥土色的河流，水声汩汩，仿佛在过去和將来之間划分了一条边界。他們在“卡亭伽”的小徑里受够了苦，遭够了难，現在，他們眞应該享受在聖保罗等待着他們的繁荣和安靜。

有时他們看見从州府回来的人們嘴唇上挂着讽諷的微笑，而且說：

“只要到那边一遭，你們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他們也对这种富裕和太平怀疑起来。女人們很容易就丧失了勇气。可是通常她們的悲观思想存在的时間很短暂，她們引用营里的傳聞，某某逃荒者的亲戚在聖保罗發了大財的故事，来推翻已經灰心的人們所提出的証明。其中有一个难民甚至于有一个伯父，移居到那边已經十二年，現在变得这么有錢，使得他在州府有了一所房子，而且获得了“上校”的称号。

“人們只尊称他为‘上校’……是他寄錢給我們叫我們来

的……我們要在他的地上干活。据他說，光是咖啡树就有那么多，使人数也数不清……”

于是他們笑起来了，而且認为那些失敗回来的人們所說的話是虛伪而沒有根据的，他們不再相信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功、兴旺和發財的。有些人終生貧困。这就是女人們的推理，可是她們每个人都把自己算在將来能够富有和幸福的人們中間。这就是他們在热舍罗等待船只时的心情。

这些生命，在某一个时期中，当一切希望仿佛都已断絕的时候，几乎要在“卡亭伽”里灭亡，現在又在营里蓬蓬勃勃地生長起来。这是一所可憐的营，可是他們有得吃，水也不缺乏，他們周圍也沒有毒蛇包圍，因此，希望又在他們心里产生。不过，也还有人在这里倒下去：那些瘧疾害得特别厉害的和肺部最弱的难民們，尤其是孩子。不过这些死亡已經不再是“一个人死就会帶走另一个”的凶兆，他們心里想，这些死者仍然是“卡亭伽”的牺牲者。

他們就睡在地上；那些还有几文錢的人帮助那些更穷的，給他們几塊肉，几把豆，一点苦薯粉。热舍罗的市場里样样都有，可是所有到达的人衣袋里的錢都計算好，仅仅够买船票。他們只購买些最主要的东西，他們揀着买的是最便宜的肉，沒有人要的豆，顏色不十分白的苦薯粉。即使这样，即使他們样样都节省，这跟“卡亭伽”里的飢餓有多大的分别啊！也可以买得到奶給孩子們，至少，那些父母买得起的就买給他們的孩子。尤恭蒂娜把其余各人的褲帶勒得紧一点，可是她每天总买半研奶給安納斯托。嬰孩恢复了健康，由于吃苦薯粥的結果，他的肚子还膨脹得像圓球，可是他的皮膚已經不再貼住骨头，身体虽然不十分結实，他已經很少啼哭，而且用兩手和兩脚在营里的骯髒的地上

爬来爬去。湯尼恰恰相反，依然很瘦，像餓鬼般需要食物，經常在鄰近的店攤上偷东西，随后就挨約翰·彼得罗和耶洛尼莫的一頓揍。他的臉龐消瘦，有着一双机警的眼睛，兩只手異常敏捷，样子活像一只小老鼠。年紀較大的孩子們組成一队小流氓，使得人人憎惡，他們連商店里的东西也偷，他們偷了市場里的南瓜、甜菜和白菜帶回来。

就这样，他們一天天長大，而且学会了許多他們在荒原里所不知道的东西：都市里小黑人的一切知識，关于性生活的細节，下流話和駡街的方法。他們跟在阿拉伯小販后面奔跑，这些阿拉伯人到营里来出售廉价貨物，用各种顏色的玻璃項圈，又長又大的梳子，綉花的披肩和便宜香水来引誘女人們購买。

女人們望着这些神奇的箱子，里面裝載着这許多好看而令人渴想的东西。她們一边計算自己的小小一笔私房錢——这笔錢几乎总被她們藏起来用来应付急需——一边傾听这些讀音不正的东方人大肆吹噓，仿佛在傾听着动人的旋律：

“便宜，便宜……金子造的，真金的……我發誓……”

这是些戒指，啊！多么漂亮的戒指！这是些項圈，藍色的，紅色的，玫瑰紅的！这是些插在头上的梳子，上面有乳鐘石的裝飾，在日光底下像鑽石般閃耀着。这是些聖像，画着的是最受人愛戴的聖人，“救难聖母”、“蓬芬的耶穌”、“聖巴尔勃”、“聖哥瑪和聖达米昂”，还有热舍罗的“聖人西舍罗神父”，这个热舍罗是西阿拉州的那一个①。这是些香水，这些香水也許可能驅散那股膠沾在她們身上的汗臭，現在她們虽然能够在河里洗澡，可是这股汗臭是連洗澡也沒法使它消失的。这是些零头布，各种顏色

① 难民所在的热舍罗是屬巴襲亚州的，聖西舍罗的热舍罗是屬西阿拉州的。地名相同，却是兩个不同的地方。

都有，据阿拉伯人說，是聖保罗的出品，可是比在聖保罗便宜得多。在他們的貨物箱子里，什么东西全有，他們把箱子打开来，使所有的眼睛都流露出無限惊奇的眼光。

“我沒有錢……”

可是这些商人熟悉一切秘密：

“你有，你藏在手帕的角落里……去拿来罢，不要失掉机会……”于是他們把那些廉价貨物和种种小玩意一一陈列出来。

兩只手好像在發痒的頑童們在他們周圍鑽来鑽去，等候机会在这些廉价貨物中偸一件回去送給他們的母亲或者姐姐，或者以一个密耳瑞斯的代价卖給任何一个难民。阿拉伯人用他的公尺在那些黑小廝的腿上拍了拍：

“滚蛋，寄生虫……”

可是他对女顧客說話的时候总少不了帶着他的誘惑性的微笑：

“买呀，少奶奶，花不了多少錢……”

他們白天也来，晚上也来，他們做这种小买卖根本沒有固定的时刻。黃昏时分更妙，因为这时候难民們都回到營里来，阿拉伯人很会說話，他們叙述比拉波拉的新聞，他們一天到晚在輪船上来来去去。不必人家邀請，他們自动地講述这兩处地方的生活，他們只在需要称贊自己的貨色的时候才停下来。他們漫天討价，只还一半价錢他們便卖了，他們数着农民們的小額鈔票，然后把鈔票放进衣袋里。虽然有猛烈的陽光，有荒原的炎热天气，他們依然穿着深色的开士米衣服，他們甚至还穿着背心，在背心的口袋里藏着許許多多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是他們不光出售，他們也收买。他們搜罗罕見的錢幣，那些面値兩个密耳瑞斯的旧銀幣，农民們經常藏有这种銀幣。他

們肯用三个密耳瑞斯来購买一枚。他們也是金耳环的收藏家，也是别的形形色色东西的收藏家，这些东西在难民們的心目中仿佛沒有什么价值，他們帶着只不过因为他們是从母亲或者祖母那里把这些东西继承下来的，他們認为这些东西只有感情上的价值。

这些荒原的居民們借着傍晚时分的交談，老婆子們的閑嘮，鍋子和食物的借来借去和互贈，把关系建立起来；慢慢地他們知道了彼此的姓名，家乡，和他們被迫流亡的原因。尤恭蒂娜从营里所听到的新聞中，其中一件特别感动她：那是在某一个黄昏时分，一堆人正在談起聖人爱斯提文。她从旁边經过，头上頂着水桶，想去汲水。她停下来傾听，因为說話的那个人說起最近在“冀福”的身边，出現了一个女聖人：

“据說她跟聖人一样也能創造奇迹……沒有人知道她怎样来的；她有一天来了……只有她懂得‘冀福’所說的一切……”

“那么，她来了还沒有多少日子，”另一个插进来說。于是他說出来他在三个月以前曾經遇見过向荒原走去的爱斯提文。他跟了他几天，后来就离开他，因为他們朝北走，他朝南走……

“在那时候还沒有什么女聖人……有是有一大堆女人，可是都是些雇工的老婆，她們只会念經和做懺悔……”

“我所說的这个是来了沒有多少日子的。她出現的时候，聖人說她是聖母派她来警告女人們的……据說她的道行很高，所有的鬼魂都听她的指揮……”

尤恭蒂娜已經拔脚要走，可是她又听見那人繼續說：

“她的名字叫瑟髮……是她来的时候自己說的：‘我，瑟髮，我主上帝的使者……’”

这是很可能的——尤恭蒂娜走去汲水的时候心里想。有时

家里有一个女聖人，家里人根本不知道，只把她当作是随便什么人，比方，把她当作一个瘋子。这是很可能的，她整天只是說着一些关于世界末日的深奥的事情。尤恭蒂娜一直都認为有一个鬼魂附在她的小姑的身上。可是这个鬼魂为什么不能够是一个聖人的鬼魂呢，为什么不能够是全能上帝的精灵，能够創造奇迹，下凡对人們宣告世界末日的呢？尤恭蒂娜在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說起世界末日。世界总应該有終結的一天，就像它曾經开始过一样，万事有开头总有結局的。眼前的时代这么艰难，充滿这許多不幸，假如世界就接近末日，这是不足为奇的，也許老年人所說的时代已經到了。可是世界怎样毁灭呢？用水还是用火？站在浩蕩無边的河流附近，尤恭蒂娜想大概是水，水淹沒了地面，把人、野兽、树木和草都淹死。那时候，也許他們全家都要被瑟髮救起，因为瑟髮已經在"眞福"爱斯提文的集团里成为女聖人了。

她回到自己人那边时，她說出剛才听見的那段談話。这一天，耶洛尼莫覚得不十分舒服。他背上的疼痛又發作了，这疼痛使他覚得很疲乏，只想躺下来休息，什么事都不干。他連提一下意見的气力也沒有。約翰·彼得罗却跑去找那个說話的人，想多知道一些詳細的消息，想弄清楚是不是就是他們在"卡亭伽"里走失的那个亲戚瑟髮。下半天，天气很悶热，尤恭蒂娜屈指計算还有多少日子才能动身。輪船規定今晚到达，可是卸貨和裝貨要花三天工夫，第五天才能啓碇，到了船上，他們除了买奶給安納斯托以外，就沒有什么錢要花了，因为他們的食宿是免費的。到了比拉波拉以后，据說，他們只要趁上到聖保罗去的火車就得了。每兩天有一次火車开行，尤恭蒂娜心想假使他們到达的时候正碰上火車开行，而他們来不及到难民管理局去領取必要的准

許証的話，他們最多只要在城里耽擱四十八小时。可是假使他們上岸上得早，也許他們当天就能办好手續繼續赶路，这样就更好了。她的全部希望是早点到达目的地，愈早愈好，把这次流亡生涯結束，使她的丈夫能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她相信这样一来他一定很快就能够恢复健康。他的咳嗽和背上的疼痛是他們被迫走路的結果。等到他們重新安頓下来，生活恢复正常的时候，疾病就会消失，他們会重新过着像以前一样的太平日子。只有到了現在，尤恭蒂娜才明白她以前在家乡里，在自己的房子里，跟她的子女、外孙子女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

耶洛尼莫躺着，兩眼凝視着蔚藍的天空。天气悶热得令人煩躁。年輕的文桑特向他們走过来。他总在瑪塔身边兜来兜去，尤恭蒂娜早已看出来。他的样子是个老实人，可是他一無所有，他不能够結婚。唉！只要他能到了聖保罗，找着一片地来耕，种种咖啡，她为什么不可以答应他呀！……唉！只要能够这样就好了！……尤恭蒂娜的嘆息声消失在营里的嘈杂声音里。耶洛尼莫用病人的悲哀的眼光向周圍望着。

4

瑪塔也在計算日子。可是她的目的是算一算他們还能够留在热舍罗多少时候。文桑特趁的不是他們的那条船，等到他想买船票的时候，艙位已經滿了。他只在下一次船期中买到一个位子。

他們倆并排靠在欄杆上，对着河。他們很少說話，他們不知道說些什么才好，他們的羞怯的微笑代替了談話。他們凝視着帆船，傾听着水手們的歌声。瑪塔伸長了脖子，低下头，想看一看傍晚时分水的顏色。她覺得青年的肩膀紧挨着她的肩膀，他

的慢慢挨过来的手抓住她的手，只在他听見脚步声的时候才赶紧放开来。耶洛尼莫和尤恭蒂娜坐在他們后面的一張長椅子上。湯尼跟着別的孩子們到馬路上閑蕩去了，只有約翰·彼得罗还留在他們身边。

在一条跟河岸平行的大馬路上，城里人在散步，有許多上流社会的年輕姑娘和年輕的小伙子走过，还有商店的職員們，都在作着兴奋的長談，是情人們或者未婚夫妇們的談話。瑪塔和文桑特倚在欄杆上，却找不出話来說，他們面对着河，保持着严肃的沉默，可是这种沉默充滿着柔情蜜意，使得他們能够这样子度过整整一生而不自覚。

不时只有短短的一兩句話。指的是在水里跳躍的一条魚：

"那边……"

"哪兒？"

"那边，它跳起来了……"

"对呀，眞的……"

他們笑起来，他們等待那条魚再度出現。

"这一条，嗯，眞大……"

"那一条还要大……"

"咳，我覚得是这一条……"

沒有一个字談到愛情，沒有什么献媚和殷勤，只有肩膀擦着肩膀的那一点温暖，一只粗糙的手握着另一只手。年輕的姑娘眼皮垂下来，臉上羞得火热。后来等到她躺下来睡覚的时候，就跟她回忆起奥洛里亞諾医生和他的大胆举动时一样，她覚得心里悶得慌。她的乳房挺起来，呼吸变得急促。于是她想起在"卡亭伽"里日特露德走开去和阿哥斯鉄尼奥躲起来时眼睛里的表情。

一陣微風吹过碼头，吹到船只和难民們身上。輪船的汽笛

在那边响起来，已經望得見閃耀着的船上的灯光。約翰·彼得罗高声說：

"这畜生来了……"

他轉过来对着尤恭蒂娜和耶洛尼莫。

"瞧，它来了……这是我們的……"

尤恭蒂娜站起来，怀里抱着安納斯托。耶洛尼莫跟着她，他們趴在欄杆上。文桑特把手縮回去，瑪塔覚得仿佛被人遺弃了似的，她向他的肩膀更靠紧一点。是的；就是这条船，現在，难民中間說話声音高起来，可以看得出他們中間起了一陣騷动。他們当中有許多是要趁这条船的，因此他們看見了船都覚得很高兴；他們等了它多少天呀！尤恭蒂娜本能地伸手到胸衣里摸了摸，看看船票还在不在那里，她曾經把船票放在那里，在她的胸脯上。

輪船逐漸大起来，灯光愈来愈明亮；汽笛又鳴了一次。文桑特說：

"这是你的船……"

"听說它后天就开走……"

現在他們的沉默已經充滿悲哀，他們覚得很窘，找不出話来說。

"我会想念你……"

"不，你很快就会把我忘掉……"

"我不是那种人……"

他們覚得輪船很大，虽然事实上它的吨位很小。它又旧，走得又慢，又骯髒，船身的裂縫上嵌满了油灰。可是在他們看来，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东西，灯光燦爛，船上鋼琴的乐声被微風吹送过来，簡直是神話里的幻象。瑪塔的心里虽然充满了离愁，看見

这艘即將載着她旅行的輪船，也禁不住感到了几分驕傲。

“它真美……”

文桑特沒有回答。他們的視綫接触了一下，馬上又分开了。

“假使我在比拉波拉不能遇見你，我要把聖保罗从天上到地下搜一个遍来找你。”

“我們一到比拉波拉以后，馬上就动身。”

“这倒不一定拿得准。人家告訴我說手續很复杂。要到医生那里檢驗身体，要等待許可証和难民火車。据說很花点时間……很可能我找得到你……”

“只要真是这样……”

“你真的希望这样嗎？”

“哦！当然啦……”

輪船从他們前面經过。他們看見头等艙的旅客們倚在欄杆上，一个年輕的女郎彈着鋼琴，旁边站着一个少年。船的上一層，是戴着白軍帽的船長。

“我願意当船長……我要帶着你在河上駛来駛去……我要把你一直帶到大海里去……”

她微笑起来。难民們都向輪船靠岸的地方走去。尤恭蒂娜和耶洛尼莫也走过去。經过他們旁边时，尤恭蒂娜說：

“瑪塔，我們走了。”

約翰·彼得罗已經走在前头。瑪塔看見湯尼混在一堆頑童当中向旅客兜攬代搬行李。文桑特跟在她旁边并排走着。

“我会非常非常想念你……”

“我对你也一样……”

“船上有許多令人快活的东西，你会忘掉……”

她的眼光說明她不是那种善忘的人。他抓住她的手，把她

的手指分插在自己的手指中間。兩个老人家走在前头。瑪塔垂下眼皮。碼头上，到处听見欢迎的說話声。一个肥胖的男人下了船，摟住等候着他的一个女人接吻。

“孩子們呢，他們好嗎？”

“全都很好，謝謝上帝……”

他們在一盞路灯下面走过以后，就进入了一塊黑暗地帶，因为这里有一棵树正好遮住灯光。文桑特回过头来，把嘴唇伸过去，可是他沒有吻着她，因为他們又走到灯光下面。

他們看見船長对着他的妻子做手势。她年紀很輕，身体孱弱而漂亮，站在碼头上微笑着。瑪塔說：

“船長不能够把他的妻子帶在船上！”

“假使是我，我就要帶着你，我要把你一直帶到海上。我跟你發誓我一定帶着你……”

湯尼很快地走过，他的头上頂着一只手提皮箱。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太太跟在后面叫嚷：

“这边走，孩子，这边走……”

5

輪船开行的前夕，又到达了一大队难民。营里的人挤不下了，吵架的事情也發生了，因此当局不得不出来干涉。一些人霸占了另一些在这里已經住了好几个星期的人的地方，情形混乱不堪。一个警官帶着兩个警察来了，他对营里的骯髒情形表示不滿。

“你們，只有用棍子揍才……”他沒有把話說完。圍繞着他的人們請求他想办法。

可是他很忙。大批难民的到达一向意味着有傳播疾病的危

險。天花在从叢林里来的人們中非常流行，更不用說瘧疾这种地方性的疾病了。“亚拉斯特林”是一种程度較輕的天花，在荒原里流行成灾。于是警官馬上派人把市府的医生和市長請来。

医生在替新来的人作表面上的檢查的时候，几个官吏就在营里召开秘密会議，决定要求輪船公司准許那些第二天动身的人們在輪船上过一夜。于是不得不叫約翰·彼得罗去找湯尼。湯尼在城里的街道上閑蕩，沒有人留得住他；傍晚他回来睡覺的时候，总帶着几个鎳幣和市場里偷来的东西回来。尤恭蒂娜和瑪塔在收拾行李，耶洛尼莫帮助她們。这一天，他剛去过医院拿了几瓶葯回来，因为以前給他的那几瓶已經吃光了。他覺得好过一点，虽然在傍晚时分，全身又冷得發起抖来。他希望經过河上安靜的旅行和到达聖保罗以后，他的病痛会完全消失。他不十分想着比拉波拉；他以为比拉波拉不过是他們在那里掉換一种交通工具的地方。

警察部队的一个兵士命令他們排好队。他們的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人，虽然輪船的三等艙里只有一百个客位，而且他們还帶着木箱子，白鉄箱子和包袱等等。一家人家帶着一只鸚鵡，别的人家帶着狗；可是因为携帶禽兽要納稅，到了最后一刻，他們都把禽兽送給那些留下来等待下次船期的人們。

“好好地照料它，”一个女人把一条狗送給一个西阿拉居民时說，“可憐的小东西……”

那个警察部队的兵士表示願意收买那只鸚鵡。他肯出五个密耳瑞斯。鸚鵡的主人說价錢太低了，还說那只鸚鵡会說話，尤其会說下流話。

“它是在妓院里养大的，因此……”他解釋，“它学会了一切下流話……”

于是他鼓劝鳥兒，他自己一再重复說着猥亵的話，直到那鸚鵡也喃喃地說出他們所期待的粗話为止。成績既然很好，兵士就决定給六个密耳瑞斯。

他們排成一行魚貫而出。一切發生得那么倉促，他們連互相告别的时間都沒有。命令来了，一个兵士吆喝：

“向前——走！”

瑪塔回过头来最后一次望文桑特一眼。他站在那里，嘴角上的烟卷已經熄灭。随后他們登船，船上有一个职員在查票。从厨房里傳过来一陣食物香味，煮魚的香味。

“我們安頓在哪里呀？”耶洛尼莫問。

职員做了一个手势，指着堆滿一捆捆繩索、廢鉄和各式各样东西的甲板說：

“唔，那边……你們自己想法子安排……”

他們安頓下来，把行李推到空着的角落里去，查問厕所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間吃飯。

“今天，你們沒有权利在船上吃飯。要等輪船开行的时候才开飯。”

“我們能够自己燒飯嗎？”

“在船上，不能够。”

“那么我們怎么办？”

“难道我曉得嗎？你們应該明天才来的，明天是开行的日期……这是市長出的好主意……眞像一扇門那么笨！”

他們只好面面相覷。假使船上不开飯，他們自己又不能燒飯，那么他們怎样度过今天呢？他們再走过去跟那个职員爭辯。登陆是禁止的，可是他們获得准許讓孩子們到市場上去买些香蕉和面包。职員把上岸的孩子的数目計算好。經过無数哀求，

船上又同意讓一个成人——只讓一个——陪着孩子們去付款。他們挑选了一个肥胖的黑白混血兒去，他会讀会写，而且住在营里的时候跟每个人都混得很好。那些把錢交給他換零碎錢的人怕吃亏，都担着心事。黑白混血兒把人名列成名單，記下他們交付的錢数和他們想买的东西。

孩子們帶着一串串香蕉，一籃籃面包和一些西瓜回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高兴。黑白混血兒很誠实地把帳交代清楚，使他在大伙兒的心目中提高了無限威信。他們就在甲板上吃起来，把果皮扔在河里。湯尼偸了兩只面包，約翰·彼得罗用棍打他。被偸掉面包的女人怪叫着表示抗議，瑪塔把面包还給她。

"很对不起，太太……"

"假使你不懂得怎样教育孩子，最好别养！……"

可是这只不过是一时的憤怒，沒有一个孩子不偸东西，只除了像安納斯托一样还在吃奶的孩子。人家当时虽然責駡他們，不到片刻就原諒他們了。在船上的第一个黃昏，他們都很和气而且互相信任。他們互相拿香蕉、面包請客，那些买了西瓜的把瓜剖开来，一塊塊的分給别人。

耶洛尼莫在一捆繩索旁边把他的"庄园"安頓下来。他把一張折起来的吊床擱在大纜上面，讓安納斯托在床上睡覺。輪船輕微地动蕩，嬰孩睡着了。湯尼把脚伸进水中，扰乱了一个在船尾釣魚的水手的安静，被水手駡了一頓：

"滚蛋，坏东西！"

黑夜到来了，从熄灭灯火的輪船上，他們看見别的难民們依照習慣到碼头上散步来了。瑪塔竭力張望文桑特，可是她沒有發現他在男人堆里。有几个人走到輪船旁边，不到片刻，船上的人就跟岸上的人交談起来。瑪塔已經感覺絕望的时候，突然听

見有人低声喚着她的名字：

"瑪塔，瑪塔……"

尤恭蒂娜也听見了。瑪塔沒有动，等候她的母亲責备她。可是恰恰相反，她对她說：

"你可以去跟那个年輕人稍微談一会……"

她在堤上的那堆人里找他。可是他坐在地上，在那条从碼头直达头等艙的船桥下面。

"我在这兒……"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怎么会不来？"

然后，声音里帶着悲哀：

"看起来我的船还要等好久才能到达，它还沒有到比拉波拉，它在半路上擱淺了，到了比拉波拉以后还要等它回来……"

"你怎样知道的？"

"我今天到輪船公司去过……不过假使你不在比拉波拉，我会走遍整个聖保罗找你的……"

現在，已經上船的难民們的歌声跟水手們的歌声混合起来，声音消失在河水的汩汩声中。在这地区里巡邏的那个警察部队的兵士已經有兩次想把文桑特从他坐着的地方赶走。假使他要这样做，他只要說一句話，那个青年就不得不跟别的許多人一起走开。可是兵士同情他，他想他正在跟他的未婚妻道别，何必要管这些事呢？他自己也曾經有过年輕的时代，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很快活地笑了，假使他能够的話，他会走到酒店里去喝一杯。可是他不能够这样做，他要在这兒站崗一直站到天亮。

6

头等艙的旅客上船了，难民們与其說是看見他們上船，毋宁說是听見他們上船。輪船定在早上九时啓碇，一大清早嘈杂的声音已經开始。碼头搬运工人搬行李上船的声音虽然很吵鬧，难民們依然睡得很熟，輪船的搖晃使他們睡得更酣。这天早上船上沒有給他們咖啡，他們吃掉昨晚剩下的面包和香蕉。可是，將近七点鐘的时候，一个水手通知他們說厨房里有咖啡卖，兩百个瑞斯一杯。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想买，他們拿着杯子，拿着零錢，厨子嚷着：

"零錢，零錢！"

从下面，他們看見头等艙的旅客們由送别的亲友們陪伴着到达了。帶着孩子的一家家人家，装扮得很講究的人們，又是眼淚，又是欢笑。喝过咖啡以后，馬上就开始猪只的上載工作。一个穿着卡机衣服的人，手里拿着一根短鞭，指揮这項工作。要上載的猪大約是二十多条，又肥又大，是这地区里很少見的品种，要运送給聖法蘭西斯科的一个种植园主的。費了不少勁才把它們赶上船。看見它們你推我挤的情形，难民們都笑起来，等到一只猪跌到水里去的时候，他們笑得更厉害了。兩个男人不得不跳到河里去把它一直拖到船上来。拿着短鞭的汉子吼叫着：

"把它救起来，它是屬于于維那上校的！"

它們被放在船尾，临时筑起一道栅欄把它們圈起来。可是有好几家人家早已安頓在这个地方。于是又是叫喊，又是抗議，又是辱罵。一个水手問道：

"那么，怎么样？也許你們要我把它們放开在你們中間随便乱跑吧？"

另一个臉上显得年輕而善良的水手設法安慰他們：

“这是为了你們好……这是使你們不至于跟猪混在一起……”

可是那些睡在船尾的人們不肯罢休。他們在已經容不下的甲板上找寻新的地方，甲板上依然有新的乘客到来，还有人把皮箱、鷄籠和箱子搬上来。

他們跑到箱子上面睡覺，夾杂在禽兽和头等旅客們的大箱子之間，这些大箱子房艙里容納不下。有几个利用船上的柱子把吊床張挂起来，使人不得不把头低下来才能走过。妇女們利用河水来洗濯髒衣服。

到了九点鐘，汽笛响起来。可是輪船直到十点半鐘才开行，因为輪船在开行之先，必須万分小心地掉头，使得不至于像有时發生的情形那样，一出口就擱淺。他們全都很快地向欄杆走去，他們为了搶一个位子你推我挤，用臂膀乱撞，甚至打起架来了。他們想看看城里的房子怎樣落在他們后面，而看起来却像它們在走动；他們想看看他們的朋友，那些留在碼头上的别的难民們。瑪塔用眼睛找寻文桑特的輪廓，她已經不能够把他認出来，現在他已經成为消失在远处的一个点子了。

孩子們惊喜欲狂地望着大輪子的轉动，在三等艙里一直是乱哄哄的，只有到了午飯鐘响的时候才平靜下来。

他們不能再抱怨沒有东西吃了。船上分給每个人一只白铁盆子，一只金屬杯子和一只湯匙。他們在厨房前面排成長行，几个厨子在厨房里站在龐大的鍋子前面配給飯和魚，还有只用一点点鹽煮的“比拉居呂”。他們也發給苦薯粉，旅客們用来跟濃魚汁攙和，成为一种金黃色而味道鮮美的糊羹。有許多人不屑使用湯匙，很高兴地用手抓来吃。他們把手插进油里，油沿着手

指流下来。

輪船前进的时候，他們一点也不覚得热。吹着一陣輕微的風，令人非常适意；午飯以后，有許多人躺下来午睡。耶洛尼莫覚得很滿意。背上的疼痛不再使他难过，微風使他产生睡意，那頓飯吃的也很好。尤恭蒂娜把盤子拿去洗。别的几个妇女也照样做。她們把盤子浸到河水里，用手在盤子上揩去殘渣，她們望着許多小魚在殘渣周圍游来游去。在航行的第一天，一切都能够吸引人。别的妇女把髒衣服拿来洗，她們把衣服浸在水里，拿起来晾在一捆捆的繩索上，而且留在旁边看守着。孩子們到处奔跑，他們逗着猪只玩，触怒了那个拿短鞭的汉子。

"滾，髒孩子……滾蛋，快点滾蛋！要不你就要挨一頓揍……"

尤恭蒂娜还有一个沒有解决的問題，就是买奶。昨天晚上匆匆忙忙地动身，她来不及給安納斯托买奶。她只剩下一点点奶，虽然已經攙上了水，也只够当晚吃的。早上买咖啡的时候，她从厨子那里买了一点兒。可是安納斯托已經把这一点兒喝掉，厨子再也不肯多卖一点給她。他怕不够供应头等旅客，因为要到下一个城市才能补充粮食。他提議：

"給他喝魚湯罢。"

于是他拿起一把大杓子，从一只鍋子里舀出那濃厚的金黃色的湯来。嬰孩很高兴地喝着，他餓坏了。尤恭蒂娜一調羹一調羹地喂他。她笑了，对耶洛尼莫說：

"也許不必再买奶了……"

"这种食物很好……又有这許多……"

即使湯尼，仿佛永远吃不飽而且随手拿到什么都吞吃下去的湯尼，在吃完飯以后好像也吃飽了。午飯的时候，人家讓他添

了一份；一个厨子的助手可憐这孩子，可憐他的像老鼠似的模样，他的不害羞的眼光，他的沙嗄的喊声，他給了他一塊大餅干，孩子結果沒有吃完，把剩下的拿給瑪塔。

約翰·彼得罗走到尤恭蒂娜和耶洛尼莫身边。他在繩索上坐下来，感嘆地說：

“假使我那口子还活着，她一定很爱这次旅行。她一直希望看看輪船是个什么样兒的。”

他說的是狄娜，于是他們都回忆起死去和不在的人們，日特露德和阿哥斯鉄尼奥，娜嘉和狄娜，三个出走的孩子，成为女聖人的瑟鬘，也想起了中毒而死的耶哩米亞斯和他們吃掉的雌猫馬利斯加。

7

比什么都美的，是光綫在水面上的反映。瑪塔凝視着这些反映，心思落在遙远的地方，怀念着年輕的文桑特。她能有一天再見到他嗎？这不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十分有把握。他們根本不知道他們將来在聖保罗的情形怎样，有一个人告訴他們說他們要待在难民旅館里，直到有种植园主雇用他們时为止。也許她就在那兒再遇見他，誰知道呢？光綫在水面上閃耀。

玩紙牌的人們根本沒功夫来欣賞河面上反光的美。三等艙里光綫很差，他們不得不聚精会神来注意水手們的手法，以免被他們玩弄花样，上他們的当。有一个水手是一个精灵鬼；紙牌又旧又沾滿油污，玩“化拉安”①是很容易作弊的。他們用火柴梗当筹碼，每根代表二十个瑞斯，可是对于他們这已經是很大的一

---

① “化拉安”(pharaon)，一种紙牌，玩法有点像中国牌九。

个数目。

那个水手在洗紙牌，一堆堆的人在繼續談話；現在他們一起到了船上，就仿佛处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曾經負責去購买食物的那个黑白混血兒获得了領袖的权力；是他平息关于位子的爭执，是他去跟厨子或者买办进行談判。他的名字叫亞里士多德，样子不十分像一个难民。他說他想住在聖保罗，在那里要找一个电車司机的位置是很容易的。有几个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电車，于是他一面大做手势，一面解釋：

“这是一种在馬路上行駛的小火車，把人們从城里的这一头运到另一头。”

“是这样嗎！……哎喲，兄弟們！……”

“在这世界上，沒有見过的东西可多着呢！……”

黑白混血兒看見他們这样無知，笑起来了。他自己曾經旅行过，他熟悉許多地方，他还懂得外国話。大家都聚攏在他身边，爆發了爭論，說出許多經历：

“我眞不知道事情的經过怎样，等到我清醒过来时，我發覚自己压在那人身上，匕首插在他的胸口……陪审官們認为我当时神志不清，这倒是眞的……”

头等艙里傳来鋼琴声，說話声和笑声。瑪塔听見上面的一層甲板上有一对男女在談話。也許这是一对未婚夫妻，他时常吻她，他用温柔撫爱的声音对她說着爱情的話。瑪塔凝視着流水上那一条被灯光映得閃亮的航迹。她到底能够再見他嗎？突然間，一群賭徒吵起来。許多男女都跑过去，一个水手在叫喊，大家按住一个揮动着一把刀的人。

“你不是發神經病嗎，老朋友？”

头等艙的人們也下来观看。可是那对未婚夫妻动也不动，

他們繼續嘴对着嘴，交换着長吻。瑪塔看見他們的影子；文桑特，他，这时候在干什么呢？他是不是倚在碼头的欄杆上，凝視着河流、帆船，尤其是跟瑪塔同名的那条船？她再也不能見到他，这一点，她几乎認为是确定了的。有一天，他們在树蔭下面經过，他想吻她，可是时間来不及。为什么他不吻她呢？她覚得受了伤似的。尤恭蒂娜的声音在喊她：

"瑪塔，瑪塔！……"

"我来了，媽……"

她还来得及再望一望水里的灯光，再听見一下接吻的声音和那男子的声音說：

"亲爱的，亲爱的，我多么爱你啊……"

瑪塔慢慢地走着，她眞想哭一場。

8

关于这条河，他們所看見的只是那些被輪船划破的水，他們覚得輪船行駛得非常迅速，可是头等艙的旅客們却覚得輪船行駛得再慢也沒有。他們也看得見兩岸的植物，臉色焦黃的农民，和沿路停靠的小城市。可是河流的秘密，河流的悲剧，河流的悲慘的人文地理，这一切，他們都不能了解。他們对周圍环境的生活茫然無知，他們眞正感覚兴趣的，只是輪船擱淺，聖保罗的船夫們抓住他們的長竿，撑在胸膛上，跟輪船、沙灘和河流作許多許多小时的搏斗。由于他們对海洋彼岸的許多国家一無所知，关于这些国家他們偶然听到的只是些模糊而杂乱的报道，因此他們也听不懂头等艙里一个旅行推銷員所提出的一句富有文学意味的話。这位旅客想用这句話来惹起旅伴們，尤其是一个到巴拉城去的孟南特罗上校的女兒克拉莉絲对他的注意：

“他們眞像伏尔加的船夫……”

也許他們很相像，也許并不……这位旅行推銷員自己除了“伏尔加船夫曲”和它的歌詞以外，对于伏尔加河也知道得不多，他也知道那边有过一次流血的革命，而且革命以后水手們就不再要用肩膀来推船。他把这一切用他的充滿俚語的話解釋給克拉莉絲听，不时还插进一些逸聞：

“这是一場吓坏人的吵鬧……水手們都是共产党，他們杀死了国王，現在是他們在政府里……”

年輕的姑娘是在大学里念書的，关于这段历史知道得比他詳細，她笑了。水手們把長竿撑在胸膛上以便把輪船从可惡的河底撑起来这种景象不能感动她。她从童年时起就看慣这种景象。她的大学里的同学是别的地区的人，很要听她叙述这类故事，而且跟她談論她的从事文学工作的志向。因此她对着推銷員譏諷地微笑起来，而且有点覚得他在旁边很討厭。

难民們听見他把这条河比作伏尔加——因为这位年輕推銷員总是提高嗓子說話——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可是他們全都被水手們的形象吸引住了，水手們裸着上半身，浸在河水里，在喊声和船長从上面吆喝下来的命令声中操縱着長竿。这是一件艰苦的活兒，其艰苦的程度跟耙地、开墾很深的溝道、种植和收获等等活兒比較，如果不超过，至少也相等。尤恭蒂娜指着其中一个人說：

“他的胸膛上已經長起了一个硬塊……”

他們全体在撑長竿的地方都長起了硬塊。逃荒的难民們望着他們浸在水里，抓住長大的木棒，再度插进船身底下。在整整几小时中，进行着一場殘酷的斗爭。慢慢地，輪船离礁了，这是最使他們惊奇的一件事，因为他們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够把船移动。

他們仔細观察在努力工作中的黑人和黑白混血兒們。这是跟他們自己相同的人，同样的身長，同样的膚色，可是，在农民們的心目中，他們仿佛是些無所不能的巨人，是些大力士，是河流的主人。最后，經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努力，輪船終于能够繼續行駛，水手們重新跳到船上来的时候，难民們把他們包圍起来，对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孩子們撫摸他們胸膛上的伤痕。船夫們都微笑起来，这种苦工囚犯的活兒是他們的謀生之道，因为每个人都要倚靠一种东西来維持生活。

9

安納斯托幷不是第一个死亡的孩子。在他以前，已經死了几个，痢疾甚至把成人也投进河水中。經过在"卡亭伽"里吃干燥而有定量的食物，吃咸牛肉片和苦薯糊，經过在热舍罗的省吃儉用之后，船上的伙食又丰盛又油膩，使他們仿佛在做夢。男人們愛吃多少拿多少，他們吃兩盤到三盤的"比拉居呂"，舐了舐手指，然后躺在輪船的甲板上，露出肚子晒太陽，仿佛荒原里的水蛇吞下一只小牛或者一只小山羊之后所做的那样。

甚至在痢疾發生以前，三等艙里的唯一的一間厠所已經成为多余的东西，因为从第二天起，抽水器就坏了，臭味使人無法忍受。厠所里面一間間小室的地面上被人弄得骯髒不堪，很快的就沒法使用了；后来連跨进門口也不可能。于是他們就学会了在輪船的船舷板上保持平衡，把屁股伸到外面，卷起褲子，把大小便直接排泄到河里去。

每天早上，水手們总把厠所打扫干淨，但不到十点鐘，就已經不能够进去了。抽水器的的确确坏了，唯一的办法只有等到夜里在黑暗中向河里大小便。或者在到达埠头的时候，赶紧跑到

附近的叢林里去解决。起先，妇女們不肯蹲在船舷板上大小便，她們害怕年輕人的好奇的眼光和孩子們的下流的取笑。可是等到痢疾發生以后，她們最后的一点羞耻心也消失掉，她們再也不等待黑夜了；头等艙的旅客們都避免向下面望。

最早受到食物改变和食物数量增加的影响的，是孩子們。他們的糞便变成綠色，很軟，很臭。等到他們当中的第一个死亡以后，大家都惊愕異常。船上并沒有医生，虽然政府的一道被人遺忘的命令是規定要有医生的。来了一个男护士，是一个样子丑陋态度粗暴的黑白混血兒。在所有的难民船上，总是这么一回事：他們餓着肚子来了，他們把魚飽吃一頓，于是一大部分人患痢疾死了。护士望望已死的小孩，望望其余的人，問問他們肚子痛不痛。他吐了一口痰。

"痢疾已經开始了……"

他沒有給葯，也沒有作什么解釋。

"唯一的办法，是少吃一点；你們愈吃得少，結果愈好……"

沒法子接受他的忠告。魚在誘惑他們，魚燒得很好，是用椰子油燒的，使人垂涎的香味弥漫着全船；可是过了不久，香味就被从各个角落里發散出来的臭味掩盖住了，因为害病最厉害的人不能蹲着向河里大小便，他們就在船上解决問題，把褲子和裙子都弄髒了，眞是污穢不堪……

又一个嬰孩死了，然后輪到安納斯托，由于沒有奶，尤恭蒂娜用魚湯来喂他。如果他們快要到达一个碼头的时候，难民們总把死尸留下来准备埋葬在墳場里。家人守着死尸，哭着，旣沒有棺材，也沒有鮮花。到了碼头，他們把死尸交給警局；輪船不能久等……可是，如果他們离开港口很远，就不得不把死尸投进聖法蘭西斯科河里，讓比拉魚① 吃掉。安納斯托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們

眼看着这具小尸体被水帶走，他的骯髒的襯衫迎風飞舞，仿佛一面旗或者一塊手帕在搖动道别。

对于尤恭蒂娜說来，这眞是一下很猛烈的打击。在剛开始旅行的时候，在"卡亭伽"里，她随时都准备着他死。奶的缺乏，比苦薯糊更富营养的食物的缺乏，使她非常担心。可是，嬰孩抵抗住了，他熬过了这次旅行；他一天天的瘦下去，可是他沒有害病；慢慢地，她相信他能够活下去。現在，他所受的考驗仿佛已經到了結束的地步，他的苦难，照她想，差不多已經熬到了头，眼前有了充份的食物，而且她已經确信安納斯托会長大起来，將来有一天他会成为像尼南一样惹人喜爱的孩子，恰恰在这时候，他死了，連棺材也沒有，他的尸首任河流帶走，成了比拉魚的食物……假使他死在"卡亭伽"里，至少他們会把他埋起来，他們会把一只十字架放在他的墳墓上，他們会替他守一夜灵，为他祈禱。可是現在他們眼看着尸首在河面上漂流，夾杂在树枝、枯叶和人們从船上扔下去的种种垃圾中間。树叶粘在尸首上，有时，流水把尸首淹沒，他們只看見兩只脚，兩只多么瘦的小脚啊！

可是她的痛苦在船上并不是独一無二的。死亡接連發生，連成人的尸体也被投进这所奇特的墳場里。临到吃飯的时候，一幕悲喜剧便在每个难民身上演出：一方面肚子餓，想吃美味的魚，另一方面却害怕痢疾。在他們所停靠的一个碼头，船長叫人买了一头牛，把牛宰了。于是在兩天內他們吃的是牛肉，痢疾的威力大为减杀。可是在尤恭蒂娜的眼中，她的外孙的尸首在河水上漂流的印像从来沒有消失。她將来如果找到了她的三个兒子，她有許多事情要告訴他們，尤其是要告訴尼南。她有許多哀

① 原名 piranias，一种很小而非常貪吃的魚。——法譯本注。

愁要告訴他們，有許多眼淚要流在他們的肩膀上。为什么每遇到不幸她总想起他們呢？現在，她的生命里几乎只剩下他們几个，她的家庭很快地毀了，使她不再惋惜这三个出走的兒子——即使他們当了兵或者当了土匪，因为这总比死在这趟到聖保罗去的路上好。

她开始恨起聖保罗这个地方来，她甚至再也不懂得为什么他們一定要到那里去。他們很可以在半路上住下来，在任何一所种植园里当短工。即使工資不够用，即使土地不屬他們所有，即使他們是为一个上校耕种，为他收获，这又有什么关系？不管怎样，他們好歹总能活下去，他們全体都能够活着，而且大家在一起，她在傍晚时分就能够看見他們帶着干活的工具回家。現在，她眼睜睜地看着他們离开，一个接着一个，每人一种死法，一个比一个死得更慘。幸喜阿哥斯鉄尼奥和日特露德决定留在那座遙远的庄园里。这早晚，他們大概已經結了婚，再过一年，他們会生下一个孩子，也許这孩子長得跟安納斯托一样；他一定会長大起来，这一个！阿哥斯鉄尼奥可以用省下来的錢去买一头母山羊，母山羊的奶可以养活一个嬰孩，使嬰孩生長，比牛奶更好。他們眞应該不惜任何代价把母山羊帶来……

一片嗚咽和呻吟的声音傳遍全船。在头等艙里，人們在彈鋼琴，在欢笑。那兒的人不單吃魚，还有肉吃，面包要多少有多少，还有攙牛奶的咖啡，沒有一个人害病。只有穷人的生活，才像这样……于是尤恭蒂娜自己想，既然穷人要吃这許多苦，为什么要有这許多穷人呢？不管是这次流亡的人們也好，或者那些把長竿撑在流血的胸膛上以致受伤的水手們也好，都过的是同样的悲慘生活。这个世界眞是造得不好，它充滿了不公平，它应該毀灭。它一定要毀灭，它的末日已經临近，聖人这样說，女聖

人也这样說，而他們的声音整个荒原都听得見，那些瞎眼的吉他琴手，那些最勇猛的强盗，那些最不幸的妇人們都在荒原里重复說着世界末日已經近了，苦难即將完結。

“只要世界馬上毁灭就好了！”这是尤恭蒂娜的希望。但願它在耶洛尼莫死亡以前毁灭，因为目前她的唯一希望，除了再見她的三个兒子以外，就是不要看見她的丈夫的死亡。她已經看見过許多人死亡，这些人是她生下来或者亲自撫养長大的。为什么上帝不可憐她，不把她帶去呢？为什么他要讓她活着，旣然活着只不过为了受苦？假使她在死前能够抱吻她的兒子們，她就死也閉目了。約奥在軍事警察部队里当兵，若瑟当了“剛伽舍罗”，尼南在軍队里当伍長。只要他們回来，三个一起回来，来請求她祝福……可是回到哪兒来呢？旣然尤恭蒂娜他們再也沒有房子，沒有土地，而且几乎連家也沒有了，連在什么地方住下来也不知道了。

河里的水流到大海，有人这样告訴过她，这些水知道自己到哪兒去，知道自己的归宿。尤恭蒂娜不知道自己到哪兒去，不知道要在哪兒放下行李，在哪兒躺下来休息。他們到了聖保罗的时候，他們要朝哪个方向走呢？听說那边天气很冷，到了冬天冰冻得連耳朵和嘴唇都要裂开来。他們这些还活着的人，將来都要冻死……安納斯托的尸体已經从她的視綫里消失，她把眼睛回过来找寻家里其余的人。耶洛尼莫躺着，瑪塔用手背在揩眼淚，約翰·彼得罗在欄杆旁吸烟，湯尼跟那些沒有病倒的孩子們一起奔跑。他們动身的时候一共是十三个，包括驢子和雌猫在內，狄娜曾經数过的。現在，他們只剩下五个，等到他們到达的时候还会剩下几个呢？

10

痢疾已經減輕，可是有几个男人和好几个女人繼續衰弱下去，發着寒热，已經患上瘧疾。那些在內地的荒原里未染上热病的人到了河上也傳染上了。一陣惡臭从三等艙里發出来。病人的糞便所發出来的惡臭跟临时搭成的猪欄、鷄籠和始終裝滿的厕所里發出来的臭味混杂起来。呻吟声，热病病人的囈語，嘆息声，变得这么平常，已經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头等艙的旅客們吓坏了，有几个甚至威吓着要登陆，他們害怕瘧疾。一个旅行推銷員害上热病，旅客們要求船長赶快想办法。于是船上把很大数量的奎宁發給难民們。

即使这样，对于那些安全無恙的人們，生活还是繼續下去。他們玩紙牌，他們輸了錢，他們彈着吉他的琴弦，他們訂出到聖保罗去的計划。再过几天，他們便到达比拉波拉；整个旅程差不多就算終了。从比拉波拉，他們只要趁上火車，車票是免費的，再在火車上过兩天，他們就能到达那座充滿富裕、工作、金錢和快乐的城市。他們要忍受多少牺牲，可是只要人家所說的情形有一半是眞的，他們的牺牲也眞値得。

他們又把一具尸首投到河里，而且望着那些貪婪的比拉魚爭着过来搶夺，他們很可惜这一个人不能再坚持一些时候。瘧疾的为害比痢疾輕，它只使男子变成黃色，使女子变得像幽灵。可是它永远不离开那些染上这种毛病的人，它暫时消失，第二年冬天多雨的时候，它又来了。不过据人家說，聖保罗的情形兩样，冬天不下雨，冬天寒冷而且干燥，結冰，有霧，可是只在夏天才下雨，所以，很可能在那里幷沒有瘧疾。

最坏的是一件消息傳开来——誰也不知道这消息是怎样傳

开来的，也不知道是从誰的口中說出来的——說是在比拉波拉，生病的人不准繼續乘火車到聖保罗去，政府不給他們車票。假如他們一定要去，他們得自己买火車票，而且到了那边找工作也得不到任何保証。又說政府派了一个医生替他們一个个檢查身体，檢查得很严格，那些身体及格的人才有权利免費乘車。

失望的情緒侵入了全船，这种情緒比臭味，比呻吟声，比眼淚和寒热都更眞实的叫人感覺到了。他們已經走过飢餓和疾病的道路，馬上就可以进入富裕的境地，难道他們連最后的一步也跨不过去，不能够用他們的貪婪而疲乏的双手把"富裕"抓过来嗎？

尤苏蒂娜也听見了这消息，她并不怎样激动。現在，她已經相信聖人的話了，相信她听过許多次的这些話。世界即將毀灭，末日已經临近。最好是馬上就毀灭，在他們到达比拉波拉以前毀灭。那么，任何灾害都不能落到他們身上了。

11

到了比拉波拉，輪船下碇在一道瀑布旁边，瀑布的声音震耳欲聾。逃荒的难民們留在船上目送头等旅客們先下船。那个害瘰疾的旅行推銷員被人用担架抬着，直接送到診疗所里去。三等艙里大家都站了起来，連那些还發着燒的人也都站起来了，因为沒有人願意露出病容，恐怕得不到到聖保罗去的火車票。他們向每一个到船上来的人打听消息，想知道怎样办才能得到許可証，要到哪里去申請，檢查体格的医生是怎样的人，难民火車什么时候才开行？

他們恢复了勇气，虽然他們要分开来各自住到不同的旅館里，他們并沒有互相道別，他們全都希望能够在到聖保罗去的第一次火車上再見。

那个曾經代大家去买东西的黑白混血兒是一个爱說話而且口才很好的人，他从一个搬运工人那里得到了些詳細的消息。他打听出他們可以住在什么地方。大街上有些廉价旅館，肯收容难民，唯一的条件是要先付后住。他还打听到一些别的消息：在比拉波拉城里有三百以上的难民等待着到聖保罗去的交通工具。这个数目还不包括那些生病的人在內，这些人根本得不到医生的証明書。这些人的数目計算不出，他們在各处街道上要飯，或者在附近的种植园里做散工来換兩頓飯吃。可是他們总保持着获得医生証明書的那点希望，他們不时来受一次体格檢查。

“你們可能在这里过兩个月也不算一回事……”

最后，他們上岸了。他們把行李頂在头上或者用手提着。小艇把他們送到河岸上，他們停在岸边，不知道該往哪里走。比較好心的搬运工人們告訴他們应走的道路。

太陽血紅而灼热。街道上揚起一陣血紅色的灰塵，裝滿人們的肺部。他們到达的时候，比拉波拉城正在午睡。街道上只看見数以十計的乞丐，在向稀少的过路人求乞。还有这些厚厚的灰塵，把东西都染成紅色，使吐出来的痰帶着深暗的顏色。远处，瀑布在一道廢桥下面怒吼。他們开始成群結队地向那些廉价旅館走去。

火　車

1

病人走了出去，厄巴民农代斯·列特医生在叫喚护士以前，稍微坐了半晌。他覺得精疲力尽。他凝視着他的布滿紅色灰塵的鞋子的尖端。鞋油擦了也不抵事，只是白費錢。他打了一个很長的呵欠，用手背掩住嘴巴。他的襯衫被汗水粘住，診疗室里面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可詛咒的地方！可是除了站起来繼續工作以外沒有别的法子可想。在办公桌上有一大堆健康証明書。很厚的一堆，慢慢地少下来。这天下午，他已經檢查了二十个难民，只有九个拿着保証他們身体健康的証明書走出去，拿着証明書，他們就可以获得到聖保罗去的通行証；發通行証的地方是在这所房子的另一边，聖保罗州的难民管理局在那边办公。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害瘧疾，有些患寄生虫病，有几个害肺病，这一天，他还發現了一个痲瘋病人。即使診断工作很馬虎——一年以前，他初到比拉波拉的时候，他替他們一个个慢慢地檢查，跟他們聊天，問他們过去的历史，設法知道他們的父母或者祖父母的詳細情况——疾病的征象总在他們的臉上显露出来。有許多人还在發燒，燒得燙手，寒热从他們蒼白的臉色，顫抖着的双手，和眼珠

的深处透露出来。只要在这些可怜的人身上望上一眼就够了，何必拖延时間呢？另外的一些人，弯曲着背，双頰深陷，呼吸的声音具有特征……在这施診所里的确有一架爱克司光机，可是已經坏了，虽然他一再申請，到現在还沒有修理。不过这部机器也不会再有多大的用处。他对每一种疾病，对每一种結核病追根問底和查究起源的时代已經过去了，远远地过去了。何况，他把这些原因也記得爛熟：都是因为旅行，飢餓和过度的劳动。头几个月，难民們从診疗室里出来的时候，他們說：

“医生嘛，眞像是一个叫我們懺悔的教士……他查問我們生活上的一切……”

他覺得精疲力尽。这倒不是只有这一天下午是这样。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疲乏，要回溯到几个星期、几个月以前，这是对于周圍事物的一种憎恨：比拉波拉的炎热，鑽到鼻孔里、耳朵里和嘴巴里的灰塵，在昏沉沉的屋子里老大娘們的嘮叨，河流的声音，难民的疾病，他們的哀求，他們的眼淚，他們的戏剧性的經历。他对女护士感到厭倦，对費洛也感到厭倦，費洛是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跟她睡覺的一个姑娘，現在正在酒吧間里等他。他只想着一件事：走，离开这城市，离开施診所，离开这些几乎毫無用处的証明書，不再看見别的职員的臉，不再听見女护士亞美莉婭的声音叫喚下一个病人：

“另一个人……”

糊塗！另一个人……他們懂得这几个字的意义么？……一点也不懂得这几个字所包含的任何一种意义！……“聖經”上說——到底是不是“聖經”呢？——不应該对另一个人做惡事……可是最困难的，是正确地分清楚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惡。有誰如果認眞地要去分清善惡，他就是一个可憐的人，他会变成瘋子！厄

巴民农代斯自己在头几个月中就在这个問題上碰了釘子。他睡不着覺，当时真是非常可怕的时期。不过，总而言之，最好还是不要自尋煩惱，最好是讓事情自然發展。这世界很坏，可是并不是他，厄巴民农代斯·列特医生，只执行过兩年医务和領取一康托五百密耳瑞斯薪俸的人，所能够改進的……狄奥元納医生也得到了同样的結論。只不过，狄奥元納医生是不甘屈服，他沉溺在醉乡中，他把自己整个都毁了。显然，厄巴民农代斯自己也受过这种誘惑。有些晚上，他的唯一的願望就是喝酒一直喝到失去知觉，在城里到处乱走，什么也不想，讓酒精把环繞着他的一切骯髒东西洗干净。可是，他所看見的狄奥元納医生的情形对于他是很好的一个教訓，因此，他沒有走上狄奥元納医生的道路。

对于他，最重要的是一直坚持到他的在聖保罗的朋友們替他設法調职成功。他写了許多信，一封接着一封，他的父亲一刻也不休息，不得不放下剪刀和針綫，去找有势力的人帮忙，他的父亲所見过这些人的許多諾言，可是始終要回来重新悬求。厄巴民农代斯的朋友們認为他是个"不知趣的人"，他也滿不在乎。他們不知道什么是施診所，什么是难民，难民們的悲剧，他們的哀告，他們的請求，这些請求整个晚上在他的耳边嗡嗡响着，使他不能入睡……只要他們稍为懂得一点这种情形，他們就不会認为他是"不知趣的人"了。

不过，只要不时有个漂亮的女难民到来的話！……这是很少有的，他經常一連几个月所看見的只是些乳房松軟的老太婆和消瘦得像木棒的男人。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是非常卑劣的，是完全違反职業道德的，可是每当一个漂亮的黑白混血女子出現的时候，他总抵抗不住誘惑，借口說替她檢查，叫她脫去衣服，他就去撫摸她的胸膛和屁股。她羞得滿臉通紅，垂下眼皮，兩只手紧紧

抱在胸前。事后，他的良心上受到了責备，他厭惡他自己，可是在这地方干这分職業，可能使任何一个人墮落，可能腐蝕最坚强的性格。他时常想起他剛到不久的时候听見一个难民所說的一句話。那男子正在用鞋后跟很殘暴地毆打一个孩子；血从孩子的嘴唇上流下来。他上前抓住男子的臂膀，喝一声：

"住手！多么野蛮……"

男子惡狠狠地望了他一眼，可是等到看清楚他是医生时，难民馬上改变了态度，他变得非常謙恭，放松了那孩子，孩子淚流滿臉，渾身骯髒，竟沒有想到逃走。

"大夫先生，我們是穷人，我們要到聖保罗去。我們沒东西下肚子，因为我們身上沒个子兒。这可憐的家伙居然还去偸面包，給我找麻煩……"

于是他就在門檻上講起自己的历史。那时候，厄巴民农代斯还很耐心地傾听这些可怕的叙述。等到男子講完以后，他給了他一些忠告，还提出一个問題：

"怎么，在經过这許多苦难以后，你跟你的家人們居然还有勇气毆打你的孩子嗎？你們难道沒有同情心嗎？"

男子抬起了眼睛，用謙恭的声音說：

"苦难永远不会使人变好，大夫先生，苦难只会使人变坏……"

現在，他很愛重复說难民的这句話，他也曾經在他的每星期一次的信上引用过它（起初的时候，这些信是每天一封的），这些信是写給他的在聖保罗的未婚妻瑪莉叶塔的。他自己也一样，他也变坏了，不过他的惡行是渺小的，軟弱的，他不能够做更卑鄙骯髒的事，他只是沉溺在这一类丑事中：他使年輕的姑娘們脫下衣服，他拒絕給那些在他手下做事的职員們假期，这些职員們

夢想能够有几天从难民管理局里逃避开去。

一个漂亮的姑娘，这是非常罕見的。他曾經跟她們当中几个睡过覺。在飢餓压迫之下，她們是很容易到手的。有些已經結了婚，有些跟人同居，也有些是半路上死掉丈夫的寡妇。他給她們五个密耳瑞斯。对于她們，这已經是偌大的一笔財产。有許多后来就淪落在妓女聚居的街道上。有时他也遇見一个来过他的診所里要証明書的妓女。她們都有病，她們已經是一錢不值了，他堵塞了她們到聖保罗去的道路，她們最后进了妓院，在妓院里她們的死亡更加迅速。这一切都使他厭惡得作嘔，于是他就覺得精疲力尽。

当然，假使他願意，他可以不到診所里来。他有时也这样做，他把自己关在他租下来單独一个人居住的小房子里（白天，一个黑女人来替他收拾屋子）；他在旅館里吃飯，在某些炎热而令人愁悶的下午，他到了兩点鐘还不到施診所里去，反而回到家里倒头躺在床上。可是他不能馬上入睡（他的睡眠是昏沉沉的，醒来时渾身是汗而且腦袋疼痛），他那时候就开始痛苦万分地想着那一長列等待着他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在大厅里或者坐着或者站着，充滿憂慮的眼睛凝視着那扇他要走进来的門。有几个已經来过兩三次，他們始終不作声，他們的畏怯的眼光使他想起他在学生时代所养的一只狗的眼光。他在床上輾轉反側，最后还是回去工作。在这些日子里，他的脾气更加暴躁，更加沉默寡言，說話更加簡短。原来他完成学業是为着这个！

除了爬起来繼續工作，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候診室里拥挤万分；他到达的时候，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挤出一条路来，而且，他来了以后，人們还不停地涌进来。他已經匆匆忙忙地診視了二十多个，对那些生病的人只要望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目前是不可能的，你还害着瘧疾……”

他把装着奎宁丸的盒子給病人。

“拿着这些葯，等到热退了，再到这兒来看看有沒有办法可想……”

既然他好久以来早已曉得他要看見的总是同样的受惊的眼睛，同样的在哀求中搐动的嘴巴，和同样的絕望，哪一种病态的心情驅使他去凝視他們呢？

“一点也沒有用……我一点也不能帮助他們……”

他听見隔壁屋子里的悲嘆声和亞美莉婭赶一家人家出去的吆喝声，这个狠心而面貌丑陋的亞美莉婭啊！可是他自己做的事情也一样，或者差不多一样，他做的事情更卑劣，例如把最引誘人的姑娘脫光了衣服等等，可是他憎恨女护士的态度，憎恨她的对待难民們的可惡的态度。她仿佛看不見他們身边的一切不幸，她吃吃地笑，而且跟別的職員們一起互相开玩笑：

“啊！这些人！……他們眞叫我惡心……”

可是他自己并不比她好。有时他也显得殘忍而粗暴，說起話来所用的字眼跟亞美莉婭用的字眼相同或者非常近似。可是他憎恨她，而且对她并不隱藏自己的这种感情。

他从窗口上望出去。随着黃昏来临，灰塵已經減少了一点。窗口上紅色的灰塵堆积起来。有人从街上走过，跟他打了个招呼：

“晚上好！”

仿佛一个人在这样的城市里檢查难民体格，还能够度过一个良好的晚上似的！……他看了看表。幸喜时間將近到了。只要再看几个病人，今天的工作便算結束。然后，吃晚飯，晚上睡在費洛的怀里。可是連这样一个念头也鼓舞不起他的兴致。他已

經厭倦了这姑娘，他之所以沒有扔掉她，完全是因为他找不到另一个样子过得去的姑娘来代替她的緣故。在这个沒有女人的地獄里……

他叫喚：

“亞美莉婭！”

“来了。”

女护士打开通到候診室去的門，厄巴民农代斯听見了談話的声音。

“还有很多人嗎？”

“是的，很多。”

“哪几个是头一批的？”

“一家今天剛趁船到达的人家：兩个男人，一个母亲，一个姑娘，”她微笑起来，“相当可爱的姑娘，还有一个小孩。”

“叫其中的一个男的进来。”

她向門口走去，可是他又改变了主意。

“不，讓他們一起进来……这家人家是最后一批。別的人可以走了……他們可以明天再来……”

一起进来，可以結束得比較快点。何况，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檢查，这次輪船帶来的是一船身体很坏的旅客。几乎所有的人都患瘧疾，船上有傳染病流行，他已經証实了这一点。

耶洛尼莫和他的家人們进来的时候，厄巴民农代斯背对着他們，眼望着窗口。他听見了脚步声，听見护士把門帶上的声音，然后是帶着敬意的沉默。他放下窗帘来盖沒窗戶，轉过身来。亞美莉婭的話很对，这姑娘很漂亮。在难民中間，他很少見过像她这样漂亮的姑娘。

2

厄巴民农代斯·列特在差不多快一年以前到达比拉波拉的时候，他很乐观，他有創造一番事業的决心。这个职位是他經过千辛万苦才得到的，他趁火車从聖保罗到这兒来的时候，他眞的陶醉在心滿意足的狀态中。在貝罗·荷利宗特①，他給瑪丽叶塔拍了一封电报："不久即回。以后永不分离。"

他思想上准备在这兒过六个月左右，就像他的朋友們所答应他的那样。部里的办公室主任是一个欢喜說話而且富于虛荣心的老学究，写过一本关于"帮底浪特"②的書，当时这位主任对他說，他要設法使"这一次流放到比拉波拉的时間不至于过份長"。然后主任很夸張地仿佛在演說似的对他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我的年輕的朋友，你也不必过分煩惱。你有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国的主要問題中即將有兩个要摆在你的面前：东北地区的移民問題和聖法蘭西斯科河的問題。后一个問題尤其能引起人的兴趣。我劝你借这一次实習的机会来研究这一地区的許多特有現象。其中一个現象特别能够吸引人：为什么，在这么肥沃而富庶的一塊土地上，居民这么懶惰和無能呢？我个人的意見，这是由于人种杂婚的关系……不过你可以in situ③研究这些事情……"

他答应下来要研究这个問題，并且答应把他的意見写信报告他的上司，这些通信，照这位"帮底浪特"历史專家說，將是"一

---

① 这是从聖保罗到比拉波拉去的半路上的一个都市。

② "帮底浪特"(Bandeirantes)是荒原里的强盗。——法譯本注。

③ 拉丁文，意为"就地"、"在当地"。

个翰墨之交"的开始。当他这样承諾下来的时候，他并不是單純为了应酬，也不是为了博得这个人的好感，虽然今后他在許多方面都要倚靠这个人。他眞的帶着整整一套搜罗資料，工作和实行的計划。"我可以深入研究各种热帶疾病，这是一种能够賺錢的專門医学。"等到他能够調到聖保罗做事，那时候他就可以开一間診所。他仿佛已經看見自己發了財，出了名，有了一所設备很好的房子，瑪莉叶塔成了一个貴妇人，他的父亲放弃了裁縫这种可憎的职業。

可是他除了第一封信以外，从来沒有写过第二封，况且第一封信他也沒有發出。他到达兩个月以后，他的观察所得到的結論是必然不能討他的上司欢喜的，他認为最好还是把这問題擱在一边。这位"帮底浪特"历史專家要怎样說呢，假使他知道懶惰和無能只不过是在这塊富裕而肥沃的土地上忍受飢餓的結果？

在他趁火車到这兒来的長途旅行中，他拟出了种种計划。他不像那些越过叢林和聖法蘭西斯科河的难民們那样盲目地行动。毫無疑問，这个职位是靠佛罗里亞諾的帮助得来的——佛罗里亞諾正在厄巴民农代斯完全失望的时候从欧洲留学回来——可是这个职位也代表整整一年的奔走請求和在各个机关的寒冷的客厅里等待的結果。他受尽了侮辱，鞋子也磨穿了，他接受博士学位时所穿的那套藍衣服也变成赭色，褲管上的折痕已經消失，他拿着介紹信出去，帶着失敗回来，在他的期待着的父母面前，他一句話也說不出；晚上，他一边走去看他的未婚妻，一边心里害怕听見唐娜伊索蓮娜的永远不变的那句話：

"你得到什么結果嗎？"

他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瑪莉叶塔拉着他走到街上，她知道假使他們留在屋子里，唐娜伊索蓮娜就要开始嘀咕，說什么訂婚

时期过長是不吉利的，說什么有了一只医学博士的戒指就可以到处行得通，只要戴着这只戒指的人有恒心和肯努力工作。厄巴民农代斯的神經被刺激得受不住了，不止一次，他粗暴地回答过她。最好还是跑出去在房子前面散散步，跟鄰人打打招呼，跟这个或者那个談几句話。

老列特的夢想是使他的兒子求学。他的父亲已經做了一世裁縫，他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人家已經把一根針放在他的手指中間了。整整一生，他一直后悔自己不能够做一个医生；可是，他自己的夢想虽然不能实現，他却發誓要使他的兒子成为一个医生。为着达到这个目的，他做了最大的犧牲，他在晚上辛辛苦苦地工作，有时直做到天亮，替那些从他的雇主那里偷偷地拉过来的顧客們裁制衣服。白天，他在一間專制男子时裝的大商店里工作，晚上，他为自己的顧客工作。他自己連商号的标記也預备好，他把标記縫在上衣的領口上，顧客們也知道衣服的裁剪是同样的，就是裁剪得好才使得这家商店这么出名。对于家庭开銷，他用一个錢都要一点一滴地計算好了才用，只买些使得大家不至于餓死的最低限度的一点东西，可是他的兒子在公立中学里念書，备有一切必需的書籍，有一只漂亮的公事皮包，而且所穿的制服永远找不出缺点。

厄巴民农代斯考入大学的时候——他得到的分数很好，是八分——老裁縫的快活眞是無法形容。他把这件大事告訴所有的鄰居，邀請最亲密的朋友到家里来喝一杯啤酒。他已經把他的兒子当作医生；从此以后，他就半开玩笑，半認眞地管他的兒子叫“医生”。

“目的是使他習慣起来，”他說。

他开始儲蓄金錢来买戒指：

“我要买一只鑲着一塊眞綠玉的戒指，要眞的亮閃閃地發光……不要假貨，像有些人所戴着的那样……”于是他笑起来，非常高兴。

厄巴民农代斯很快就覺得这种情形有点可笑。可是他的心地相当好，他了解他的父母的犧牲，了解老裁縫那点天眞的快乐，老裁縫对那些跟他兒子同学的顧客，总把他們倆的父子关系隐瞞起来。有时他發覚顧客中有医科学生，他总引导談話向这样一个方向發展，使得最后总要談到厄巴民农代斯：

“你認識他嗎？他是我的一个顧客……”

那青年人認識他。

“他很聰明，不是嗎？他將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出名的医生！他眞有天分……而且，他又非常用功念書……”

厄巴民农代斯自己对同学們并沒有隐瞞他父亲的职業。就是这一件事使他跟佛罗里亞諾接近起来。佛罗里亞諾是一个有錢的小伙子，一个上議員的兒子，是被同学們羨慕和被教师們寵爱的人。他的父亲是有政治地位的人物，雇用許多人，有很大的势力，大家都尽力討好他的兒子。厄巴民农代斯从来沒有机会跟佛罗里亞諾接近，佛罗里亞諾有自己的小集团，組成这小集团的都是些有汽車和情妇的青年，他們参加豪华的集会，到游乐場里賭錢。他很少学習，教授們沒有勇气指責他，他們能够收到上議員的一張名片請求对他的兒子放寬一点，他們实在太高兴了。

一天早上，在上实習課的时候，佛罗里亞諾开始跟他談起話来：

“昨天我遇見你的一个热烈的崇拜者……”

“我的？”他惊訝起来。

"是的，一个裁縫。我的衣服是在罗伯拉做的，这是全聖保罗衣服裁制得最好的商店。昨天，那个裁縫發覚我是医科学生，他馬上跟我談起你，对我講起你的生活，贊揚你。我告訴他我是認識你的。"

厄巴民农代斯很留神地察看了对方一下，他感覚到佛罗里亞諾对他并沒有什么好感，因为所有他要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办到的事，在佛罗里亞諾却是輕而易举的，但佛罗里亞諾却沒有帮助过他。

"他是我的父亲……"

"啊！是你的父亲嗎？……"輪到佛罗里亞諾惊訝起来。

以后一直到下課，他們沒有再談什么。可是厄巴民农代斯的坦白态度获得了这位富家子弟的欢心，在佛罗里亞諾看来这种坦白态度仿佛是品格高貴的証明。他們走出課堂以后，佛罗里亞諾走到他身边：

"你要到城中心区去嗎？"

"是的。"

"那么跟我来，我帶你走……"

他們一起走上佛罗里亞諾的汽車，这是一輛使年輕姑娘們愛得發狂的栗色"派克"。他們談起来，变成了朋友。厄巴民农代斯被介紹进佛罗里亞諾的小集团里。他的新朋友們不讓他花錢，起初的时候，这一点使他覚得有点羞耻。可是他的这种羞耻的感覚所换得来的是他們給他的各种值得重視的享受，于是他也不再拒絕了。这时候，他已經在追求瑪莉叶塔；还在念三年級，他已經訂了婚。佛罗里亞諾答应他，一等他得到博士学位，他馬上替他在公家机关里找一个很好的位置。

"而且我們可以合起来开一間診所！我呢，我什么都不懂，你

呢，你却是一个好学生……我可以倚靠你来博取一个好名声！”

老裁縫对他們的友誼覺得很欣幸。現在，每当佛罗里亞諾来定制一套新衣服的时候，他就跟他閑談不休。他尽心尽意地替这青年縫衣服。有时厄巴民农代斯在上議員家里吃晚飯，他陪着佛罗里亞諾到俱乐部去，到宴会里去，到招待会里去，他还参加过一次大飯店的舞会。上議員自己有一天，也亲自走过去跟厄巴民农代斯的父亲握手，对于老裁縫說来，这是一个他从来不敢希冀的光荣。

“我要照顧你的兒子的將来，等到他成为医生的时候……”

店主人伴送着上議員，自从这一天以后，店主人对待裁縫就比較亲热了点。

“他的兒子是医科学生，是上議員那楷拉提拔的人。他的前途已經不成問題……据說是上議員用錢供他念書的……”

瑪莉叶塔方面也受到了这种幻想的鼓励；有时她也跟着厄巴民农代斯一起趁佛罗里亞諾的汽車，佛罗里亞諾身边帶着他在这一段时期中的嬌小的女友。他們到聖亞瑪罗喝威士忌，或者到瓜盧渣跳舞。这一切都要裁縫付出更大的牺牲。这种生活要花很多的錢，而他希望厄巴民农代斯什么都不缺乏。授与博士学位那天，当他看見他的兒子穿上黑袍，里面罩着的是他昨晚在家里帶着無限慈愛亲手裁制的那套藍衣服的时候，他沒法忍住他的眼淚。他極端留神傾听首長和畢業生代表的演說。等到他听見人家念厄巴民农代斯的姓名的时候，他大声地鼓掌。校長念出佛罗里亞諾·那楷拉的姓名时，他也一样大声鼓掌。上議員坐在貴宾席上，点了点头跟他招呼，老列特坐在举行这次畢業典礼的市立剧院的楼下正厅里。

瑪莉叶塔做了一件新衣裳来参加舞会。他們坐了出租汽車

去，一切仿佛在夢中；在家里，裁縫睡不着覚，他把会上的詳細情形一五一十地解釋給他的老婆听。

“而現在，他們正在跳舞……”

他把說了很久的戒指和一只金表送給他的兒子。还送給他一支自来水笔来开葯方。佛罗里亞諾却送給他的朋友一支異常昂貴的体温計。

六个月以后，所有这些东西都送进了当鋪。关于找职位的事，厄巴民农代斯不想催促佛罗里亞諾。他希望他的朋友能够想起这件事，去跟上議員說一說。可是，得到博士学位以后半个月，佛罗里亞諾由他的父母伴着趁船到欧洲去了。三个月以后，他的父亲为着自己的立法职务回了国。佛罗里亞諾却留在法国，繼續念一門性質不明确的專門医学。厄巴民农代斯竟来不及去看看上議員，上議員只在聖保罗逗留兩天，就馬上回到里約去了，因为政治局势很紧張。

于是就开始了一段苦悶的时期。他不时得到一兩封介紹信，他听过許多重要人物的諾言。他自己認为畢業以后还要父亲养他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他眼看着裁縫傴下身子拿着針一直做到天亮，恨不得自己也卷起衣袖拿起剪刀来帮助他。他到唐娜伊索蓮娜家里去看她的女兒的时候，他也注意到唐娜伊索蓮娜的眼光。有时，他連趁电車的錢也沒有，他羞于开口向他的父亲要錢，他的母亲有时給他五个密耳瑞斯讓他买香烟和零用。他的鞋底磨坏了，他在許多秘書室的会客間里站着等候，一等就等很久；他觉得这些等候的时間非常長，他变得自卑而且憤激不平。

这种情形繼續了一年。他已經丧失了一切希望的时候，佛罗里亞諾却从欧洲帶着一輛新汽車——一輛“飞亞脫”跑車，一个嬌小可爱的法国姑娘，还有他曾經在几家著名的医院实習过的

証明文件，一起回来了。厄巴民农代斯正在一个同学开的診所里开業，同学把診所每周借給他兩次，每次三个鐘头，可是他知道这一切沒有什么用，只不过是摆摆样子，使人相信他在做事罢了。他的那套藍衣服破旧得連縫綫也脫落了，他看見他的父亲要从家庭开銷上挪出錢来給他重新裁制一件的时候，他忿怒得不得了。

是佛罗里亞諾設法先找到他。听說他还沒有工作，佛罗里亞諾觉得很厭煩。

“这是可能的嗎？我跟父亲說过多少次……都是这个鬼政治使他一秒鐘也沒有空……可是这件事馬上就可以办起来……讓我来給你挑一个值得干的职位，一个眞正称得上好的职位……”

于是他就安排起今晚的节目来，他們要到聖多斯去①，到海边游乐場去……厄巴民农代斯指了指自己那套衣服。

“你可以穿我的一套衣服去，穿过以后你也不必再还給我……你現在再也不耍弄你的愚蠢的自尊心了吧，嗯？到底，都是我不好……”

他們回来的时候，厄巴民农代斯对他說：

“关于职位問題，我随便什么都接受，只要等候的时間不要过長……”

事实上，等候的时間并不長。佛罗里亞諾跟他解釋，假使时間寬裕的話，他可能找到比較好的位置。可是，眼前这么着急，他只好要了第一个空缺。这空缺是比拉波拉难民管理局医生的位置。

“这只是短时期的事情。我要設法把你調到这兒来，或者到

---

① 聖多斯（Santos）是聖保罗的外港。

任何比較好的地方……这一次不会像过去那一次一样了！”

可是厄巴民农代斯对这个位置已經非常滿意：一康托五百密耳瑞斯，这已經不錯了……他沒有告訴他的父母，也沒有告訴唐娜伊索蓮娜，也沒有告訴瑪莉叶塔，一直等到他的任命正式批准为止。这一天，他买了奶酪和酒回家，而且买了鮮花給他的未婚妻。佛罗里亞諾借了一笔錢給他，使他能够从当鋪里把戒指、金表、自来水笔和体温計贖出来，而且还有一点多余的錢来作路費。他手里拿着政府公报走进屋子里。裁縫快活得那么厉害，厄巴民农代斯真怕他会發生什么不幸。他拥抱他的兒子：

“我不是早跟你說过嗎？……只不过早一天或者迟一天……”

瑪莉叶塔快活的程度也不輕。唐娜伊索蓮娜詢問結婚的日期到底在哪一天。

“等我調回这兒以后馬上結婚。这不过是几个月的事，最多不过五个月或者六个月……”

他去代替一个名叫狄奥元納的医生，这位医生已經当了很久的公务員。他在比拉波拉度过四年，現在他已經想办法調到聖多斯。厄巴民农代斯听人說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享有非常好的名誉。

在旅途中，他拟下了許多計划。这座这么遙远，处在聖法蘭西斯科河岸边的比拉波拉城，到底是怎样的呢？他想起了办公室主任对他說的关于这条大河的各种問題。他除了剛比那斯和尤地爱以外，对內地的城市根本不熟悉，聖多斯不能够視为內地的城市。可是这座屬于棉納斯·遮拉厄斯州的城市应該是与众不同的。虽然他只要在那里过几个月，可是他有意在那里尽可能地研究和学習，他想在那里开設一間診所，空余的时間拿来应診。

他很惊訝狄奥元納医生沒有到車站上接他。他在聖保罗和貝罗·荷利宗特可都打了电报通知自己的到达。一个搬运工人替他拿了行李。

“狄奥元納·孟特斯医生住在哪兒？”

“狄奥日医生？他住在国际飯店……”

“路远嗎？”

“不，很近……”

“把我的行李搬到那边。我跟着你走来認認路。”

“就在这兒……”他把嘴唇向前伸了伸。“你只要沿着这条路走，是在那一边……”

他讓搬运工人跟在他后面。天气炎热得使人难以忍受，灰沙刺激着眼睛。他一定要买副黑眼鏡。可是城里的白房子使他对这城市产生了好感，桥下面的瀑布更使他非常兴奋。他在聖法蘭西斯科河前面停下来。一个穷人向他求乞。他把手伸进衣袋，一边找錢，一边望着那人。他把那要飯的看清楚以后，吃惊得呆了。毫無疑問，这是一个患麻瘋病的人。

飯店里靜悄悄的，仿佛沒有人居住。他拍了拍手，毫無用处。搬行李的黑人跑过去喊醒在睡午觉的旅館主人。趁同一部火車到达的别的旅客，都聚集在客厅里。

“茹加先生！客人来了！……”

茹加先生不慌不忙地用懶洋洋的步伐走过来。他穿着軟鞋，用手背揉着沒有睡醒的眼睛。厄巴民农代斯走上前：

“狄奥元納医生的确住在这兒嗎？”

旅館主人很仔細地察看他。

“是你嗎，到这兒来就职的医生嗎？”

“不錯，是我……”

“你的房間已經留好了，十九号。”

黑人搬着行李走上楼去。可是厄巴民农代斯想馬上找到他的同事，跟他談論談論。也許他沒有到車站接他，是因为有重病病人的关系，也許是为了要动手术。这是很值得問明白的。

“狄奥元納医生在哪兒？在医院里，还是在施診所？或者他出去看病去了？”

茹加先生揚起了一只眼睛，帶着一种描写不出的神情說：

“誰？狄奥元納医生？”

“是的，”厄巴民农代斯回答了一句，心里已經有点冒火了。

“哎喲……狄奥元納医生……出去看病去了……这到底是什么……”

他伸出臂膀，指着在广場的另一端的咖啡店說：

“他在那边……在这張桌子上，穿白衣裳……他在喝甜燒酒……”

3

这是对他的公然的蔑視。他請求旅館主人去通知狄奥元納医生他已經到达，然后他登楼到自己的房間里去。他洗了一个澡，換了衣服。沐浴替他把灰塵和旅途的疲乏都一扫而光。他覺得很愉快，而且在走向旅館大厅的时候，心里充滿了好奇，他以为在大厅里可以遇見狄奥元納医生。可是他一个人也看不見。他望了望对面的咖啡室，医生依然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仿佛他連姿势也沒有变动过。他招呼茹加。旅館主人急急忙忙地走过来，一声不响，那張沒有表情的臉很惹人厭，他等待着厄巴民农代斯說話。

“你派人通知医生了嗎？”

"沒有，先生……"

"可是我要求过你这样做的……我要跟他講話，这是很重要的。"

"我沒有派人去通知他，我自己亲自去了……这兒的佣人都是懶虫，我不得不亲自去做……"

"那么，你是通知过他了？"

茹加肯定地点了点头。

"他呢，他怎么說？"

"說他已經知道了……說我眞討厭……"

他又加上一句：

"这是他的習慣，他覺得什么都討厭……只除了一样：燒酒……他說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好东西；假使他有一个姑娘，他一定要替她起个名字叫'巴拉蒂'①……"他笑起来，这是一种緩慢而迟鈍的笑，"眞像一条蜓蚰笑的样子，假使蜓蚰也能笑的話，"厄巴民农代斯心里想。

他向着大門走去，他要老实不客气地指摘这个酒鬼的缺点！哼，这样子来接待一个同事嗎？他的义务是接待他，帶他到办公的地方，把职务移交給他，把他介紹給別的人。他一定要去跟这个酒鬼談話，把自己对他的态度的意見告訴他。

陽光热不可当，他走回来找他的帽子。他向来的習慣是不戴帽子出外的，可是在这兒他沒法子繼續走过去。一定要买副黑眼鏡，一定！多么厉害的太陽！……他再一次欣賞瀑布的水落在石头上的奇观，白色的泡沫四散噴射，再像流苏似的落下来。这眞値得一看。他一定要在他准备今晚写的一封長信里告訴瑪莉叶塔。

---

① 一种燒酒的牌子。——法譯本注。

可是当晚他并沒有写信給瑪莉叶塔，他只是在第二天早上才写，因为他跟狄奥元納医生在酒吧間里度过了这一夜晚，"去認識認識小姑娘們，"就像狄奥元納医生所說的。

当他穿过广場向咖啡館走去的时候，他沒想到事情会这样發展。他的目的本来是想狠狠地教訓医生一頓，然后自己設法解决一切困难，以后再將情况报告总局。同时托亲信的人帶个口信給佛罗里亞諾，把关于医生的情形告訴他。也許这医生以为他，厄巴民农代斯，只是一个沒有經驗的后生，旣沒有地位，也沒有背景的？也許他已經知道他是一个裁縫的兒子，因此他才采取这样的态度？

狄奥元納医生抬起了兩只沒有光彩的眼睛。他至少有一个星期沒有刮鬍子了，厄巴民农代斯心想。这是一把帶赭色的稀稀落落的鬍子，使得医生看起来神气有点像瘋子。他把打顫的手指插在凌乱的头髮里。厄巴民农代斯喃喃地对自己說："酒精中毒譫妄症"，可是同时也承認大概还是在开始阶段。他的衣服很骯髒，有好几处被香烟燒毁，他的香烟灰掉下来，散落在他的上衣和他的布滿污点的襯衫上。

"你好……"

"你就是来代替我的嗎？很好，很好，請坐。"

厄巴民农代斯很粗暴地拉了一張椅子过来，离开相当远地坐下了。狄奥元納的样子已經超过五十岁，身体很肥，兩只肥厚的手微微地顫动。厄巴民农代斯正想开口尖銳地諷刺他几句，可是医生連望也沒有望他，他拍了拍手招呼侍者过来。桌子上已經有了一瓶喝了一大半的燒酒。

"再拿一只酒杯来……愈快愈好，混帳东西……"

侍者笑起来，他大概已經習慣了医生的老花样。

"馬上就来。"

"想法子用水蕩一蕩杯子……"

他的嗓音却热烈而飽滿，像一个曾經是歌唱家的人的嗓音。厄巴民农代斯等着他請他喝酒便拒絕他。侍者把杯子放下来，正要去拿酒瓶，狄奥元納医生用一个手势阻止了他：

"走，老混蛋……"

他斟滿了第二只杯子，举起了自己的杯子：

"健康……"

"我不喝酒……"

狄奥元納医生的兩只陰郁的眼睛再度盯住他，而且这兩只怠惰万分的眼睛仿佛正在微笑；眼光里还流露出一絲嘲諷的痕迹。

"你不喝酒？啊！……你最好还是馬上就开始喝！……"

"馬上就开始喝？为什么？"

"你不久就知道了……这兒所剩下的，只有这点东西……"他举起了酒瓶，"聖伽杀沙①，比拉波拉最偉大的女聖人！她所創造的奇迹，比西塞罗神甫，或者比这位在荒原里游行的新聖人、有名的爱斯提文更多……"

他把自己的酒杯放在另一只酒杯旁边，下結論地說：

"扔掉你的自尊心，喝掉你这一小杯酒……这燒酒不厉害，是混蛋貨色，可是在这兒一帶算是最好的酒。是热努亞里亞地方的产品，当然比不上伯尔能布哥的。"

看見厄巴民农代斯还在迟疑不决，他重复說：

"扔掉你的自尊心，年輕人。在这兒，一切自尊心都要丧

① 伽杀沙（cachaça）是甜燒酒（見第④頁注②）的譯音。医生把燒酒的名称当作人名，而且尊为聖人，所以称为聖伽杀沙。

失……"

他的轉变了的嗓音現在有了一种严肃的声調:

"一切廉耻也丧失……"

厄巴民农代斯举起了他的酒杯:

"祝你健康……"

"謝謝。"他一口气喝完了自己的一杯，吐了一口痰，又斟满了杯子。

燒酒很凶，厄巴民农代斯覚得那酒在燃燒他的胸膛。汗从他的額上淌下来，猛烈的陽光使他眯細了眼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他記起手帕上的名字是瑪莉叶塔替他綉上的)，他揩了揩臉龐。

"多热啊!"

"还有更坏的事情呢……啊！假使还有的話！……"狄奥元納的眼睛又張开来，重新露出那种嘲諷的神情。

"燒酒，是防热的好东西，"他贊美着，柔弱的嘴唇上浮出半个微笑。

突然間，他把食指直指到厄巴民农代斯的胸膛，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問題:

"你看我多大年紀?"他在椅子上挺起腰身，使得另一个能够更清楚地观察他。

厄巴民农代斯思索了一下。他大概是五十八岁到六十岁。可是他要說他是五十五岁。

"你大概是五十五岁……或者多点，或者少点……"

狄奥元納笑起来。

"你瞧!你这样就知道什么是比拉波拉和什么是聖保罗州政府难民管理局衛生檢查官的职位了!"

他喝光了那杯甜燒酒，再斟滿一杯，連厄巴民农代斯那杯也斟滿了。

“我到这兒来大概有四年多一点……我在这混蛋車站下車的时候，我是三十八岁……我現在应該是四十二岁，假使我还懂得算算加法的話。我有五十五岁！的确是这样！那就是說我在这里已过了十七年，而不是四年……我还嫌你說得太少，在我看来，仿佛已經过了三十年……”

他搔着自己的赭色鬍子，厄巴民农代斯被他的嗓音吸引得着了迷。

“三十年，是这塊混蛋地方的法典上所規定的最高度的刑期，不是嗎？我在这兒所度过的四年中，我已經受滿了三十年的刑罰……”

厄巴民农代斯說，这种說法使他很惊訝。他在这城市里还沒有看見过很多东西，他只覺得热得难受。可是从他所看見过的东西看来，他却不能得出这么悲观的結論。以一座內地的城市而論，这倒不像是一座最坏的城市。

“哼！……这座城市……它有一个水上机場，它有一个夜总会，里面可以賭骰子，有漂亮的商店，总括一句話，都是混蛋东西。可是我說的不是城市本身，不是城市本身使人墮落，虽然天气这么热，而且还有許多討厭的家伙……”

現在，他的眼睛凝視着广場以外的地方，厄巴民农代斯虽然追随着他的視綫，却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凝視。广場上一个人也沒有。在另一条街上，一間鋪子的对面，一个穿着背心的阿拉伯人在打呵欠。也許医生凝視着的是他，厄巴民农代斯微笑着批評了一句：

“这么大热天气，还穿着开士米背心，多么勇敢的人！”

可是狄奥元納根本沒有听他。他所想的一定是另外一件事，因为他开口說話的时候，他說的是：

“等着看看你的顧客，那些难民們罢！……你多大年紀？”

“二十七岁。”

“簡直是个孩子！……在你这样年紀，我是在里約热內盧，那里有許多漂亮的女人。至少，不像这兒的那些混蛋东西……”

他又搔了搔鬍子。

“我發过誓，非要等你来了以后不刮鬍子……我不到車站接你，你一定很生气吧？”

“这就是說……我以为……”

“我本来想去的……可是，今天早上，大清早……”

他停下来，他喝掉那杯甜燒酒，又贊美起那飲料来：

“这酒可以使你的心温暖……”于是他沒头沒腦地开始講述：“他們从克拉圖来，走了六个多月才到达这兒。在路上几乎全數死亡，那些还能够活着的……”

“你說的是难民嗎？”

“就是我們的病人……有一种証明書要塡。只有那家伙身体健康的时候才可以塡；拿着这張証明書他就可以去領通行証，領証的地方是在同一所房子的另一边。假如他有病，他就不能获得証明書。你有手槍嗎？”

“沒有，多古怪的念头！……”

“最好还是有一支，用来保护那些証明書……或者你最好有鉄石心腸……我把燒酒澆进我的心里，使得我的心能够抵抗得住，我的心，是混蛋东西……”

“他們很凶暴嗎？”

“凶暴？”他对这詞兒很惊訝。“凶暴，哪里話！……凶暴的是

他們的眼睛，是無路可逃的野兽的眼光……他們用这种眼光望着我的时候，我总后悔手头沒有一支手槍来对着他們开放……我在这兒，可是我还看得見那汉子的眼睛，我对他說他的肺已經完蛋了。他哭了起来……”

他沉默了几秒鐘，然后問：

“你曾經看見过一个老头哭起来嗎？”

厄巴民农代斯想起了他父亲在他領取博士学位那天的光景，可是他回說沒有。

“那么很好，你准备着瞧罢……这是所有混蛋东西中最坏的一种……我怎么能够到車站接你呢？今天下午，我不到診所去，你的到达是我的借口，明天早上，我把职务移交給你，我趁第一次火車滾蛋。我的刑罰已經完了，你的正在开始……”

“眞的这么可怕嗎？……”要厄巴民农代斯相信这职位眞的是像对方所描写的那样一所监獄，是很难的一件事。說来說去，只不过是替难民們檢查檢查体格，为那些身体健康的人塡写証明書，遣散有病的人罢了……

“有病的人怎么办呢？”

“怎么办？不怎么办……他們不能够繼續旅行，如此而已……以后，他們死亡，誰在这混蛋世界上不死呢？”他指着广場：“他們留在这兒要飯……这是比拉波拉所不缺乏的东西：叫化子！他們每天回到施診所里来，申請重新檢查，硬說自己的毛病已經好了……”

“你再替他們檢查嗎？”

狄奥元納的兩只毫無光彩的眼睛盯在他身上。

“有什么用？肺病和痲瘋病不会这样快就好起来的……还有，假使是瘧疾的話……”

他把兩只臂膀伸开来，在別人身上，这种手势可能显得夸張可笑，可是在他身上，只显得悲哀。

“我从来沒有見过这許多飢餓的現象……杀死人們的，是飢餓。”

他边笑边說：

“这兒有一个打油詩人，專門写些討人厭的歪詩，可是其中有一首还过得去，詩上說他們——那些难民們——走遍了一条飢餓的道路，才能到达这兒……这是他所写的东西中唯一过得去的一首……飢餓的道路一直通到墳場……”

“局里的职員呢？”

“混蛋东西……”可是他覺得这句話不能表达他的全部意思，而且几乎有点贊美的味兒，因此他馬上更正：“不，都是些可憐虫，婊子养的……他們拿通行証来做买卖，他們做尽了各种坏事。我一个也不跟他們来往……”

他用一句話来总括一切：

“都是些小膿疱……”

跟着他又解釋：

“写报告向聖保罗的总局提意見絲毫沒有用。他們都有人撑腰，这些替他們撑腰的人对比拉波拉所發生的一切完全不放在心上。我請求調职已經有兩年之久。在最后的一封信里，我說，假如他們再不把我調走，我就扔下职务，不顧一切地滚他媽的蛋……我自己給自己定下一个期限，到本月月底为止。最后，我看見了你的委派令，人家也把一个新职位給我。我之所以沒有早点扔掉一切，是因为我可憐这些不幸的人，这兒沒有医生，他們就走不成功，沒有一个能够动身，包括那些有条件动身的人們在內……”

"你是調到聖多斯……"

"我知道……可是已經太晚了，我再也好不起来……在这兒的生活，一下子把我整个毁了……你以为我在未到这兒以前也喝酒的嗎？当然，我不是一个戒酒的人，我不时也喝一兩杯，在午飯前喝些开胃酒。就跟大家一样……"

他叫喚侍者：

"一起記在帳上，老混蛋！"

他把一塊錢幣扔在桌子上，侍者喃喃地道了声謝。

"我說这些話真惹你厭……可是最好还是讓你馬上知道一切，使你在走进这施診所的时候，不至于充滿幻想，像我过去那样。我当时以为我是为社会服务，是給难民們医疗救助，"他搖晃着兩只手，"种种計划……一切都成为泡影……"

他們站起来。陽光在瀑布上閃耀，他們朝这方向走去。厄巴民农代斯很惊訝地發覺医生虽然喝了許多酒，走起路来却能够一直朝前走；只是他的背有点駝，兩只手顫震着。可是他發覺对方也在用眼角观察他：

"我还沒有喝够，"他笑着說。"要到晚上我才喝得爛醉。"

他笑得更厉害了：

"唯一能够使人入睡的方法，是喝酒……"

"是天气热的关系嗎？……"

"天气热的关系，呸！……是他們和他們的經历……还有那些眼光……真使你想杀人。"

当天晚上，厄巴民农代斯看見医生喝醉了酒，在酒吧間里跳舞。他認識所有的人；港口上粗野的汉子，商店职員，那位聞名的詩人——一个矮小而十分瘦削的黑白混血兒，船上的水手，等等，大家仿佛都很爱他。他指着那些女人对厄巴民农代斯說：

“沒有問过我以前，不要跟她們当中任何一个睡觉。我知道她們当中誰有淋病，誰沒有病。除了难民們，只有她們是我的顧客。”

当天下午，他們曾經到施診所里去过。狄奥元納把各种情形解釋給他听，而且用幽默的态度給他介紹亞美莉婭：

“这只河馬就是护士。这是上帝所創造的最粗制的动物。”

随后厄巴民农代斯跟着亞美莉婭到局里的另一部門去，跟别的职員們見面。他們很好地接待他，邀請他吃中飯，而且馬上就听他的指揮。医生是管理局里权力最大的人。沒有人向他說过一句关于狄奥元納医生的話，而且他也不能容忍任何人批評医生。

他們一起在旅館里吃晚飯，狄奥元納把他拉到酒吧間里去。在那里，他指着那些毫不漂亮的女人們，妓女們說：

“这一个，我檢查过她，她本来身体很健康。可是她家里其余的人不能繼續旅行。他們淪落在这兒要飯，她在街头兜攬嫖客……現在，她也跟她的亲人們一样害病了……”

他熟悉她們每个人的历史。即使在酒吧間里，也有难民过来請求他。就是在这兒，厄巴民农代斯开始跟那些以后就要排队到他的診所里来要証明書的人們接触。一个男人帶着兩个小孩走近医生的桌子。狄奥元納用他的混濁的眼睛盯住他；現在他的嗓音由于酒精的作用已經变得沉重了。

“你要什么，卡尔多索？”

“要你再檢查一次……我已經完全好了，我不再觉得有什么……”

“你以为肺里的一个空洞自己会漸漸收口的嗎？”

“可是我既不咳嗽，又不再發燒……”

于是狄奥元納不管自己所在的是什么地方，就把耳朵靠在那男子的背上。他弯着手指輕輕地在他的肋骨上敲着。然后，轉过来对厄巴民农代斯說：

“你自己瞧……”

他也給他听診。

“兩肺……”

狄奥元納对那难民說：

“还沒有好，卡尔多索，可是快了……明天到施診所来，我要給你一点葯……”

“明天你可以驗得淸楚一点，大夫先生……”

男人走了开去。

“他过不了多久就要完蛋……”

他又伸开了兩条臂膀，做出他在下午所做过的同样手势，然后用他最愛用的那句話来总括一切：

“混蛋……”

4

他怀着什么鬼心思要叫他們全体一起进来呢？这种叫漂亮姑娘們脫光衣服，慢慢地、仔細地檢查她們的習慣已經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習慣。他只限于胆小的撫摸，可是他所見过的年輕姑娘的形像一直纏着他；使他晚上跟費洛睡覺的时候活像一只春情發动期的野兽。費洛对他說：

“今天，你眞是被鬼迷了！”

耶洛尼莫一家人站在他面前。他听見耶洛尼莫咳嗽的声音，他自己心里下了一个診断：

“肺病……”

他的心里几乎馬上就拟好一个計划。亞美莉婭还站在那里，他做了一个手势，她走了出去，順手把門帶上。厄巴民农代斯坐在他的安乐椅上，开始提出一些慣常的問題，他的眼睛从这一家人的这一个身上溜到另一个身上。他用笔記下他們的姓名，他們的年龄，他們的来历。

"你們今天剛到嗎？"

"是的，先生。我們馬上就赶到这兒来，据說許多有車票的人还在等待火車，可是我們，我們想知道是不是可以馬上动身……"

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好，我来替你們檢查檢查。假使你們全体都很健康，你們就可以用不着再来找我……明天你們就可以拿到通行証……可是，要动身得候时間……要照每个人的次序先后。那些先拿到通行証的人先走……"

他盯住瑪塔。

"即使这样，我也許可以想法子讓你們比別人先走……"

現在是尤恭蒂娜在回答:

"假使你能够这样办，上帝一定保佑你……我們一定要早点到达，我們的錢快用光了……"

"我們开始檢查罢……"

这也是他的計划的一部分：当着其余的人的面先檢查孩子，然后，他替他們一个个的檢查。这样，他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欣賞和撫摸这个低垂双眼、双手交叉在膝盖上的少女的身体。

"这孩子先来……他到底叫什么名字呀？"他查了查剛才記下来的紀录，他的态度又和藹又亲切。"安湯尼奧嗎？……"

"我們叫他湯尼，"尤恭蒂娜解釋。

"很好，湯尼先生。我們来看看。把你的衣服都脫掉。"

湯尼抓住他外祖父的褲管，在角落里縮成一团。医生走近来时，他开始干哭。

"不要怕，我的孩子……誰曾看見过大人也哭的嗎？我不会弄痛你的！"

可是結果約翰·彼得罗不得不把他拖到房間的中心，尤恭蒂娜强迫着替他把衣服脫下来，还要罵他，威吓他。湯尼像个絕望的人似的号哭。

他讓孩子躺下来。

"他很瘦，嗯？"

"只剩下这么一个还活着……"尤恭蒂娜的声音里帶着这么悲哀的腔調，使得厄巴民农代斯也感动起来了。"本来是三个孩子，兩个男的和一个小姑娘，我們管她叫娜嘉……只有这一个还活着……他的年紀最大，他受得住……"

这些經历……整天說来說去都是同样的經历。狄奥元納的話很对，这份工作可能把任何一个人都毁掉，可以使一切自尊心都丧失，一切廉耻也丧失。

"另外兩个是害什么病死的？"他抬起头，耳朵离开了孩子的背部，他正在孩子的背部听診。

"娜嘉，是脚上長了膿。她在路上戳进了一根刺，伤口腐爛，寒热要了她的命。另一个是在船上……"

"是痢疾还是瘧疾？"

"是……对了，是痢疾……他还在喝奶，他受不了魚湯……他整天拉屎。"

他再点了点头。他繼續非常仔細地檢查。湯尼还在干哭，他的細小而骯髒的身体在医生的兩只手下面乱动。厄巴民农代

斯看見虱子在孩子的头髮里爬行。很瘦，可是很健康。这一个沒有什么。

他在他的屁股上打了一下。

"你可以把衣服穿起来，我的孩子。"

他对尤恭蒂娜說：

"他沒有什么……可是他要多吃点东西……他肚子里可能有虫……"他把湯尼叫回来，察看他的眼睛。"对的，他一定有虫……你們到了聖保罗以后，要好好地給他吃点驅虫药……現在就把他的头髮剃光，先把虱子肃清……"

"是的，先生……"

他填写証明書。

"这一个有权領取通行証……現在，我們来看看别的几个。你們大家全出去，只留下一个在这兒。"他随手指着約翰·彼得罗。"你，請……"

他开了門，其余的人都走出去。約翰·彼得罗几乎跟湯尼一样害怕。

"請坐在这兒……"他过去找别的工具。"脫掉你的上衣。"

約翰·彼得罗把上衣擱在椅子上。

"把你的襯衫也脫掉。"

农民裸露的上半身非常消瘦，古銅似的顏色。他大概沒有瘧疾，或者最低限度目前不是發作的时期。

"說三十三。"

肺里一点沒有什么。可是他想把診断的时間尽量拖長，这样，如果他跟少女單独在一起时間長一点，其余的人就不至于惊訝了。

"繼續說下去，到我叫你停止的时候才停。"

約翰·彼得罗的声音惶恐地重复:

“三十三,三十三……”

“够了。”

他直起身子,听了听难民的心臟,他做了一个鬼臉,約翰·彼得罗惊吓起来。

“有什么嗎,医生?”

“沒有什么……”他微笑着。“不要害怕,你有权动身。”

他一边填写証明書,一边命令:

“你可以把衣服穿起来。”

他把証明書交給他。

“請那位女太太进来。”

尤恭蒂娜进来以后只站在門口附近。厄巴民农代斯望了望她的脚,她的鞋子已經有了破洞,露出了脚趾头。

“脫掉你的衣服。你可以留下襯裙。”

他把身子轉过去,等着。

“好了嗎?”

“还沒有……”

事实上她根本沒有动手,羞耻心把她的臉燒得火热。她听人家說过新派医生是要人把衣服脫光的。

“怎么,太太,快点呀!你不必脫下你的襯裙……”

他使她坐在長沙發上,然后叫她躺下来。他望着这个肌肉松軟的年老的軀体。她还有多少年好活呢?对病人这样的估計他每天总要作好几次。

“年紀最大的那位是你的丈夫,是嗎?那位咳嗽的?”

“是的,先生……”

“另外一位是你的小叔?那位年輕的姑娘,是你的女兒?”

"是的，先生。小孩是我的外孙。"

"很好。"

他慢慢地檢查她，拚命拖延时間。整个計划在他心里已經醞釀成熟。那老头害肺病，毫無疑問。他們不能够走……

"說三十三……"

他把耳朵貼在老妇人的胸脯上傾听。然后用手指在她的肋骨上敲打。

"要把你的痰化驗一下……你明天再来一次，我待会兒通知护士。"

"有什么嗎，医生？告訴我罢，为了上帝的愛！"

"沒有什么……只不过是我想証实一下你的确沒有什么……"

她仿佛失魂落魄似的，厄巴民农代斯想法子安慰她。

"不要担心。这只不过是一种手續，明天或者后天，一切問題都可以解决了……"

他問：

"你的丈夫咳嗽已經好久了嗎？"

"已經有兩个月……我們在一个田庄里过夜，他开始訴說背上疼痛。"

"他从来沒有吐过血嗎？"

"吐过的，是我們到达熱舍罗的时候……可是那里的医生給了他一些葯，他就好了。"

"很好……"在她急匆匆地穿衣服的时候，他喊："亞美莉婭！亞美莉婭！"

护士走了进来。

"明天拿痰去化驗。跟她在外面把預約手續办好。"然后，对

尤蒂蒂娜說："請你的丈夫进来。"

只要望一望耶洛尼莫就够了。他叫他脫去上裝和襯衫。他的凹陷的胸膛露了出来。对这一个，沒有什么办法可想。他替他檢查，可是他早已知道診察的結果。

"你明天要再来一次驗驗痰。隔壁房間里的护士会告訴你要怎样办手續……这是沒有什么意思的事，你不要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給我証明書嗎，医生？"

"暫时还不給。要等驗过以后。"

他看見老头的臉色变得像个死尸那样蒼白。眞像是人家剛把他的最亲爱的一个亲人的死訊告訴了他。

"拿出勇气来！这只不过是我想証实一下你的确沒有什么……明天，你可以拿到你的証明書……"

最初的时候，他总是用这种方法。他讓他們在許多許多日子里还保持着幻想，只有到了沒法子再拖的时候，他才把这件可怕的消息宣布出来。后来，他的心已經不那么軟了，他殘暴地对他們說眞話。可是这一次，隔壁房間里的年輕姑娘的存在，把他抑制住了。他裝出記不起来的样子：

"还少了什么人嗎？"

"还少我的女兒……"他用微弱得几乎听不出的声音回答。

"請她进来。"

他陪着耶洛尼莫一直走到門口。

"还有这一个，亞美莉婭，明天化驗。"

瑪塔走进房間，厄巴民农代斯微笑起来。

"脫下你的衣服，躺在这兒，"他指着長沙發。

为了給她方便，他轉过身去对着窗戶。

"你脫完以后，告訴我。"

黃昏已經到来，街上的电灯馬上就要亮起来。由于落下了窗帘，房間里光綫昏暗。他拈亮了电灯。

"好了嗎？"

沒有回答。他轉过身来，她望着他，手里拿着她的袍子，沒有勇气脫下她的襯裙。

"快点，全都要脫下……不要害怕，只不过是为了檢查，你躺下以后，可以拿这張被單盖上。"

起初，他眞的替她檢查。她沒有什么。后来，他就开始了他的卑鄙的工作。欲望在他身內上升，他的双手哆嗦起来，跟狄奧元納医生喝醉酒时的双手一样。"各人有各人的不幸，"他想。他把少女翻过来背脊朝下，把被單退落到腹部。她的兩只乳房又高又結实，非常好看。他把腦袋貼下去，他的臉頰跟光滑而柔軟的肉体接触，这是一陣惊心动魄的快感。

就这样，他看見了瑪塔的身体，撫摸过它而且想占有它。当他說："你可以把衣服穿起来"的时候，他双眼充滿了血絲而且咬紧了牙齿。

瑪塔縮成一团，自顧自的穿衣服，沒有望他。

"請坐在这兒，我們随便談談。"

她听从了，低下头，双手擱在膝上做出防衛的姿势。

"我不想告訴你的母亲，我不願意使她伤心。可是你已經是一个大姑娘了，所以我跟你說眞話。"

現在，她又恢复了信心，無疑的，一定是为了診断，他才不得不撫摸她这么長久……她第一次抬起眼睛望他。他是一个俊俏后生，眼光里充滿善良。

"你的父亲病得很厉害……"

"他害什么病？"

"肺結核。"

"就是痨病嗎？"

"是的……照他这种情形，他不能够动身。"

"他不能？……那么，該怎么办呢？"

"首先，他要当心身体……以后，我們再看情形……至于你的母亲，我还不知道……可能她沒有病，也可能她已經染上了……这要看化驗的結果怎样……你呢，你需要打几針……"

对她說来，这个責任非常重。她已經逐漸成为干活最多而且替家里别的人出主意安排一切的人。可是現在，她失魂落魄，呆若木鷄，不知怎样办才好。

"我想法子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你……明天你跟你的父亲和母亲再来，我們看看化驗的結果。你呢，我給你打一針。"

他还叮囑她：

"你們当中誰也不要跟你的父亲用同一个杯子喝东西。也不要在同一个盆子里吃东西，懂嗎？"

他托住她的下頷，动作非常友善。

"我想法子帮你一点忙，这是为了你……我喜欢你……"

这天晚上，他在酒吧間里喝得酩酊大醉，最后竟打了費洛一頓，因为她显得非常任性，拒絕他对她肉体的要求，要他哀求她。

5

乞丐布滿了全城。他們糾纏着从头等艙下来的旅客，他們聚集在火車站和各个旅館前面，他們是一群夢幻中的人物，渾身創伤，渾身骯髒。有一天，一个从貝罗·荷利宗特到来的旅客說，这里是一所疾病博物院。他們是难民中的渣滓，是那些不能够

动身到聖保罗去，也不能够回到荒原的人。他們在城里流浪，害病比較輕的人最后跑到附近田庄或种植园里工作，所得到的酬劳只是供食和宿，等待着死亡。其余的人参加了这乞丐縱队，他們积蓄一点錢作为到聖保罗去的旅費。即使在这兒，他們还保持着幻想，以为本州是富庶和繁荣的地方。他們只要有了必需的数目的錢，就馬上趁車到聖保罗去等死。别的人回到热舍罗去，重新走上叢林的道路，为的是在荒原里死亡。

有几个永远留在比拉波拉。他們睡在河岸上，睡在树林里，他們在桥的另一端盖了些草棚，倚靠偸窃和搶劫过活。

要分淸楚哪些是乞丐和哪些是难民，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說乞丐是用哀告的声音喊嚷着求乞的。这些数以百計的飢餓的人們，衣服襤褸，有些等待火車，有些还有希望获得健康証明書，有些已經从聖保罗回来，有些在难民管理局前面排队等候，使这座城市成了“啓示录”①里所描繪的景象之一。孩子們在馬路上閑蕩，跟乞丐們混在一起，他們的尖銳的嗓音夾杂在老年人低沉的嗓音里。

那位聞名的詩人，說过“飢餓的道路”那些話的，是一个怀疑派。他是一家船公司里的一个穷苦的小职員，由于州府的报紙从来不肯登他的詩篇而憤懣不平。他曾經說过，在比拉波拉的乞丐可以区分为一百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永久性的，他們在街道上徘徊已經有好多年，他們的臉已經为人人所熟悉，他們的病也为众所周知。其中有些是瞎子和殘廢人，他們迟迟不死，反而有一部分固定的施主施舍給他們。在这初步的分类里，另一种是路过的乞丐；可是他們又可細分为不同的几組。首先，是孩

① “啓示录”是“新約”最后的一書，作者是聖約翰。內容描写人类將来的命运，世界的末日，一个正义时代的出现等。

子們。所有的孩子都求乞，連那些父母还有几个錢的孩子也在內。他們到达以后，看見別的孩子們向行人伸手，他們也模仿起来，这对于他們是有收益的一种娛乐。其次，是女人們，她們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抱着嬰孩，她們的丈夫在横越“卡亭伽”的时候、或者在到达比拉波拉以后死了，她們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才好：是繼續到聖保罗去呢，还是回到荒原里去。結果她們留在比拉波拉，年紀比較不十分大的向妓女和乞丐兩方面分化，最衰殘的根本就不能选擇，她們沒有資格在街头拉客。最后，是男人們，他們也分成几种。那些毛病沒法治疗的，厄巴民农代斯已經断送了他們动身的希望，他們正在設法找点錢来趁火車到聖保罗去，或者趁船回到热舍罗去。那些害上瘧疾的，自己服食奎宁丸，还希望能够获得健康証明書和通行証。还有一些是从聖保罗回来的，他們沒有錢再横越“卡亭伽”了。乞丐們互相偷窃，成群結队聚集在一起，在火車站，在碼头上，在旅館門口互相排挤，在广場上曬太陽，吃些殘羹剩飯，在垃圾桶里撿垃圾。夏天，他們还差不多可以在無情的太陽下面閑蕩。可是冬天帶着雨水到来以后，一連几天几夜的下雨，他們那时候就不得不跑到那些匆匆忙忙地搭起来的小屋里躲避，或者就躲进附近的田庄里，而且一死就是好几十个。

簡直可以說，这是一座乞丐的城市，假使这位詩人的天才多一点而牢騷少一点的話，也許他就会写出一首不朽的詩篇来。可是，最近，他倒宁願給妓女們写一些爱情十四行体詩，这样他就可以免費跟那些比較不十分丑的妓女們睡覺。

耶洛尼莫和他的家人們又开始在旅館里計算他們所有的几文錢，他們在旅館里每天每人要付三个密耳瑞斯的食宿費，吃的只是些黑豆和一片咸肉。約翰·彼得罗出外找工作去了，可是

不知有多少人也在找工作。湯尼早已跟着别的頑童們一起求乞。耶洛尼莫打了他一頓，他永远也不能想像一个有着他的血統的人会淪落到公开求乞。可是不久他就明白除了这一条路以外，沒有别的办法。

他們互相詢問医生对他們所說的話。只有約翰·彼得罗和湯尼拿到了健康証明書。

瑪塔把父亲的毛病告訴尤恭蒂娜。

“他說他相信，你，你沒有什么……可是爸爸病得很厉害……他还說他要帮助我們……”

虽然很失望，尤恭蒂娜依然找出句把贊美医生的話：

“他是一个好人……”

“我們一定要落到倚靠别人的施舍过活……”

于是她又想起了她的三个兒子，假使他們在这兒，一切都会兩样。不过，誰知道呢？也許到底还是这样子的好……至少，这三个不必被迫在街头求乞。尤恭蒂娜也想起了开槍射击亞尔杜的格雷哥里奥：

“但願他不要被抓住……他这样做，实在做得好……可惜不是打在奥洛里亞諾医生身上！”

瑪塔也想起了奥洛里亞諾，他撫摸过她，就像那位医生在診所里所做的那样。她覺得胸脯里起了一陣战栗，使她忘記了飢餓和哀愁，使她看見了城里的灯光。还有文桑特，他在哪兒呢？他从来沒有撫摸过她，瑪塔愛的是他。

6

他們一起再到施診所里来。亞美莉婭叫他們等着。他們等在挤滿了人的候診室里，看着房門不停地打开又关上，人們走进

走出。有些很快活，拿着保証他們获得免費車票的健康証明書，有些垂头丧气，女人們眼睛哭得通紅。最后，尤恭蒂娜和耶洛尼莫被叫进去化驗。厄巴民农代斯叫他們第二天再来看結果。他答应他們：

“我今天就办这件事。”

“医生，为了你母亲的爱，我請求你快点。我們身上早已沒有一个子兒，明天，我們不得不离开旅館，我們所付的錢只到今天为止……”

“明天，准沒錯兒，你們一定知道化驗的結果……現在叫那位年輕的姑娘进来，我替她治病。她害貧血症害得很厉害，可是，只要打几針，她的身体就可以强壯起来，我可以把証明書給她。”

他很不耐煩地等候瑪塔进来。他把注射器和針头放在沸水里消毒；归根到底，这种注射只会对她有益处。她对他說声“早”，怯生生地微笑起来。

“明天，我就可以知道你的父母化驗的結果……我希望結果是好的……可是我很怀疑老头有肺病……”

“假使真的这样，他就不能动身嗎？……”

“最低限度他不能享受国家供給的旅費……假使他自己出錢，他將来找工作也不能够享受各种便利，他也不能住在公家宿舍里，也不能享受救济一直到他找到工作为止。事实上即使他自己有錢，自己拿旅費出来，也沒有什么大用处……”

“假使你能够帮他一点忙……”

“我的小姑娘，我能够做的，我一定做……为了你，这是值得的……”

他微笑起来，她垂下眼皮。她摸不准他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可是她懂得他的話里和眼光里都帶有一种她捉摸不着的双关意

义。她向他道謝。

“請你准备打針。”

她不知道应該怎么办，他对她解釋：

“脫下褲子，把裙子撩起来。打針要打在臀部。”

“哪兒？”

“屁股上……”

他用浸透酒精的棉花擦了擦，抓住結实的肌肉，把針刺进去。她輕輕地呻吟了一声。

“戳破了这么美丽的一件东西眞可惜……”

瑪塔沒有作声，她覚得他把針拉出来的一下刺痛，可是他的手繼續在按摩她。

“使它不至于長膿……結成硬塊……”

他的兩只手沿着她的大腿滑下去，又向屁股方面摸上来，圍住她的肚子，触到她的最重要的部位。她战栗了一下，臉上一陣热，动了一动，想把身体轉过来。

厄巴民农代斯怕吓着了她，站直了身子，馬上繼續談起話来。她在整理衣服，沒有望他。

“你的母亲对我說你們沒有錢付食宿费，說你們所付的錢只到今天为止……”

“我的叔父約翰·彼得罗在找工作……”

厄巴民农代斯在他的皮包里搜索，他掏出一張五十个密耳瑞斯的鈔票，把鈔票遞給她。

“这是帮助你們的，旣然你們还要逗留一些日子……你不必告訴你的母亲說是我給你的。”

她很想拒絕。可是她知道他們的錢已經將近用完，他們不知道要在哪兒睡覚，將吃些什么。而她的父亲又在这种情形中！

……她接受了。

“你眞好……”

他大着胆試探一句：

“我还可以給你許多……”

可是瑪塔早已伸出手指尖兒怯生生地做着告别的手势。

回到旅館，她告訴尤恭蒂娜医生給了她这笔錢。可是她沒有提起他的兩只手曾經摸过她的大腿和肚子。尤恭蒂娜感动起来。

“但願上帝給他好运……他眞好啊！”

“他說他認为爸爸沒有希望……”

“我們該怎样办啊，我的女兒？”

耶洛尼莫咳嗽得令人非常担心。約翰·彼得罗沒有找到工作。即使只換頓飯吃的工作也沒有。城里的难民太多了，附近的田庄里的人已經太多了。

7

虽然他已經習慣于这种場面，可是厄巴民农代斯始終害怕演出这一幕。

“你已經化驗了嗎？”

“化驗了。你沒有什么，”他是对尤恭蒂娜說，“可是，唉，你，老朋友，你的一只肺有病。在这种情形下面你不能够动身……”

“你不把証明書給我嗎？”

他心里想，最好的策略是不要一下子杜絕了全部希望。

“至少，暫时不能給……不可能。我們要开始进行有力的治疗：每天打針，休息，吃些有营养的东西。再过一些日子，也許我就可以把証明書發給你……”

“我們怎样才能活到那时候呢？”

“医生先生，請你跟我說实話……不要兜着圈子走远路……假使眞的沒有办法，請告訴我，因为如果这样，他們，”他指着自己一家人，“他們可以走，我一个人留在这兒。他們到了那边，約翰·彼得罗做事，兩个女的也做事，他們寄錢給我，我就可以动身了……”

在这一刹那間，厄巴民农代斯几乎想放弃了瑪塔，想告訴老头他永远也得不到这張宝貴的証明書。他可以到局里請求讓約翰·彼得罗和兩个女人趁第一次火車走，而且还給一点錢帮助耶洛尼莫买一張車票。可是他的手上又有了瑪塔屁股上的那种温暖的感覚。

“也許等我免費給你治疗以后，你也可以走……至于工作，我倒能很容易給瑪塔一点工作：假使她会燒飯，她可以在你們逗留在这兒的时期內，到我家里来燒燒飯……这已經是一种帮忙……我再替你們找一个住的地方……我認为最好还是等一等……你一恢复健康，我馬上設法使你們趁第一次火車走。你的意見怎样？”

“你眞是太好了……这是上帝把你安排在我們的道路上来帮助我們的……”

这些話像辱罵一样使他非常难堪。可是給瑪塔打針的时候又到了，欲火又充滿了他的眼睛。“一切廉耻……”这是狄奥元納說过的。

8

在街角上，有几个黑人把他当作恩人；的确，他們当中的那个黑女人害伤寒病的时候，是他救活了她。他們住在一所破旧的木屋里，厄巴民农代斯就安排耶洛尼莫和他的家人住在这里。

黑人們很高兴能够用这件事来报答他，他們甚至不想接受他給他們的二十个密耳瑞斯。

“这些人是一个朋友托我照顧的……”

黑人們幷沒有詳細追問根由。于是瑪塔現在每天早上都到医生家里去燒飯和收拾屋子。以前每天来的那个黑女人非常惊訝医生会給她一个假期，因为在这一帶的佣人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假期的。沒有几天，瑪塔已經猜出厄巴民农代斯帮助她一家人的理由。他从来不放松一个机会来抓住她，摸她的乳房和大腿。她拒絕把身子給他，可是她幷不是經常都能躲避得了，何况还有打針的时間，現在他就在屋子里替她打針。他愈来愈瘋狂地想瑪塔，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来占有她。他所表現出对她的这种兴趣使費洛嫉妒起来。他就借这机会跟她鬧翻。

他的全部空閑时間都在家里度过，在客厅和厨房之間走来走去，利用种种借口叫年輕的姑娘过来，她扫地的时候就纏在她身边，抓住她的手。

她很明白当前的危險，起初，她想逃走，想扔下一切，想把一切都告訴尤恭蒂娜。可是她想了一想，她看清楚眞的那样做的話，他們全家会什么都沒有了，連个藏身的地方也沒有了，也沒有到了月底医生要付給她的那笔工資四十个密耳瑞斯，更沒有为着湯尼替他跑腿他給湯尼的錢。而最坏的是，她父亲能够动身的希望都成了泡影；假使她的父亲不陪伴着他們，他們在聖保罗怎么能够应付一切呢？

瑪塔把这一切細細地思索了好久。她覚得沒法子逃出医生的掌心。而且，她慢慢地也开始爱上这些撫摸。厄巴民农代斯是个俊俏后生，她知道她自己不能抵抗好久。于是她就决定尽量从这种情势上获取利益。她不是不知道，假使耶洛尼莫發覚了事实

眞相，他就絕对不容許再有人在他面前提起她——而她对厄巴民农代斯也絲毫不抱幻想，他待不了多久就会抛弃她，他当然不会娶她，連扶养她也不会。他是个医生，他在聖保罗有未婚妻，瑪莉叶塔的照片在他床边最触目的地方摆着，瑪塔还念过照片上那句愛情的題詞："送給我的亲爱的厄巴民农代斯，你的小未婚妻瑪莉叶塔帶着無限的怀念贈。"

于是她几乎冷靜地下了决心把自己給了他，来交換她父亲动身的許可証和全家的通行証。当然，她自己除外。可是，在她和她父亲当中挑选一个，最好还是讓她的父亲动身。

她的女性的本能教会她最好的策略是把他激动到最高度。她就这样做了。她变得又凶猛又刁难，远远地对他微笑，对他使些仿佛答应了他的眼色，可是身体始終离得远远的。厄巴民农代斯愈来愈对她着了迷。

最后，一天下午，他終于抓住了她，無数的吻落在她的嘴唇上。費了很大的劲她才能够掙脫身子，她不得不把心內逐漸产生的热情和不加抵抗的念头压抑下去。这时候就展开了一場眞正的斗爭；他不停地追逐她，她逃避，兩个人都不作声。瑪塔覺得时間已經到了。有时，她晚間回到家里看見她的父亲和母亲，她的外甥和叔父的时候，她就哭起来，因为她知道她不会跟他們一起走。等待着她的并不是些愉快的东西：妓女的街道，夜間营業的酒吧間……可是她已經下了决心。她只惋惜文桑特在热舍罗沒有占有她。这样，医生所得到的只是些殘余，他不配得到更好的东西。

9

湯尼奔进屋子里：

"外婆，外婆！"

尤恭蒂娜正在依照医生的吩咐服侍耶洛尼莫。她走到湯尼身边，湯尼穿着破破爛爛的衣服，双眼閃耀着光芒，兩只脚被城里的灰塵染得通紅。

“什么事？”

他頑皮地笑了笑：

“我看見医生跟瑪塔姑姑亲嘴……”

她把他拉开去，使耶洛尼莫听不見他說的話。她叫他把事实經过全部說出来，然后叮囑他不要声張。

“我到了那边，我想問姑姑要几个子兒，医生正摟着她，亲她的嘴……我馬上奔回来，他們沒有看見我……”

这天晚上，瑪塔回来的时候，她的样子很疲乏，走起路来仿佛什么地方不舒服似的，可是她微笑着。她手里拿着那張証明耶洛尼莫身体非常健康而且可以动身的証明書。尤恭蒂娜想跟她談話，想搞清楚这件亲嘴的事，可是当她看見那張証明書的时候，她馬上明白了一切，她哆嗦起来，难过得心都碎了。瑪塔看出她的母亲已經猜着了，她們倆都保持着沉默，可是兩个男人却开始談論：

“現在，我們可以动身了……”

“排在我們前头的还有許多人哩……”

“医生可以替我們想办法提早走……”

最后，他們睡覚了。他們全都睡在草墊上，在一間放滿医疗用具的房間里。尤恭蒂娜一直等到兩个男人都睡熟以后，才碰了碰瑪塔的肩膀，少女嗚咽起来。

她們倆走出屋子。瑪塔低垂眼皮，她甚至用不着开口，尤恭蒂娜就說：

“說！”

看見她沒有回答，她再問：

"他占有了你？"

她点了点头。

"他在事后才把証明書給你？"

她用噙着眼淚的眼睛望着她的母亲。她等着挨駡，她已經准备好。可是尤恭蒂娜沒有說什么。她繼續蹲着，双手下垂，正在思索。然后她抓住女兒的手，拉她到她身边，开始做一件她多年以来沒有做过的事：她吻她的前額。她們的眼淚攙混在一起。

然后她說：

"假如你的父亲，他知道这事，他会把医生杀了……把你赶出去……"

"他早晚总要知道的……"

她們并沒有幻想。

"只要我們能够馬上走，"尤恭蒂娜說，"求求他……"

她連恨也不恨厄巴民农代斯。这种事情早晚总得發生，这是命运。幸喜她的三个兒子不在这兒！照他們的性格，他們可能鬧出事来……

"睡覚去罢，我的女兒。"

她自己却逗留在原地方。她听着河水的声音；布滿星星的天空上透出一道銀白色的光綫，照耀着她的在这次旅行中已經完全变白的头髮。

10

厄巴民农代斯想把他們留下来，时間愈長愈好。他的欲望还沒有得到滿足。他替他們排好了趁第二次难民火車动身，那是二十三天以后的事。現在既然他已經干了把証明書給她这种

傻事，他就要尽可能在这小姑娘身上得回好处。这是他第一次發給一个有病的难民一張健康証明書。以前他曾經拒絕过一切哀求。从今以后，他在局里别的职員眼中，还有什么威信呢？亞美莉娅知道化驗的結果，职員們在談論，这已經不再是一件秘密了。过了不久，这件事也傳到难民的耳朵中，其中一个跟約翰·彼得罗口角的难民当面駡他：

"你們比屁还不值……你們出卖了小姑娘的荣誉，換回来老头的一張証明書……"

耶洛尼莫知道这件事以后，气憤得不得了。假使尤恭蒂娜不在他身边，他早已杀掉自己的女兒。他拿着一塊木板向她扑过去。

"滚出去，賤貨！你这墮落女人，不知廉耻的婊子，我这把年紀，臉都給你丟尽了……"

瑪塔帶着受伤的臉飞奔到街上躲避。那是傍晚时分，难民分散在附近各地。耶洛尼莫繼續在屋子里叫駡，尤恭蒂娜在劝他。最后，他咳嗽起来，不得不躺下去。尤恭蒂娜替瑪塔說好話，可是耶洛尼莫什么都不要听，他宣称他以后永远不要再見她，而且他禁止家里任何人再跟她有任何来往。

由咳嗽所引起的不舒服一停止，他馬上命令家人們收拾行李离开这个住处。他一分鐘也不願意再耽擱在这所房子里，这所房子是医生——他女兒的情人——給他們住的。他們安頓在附近的大树底下，那里早已有别的难民在露宿。黑人們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一幕，别的难民一声不响地在旁边观看。

11

瑪塔不能够在厄巴民农代斯家里住很久。这种情形惹起局

里的职員們和外边的人們背后批評，連那位打油詩人也跟医生談过这件事，同时謠言流傳着，說他已經跟这少女同居。另一方面，他的热情已經消失。她对性方面的事情完全無知，而厄巴民农代斯却是習慣于跟那些懂得种种技巧的妓女們睡覚的。城里新来一个热努亞里亞籍的妓女，她是有一天跟一个曹長从巴羲亞州来的，后来她扔掉曹長，到街上公开兜客，厄巴民农代斯發狂地想得到她。

因此瑪塔就走上了酒吧間和街头妓女的道路。由于她在这地方上是新来的，所以吸引了許多顧客。过了不久，她害上了病，可是她好不容易才發覚自己的毛病，因为她从来沒有听說过这种事情。替她医治的是厄巴民农代斯（他从狄奥元納那里接下了这一部分顧客），可是他表現得这么疏远，这么冷淡，完全不像半个月以前的那个情急的人了。瑪塔消瘦了，現在她也塗脂抹粉，而且买了兩件衣服和一双鞋子。

12

是她在維持整个家庭。耶洛尼莫和湯尼求乞，可是乞丐多得数不清楚。他們繼續住在大树底下，跟别的几十个难民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他們都是等待火車或者通行証的。耶洛尼莫从来不提起他的女兒，可是他很快就猜出尤恭蒂娜用来买苦薯粉、豆、糖、咖啡和咸肉的錢是从她那里来的，是从跟她睡覚的男人那里来的。在这一次旅行中，再也沒有比这件事更使他伤心、更使他悲痛的了。他爱他的女兒，即使現在他已經不認她了，他心上仍然印着她的肖像。

等到他弄清楚他們的錢确实是瑪塔供給的，他馬上跟尤恭蒂娜大閙了一場。不过后来他也就不再反对了。难道他要讓家

里人全都餓死嗎？食物在他的嘴里是苦的，他的胸膛愈来愈凹下去，咳嗽也增剧了。

每逢尤恭蒂娜出外，他料想得到她是去跟她的女兒会面。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食物，兩眼哭得通紅，他沒有說什么；可是这一切正在逐漸加快他的死亡。

13

最后，火車到了。他們第二天就要动身。傍晚时分，尤恭蒂娜去跟瑪塔道別。她第一次看見她穿着晚間的衣服，她每天到酒吧間去就是穿着这种衣服，而且搽紅了双頰，脖子上洒了一些刺鼻的香水。

“我們明天走了……”

她們互相拥抱着痛哭。尤恭蒂娜帶着湯尼和約翰·彼得罗一起来。她曾經問过她的丈夫：

“你难道不去跟可憐的女兒說声再見嗎？”

可是他沒有回答。他呆在那里，心碎了，头低着，恨不得馬上死掉，好一了百了。

他們談話的时間很短。瑪塔說文桑特已經趁昨天的輪船到达，而且去过酒吧間。可是她沒有說出来他一看見她跟別的男人們喝酒，他馬上拔脚就走，連話也沒有跟她說。

她把身边所有的錢都給了他們。尤恭蒂娜嗚咽着。瑪塔告訴她：

“明天，我要去火車站。我想看看爸爸……”

14

他們望着噴着烟的火車。难民們一队队地到达，最后面的

三节車厢是保留給他們的，都是三等車厢。火車沿路每站都不停，直达聖保罗。他們終于能够到聖保罗去，到这个富庶和繁荣的地方去了！他們很高兴，他們仿佛忘却了他們所受过的一切苦难。那些不能动身的难民帶着羡慕的眼光望着他們，而且向头等車的旅客們求乞。

耶洛尼莫坐在長板凳上，在尤恭蒂娜旁边。她的座位靠近窗口，老头心里明白她急着想要立起来。瑪塔大概在車站上，可是尤恭蒂娜沒有勇气張望，她害怕她的丈夫。約翰·彼得罗和湯尼坐在对面的長凳上，臉上也帶着同样想看一看而又害怕的神气。孩子已經有兩次想向車門走去，可是耶洛尼莫强迫他坐下来：

“留在这兒，要不我就給你一頓耳括子，小畜生！”

有些难民在車子上把吊床張挂起来，那些已經趁过火車的人帶头这样做。車厢里挤滿了人。許多人来来往往，上車，下車，喊人声，罵人声，談話声，鬧成一片。在这片混乱当中，正在用眼睛找寻瑪塔的約翰·彼得罗竟在車站的人堆中發現了格雷哥里奧。

“瞧，誰在这兒，格雷哥里奧！”

“誰？”尤恭蒂娜試着立起来，可是耶洛尼莫的手擱在她的肩膀上，把她按下去。

約翰·彼得罗高声呼喊：

“格雷哥里奧！格雷哥里奧！”

格雷哥里奧望見了他們，馬上从人叢中走出来，用兩只臂膀挤出一条路，一直走上車厢。

“我昨天趁船到这兒的。我不知道你們在这兒，要不我早找你們了……”

他仔細瞧了瞧耶洛尼莫的消瘦的臉龐，發覚这一家人家还缺少許多人。尤恭蒂娜問:

"你沒有遭到什么吧?"

"我逃走了,后来我躲到树林里去，我兜了一个大圈子到达热舍罗。我以前攒了几个錢。"

他說他已經通过了体格檢查。

"我已經得到了通行証，在一个月內我就可以动身走了……"

"到了那边,得找我們呀……"

火車的汽笛响了。快要离开的时候，格雷哥里奥問耶洛尼莫:

"家里別的人呢?"

咳嗽使他沒法子回答:

"飢餓在路上把他們吃了……"

火車喘息起来,开始向前轉动,开得还很慢，可是逐漸加快了速度。格雷哥里奥跳到月台上。这时候尤恭蒂娜立起来，推开耶洛尼莫按住她的那只手，向窗口扑过去。耶洛尼莫也立起来。可是非但沒有把她按下去,他自己也俯在她的肩膀上,恰巧还来得及望見月台的角落上站着瑪塔的側影，她穿着一件紅衣服,正在摆动着手。火車的汽笛又吼起来,已經到了轉弯的地方。

第二部

希望的道路

若　瑟

1

若瑟，人家称他为轟天雷老瑟的，往地下一趴。子彈恰好呼嘯着飞过去，假使他不是这么身手敏捷的話，子彈早已击中他的腦袋。他臥倒在長滿芒刺的荆棘叢里，可是他的皮衣服保护着他，同时他也养成了習慣。他隔着灌木向外瞄准，却沒有馬上开槍，眼睛只凝視着槍的准星。等到他扳动槍机的时候，他同时像个憤怒的野兽般發出一声沙嗄的喊叫。別的野蛮而古怪的喊声也从“卡亭伽”里發出来响应。轟天雷老瑟看見对方的男人扔下武器，双手在空中飞舞了一陣，倒了下来。他告訴臥倒在旁边几步以外的盧加西·阿伏力多說:

“我打倒了一个……”

盧加西·阿伏力多靠在他的長槍上，微笑着沒有回答。他一定要打中目标，特別是現在轟天雷老瑟剛打下一个可惡的猢猻①的时候。

“我来！……”他吼了一声，对方警察队里的兵士們②都認

① “猢猻”是强盗們給軍事警察部队里的兵士所起的綽号。——法譯本注。

出他的嗓音。子彈發了出去，彷彿出現了奇迹般，并沒有打中中尉。在这一刹那間，兵士們都想扔下武器逃走。可是这只是一秒鐘的事。中尉的嗓音早已喊出了命令：

“开火！”

槍声又开始响起来，子彈穿过荆棘叢，惊吓了蛇类和蜥蜴。兵士們覺得消灭盧加西·阿伏力多和他的匪徒們又有了希望，都恢复了勇气。

那个受了伤的兵士低声呻吟，子彈射入他的腹部；他的制服染滿了血，內臟的一部分露了出来。一个年紀已經大的兵士剛狄多把水給他喝。中尉避免朝这边望，他还是一个年紀輕輕的后生，一个人瀕死的景象使他惡心。他从他自己那州的州立軍事警察軍官学校畢業出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由于他結了婚，他的老婆剛养下一个孩子，他的指揮官对他的优良的品行和工作的热誠非常敬重，因此任命他为中尉，把他派到內地一座小城市里指揮一小队衛戍部队。

兵士們又开起槍来，那些“剛伽舍罗”們却不还击了。

“难道他們逃走了嗎？”中尉自己問自己。这是他第一次打仗；他对于匪徒們的战术一無所知，是老兵剛狄多告訴他說战斗只不过剛开始。中尉想包圍盧加西·阿伏力多，想从背部前后夾攻他們，于是命令几个人从右边的一条小徑包抄过去。剛狄多搖了搖头，可是他是服从慣了的，他沒有說什么。他放下那个瀕死的伤兵，率領那队巡邏向小徑走去。

中尉不知道他的运气是好还是坏。他到城里来居住只有一个星期；他正因为自己养了个男孩子而得意揚揚，正在帮助他的

② 巴西各州都有軍事警察，这是国家正規軍以外的一支独立的武力。人員是軍队里調撥过来的。——法譯本注。

妻子布置新居，可是昨天傍晚时分，一輛满載混凝土的卡車却帶来了坏消息。司机說他在离城四五里的地方遇見了盧加西那班人；那个著名的轟天雷老瑟还把匕首擱在他的脖子上。他們想获得城里的消息，軍事警察的数目，他們所有的武器，等等。他把这些消息都告訴了他們，处于他的地位，当时誰不会这样做呢？后来，他們把他身边的錢都拿走，而且檢查了卡車所載的貨物，看見是混凝土，他們才讓他开走。卡車开动以后，司机看見他們竄进"卡亭伽"里；他們不会离开这里很远。

中尉沒有跟他的老婆說什么就直接找市長談話。照他的意思，最好是馬上出發搜寻盧加西，在树林里襲击他，把他杀死或者把他俘擄回来，不管怎么样，至少也得給他一頓教訓，使他不敢在附近地区出沒。市長完全同意他的意見。通常，盧加西匪徒是不敢冒險襲击一座防备得很好的城市的。假使中尉帶着兵士出現，盧加西可能以为他們是駐扎在城里的軍队的前鋒。即使中尉不能把他俘擄或者杀死，盧加西也一定会逃走。这时候，市長立刻召集城里的男子，把武器分給最勇敢的；那么，如果盧加西居然敢出現的話，他就知道碰到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市長同时主張派一个人到附近的城市里去，要求派兵支援他們。可是这一着有一点困难：来往所需时間要在一天以上，因为大路在盧加西控制下，派出去的人不得不步行穿过"卡亭伽"。中尉認为这是不必要的。他手下有十八个人，这就够了。另一方面，市長也可以把大約三十个人武裝起来。而且，一般的意見認为，盧加西的那一帮土匪是不会超过二十个人的。

"还要少一点，"市長說。"他們进格罗那城的时候，只有十一个人……"

"旣然这样，那么……"

一直到动身的时候他才告訴他的妻子。他看見她臉色泛白。指揮官提出来要給他調动崗位和晋級的时候，她很想他拒絕这个建議。这座深入在荒原里面的遙远的城市，正好在盧加西·阿伏力多控制的地区以內。盧加西曾經自封为“荒原总督”，十多年以来，他走遍了叢林，到处散播恐怖、杀人、搶劫和强奸。他的声名远近傳播，从来沒有人能够捉住他。只有一次，一顆子彈打中他，伤了他的大腿。可是“賓福”爱斯提文治好了他的伤口，使他成为刀槍不入的了。自从这次跟聖人会見以后——他跟聖人一起度过了四天——盧加西覺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变得更加凶猛。現在他离开聖人已經有兩个月，一直在向“卡亭伽”进發。

中尉自己問自己：他的运气是好呢还是坏呢？假使他能够俘获盧加西，或者把他杀死，那么，在报酬方面，他就可能晋級为上尉，他的照片就要登載在报紙上，他的荣誉可能一直傳到里約热內盧……可是他也有死亡的可能，盧加西手下的土匪慣常是彈無虛發的！中尉年紀很輕，他的嘴唇上只有薄薄一条綫的髭子。他爱他的軍服而且渴望获得荣誉。他的名字叫厄舍基尔·达·西尔凡拉。他的兵士很爱他，而且覺得这一次运气很坏……

槍战开始以后，中尉想起了他的孩子。这孩子將来長大以后，可能因他的父亲而感到驕傲，他的父亲是战胜盧加西·阿伏力多的中尉！他在灌木叢中站着，不听老兵的劝告，老兵待他像对待自己的兒子一样，一再恳求他臥倒在地上。可是他沒有回答，反而站在那里把身体挺得笔直，微笑着指揮战斗。

他們是头一天傍晚的时候出發的，早晨，他們在大路上發現了盧加西·阿伏力多的踪迹。于是他們就深入到“卡亭伽”里

来，兵士們是很懂得怎样找出匪徒們的踪迹的。他們正在前进，正在研究折断的树枝和擦伤的树叶的时候，头儿下槍声就响起来了。他們一时还分不清楚槍声是从哪兒来的。

"这准是他們，"剛狄多說。

他們躲进灌木叢中，同时發覺"剛伽舍罗"們在离他們稍远的灌木叢林里。他們所在的地方有一条通到大路去的小徑，匪徒們就在大路后面布下陣地。剛狄多帶着六个兵士就是取道这条小徑走去的。

"你們到达以后，連开三槍来通知我。然后等待五分鐘再向前走……"这就是中尉的命令。

剛狄多行了礼，出發了。他認为自己已經完蛋，他忍受自己的命运，可是他可憐中尉，中尉是个善良的小伙子，还那么年輕！这个包圍計划簡直是笑話。盧加西对整个"卡亭伽"了如指掌，帶着这么少的几个人要想包圍他簡直不可能！米朗达中尉就不会这样做；他只設法子恐吓"剛伽舍罗"們，使他們撤退得愈远愈好。

强盜們看見了兵士們移动。他們告訴他們的領袖。盧加西明白中尉是想包圍他們，就拟下他的战斗計划：

"首先，等那一批到了小徑里的时候，我們先清算在这兒的一批。在小徑上的那一批离得太远了，不可能回来援救他們。然后，我們再动手收拾其余的人，我們要把所有这些猢猻們都收拾掉……"

槍彈从中尉站立的地方射出来。子彈从"剛伽舍罗"們的头上飞过，他們并沒有还击。他們已經布好陣势，只等老兵剛狄多率領的那队兵士到达小徑的尽头时便动手。突然間响起了一下嘲哨声，仿佛一只鳥兒在招呼它的同伴，这就是信号。于是他們

开始放槍，他們像些鬼怪般大叫大跳。他們扑倒在地上，像地獄里的罪人一样吼叫，弄出来的大吵大鬧的声音足以吓坏最勇敢的人。同时，他們对着中尉的方向推进。已經有三个兵士倒了下来；别的正想逃走。年輕的軍官覺得恐怖已經控制住他的兵士。他在一刹那間很希望剛狄多及时赶到向盧加西的背部进攻。可是他也很清楚要叫他回来增援已經太迟了。他的兵士在观察他。其中一个兵士喊道：

"我的中尉，最好还是逃走，要不我們全都完蛋！……"

"剛伽舍罗"們的火力和他們的吼声已經愈来愈近。中尉回了一句：

"你們要逃就逃罢，胆小鬼。我是不会扔掉剛狄多和其余的人的。"

一个兵士走上前：

"我，我要跟着我的中尉……"

第二个兵士搔了搔腦袋，把槍抬起来瞄准放射。可是其余几个都扔下武器，逃到"卡亭伽"里去了。

盧加西·阿伏力多不慌不忙地把槍瞄得很准。子彈洞穿了中尉的胸膛。看見他倒了下来，最后几个兵士也扔下武器逃走了。

轟天雷老瑟第一个走到伤兵跟前。中尉已經死了，可是兵士当中还有兩个活着。他用匕首結果了他們。然后他們在死人的身上搜索了一陣。盧加西細看那些長槍：

"很好，这些步槍，"他說。

他們拿了弃在地上的軍火。他們的武器就是这样补充的。他們也利用散居在荒原各处的窩主①們替他們买子彈。

"現在，我們来收拾另外那批……"

虽然小徑就在他們前面，可是他們依然走进“卡亭伽”。沒有别的人敢穿越“卡亭伽”。可是盧加西一班人却習慣了在多刺的灌木叢里开拓道路。他們都像牧童般打扮，彈葯盒挂在他們的皮短衣上。脚上穿着草鞋，走起路来毫無声息，跟美洲豹一样。

可是剛狄多是个富有經驗的兵士；听見了槍战，他馬上得出結論：盧加西已經發覚了他的行动，而且猜出了中尉的策略。由于他来不及赶回来，他只好繼續前进。他想，只要运气稍为好一点，他就可以在中尉的抵抗还未終了以前向匪徒們进攻。他正要到达指定地点的时候，槍战停止了。他听見了最后一声槍响。他已經想像出一切經过：

“他們又杀死了一个……”

于是他就率領兵士向大路走去。在大路上盧加西是一定不会来攻击他的。他尽可能地快走，催促着他的兵士。假使可能的話，他会回到他跟中尉分手的地方，去看一看他的尸首的。

他們到达大路的时候，盧加西的匪徒們已經在“卡亭伽”里把槍架好。可是，就像他預先料到一样，他們不敢再向前进迫，只是从“卡亭伽”里开槍。剛狄多繼續向前走。于是盧加西命令他的人在荊棘叢里順着大路的方向追赶他們。結果他們又打倒了一个兵士。可是剛狄多运气好，遇見了从城里来的一部卡車，他叫卡車向后轉，他們全数爬了上去。

盧加西向城里进發的消息已經比他們早到了。那些扔下中尉逃走的兵士們已經到达，把事情經过都說了出来。居民們已

---

① 原名coiteiros，指那些保护强盗，必要时把强盗藏匿起来的种植園主。他們保护强盗的目的是使自己的田庄不致受到强盗的刧掠，而且还利用强盗帮助他們并吞小地主的土地。

經开始逃走。

剛狄多一直到中尉的家里去。他的妻子年紀很輕，身材苗条，大眼睛，帶着点乡愁，惹人憐愛。

"中尉还沒有回来嗎？"

"为什么？發生了什么事嗎？"

剛狄多正准备說謊，追尋着他的市長来了。市長以为少妇已經得到了消息，就开始对她說些安慰的話。她馬上昏厥过去，市長赶紧扶住她。市長很窘，喃喃地埋怨自己：

"眞是千不該万不該只差这点不該……"

他們把她平放在床上，叫一个女僕服侍她。市長对女僕說：

"你們最好到树林里躲避……必須离开这城市。"

然后，对剛狄多說：

"把剩下的軍队全部集合，到市府里等我。"

商人們把店門关上，有些人在街上奔走，有些帶着財物到城外的乡村里去。很少的几部汽車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了，因为沒有人胆敢沿着大路走。有几个拿着武器的男子向市政府走去。

2

盧加西·阿伏力多把一幀照片看了看，把照片扔到地上。照片上是一个少妇抱着一个用襁褓包着的嬰孩。轟天雷老瑟帶着好奇心把照片撿起来；他对着少妇的臉端詳了半天。

"了不起的雌兒……"他下了批評。

他举起袖管把照片揩干淨，放进衣袋里。照片是从中尉的皮包里扯下来的。

他們一边朝天开槍，一边进城。街道上闃無人迹，那些由市

長和法官召集起来的武裝男子像变戏法一样消失得無影無踪。事实上，他們本来不十分相信盧加西眞的会来；他們以为“剛伽舍罗”經过一場小战斗之后，可能已經向别的方向走了。可是那些剩下来的兵士們还想进行抵抗。他們当中只有兩个能够逃走，其余的都当場被杀。連那些投降的也免不了一死。为着节省子彈(子彈是永远不够的)，盧加西命令用刀把他們干掉。他們的尸体就躺在街道上，直挺挺地躺着；血从他們的伤口里流出来。强盗們割去剛狄多的舌头，挖去他的眼睛。盧加西找他已經找了好久。

一个行动緩慢的商人正在匆匆忙忙地关店門。盧加西用槍威吓他：

“你要把鋪子打开，开嗎？”

商人在橱窗玻璃后面發抖。

盧加西再迫一句：

“打开来，把門打开来，他媽的！……”

光綫像潮涌般射进店堂。外边陽光明亮，蔚藍的天空澄清無云，是典型的荒原下半天的天气。

“这样好得多了！至少，看得清楚……”

他們首先搶着找香水。一共只有几瓶，根本不够那些走进鋪子里面的人分用，更不能使在門外守衛的人滿足。他們把古龙香水，香精，香髮油的瓶塞都拔开来，拿起瓶子朝自己的腦袋和身体上乱倒。他們一向隐藏在沒有河流的“卡亭伽”深处，很少机会沐浴，他們身上發出来的酸臭味，老远就聞得着。这种惡臭跟香水的气味混和，更加令人作嘔，可是强盜們都喜欢得跳起来：

“我的身上香得眞像个騷娘兒！……”

盧加西拉开商人放錢的抽屜。一个錢也沒有。他跟轟天雷老瑟使了一个眼色，轟天雷老瑟把匕首拔出来。他把匕首抵住商人的肚子。

“把錢拿出来……”

商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鈔票；一共有五百个密耳瑞斯。

“不要杀我，为了上帝的爱！”

轟天雷老瑟把鈔票接过去，交給盧加西。他們离开商店，向市政府走去。市政府里空洞洞的，一个人影也沒有。盧加西·阿伏力多坐在市長的高大的椅子上，他自己哈哈大笑起来。別的人也跟着他縱声大笑。可是他們馬上就走出来，在街道上，他們抓住四五个人。

“我要把所有的人都干掉，如果市長不滚回来的話！”

在关閉着的門窗后面，許多惊惶的眼睛在窺伺着。盧加西朝天开了几槍。其中一个俘虜願意去把市長找回来。

“別想逃走，逃走就要尝尝老子的厉害！……”

市長跟市法官——人家管他叫审判長——来了。市長是几乎被人拖着来的，人家發現他躲在床底下。他很謙恭地向盧加西行了礼，跟轟天雷老瑟握了握手。

“你干嗎要逃走？你害怕嗎？”

他保証說不是，他說他正要准备来的时候就遇見那个来找他的人。他还加上一句：

“我很清楚你并不是坏人……”

“得了，得了……几句鬼話是騙不倒我的……听着，假使你不想城里出什么乱子，你就赶快想法子替我籌三十个康托，在六点鐘以前拿来給我。要不，我不保險……”

市長抗議說这数目太大了：城里的商業萎縮，市民很少資

財，他有什么鬼办法能够筹到三十康托呢？他用哭丧的声音說話，捏紧了嗓子，尖声尖气的。他正在想着昏厥过去的中尉的老婆。她来得及逃到树林里去嗎？

盧加西斬釘截鉄地說：

“我什么都不要听！别廢話連篇，别婆婆媽媽的假哭！如果你負責，就是三十康托……要不，我們自己找去。还有，你走过的时候，順便告訴做买卖的把鋪子都开起来，我們要买东西，我跟我的战友們，懂嗎？假使他們开鋪子，我們买东西，我們付錢；假使他們不开鋪子，我們毁掉一切，我們不付錢……”

市長辞退。法官跟随着他，走路的姿势还保持着几分矜持。盧加西叫喚：

“博士先生！”

法官轉过来。

“你是对我說話嗎？”

“是的，对你。我告訴你，你枉为博士，白懂得許多东西，依我看，这些东西全都等于零……也許你連开一槍也不会！听着，如果你要保住你的那層皮，替盧加西做一件事：到大飯店跑一趟，告訴他們給我和我的弟兄們預备酒席，因为我們餓了，我們到那边吃飯……”

于是他們分散在各个商店里面。大部分人陪伴着盧加西，其余的跟随轟天雷老瑟，他的地位跟一个副官相仿佛。轟天雷老瑟早已忘記了那張照片，直到吃晚飯时他才想起来。

他們拥入商店，購买一些最最稀奇古怪的东西，項圈啦，念珠啦，鑲假宝石的戒指啦，絲織物啦；都是些准备送給情妇的礼物。这些情妇住在遙远的隐蔽所里，或者在小村落里，他們不时去看望她們。

喜哥·果果指着一只全是玻璃制成的别針：

“这东西，我要带給娜意尔，她一定喜欢得要命！”

他們用些又旧又髒的鈔票来付帳。在一家鋪子里，轟天雷老瑟怀疑店主——一个土耳其人——想欺騙他，他并沒有猜錯。他冒起火来：

“替我把整个鋪子砸了，大家全不要付帳！”

土耳其人用他的讀音不正的說話請求开恩，嚷着“为了上帝的爱”，可是强盜們早已喝了几杯，他們当作娛乐般撕破了布料，砸碎玩具，用匕首戳穿帽子。

3

鋪子里有一只用發条开动的小鴨，上足了發条，小鴨就会走动，張着嘴，而且叫出声音来。就是这只小鴨救了土耳其人的性命。小鴨大概是上过發条还沒有完全用尽，因为它跌落在地上的时候，动起来了，它走了几步，把嘴一开一合，發出尖銳而有趣的叫声。轟天雷老瑟覓着了迷：

“啊哈，这眞好玩！”

可是發条不到片刻就完全松了，小鴨張大嘴巴停着不动。土耳其人縮做一团躲在櫃台底下。轟天雷老瑟用刀指着他：

“滚出来，外国鬼子，婊子养的……”

土耳其人爬了出来，臉色吓得發青。

“来，弄这东西走动……”

他开始在那堆殘破的物件里找發条的鑰匙。轟天雷老瑟很焦急，“剛伽舍罗”們圍成圓圈等着。

“你們待会兒就知道这多么好玩！”

土耳其人爬在地上找寻；他沒有找到那根鑰匙。他的布料

被撕成破片，他的东西被砸得粉碎，他眞想痛哭一場。

“快点，混蛋，不然我杀了你……”

最后，他終于找到了鑰匙。他上了發条，同时告訴轟天雷老瑟該怎样做。那玩具又开始走动。周圍的人都笑了起来。轟天雷老瑟把手放进衣袋里，掏出一百个密耳瑞斯来：

“这个，是付鴨子的錢，別的东西我們不付帳……你，骯髒的猪玀，賊，有了这点就該心滿意足了！”

在街上他遇見了盧加西帶着他的一班人，手里都拿着买来的东西。他替小鴨上了發条，使它在人行道上走动起来。盧加西哈哈大笑，拍着掌：

“啊哈，簡直像眞的一样！……”

他們全体都在那里圍繞着小鴨，他們不再是那些可怕的强盗，那些在荒原里面沒有心肝的强盗，那些杀人不眨眼、偸窃、搶劫的“剛伽舍罗”。他們又变成天眞的农民，像兒童一样純潔的农民，容易相信人而且有信心的农民。突然間，小鴨停了下来。盧加西大为扫兴：

“它坏了！”

“不，你瞧！只要再上發条就得了……”

小鴨又走动起来。那些無法無天的匪徒們互相推挤着跟在小鴨后面，注意小鴨的步伐，那只一張一合的嘴巴，和沙嗄的喊声。虽然穿着皮衣，渾身上下全副武裝，帶着手槍、長槍和匕首，面目猙獰，鬍鬚滿頰，身上發着难聞的臭味，可是他們却天眞無邪；他們哈哈大笑，惊訝而快活，像兒童对着心爱的玩具一般。

4

用發条开动的小鴨現在放在轟天雷老瑟的口袋里，它使盧

加西的脾气变得温和起来。这样全城都得到了好处，因为市長只筹到了十八康托。盧加西和他的手下人正在晚餐。他走到大飯店前面的时候，兩个机警而拿着武器的"剛伽舍罗"在守衛着門口；旅客們都逃得無影無踪。只有一个旅行推銷員还留在那里，他的好奇心和想回到首都炫耀一下的欲望战胜了恐惧。他跟盧加西一起进餐，喝着啤酒和各种酒，他提出許多問題，用說話激动盜魁，使盜魁說出許多生平業績和一些夸大的故事来。談話在友好的气氛中热烈地进行，这时候市長走了进来。旅館的主人克莱孟先生亲自担任招待，因为原来的侍者是个胆小的黑白混血兒，他躲在花园里，沒有人能够把他拉到客厅里来。在走廊上，市長听見推銷員提出問題：

"为什么你不把所有的錢都积蓄起来呢？你可以改行，向西部走去，越过边境，在玻利維亞安頓下来从事种植。"

市長已經走进客厅的时候，盧加西回答：

"为什么嗎，我的小伙子？我开始这个强盜生涯，是因为人家一下子把我父亲的土地都搶了去。他們这样做还不滿足，更辣手的是，他們把我的可憐的老头杀死，老头是从来沒有害过任何人的。何况这只是塊狗粪不如的土地，沒有兩亞尔居尔① 大小……难道我还指望有一塊土地来給人家再搶一次嗎？我当强盜已經有十一年，我到死也是强盜。我会死在槍下，你可以相信我，上帝帮忙，我不会讓那些猢猻們活捉的……"

市長在盧加西的椅子旁边站住，盧加西坐在長桌子最末端的一只位子上，旁边坐着那位推銷員。市長等他說完了一句話之后才开口：

---

① 亞尔居尔(Alqueire)是面积單位，每一亞尔居尔相当于八十四安(are)，每安等于一百平方公尺。

“晚上好，盧加西先生！”

他在椅子上回过头来，微微笑着。这一天晚上，他很高兴。因为下午他在鋪子里所喝的甜燒酒，和他現在啜飲着的酒，都沒有勾起他回忆父亲被上校的鷹犬們慘杀的景象，通常这种回忆总是激起他的狂怒和仇恨的。他看見在人行道上走动的小鴨，跟推銷員的談話，克萊孟的誠恐誠惶的殷勤，这一切，都使他的心情变得愉快可亲。他的手下人也受了他的情緒的影响，其中最快活的是轟天雷老瑟，他的口袋里放着小鴨。只等晚飯吃完，他就要替小鴨上發条，讓它在桌子上走动。他要把小鴨帶給瑪莉郭塔，一个他所熱戀着的牙齿脫落的黑白混血姑娘，住在盧加西的一个窩主的种植园里，这位窩主是本州的上議員。盧加西有許多地位很高的窩主。其中一个是約翰·巴帝斯塔，一个州長的父亲。

“啊！是你，坐在这兒，來吃点东西。”

“非常謝謝，我已經吃过晚飯……”这是一句謊話，可是市長想把問題快点解决，愈快愈好。

“那么，你总得喝一杯酒，或者一杯啤酒吧？”

他接受了啤酒；拒絕是很危險的，他知道。盧加西可能因此激怒起来，那时候他的性命就不値半文錢了。他在“剛伽舍罗”旁边坐下来，喝着啤酒。謝謝上帝，他总算来得及把他的老婆和女兒送到一个朋友的种植园里去。盧加西很可能要她們出来見見面的！他早已听說过这位强盜身边帶着一塊鉄，用来在他强奸过的女人身上打烙印，仿佛人家在牲口身上打烙印一样：

“我的小母牛……”他这样說。

推銷員沉默起来，等待市長开口。他早已知道市長筹到的那笔总数，他自己也拿过二百个密耳瑞斯出来凑数。他自己在考虑假使盧加西發怒起来的时候，他要不要进行劝解。在餐桌上的一

場談話是不是使他有了相当威信可以冒这一个險呢？

市長放下了酒杯。最难的是开一个头。盧加西推开盤子（他和他的手下人都不屑使用刀叉，都用手来抓东西吃）。他喊旅館主人：

“把蜜餞拿来給我。你所有的都拿来。我爱吃那些裝在盒子里的……”

然后他望着市長：

“怎么样，你有了嗎，这笔款子？”

市長把錢放在桌子上。是分成一扎扎的康托。

“錢在这兒……我只能筹到十八康托……这是因为我們这地方上很穷，我們再也不能多拿出一点。你一定收下来的，是嗎？你做做好事就收了这一点吧？”

盧加西仔細察看在座各人，他的視綫在推銷員的身上逗留了很久。沒有回答之先，他下命令：

“巴比翁和約翰·拉斯加斯！”

兩个“剛伽舍罗”从他們那边回过头来。

“把你們的蜜餞吞下去，到門口去守衛，叫亞路爱拉和路宾进来吃飯！……”

克萊孟先生搬开骯髒的盤子，另外摆上干淨的盤子来吃点心。他的兩只手在發抖，强盜們看見他害怕的样子都笑起来。

“你害怕嗎，我的小老头？”轟天雷老瑟問。“可是，你瞧，我們到底不是吃人的猛兽呀！我們还不是跟別人一样的人。”

克萊孟臉色發白，失手跌落一只盤子，在地上砸成了碎片。盧加西哈哈大笑起来。

“别把他吓坏了，这家伙，他可能吓得把屎尿撒在褲子里的，而且，还当着他的市長的面哩！”

他們放声大笑。他們用整个手掌在桌子上敲打，把空酒瓶扔到地上。其中一个大喊：

“酒！酒！还要酒！”

盧加西对市長說：

“你自己算算看：这兒有十七个人，兩个在門口，一共十九个；每人一个康托，我自己六个，一共要二十五个。把缺少的七个康托找来，我誰的身上也不碰一碰……憑我盧加西·阿伏力多的信用……”

市長哀求：

“这眞沒有办法，我不知道要到哪兒去找这七个康托。也許兩个康托还办得到……請你同意二十个罢，盧加西先生，因为我們很穷，这等于做一件好事……”

推銷員也帮着劝解。这地方上的居民都不怎么有錢。有几个眞正可以拿出一笔大数目来的种植园主却又住得很远……

“那些人，我来負責解决，”盧加西說。“旣然你請求我，我就拿二十吧。”他把錢放进衣袋里。“去把缺少的数目找来，我在这兒等待。”

可是市長还沒有走出去以前，他又問他：

“电影院的老板是誰？”

“是药剂师楊蒂尔先生。”

“告訴他今天晚上我要看一場电影。一張好片子，嗯？要有些人开槍打印第安人的……”

“剛伽舍罗”們听見这个消息都大鼓其掌。盧加西开始吃桃子蜜餞，吃完了还把盤子里的殘汁舐干淨。

“还有嗎？”

克萊孟又拿給他。盧加西抓了抓腦袋。又大又黑的虱子一

直爬到他的頸背上。他边吃，边問推銷員：

"你喜欢跳舞嗎？"

"喜欢，相当喜欢……"

"我，我不十分喜欢，可是我的弟兄們倒喜欢得要命……"他轉过来对着轟天雷老瑟："老瑟，咱們来跳一个小圈子舞罢？"

"好哇！"

这时候轟天雷老瑟才想起了那幀照片。他把手插进衣袋，碰到了那只小鴨，他繼續摸索，終于把照片掏了出来，他把照片給大家看：

"我要跟这位太太跳舞……"

推銷員認出那是中尉的老婆。这对年輕夫妻初到城里找房子的时候曾經住在这旅館里。他覚得很窘。轟天雷老瑟繼續說：

"这是一个有肩章的猢猻的老婆。今天我要讓她看看怎样才是一个眞正的汉子……"

"我們到哪兒去最好？"盧加西要推銷員告訴他城里最好的跳舞厅。

"眞正好的，配得上你的，根本就沒有……"推銷員竭力想法阻止舞会的举行。"沒有一所是眞正好的……"

"随便哪一所都可以，只要兩只脚能够在上面拖动就行……"

"可是你不是說过你想赶早离开这城市嗎？"

"听我說，老朋友，大伙兒們，他們要乐一乐。我們这些人整天在树林里过活，我們到处躲藏，我們在'卡亭伽'里步行，我們讓芒刺擦破了皮，这样一来你就明白我們要換一換口味了；我們今天要快活快活……"

克莱孟先生把咖啡端上来。盧加西繼續說:

“你也来跟我們一起玩玩。你看看我們跳得多么好，比城里的小伙子們还要好!”

“女人呢？你們到哪兒去找？”

推銷員心里又起了另一个念头，他設法把話題轉到另一方面去。

“这兒沒有多少妓女，可是她們倒可以使大家快活快活……”

“我們不要野鷄，我們今天要跟正正当当的姑娘和城里的女太太們跳舞。我要大家都去参加！我們去把她們找来……”

轟天雷老瑟問:

“她住在哪兒，这位女太太？”

推銷員沒有說什么。回答的是克萊孟，他結結巴巴地說出来，彷彿有人捏住他的喉嚨。

5

推銷員心想，在看电影的当兒，他可能还有时間去通知城里的居民。市長已經帶着短缺的兩个康托回来了，他說再等半个鐘头电影就可以开始。推銷員拟下了計划。电影至少要做一个半鐘头。他可以去通知那些丈夫們和父亲們，使他們赶紧想法把女人們藏起来，帶她們到树林里去。他自己要去找中尉的老婆，他知道有一处地方是那些“剛伽舍罗”們永远找不到的。

可是他根本沒有想到盧加西要把所有的人都帶去看电影。市長一把消息宣布，盧加西馬上对手下人說:

“走，把全城的人都帶来看电影。把你們看見的，所有的女人和那些大官兒都帶来……全部，一个也不能少……而你，”他

命令市長,"去告訴乐队准备准备,因为盧加西今天想跳舞。"

市長渾身都战栗起来。他提出抗議:

"可是你不是說过只要得着二十康托你馬上就离开嗎?"

"我說过我不杀一个人,我就一个也不杀!可是我没有說过我不快活快活……哼,看样子你已經想要我們滚蛋了?"一道憤怒的光芒在他的眼睛里閃耀了一下。

有几个强盗早已醉了,别的几个也差不多。市長望了望推銷員,推銷員已經因为他的計划不能实現而懊丧万分。他毫無信心地說:

"不是这个意思,不过……"

"閉嘴,小伙子……管你自己的事!回答我剛才問你的問題:这兒最漂亮的跳舞場在哪兒?"

"是在音乐协会大厅……"

"好,舞会就在这地方举行。通知他們,長官……"

市長还在犹疑,一个强盗走到他身边。他只好踉踉蹌蹌地像喝醉了酒似的走了出去。盧加西把他喚回来:

"把你的家里人都帶来!"

"他們不在这兒……他們在乡下,朋友家里……"

"他們逃掉了,嗯?"

"不,不……他們离开这兒已經有一个多月……"

"好,那么你走罢,快点。"

他的好脾气已經过去了。在客厅里,只剩下兩个曾經站过崗的强盗,别的强盗都走了。盧加西等着他們兩个把飯吃完。

"我要付多少錢?"他問克萊孟。

"老爷爱給多少就多少……"

他把一張五百密耳瑞斯的票子放在桌子上。

"够了嗎？"

"这簡直太多了，实在太多了……"

"好，去穿一件上裝参加舞会去。你的老婆呢，她在哪兒？"

"她病了……"克萊孟战栗起来。

"我們来的时候她还在这兒，嗯？說实話！"

克萊孟跪下来，伸出兩只手：

"盧加西先生，把你的錢拿回去吧……这頓飯，我孝敬你，可是請你饒了我的老婆！……可憐的，她病了，她只要听見了馬上就得断气……"

盧加西把錢收回，用脚踢开旅館主人。克萊孟失去重心，跌倒下来。

"滾开，不要再讓我看見你……算你运气好，你的老婆是一个連猢猻也不屑要的老东西。"

在櫥子里还剩下几瓶酒和甜燒酒。盧加西叫他的手下人把酒帶走。

"去給舞会助兴……"

他轉过来对着推銷員：

"走，我的小伙子，你是我請的客人……不必害怕，你还沒有結婚……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雌兒……"

推銷員在想像着中尉的寡妇会受到怎样的遭遇。一路上向电影院走去的时候，盧加西說着笑話，他勉强陪着笑，臉上的肌肉很难过。

到了現在，他很后悔沒有跟着別的旅客們一起逃走。在街上，可以看見滿怀恐怖的一家家人家走过，妇女們披头散髮，男子們忐忑不安，在長槍的押送下向电影院走去。其中一个强盜唱着一支古老的荒原歌曲，歌詞是贊頌盧加西·阿伏力多的豪勇：

这里来了盧加西，
拿着匕首把威施；
对待男人像餓獅，
对待女人心地慈。

这里来了盧加西，
拿着匕首把威施；
我的乖乖别吃惊，
盧加西不是野蛮人……

6

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男人們和女人們都被赶进电影院里。除了正厅以外，还有几个包廂，盧加西占了其中的一个，他自己、他的一个手下人和推銷員三个人坐在包廂里面。正厅里大約有五十多个人蜷縮在他們的位子上。盧加西注意到那个法官坐在他的妻子和几个女兒旁边，他原来保持着的那几分矜持已經消失掉。盧加西叫一个“剛伽舍罗”过来，結果来了三个。

“把法官帶到一个包廂里来。”

法官的老婆非常肥胖，他的三个女兒是年龄界于二十到三十之間的姑娘，肥胖的程度絲毫不亞于她們的母亲。她們的龐大的乳房向四面突挺出来。她們在嗚咽，盧加西看見她們，馬上做了一个鬼臉：

“好几只大象！”

推銷員勉强微笑起来。强盜們把法官帶到隔壁的包廂里，派一个强盜监視着他，几分鐘以后，市長也被帶到包廂里来。盧加西一边等待开場，一边仔細观察正厅里那些流着眼淚的妇女。

他的視綫停留在一个女子身上，那女子穿着一身天藍色的衣服，臉頰蒼白，一头金髮。在城里青年人的眼中，她算不上漂亮。可是迷惑住盧加西的，是她的一头金髮，这些头髮剪成一小簇刘海披在前額上，后面一直散落到肩膀上，使她的臉龐显得更加蒼白，更加消瘦。

“这一个是誰？”

“她是小学里的女教师。”

他向旁边的强盗做了一个手势：

“把她帶到这兒来……”

在全場惊惶的眼光注視下，那位年輕的姑娘几乎被硬拖到他的面前。所有的观众都吓得半死。沒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或者家人們未来的遭遇怎样。他們認为只要能够安全地离开这兒，就是非常幸运！关于盧加西的傳說，向来就是一連串繼續不断的罪行，杀人，搶劫，强奸，等等。

女教师走进包廂的时候，盧加西对她說：

“别哭，我的美人兒。我不是一只吃人的野兽……請你坐在这張椅子上，别再干哭。”

年輕的姑娘在他旁边坐下，身体縮成一团躲在一边。盧加西把他的粗笨而長滿老茧的手伸过来，手上还沾滿食物的油污，一把抓住柔軟得像絲一样的纖細的金髮，把手指插进头髮里面，一陣快感走遍他的全身一直通到脚底。他对她微笑起来，露出还剩下的几只稀疏的牙齿。年輕的姑娘更加在她的椅子上縮成一团。他把手滑下来，停在她的頸背上，随后又繼續玩弄她的头髮。

轟天雷老瑟走进电影院，拉扯着中尉的寡妇。他拖住她的一只臂膀，一路上他已經打了她好几下耳光。她就这样子来了，

穿着軟鞋，头髮沒有梳，嗚咽着，就是他在她家里找到她的时候的样子。他像扔一包貨物般把她扔到一張椅子上：

"坐在这兒，毋騾……"

观众們在充满仇恨和恐怖的靜寂中观看。妇女們用手掩住臉兒，在担心自己的遭遇。只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姑娘甘璣納，却仿佛幷不害怕。那个"剛伽舍罗"帶她到电影院来的时候，她对他的年輕很覚惊訝，竟对他微笑起来。这强盜就是甜嘴，一个出名凶狠的强盜，虽然年紀还未满二十岁。

盧加西覚得电影迟迟不开演，害怕其中或有什么陰謀。他下令加强电影院四周的警衛，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派一个人站崗。然后他对市長和法官說：

"假使有一个猢猻回到这兒来，我把你們兩个都干掉，懂嗎？"他又指着法官的老婆和女兒們加上一句："这些胖女人也干掉！不仅这样，假使电影不馬上开始，我就要去跟老板算帳。"

市長从包廂里走出来（法官已經沒有半点气力了），結結巴巴地喊了声楊蒂尔；电影院老板飞奔过来。

"盧加西先生要馬上就开始。"

"可是……我在等他的命令呀……"

灯光熄灭。推銷員看見盧加西的手放开了少女的头髮，抓住他的手槍。坐在椅子上的女教师趁机会尽量远远地躲开去。她紧紧貼住包廂的板壁，竟連銀幕下端的字幕說明也不看。

这是無声电影时代的一部西部牧童影片。这所力克斯电影院还沒有發音設备。可是，在盧加西和他的一班人心目中，这幷沒有什么关系。他們爱看的，是手槍的射击，是騎着馬的奔逐，是湯姆·米克斯（他們連这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也不知道）打胜了他的对手。他們看到英勇的場面时大鼓其掌，为鼓励那个"小伙

子”而高声怪叫。他們又变成在活动小鴨前面惊奇贊美的那班小孩子。盧加西也把那个少女的金髮忘記了。

映到一个打架的場面，湯姆·米克斯一个人应付二十多个对手，他用强有力的臂膀一一打倒他們。盧加西喜欢得不能自禁，他要把这場面再看一遍，他下令把这一段再放映一次，而且要映得很慢，非常慢。整个戏院都凝神注視銀幕上剧情的展开。那些追逐湯姆·米克斯的未婚妻的强盜們，跟盧加西和他的匪徒們比較，跟眼前这班“剛伽舍罗”們比較，簡直太可笑了！在黑暗中，居民們虽然不能清楚地辨别他們，可是他們聞得出从他們身上發出来的那陣酸臭味；他們听見他們的笑声，听見他們批評：

“啊！这个有短髭的家伙眞是个婊子养的王八蛋！”

片子映完，灯光恢复明亮以后，盧加西覚得还不滿足。他下令把膠片倒过来放映，脚在上，头向下。这是他最心爱的娛乐之一。每逢他侵入一座城市而城里有电影院的时候，他总爱用这兩种方法来放映片子。于是观众們只好再度开始忍受刑罰。只有甘璣納一个人看見銀幕上的人物兩只脚在半空中飞舞，头在下面走动，天和地对掉了一个位置，才吃吃地笑起来。

随后又放映一張卓别麟的片子，这个流浪汉所經历的各种險境，使他們乐不可支。坏人是一个力大無穷的巨人，当他开始毆打卓别麟的时候，其中一个强盜忍無可忍，竟向着銀幕一連开了三槍。妇女們吓得昏厥过去，可是銀幕上的坏人依然繼續他的毆打。

“别打这可憐的家伙，婊子养的！”

最后，灯光又亮起来。中尉的老婆昏了过去。轟天雷老瑟把她背在肩膀上，帶着她出去。强盜們包圍着观众，大家全都向

着音乐协会的大厅走去。盧加西抓住女教师的臂膀，把鼻子凑近金色的头髮，一边嗅着少女头上的香水味，一边滿足地嘻笑。

法官的一个女兒吓得發狂，竟拔脚逃走。一个“剛伽舍罗”只一巴掌就把她打倒在地上，她的母亲哭着扶她起来。法官的眼睛里也噙着眼淚。他們剛走到街角上，大音乐厅里的乐师們已經开始演奏。有人把酒吧間里的酒和甜燒酒全数搬到这里来。离屋頂不远的天空中，挂着一輪滚圓的金黄色月亮，月光照在少女的金髮上，产生一种意料不到的、更加美丽的变幻的色彩。

7

說句公道話，这个舞会根本不能够称为热鬧兴奋。用“凄慘”的字眼更不足以形容盧加西·阿伏力多在这个被侵占的城市里所举行的这个舞会。只可以說这是一个有愉快的音乐、有森巴舞曲和狐步舞曲伴送着的丧礼。他們找来了大約半数的乐师，都是来不及逃到树林里去、还逗留在城里的。大約有三十个年輕和年老的妇女在舞厅里被她們的男伴拉着或拖着走动，大部分的男伴都是强盗。可是盧加西要每个人都跳舞。他已經强迫法官、市長和那个推銷員跳舞。他把酒給乐师們喝，叫妇女們飲甜燒酒。女教师跟着他，兩只脚受了伤，沒法子反抗，把自己的命运交給上帝。

“上帝願意怎样就怎样安排吧……”她喃喃地說。

她在城里有一个未婚夫，可是她覚得仿佛他是屬于遙远的过去的，是在新的現实前面破灭掉的幻夢中的人物。盧加西吻她的头髮。

这个舞会是魔鬼的舞会。假使这教区的教士不是在听見盧加西要来的消息时就头一个拔脚逃走的話，他一定会在这个綵

毫不愉快的舞会里找到一个極好的講道的題目。这里的快速的舞蹈，不时被槍声和喊声打断的音乐，轉瞬間就喝光了的酒，和几乎被燒酒嗆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妇女們的景象，給舞会添上一种虛假的愉快气氛。

轟天雷老瑟拖着中尉的老婆。她走着，仿佛完全丧失了知觉。她自己虽然不知道，她的兩只脚却跟随着舞蹈的节奏走动。她的心思落在她的死去的丈夫身上，落在她扔下独自在屋子里的孩子身上；在这里所發生的任何事情再也不能打动她。

音乐停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呆在那里不动。城里的男子望着他們的在强盜的臂膀中战栗着的妻子和女兒。这时候，盧加西說出了致命的几句話，这是城里的居民們每一分鐘都怕听見的几句話。

“我說，这兒眞热呀，我們把衣服脫光吧……”

他把兩只手掌拍了拍：

“来呀，大家全来，一个也不例外！”

他对女教师說：

“你也一样，金头髮……”

男人們和女人們都停在那里不动。推銷員想从中劝解。盧加西板起面孔：

“你也一样，脫光你的衣服。”

在匕首的威胁下，他們开始脫衣服。法官的老婆像只河馬一样肥胖。她的乳房直垂到肚子上。她的丈夫恰恰相反，像根竹竿一样瘦，肋骨一根根显露出来。盧加西心里描画他們倆赤条条在舞厅中間跳舞的样子。他命令乐队演奏一支华尔滋。他把匕首貼在法官老婆的肚子上。她用手掩住臉兒；她永远也想不到她会受到这种羞辱。

"你們兩个，跳舞！"

"剛伽舍罗"們都哈哈大笑；一个商人忍不住也笑起来，虽然他自己的老婆也在那里，也跟别人一样赤裸裸的。法官和他的老婆在舞厅里与其說是在跳舞，毋宁說是在走路。这是非常引人發笑的景象，她，渾身的肥肉多得沒处放，他，却这么消瘦，兩个人的眼睛里都充滿淚水。

华尔滋舞曲的最后几个音符剛奏完，乐队馬上敲起一支森巴。

"大家全下去跳舞！"盧加西說。

他一把抓住女教师，他觉得她的身体軟下去倒在他的臂膀里。轟天雷老瑟扶住中尉的寡妇，他已經用强力剝下她的衣服。她凝視着他，神气茫然，一言不發。

于是舞会繼續下去；愈来愈醉的"剛伽舍罗"們觉得欲火逐漸升起。每个人都挑选了自己中意的女子，等到盧加西拖着女教师向里面的一間大厅走去以后，他們开始当着众人眼前就在原地强奸那些女子。这是一种想像不出的景象，夾杂着哭叫的声音。有几个想进行抵抗的男子馬上被兩三个拿着武器的强盜追到一个角落里去。

可是最悲慘的一刹那是轟天雷老瑟把中尉的老婆翻倒在地上的时候。一旦她明白將要發生什么事情，她完全丧失了理智，开始在舞厅里奔逃。他在后面追她，喝醉了酒的他撞在椅子上跌倒。可是她觉得气力逐漸衰竭，他終于追上了她，把她摟住。她一边把身体翻过去，一边抓他，咬他，尽力掙扎躲避。到处都是被强奸的妇女所發出来的痛苦的呻吟声。

轟天雷老瑟用腿压住她的腿，正在想用臂膀使她不再动。

"猢猻的老婆，我要讓你知道怎样才是一个眞正的汉

子……”

到了这时候，她覺得彷彿她兒子的哭声傳到她耳朵里。突然間，她有了一刹那間的清醒。她尽力从正在准备占有她的强盗的怀抱中挣扎出来，而且盯住强盗的兩只喝醉了酒的眼睛。

“你沒有母亲嗎，强盗？”

这个問題太出乎意料，竟使轟天雷老瑟一时摸不着头脑。他有时也想起年老的尤恭蒂娜，可是在这种时候，他絕对不会有心思去想她。

“別管我的老娘！”

“假使你有母亲，請想想她，你要記着我也有一个孩子。你杀死我的丈夫还不够嗎？你讓我走吧，为了你母亲的幸福……”

她的态度非常严肃，而且在他面前安靜地一动也不动。她并不遮掩她身体的任何一部分。轟天雷老瑟仿佛看見年老的尤恭蒂娜在屋子里走动，責罵她的孩子們，帶着慈爱望着他們。中尉的老婆繼續說：

“为了你母亲的幸福，我請求你讓我走！假使你不讓我走，但願她詛咒你！我不再想法子逃走了，你自己知道应該怎样做……这是为了你母亲的幸福！”

轟天雷老瑟用手揉了揉眼睛，他沒法子把尤恭蒂娜的幻象驅逐出去。

“好，算了，可是快点滚蛋，別等我改变了主意！”

中尉的老婆向大門飞奔过去，半路上隨手捞起一件散落在地上的衣服，遮盖住自己身体，赶快走到街上。

轟天雷老瑟呆在那里不动，不知道該怎样办才好。他还看得見年老的尤恭蒂娜，現在，他还想像她渾身赤裸站在舞厅中間。他推开了一个擋住他的去路的男人。

“滚蛋，髒东西！”

他拿起一瓶甜燒酒。

从盧加西那边的房間里傳来一声尖銳的喊声。一陣燒焦的人肉味散布在跳舞厅中。一个“剛伽舍罗”說：

“盧加西替金髮姑娘打上烙印了！”

那个推銷員眩暈起来。他坐在一張椅子上，一切都在他眼前旋轉。盧加西从房間里突然出現，手里揮舞着一塊通紅的鉄，抓住少女的头髮拖出来；一个帶血的“盧”字印在她的牛奶顏色的白肩膀上。到了舞厅里，他又扑到她身上，她已經奄奄一息毫無生气了。轟天雷老瑟的眼睛在厅里溜了一圈；剩下来的都是些又老又丑的妇人。他已經后悔放走了那个寡妇。他的眼前尤恭蒂娜的幻影已經消失，欲念又侵占了他。法官有一个肥胖的女兒是沒有人要的。轟天雷老瑟对她呼喊：

“到这兒来，孵蛋的母鴨！”

青年女子想逃走，可是她跌了一跤，他把匕首抵住她的脖子：

“你动，我插进去！”

燒焦的人肉味逐漸消散。乐师們早已跳窗逃走。現在乐队是由嘆气声，嗚咽声和呻吟声所組成的。盧加西·阿伏力多的舞会已經到了結束的地步。

黎明时分，他們坐着卡車离开。司机駕駛車子，甜嘴的手槍抵住他的胸膛。走了几里路以后，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他們叫車子停下来，开槍打坏了輪胎，隐沒到“卡亭伽”里面去了。

8

他們躲藏在叢林深处。他們知道得很清楚这次襲击城市会

引起严重的后果。报紙要登載这件事，反对党的下議員要發表反对政府的演說，新兵要召募起来对付盧加西·阿伏力多，追捕“剛伽舍罗”的斗爭要愈發紧張。可是受害最大的是荒原里的农民，而不是那些有錢的种植园主，这些种植园主受到警察的尊敬，同时也受到盧加西的尊敬，假使他們保护他或者贈送金錢給他的話。假使他們拒絕他，盧加西就侵入他們的土地，放火燒毁庄稼和地主的住宅，杀死几个人，造成恐怖气氛。

可是那些小农場主人，佃农，伙种佃戶和貧农，一方面旣受到盧加西那一帮土匪的害，另一方面也受到警察的害，而且受害更大。那些只在荒原里度过兩年，負責追捕盧加西的軍官們都發了大財。虽然政府方面撥款給他們买粮食和馬匹，他們仍然用强力在貧苦的农民家里搶夺粮食和馬匹，他們的搶劫和强奸的行为跟强盗們相比正是有过之而無不及。因此乡下人見了警察的制服（在叢林里警察們在外衣上套着一件皮外套，而且用牧童的帽子代替他們的軍帽）比見了“剛伽舍罗”們的皮衣服更害怕。因为警察有一切合法的权利，他們的搶劫，杀人和强奸都有法律替他們掩护。而且兵士們不像强盗們那样一陣風就过去。他們逗留在有牛和家禽的地方：中尉們跟最漂亮的姑娘們睡覺，兵士們随心所欲地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有許多人是在当地召募的，其中有几个还当过“剛伽舍罗”，他們在追捕强盗的工作中是唯一有用的人員，只有他們才能够在“卡亭伽”里纏繞不淸的植物叢中走动。中尉們和上尉們想把最大部分的剿匪費用留給自己，就放縱兵士們随便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去找錢。于是兵士們拚命騷扰农民，侵占他們的財产，他們的女兒，他們的牲畜。

“剛伽舍罗”也絲毫不比他們仁慈。虽然强盗們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虽然他們的出身是最穷苦的农民，而且几乎全数都是大

地主的牺牲者，在势力不均等的斗争中被上校們夺去了土地，可是他們对待那些正在受着他們自己以前所受过的同样苦难的农民們絲毫不慈悲。盧加西那一帮土匪也同样搶劫和强奸，杀人和把人去势。他們跟警察之間唯一的分別，是警察尊敬一切大种植园主，而盧加西却連他們也攻击。

这一次他們深入"卡亭伽"內部，隐藏在他們的遙远的隐蔽所里，这地方只有那些供給情报給盧加西的間諜們知道。四面八方，在五个州的边境上，軍队都行动起来。这一次，反对党的演說是最激烈的，洗劫全城的消息連联邦議院里也有了反响。报紙上刊登了女教师的照片，女教师已經变成了瘋子，肩上被打下了盧加西的著名的"盧"字烙印，这是盧加西用来对被他强奸过的妇女們打記号的。

报紙上也刊登了中尉寡妇的照片——一个下議員已經为她向政府申請一笔特殊撫恤金——和一篇訪問記，她在訪問記中辯述了她怎样才能脫离轟天雷老悪的魔爪的經过。写訪問記的記者很喜欢用聳人听聞的标題（他是一个年輕、有野心而且感情用事的人），他在他的文章上用了一个感动許多家庭的題目：

"良心的責备制止了强盗的魔爪"

警察部队越过了許多公路，把盧加西那一帮土匪隐藏在里面的"卡亭伽"整个包圍起来。他們从四面八方到来，包圍的形势馬上就可以完成。这一次出征的指揮官是正規軍里的一个上尉，为着担任这項职务，他被擢升为上校①，在向荒原进發以前，他接見了新聞記者，他肯定地說盧加西·阿伏力多和他的那帮"剛伽舍罗"的末日已經临近了。有人居然把这份报紙帶給盧加

① 正規軍里的軍官，如因特殊使命被派到軍事警察部队里的話，通常是晋級的。——法譯本注。

西，盧加西很費勁地一个字一个字念了上尉的宣言，然后仔細端詳着上尉的照片好半天，以便牢牢地記着他的样子。他为他保留一顆子彈。

等到上尉帶着他的主力部队到达"卡亭伽"的时候，盧加西早已走得老远，在他的一个窩主家里悠閑地休息。这个窩主是州議会的上議員，重要的政界人物，經常發表保衞基督教文明的演說，同时却利用盧加西来帮助他把附近那些小地主从他看中的土地上驅逐出去。等到那些出走的小土地所有者沒法子回来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地夺取了人家的土地。另一方面，在上議院里，他却聚精会神地傾听那些攻击"政府永远沒法消灭盧加西"的演講。在咖啡館里，和他的熟朋友們在一起的时候，他經常說：

"假使他胆敢在我的种植園里出現，他的末日就到了，我可以向你們保証……"

他也投票拥护剿匪費用的預算，可是他知道得很清楚这笔給警察部队的費用只会有一种結果：讓几个上尉和几个中尉大發其財。

由于上尉始終找不到盧加西·阿伏力多，而他自己又不願意向后撤退，他把兵士分布在荒原里，兵士們就在荒原里搶劫、强奸和杀人。報紙上把这一切罪行都归到强盗盧加西·阿伏力多身上。

9

上議員到达的时候，盧加西由轟天雷老瑟陪着去向他請安。"剛伽舍罗"們駐扎在大廈附近的一所敞棚里面；他們从村子里叫来許多妓女，也帶来了住在当地的他們的情妇。每次盧加西

帶着他的匪徒們到这里来躲避，种植园里就是一个节日。晚上有欢愉的舞会，吉他琴手和手風琴手伴奏着一对对男女跳舞；有时有些短工因此而扔下鏟子和鐮刀，追随着盧加西匪徒們到“卡享伽”里去过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涯。

上議員握了握盧加西向他伸出来的手。前廊上有一条木板凳，他們就坐在上面閑談。盧加西脫下皮帽子，把帽子放在自己兩只脚中間的地上。轟天雷老瑟在他們面前蹲着。上議員抽着一支很香的雪茄。盧加西用力吸他噴出来的烟，这就仿佛在伸手向他討。上議員不十分願意地叫人把他的雪茄烟盒拿来——每根雪茄要使他損失八个密耳瑞斯。他遞一支給盧加西，另一支給轟天雷老瑟。轟天雷老瑟把雪茄插进衣袋里：

“我把它送給瑪莉郭塔……”他的情妇也跟他一起在这里。

上議員想向盧加西提出抗議，这一次，盧加西太过分了。他的行为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他的胆大妄为早晚一定使上議員遭受損害，而且比任何別的窩主受害更大，因为沒有一个窩主的地位像他那么高。他知道得很清楚，約翰·巴帝斯塔上校，鄰州州長的父亲，也是保护盧加西的。可是那位上校有一个反要求，他不准許盧加西侵入他的小小一州里的任何一个城市。盧加西非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候不会到約翰·巴帝斯塔上校的种植园里躲避——警察永远也不会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他。恰恰相反，他几乎經常到上議員的种植园里躲避。这也只能怪上議員自己，因为他經常叫盧加西来帮助他掠夺別人的土地。

在前廊上，上議員心里思忖自己是不是已經过分利用盧加西·阿伏力多。

“盧加西先生，請不要怪我說話坦白……我覚得你太过分了……假使你这样繼續下去，你不会有好結果，我到那时候可能

一点也帮不了你的忙……”上議員举起了一只手指做出警告的姿势。

盧加西装出莫名其妙的样子，抬起了眼睛望着他：

“你想說的到底是什么？我一点也得不到什么消息……这一陣子我根本很安靜地躲在我的小角落里。”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想說的是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用燒紅的鉄在那可憐的姑娘身上打上烙印呢？”上議員看見过女教师的肩膀，这个印象还纏繞着他。

“这个……我有点喝醉了，那个小娼妇不識好歹，这使我火冒起来，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一时忍不住……”

一陣难堪的沉默延續了几分鐘。

“你大錯而特錯了。这样子下去，你不会有好結果的。終有一天你要被逮住……”

“你知道得很清楚沒有人能够活捉盧加西的。在我襯衫里面的这个汉子，你放心好了，他是不会坐牢的……我情願战死。我不是一个肯讓人家活捉的家伙……”

“你的良心呢？”上議員問。他自己很少想到他自己的良心，不过假使說他完全不受到良心的責备也太过火，有时，在失眠的夜里，他对那些过分年輕的女人感到厭倦的时候，他也微微地感覺到良心上的不安……“它从来不使你感覺痛苦嗎？”

“使我痛苦？干嗎我要痛苦？上議員先生，你很知道我过着这种生涯，并不是我願意这样。我們本来很安靜地在我們的土地上，他們来了，一下子就把地搶了去，像你現在所做的一样……他們还把我的老子打死，他們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我干掉那家伙，后来我就当上了‘剛伽舍罗’……干嗎我要痛苦？……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跟他們算帳，我的弟兄們也一样，

他們是在报仇……你很知道荒原的居民，他們比那些只吃死人肉的兀鷹更可憐，运气更不好……兀鷹們还有肉可以吃呢……”

上議員并沒有重視这番隱隱地指摘他的行为的說話。盧加西愈来愈胆大，愈来愈無禮，对他絲毫沒有敬意。他决定赶快結束这場談話。

“你要留在这兒嗎？”

“只留几天，讓弟兄們休息休息，等警察們冷一冷。据說‘卡亭伽’里的軍队比一棵‘芒打加路’的芒刺还要多……”

“的确是有很多軍队。可是他們已經分散，分布在荒原里。你最好还是渡过河，到对岸去躲避。”只有等到盧加西到了鄰州，上議員才能比較放心。

“也許这样比較好……我不到这角落去已經有不少日子，我要到那边去算算帳……我只逗留几天，等那些猢猻們滾蛋……”

“很好，盧加西，我很高兴你的身体非常健康……現在，我去稍为休息一下，待会兒再吩咐李居尔哥办几件事，”他說的是种植园的总管，“动身以前来看看我……”

可是盧加西并沒有站起来。

“我想跟你談一件事……”

“什么事？”

“我的彈葯并不多，我希望……”

“可是你要我到哪兒去找？”他已經站了起来，盧加西的要求有点激怒了他。“你知道买彈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居尔哥告訴我你家里藏着三百多發步槍子彈……”

“李居尔哥这家伙我今晚就要叫他知道这么随便說話要使他付出多少代价……”——上議員想。这些子彈是上議員儲藏着以备必要时应用的；在荒原里，政治上的問題有时也要用槍战

和打仗来解决。

“我記不起来了。可是我不能够把全部都讓給你，只能够給一部分……我也要留下一些火葯和子彈，誰也不能預料有什么事情会發生……”

“对于你，他們是永远不会碰一碰的，盧加西可以担保！……我馬上派兩个人去把子彈裝上船……”

“很好。我去休息……待会兒見……”

盧加西站起来，聋天雷老瑟早已立在那里。上議員把手指尖兒伸出来。他穿着一件条子絲睡衣。盧加西依然留在那里动也不动，非常明显，他还等待着什么东西。看見他的这种态度，上議員問他：

“还有別的事嗎？”

“你不請我吃飯嗎？每一次，你都請我的，而盧加西，他很高兴……”

他勉强微笑起来：

“那么，明天来罢，我叫人宰一只猪招待你的弟兄……”

他呆在那里片刻，凝視着兩个“剛伽舍罗”向敞棚那边走去。毫無疑問，盧加西开始妨碍他了。不过，假使政局繼續混乱下去的話，盧加西对他还是有用的，而依照目前形势看来，政局繼續混乱的可能性很大……当然，最好就是他永远不再踏进种植园里来。假使警察能够把他消灭，上議員的心里就会落下一塊石头……于是，第一次，他开始想把盧加西出卖，想把他交給警察部队。这种念头在他的脑袋里开始滋長起来。

10

每天晚上，在种植园里都是狂欢之夜。盧加西請来許多蕎

名的手風琴手和吉他琴手，大家通宵达旦地跳舞；女人們都知道这段时間过了以后她們的男人就要整年累月地藏匿在“卡亭伽”里，因此她們对待男人們無比憐愛，她們的愛情的嘆息也彷彿就是音乐。

种植园里的一个工人对盧加西贊美一个手風琴手的天才，工人在几天以前曾經在鄰近的种植园里听过他演奏。这是一个过路的音乐家，他要到南方去，朝巴伊亞州的热舍罗那边走。前几天他帶着家人住在鄰近的种植园里，他拿起鶴嘴鋤当散工，想賺点錢来繼續旅行。工人把这个音乐家的一切說得天花乱墜。他从来沒有听見过这么好的音乐家，能够听他演奏眞是無上的快乐，的确値得盧加西把他請来。

“除非他已經动身……他只是路过这兒，他要到南方去，目的地是聖保罗……”

盧加西派了一个使者去，当晚，巴斯帝奥就帶着他的手風琴到来。他把家里人留在那边，自己一个人来，这样比較安全。他曾經無数次地听人家談到过盧加西，听說过他的殘暴，可是也听說过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得到他的欢心的时候，他很慷慨。同时他也听說耶洛尼莫的兒子若瑟在这班土匪里面。他很想見見他，想告訴他伊納西奥上校的种植园里所發生的一切。他帶着手風琴来了，奉命前去邀請他的那个短工陪伴着他。大家等待这位这么出名的音乐家都等得非常心焦。轟天雷老瑟馬上就認出了他。

“哎喲！原来是巴斯帝奥！”

“你認識他嗎？”盧加西問。

“我認識他嗎！他就住在我爹媽的老家附近，在死掉的伊納西奥上校的种植园里……你曾經到过那里，就是我參加进来的

那一次……你記得嗎？”

当然，盧加西記得。他怎么能够忘掉那位預言將来而且威吓着整个世界和人类的瑟髮的样子呢？可是他沒有見过巴斯帝奥，黑人当时帶着家人逃走，直到“剛伽舍罗”們走后才回来。

从巴斯帝奥的口中，轟天雷老瑟得知种植园和他家里人的消息。他知道了奥洛里亞諾医生怎样把种植园卖掉，怎样驅逐佃戶，他們怎样动身，格雷哥里奥怎样开槍打了亞尔杜，可是沒有把总管打死。巴斯帝奥所知道的关于若瑟的家里人的最近消息，是从南方回来的人們告訴他的。他們是在“卡亭伽”以外遇見耶洛尼莫的，他們說他整个家庭現在只剩下兩个孩子、瑪塔、兩个老人家和約翰·彼得罗。六个人瘦得那么厉害，簡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其余几个人呢？”轟天雷老瑟臉色陰沉，兩只眼睛变得又小又凶惡。

“据說他們都在路上死掉了。我自己也在这次旅行中失掉兩个孩子……他們这样对待我們，眞是卑劣可惡到了極点……”

他演奏了一整夜，男人們跳舞，女人們非常快活，我的天，多么高妙的音乐家啊！盧加西非常兴奋，他爱听手風琴的乐声，巴斯帝奥还有活潑的歌喉，他歌唱荒原的民歌，A B C民歌①和即兴創作的山歌。他歌唱那支叙述盧加西·阿伏力多的英勇事迹的歌兒，盧加西手下的全体人員齐声伴着他歌唱：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長槍把威施；

① 这种歌原名ABC，是一种詩句内有七个音节的民歌，其特点是每一段依照字母次序順延开头，如第一段以A始，第二段是B，第三段是C……等，——法譯本注。

男人見了心胆寒，
上千的人兒喪黃泉。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獵刀把威施；
快刀專把人皮剝，
有錢人見了心胆落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長槍把威施；
年輕的姑娘別吃惊，
我对待女人最多情。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匕首把威施；
飞禽走兽是我友，
到我帽中取食乐优游。

在田野的上空，歌声使树木顫动，惊醒了树枝上的鳥兒。盧加西·阿伏力多的名字象征着血和死亡，憂愁和悲哀。民歌的音符，“剛伽舍罗”們的沙嗄的歌声仿佛是出發的信号。听着巴斯帝奥的演唱，盧加西寻思动身的时候已經到了。他們住在这里已經十多天了。“卡亭伽”在等着他們，假使他不使人家談論他，人家很快就会把他遺忘，另一个更勇敢的强盜就会在农民們的談話中，在吉他琴手的歌詞中代替了他。

黑夜已尽，有几个男人已經拉着他們的女人到黑暗的角落或者树林里去。盧加西自己也有了睡意；巴斯帝奥准备告辞。他

走过去把轟天雷老瑟摟在怀里，轟天雷老瑟整夜一言不發，蜷縮在一張長凳子上，既不唱歌，也不跳舞。瑪莉郭塔連喊他一声的勇气也沒有。她請他去睡觉的时候，他凝視着她，眼睛里的神气那么古怪，使她赶快走开；她远远地窺伺他。他怎么啦？他跟这黑人談話的时候，黑人告訴了他什么东西呢？巴斯帝奥走过来告辞。

“再見罢，若瑟……”

現在已經沒有人这样称呼他，黑人把他的名字整个叫出来‘更增加了他的哀愁，仿佛把他拉回到种植園里的童年时期。

“你可以放心，巴斯帝奥，我不能讓事情这样子下去。我要告訴盧加西，我們要到那边去，誰在大廈里誰倒霉！我們去幷不是为了錢，只是为了杀人……”

他給了老黑人一百密耳瑞斯。盧加西給他兩百，巴斯帝奥馬上有了錢。这笔錢足够到热舍罗去，甚至于还有得多。除了金錢和盧加西·阿伏力多对他的嘉奬以外，若瑟向他宣布的消息，使他心里温暖起来。这一次，亚尔杜准逃不了！假使湊巧奥洛里亚諾医生也在这地区里的話，即使只是来訪問也好！……在回去的途中，他还唱着歌，这是为了心里快活才唱的：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長槍把威施……

11

盧加西發觉轟天雷老瑟在角落里縮成一团，仿佛生病的样子。这是他認为最滿意的人。他永远也忘不了若瑟第一次參加的那場槍战，若瑟就是在这場槍战中贏得他的綽号的。当时若瑟看見別的强盗們大跳大叫，实行盧加西在盜匪群中首創的那种

战术——这种叫声和跳躍比槍声更加使人胆寒——的时候，若瑟也大声吼叫，他的吼声这么宏亮，使得其中一个强盗說：

“这眞像是一下轟天雷……你，你是轟天雷老瑟……”

这个綽号就一直留下来。同时他也勇敢而忠誠。盧加西很快就把他从别的人員当中分别出来，他把困难的任务交給他办，派他到庄园里去收取那些地主用来换得不受侵扰的贖金。他相信他而且敬重他。因此，他看見他簡直躲在敞棚深处的时候，他就向他走去。他早已發觉若瑟沒有参加狂欢。可是因为若瑟热恋着瑪莉郭塔，他以为他正在树林里跟她睡覺。

他先問瑪莉郭塔：

“他怎么样了，老瑟？”

“我知道嗎，我？誰知道什么鬼东西咬了他？……他的臉像个死人……”

“你怎么样了？”

轟天雷老瑟抬起了头。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給我一个恩典……”

“你只要說出来是什么一回事……”

“好，是这样的，人家把我的家里人从他們耕种的土地上全部赶出去。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連我的叔叔們。所有在种植园里有地的活人，剛才玩手風琴的那个家伙就是从那边来的，都被赶了出去。他告訴我，我家里人到聖保罗去，半路上他們都送了命……你是知道这些逃荒难民的，他們不会有一半人到达热舍罗……”

“那么，你的意思怎样？”

“到种植园去，干掉那个主人，那个买种植园的，連总管也干掉。他們曾經开过槍打他，可是沒有打中……”

"你的姑姑呢，她也在那边嗎？"

"不，他們連她也赶走了。可是好像她在半路上送了命，她已經不跟他們在一起，現在只剩下六个人了……"

"他們連她也赶走嗎？他們不应該……"

"他們，哼，他們眞不在乎哩！"

"听着，我們明天动身；今天你最好还是休息休息，因为我們明天要走快步。假使沒有意外的話，在十天以內就可以赶到那边……你最好还是去睡覺；我們决定这样办了……"

可是若瑟不能入睡。他仿佛看見了尤恭蒂娜在屋子里張罗，听見牲口棚里有响亮的人声，瑪塔还很年輕，正在院子里蹦跳，耶洛尼莫在地里。他很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这所他在里面長大的房子里去，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夢想能够实現，可是时間早晚沒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是这所房子繼續存在，是他要在什么时候回去就在什么时候回去，回去拥抱他的母亲，請求父亲为他祝福，拿起鋤头到苦蘗田里干活。他紧紧地捏住他的匕首，对付这些王八蛋，他不能浪費他的子彈。

12

他們从种植园里回来的途中，跟警察部队的巡邏队有过一次遭遇战。巴比翁的大腿受了伤，盧加西馬上到一个隐蔽所里去，为的是把他留在那里，好請医生治疗。在种植园里，他們沒有找到亞尔杜，亞尔杜出外購买牲畜去了，新主人把种植园的大部分土地都改变为牧場。他們由于沒有找到总管而非常憤怒，他們放火焚燒大廈，尽可能把所有的母牛都砍死。轟天雷老瑟闖进他父母的故居中，使目前在里面居住的一家工人非常惊駭；他望着那些泥牆，可是沒有什么能够喚起对于耶洛尼莫和尤恭

蒂娜的回忆。他突然想在房子里放一把火，可是住在里面的工人們沒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于是他問他們，房子周圍种植的苦薯和玉蜀黍的田地是屬于他們所有的呢，还是屬于地主所有的……

"不，我們只不过租用……"

于是他就放火燒了庄稼。大厦在火焰中焚燒，轟天雷老瑟气还未平。可是他不久就知道了奥洛里亞諾医生正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兩天以前他还到过种植园里，他是負有政府的使命到这兒来的。轟天雷老瑟跟盧加西·阿伏力多商量；他們拟下一个計划。轟天雷老瑟自己單独动身，以后再到約定的地点跟大队会合。当天他就有机会开槍射击亞尔杜，可是他拿不准一定打死了他。他在附近地区徘徊，直到他知道他只打伤了他的过去的賭友为止。有人用汽車把亞尔杜載到村子里，再从村子送到城里。

轟天雷老瑟咒罵了一句。他想一直走到城里杀死他，即使因此被捕也不足惜，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这样做法太不値得，他总有别的机会。即使要他每年都回到这地区里来，像一个执行自己的誓言的人那样做法，他也願意。

他鑽进树林里，兩天以后，他跟大队会合。就是在这天晚上他們碰到警察部队的巡邏队，槍战是在沒有遮掩的平地上进行，这是盧加西非常不喜欢的。幸喜兵士的数目只有八个人。可是巴比翁終于挂了彩，兵士們却安全無恙地逃走了。盧加西很不高兴，而且非常惊訝为什么会出其不意地在这里遇見这些兵士。兵士們在这里干什么？沒有人把他們在这里的情报告訴他，可是通常，他总是掌握着一切消息的，他的間諜在整个荒原里到处都有。

他决定进到另一州去；他們在“卡亭伽”里日夜赶路，只停下来在田庄里补充粮食。在其中一个田庄里他們遇到了武装的抵抗，那个种植园主賭咒說盧加西永远不能在他的土地上拿去任何东西。盧加西火冒得厉害，把地主全家都杀光了。

最后，他离开了“卡亭伽”，准备渡过作为兩个州的分界綫的那条河流，这时候，人家才告訴他为什么他在路上会遇見警察部队。那些攻击他的兵士們并不是向这方面进發的唯一的部队。还有几十个几百个奉命逮捕“眞福”爱斯提文和他的随从者的軍队也向这方面进發；据一般人的傳說，有千数以上的乡下人追随着这位先知。因此警察部队决定一劳永逸地把他們一網打尽。

报告这消息的人說他是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情报。盧加西把嘴里咀嚼着的那塊烟叶拿出来：

“可是‘眞福’是一个好人，为什么他們也要干掉他？……他所做的只是祈禱，只是对那些願意听他的人講道，那么他們为什么要派警察部队对付他呢？”

他弄不明白。人家追捕他，这是对的，因为他杀人越貨，他是一个强盗，一个犯法之人。可是“眞福”沒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只是叫人悔罪，因为世界末日近了。

再走远一点，一个农民又告訴他别的消息。这一次，这些消息跟那位聖人沒有关系，却跟他，盧加西·阿伏力多有关系。他告訴他在河流的所有渡口上都有警察部队守衛着，兵士們等他已經有好几天了，一定是有人出卖了他。

“那个人一定是知道你想渡河的人……他們可猜不出……”

盧加西向那农民道了謝，把轟天雷老瑟和甜嘴兩人叫来，他們秘密地商量了好半天。然后他把其余的人集合起来，对他們說：

"大伙們，有人出賣了我們，这个人不会是别人，一定是上議員……"

有几个人覺得很惊訝，可是盧加西·阿伏力多繼續說：

"只有他知道我們要渡河……而且还是他替我出的主意，他說在这兒躲藏不了……他只給了我一些狗粪不如的彈葯……"

他举出种种事实来証明他的推測的正确，他認为上議員的背叛是非常明显的。

"人家还告訴我，我們离开以后，他馬上动身到城里去……他干嗎要像火燒屁股一样急地到城里去呢？……他去派兵来打我們……"

强盜們靜靜地等待着。他們坐在地上，心里在騷动，他們恨不得馬上动身，愈快愈好。盧加西·阿伏力多跟他們有同感。

"我們要去給他一頓教訓，这婊子养的……我們不渡河了，我們要回到他的种植园里去……"

"假如他不在呢？"

"我們等他，等到他回来……他早晚总得回来的……"

他們又走上"卡亭伽"的道路，他們走得很快。盧加西·阿伏力多在腦子里把过去的各种事实重新組織起来。上議員淸楚地知道他渡河进入另一州以后，一定要到約翰·巴帝斯塔上校的种植园里藏匿，这所种植园正好在边境上。可是在路上一大半时間，他都在猜想上議員出賣他能有什么好处。現在，他猜出来了：上議員跟鄰州州長的关系搞得并不十分好。假使盧加西在州長的父亲的种植园里被捕或者被杀，这就是一件眞正了不起的丑事。不会再有别的原因，他想。

他們沿着大路走，一直到他們望見了一輛卡車为止。他們全数登上卡車，趁着車子走了一大段路，走到大路交通比較頻繁

的那一段，他們又下車竄进“卡亭伽”里。他們的心里充滿仇恨，一边走一边反复想着大屠杀的計划。盧加西对自己說，他要等待上議員回来，即使他要留在种植园里等待到自己的末日也好。

13

可是他根本不必等待。他走近种植园的时候，已經知道上議員早已回来，眼前正是收获开始的时期。据人們說，他只在这里住几天，以便对下人們發布一些命令，使得以后他为着議会的公务要留在首都几个月的时候，可以因为这里一切都很好而放心。

傍晚时分，强盗們到达了，完全出乎妇女們意料之外。她們急匆匆地赶上前去迎接他們，瑪莉郭塔投进轟天雷老瑟的怀抱里。可是她們馬上看出来發生了些与往常不同的事情，只要望望盧加西的臉就够了。

他們直接向大廈走去。已經有人告訴了上議員。他走出前廊，身上穿着一件华丽的寢袍，手指上閃耀着一只独粒鑽戒。

“你在这兒，盧加西？又有什么事嗎？”

盧加西走过来，逐級走上前廊的阶梯，站在上議員的前面。他还沒有开口，对方已經明白“剛伽舍罗”知道了一切。他的臉馬上变成灰白色，向后退了一步。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一閃：“瑪莉安娜还想跟詹美一起来呢……”这是他的老婆和他的在医科里念書的兒子。

“你把我們出賣給警察！”

他提出抗議，可是他的声音軟弱無力：

“我？……可是我是你的朋友呀……”

“魔鬼的朋友，不是盧加西·阿伏力多的朋友！”

他举起了他的手槍。上議員呼喊：

“盧加西，你瘋了嗎？不要这样……”

“看槍，婊子养的……”

他开了槍，上議員倒下来。从四面八方奔过来許多短工、农妇和佃农；他們被“剛伽舍罗”們阻住，只好站在远处观望。

他們帶走了庄园里的牲口，馬和驢等，帶着他們的情妇，走向另一个隐蔽所，地点比較远，可是同样的安全。他們日夜不停地赶路。盧加西知道現在所有的警察部队都要追尋他的踪迹。

14

这一次追捕也像其他各次一样，最后也松懈下来。盧加西的那一帮土匪藏匿了差不多兩个月。在这期間，他們的窩主是一个小地主，这小地主在一次旅行中被盧加西救了他的性命。就在他的家里，“眞福”爱斯提文派来的密使找到了盧加西。盧加西正在准备再度出發去横扫整个荒原，去侵略乡村和城市，去向庄园地主勒索巨款的时候，在一个沒有月亮的晚上，黑夜將临的时候，来了一个汉子。他拄着一根手杖，他走过不少路程，他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盧加西藏匿的地方。

兵士們——那些負責追捕爱斯提文的和那些找寻盧加西的都在一起——在热舍罗附近把聖人包圍起来。跟随爱斯提文的大約有三百人多一点，可是他們几乎完全沒有武器，而且絲毫沒有战斗的經驗。他們所剩下的唯一希望，就是盧加西·阿伏力多的援助。

“我的爱斯提文神甫派我来告訴你，叫你尽可能召集你所有的手下人。而且要携帶你所有的武器，因为时机很危急……”

动身以前，盧加西派遣許多密使去召集他的同志，召集那些

热爱他的农民，那些过去曾經参加过他的匪帮的人，还有那些他知道他們肯为他牺牲性命的人。他們大批大批的来了，有的是为着报答他，为他效劳，有的却为的是保衛"眞福"爱斯提文。他們从来沒有見过这位"眞福"，可是在他們的心目中，这是一个聖人，上帝的声音借着他的嘴傳达出来。

他們在拂曉时分出發，把女人們留在家里，在路过的田庄里把一切武器都拿走。聖人的使者是一个黑人，有着一头蓬蓬松松的灰白头髮，極力催促他們快走。可是他們走得这么迅速，黑人自己要費很大的勁才跟得上他們。整整六天六夜，他們在荆棘叢中开拓着道路，第七天傍晚时分，他們望見了聖人营里的篝火。風吹过来，送来一陣跟随爱斯提文的群众喃喃地歌唱着祈禱文的声音。盧加西停了下来，一只膝盖屈到地上，别的"剛伽舍罗"們也模仿他的样子。他們划了十字，然后，他們才謙恭地前进。

約　奥

1

約翰，人家管他叫約奥的，抬起了头，眼睛里帶着疑問的表情，留神傾听。他已經習慣了这种从下午將完的时候起，一直延長到黑夜开始降临的那段时間內的歌咏声。他拿起步槍，一直走到一座小丘的頂上有許多陈旧的蟻穴的地方。他在这塊能够望得很远的地方坐下来。他望見香客們的泥棚屋，望見棚屋之間的热鬧情况；最大的一所，經常有一小堆人圍着的，是"眞福"爱斯提文自己的棚屋。微風撫着約奥的黑白混血的臉兒，他脫下軍帽，讓腦袋凉快凉快。他感覚得出黃昏的那种动人的神秘，可是最使他感动的，是香客营里燒起篝火的景象。在警察部队的营里，他們也生火，可是那是些小小的火堆，只是用来燒飯和吓走蛇类的。在香客营里，篝火有另外一种意义，它們不再是些堆砌起来的树枝，讓人家在上面燒飯或者燒开水来冲咖啡的。它們有一种宗教上的意义，它們是献給上帝的火焰，上帝就要毀灭整个世界和懲罰罪人；它們对称地排列着，有一定的数目，总是二十一堆，只有聖人自己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快七点鐘的时候，一队慢慢走着的行列在营里的小徑上游行，停在每堆篝火的前面，这

时候歌唱的声音愈發宏亮，紅色的火光照出長長的人影。在最后一堆篝火前面，这堆篝火放在广場的中心，正对着聖人的小屋，愛斯提文在那里講道，几乎总是重复着那几句威吓和自卑的話。然后整个行列散队了，約奥知道这时已經是九点鐘，顫动的軍号馬上就要吹出晚上的点名号了。于是他从小丘上下来，慢慢地走着，耳朵里还响着香客們念誦禱歌的憂郁的声音。有風的时候，他連"眞福"講道的話也听得清楚，这些話在他的乡下人的心里响着，他相信这些話所傳达的消息。他是一个好兵士，他尽他的本份，他服从上級的命令，假使中尉叫他开火的話，他会对聖人开槍，虽然他心里确信这样做法是犯了最大的罪惡。"眞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为什么把他当作犯人似的包圍起来呢？

每天傍晚，約奥总到小丘上来，有时别的兵士也陪伴着他。他們等待篝火的升起。他們預先知道信徒們随后就要喃喃地祈禱，而且排成行列，也知道他們的禱歌的歌詞：

永生永世受贊美……

可是，这一天，游行的行列像往常一样，由穿着白袍的"眞福"帶領着，大部分人已經在火堆中間走过的时候，約奥覚得听見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跟香客們节奏單調的歌声混杂起来，而且产生了不調和的冲突。这是另一种調子，仿佛又傲驕又快活，跟祈禱的謙恭性質完全相反，就像軍号的声音切断了大風琴的庄严的琴声一样。起初，他还以为自己弄錯了，以为是叢林里一只野兽的吼声，或者一只夜鳥的啼声，可是歌声繼續不散，而且漸漸盖沒了香客們的歌声。約奥抬起头，挺起肩膀，伸長耳朵傾听。他的習慣于黑暗的眼睛看出除了香客們的輪廓以外，还有别的人影到达了营的后部。是这些新来的人在歌唱，歌詞也比較清楚了，約奥开始零零碎碎地听懂了几个字。他

的心情非常紧張，他相信他猜出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看見爱斯提文的影子在舞动着兩只臂膀，他看見整个行列打破了平时的習慣向另外一个方向前进；爱斯提文做了一个手势，祈禱的声音馬上沉默下来。就是在这下突然的靜寂中他才能听清楚这首歌的歌詞，这些歌詞在祈禱声停下来以后变得完整了：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長槍把威施……

香客們和"剛伽含罗"們互相敬礼的片刻时間过后，他看見行列又排起来，祈禱声音又恢复。他看見他們到达广場上，"眞福"走到一只放在他的小屋前面的箱子上，風吹拂着他的白布袍子。在他的軍服下面，約奧的心胸里蘊藏着奇異的激动的情緒。虽然他对自己說盧加西·阿伏力多的到达把包圍的形势整个都改变了——不再是对于手無寸鉄的人們的追捕，而变成了跟荒原里最凶狠可怕的强盜們的战斗——他却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滿意的感覚。即使一分鐘他也不失为一个忠实地服从命令的兵士，他执行巡邏和站崗的任务，随时准备好向聖人的信徒們进攻，可是他却覚得自己跟对方的人們有相同的利害关系；假使他身上沒有穿着警察制服，他可能也变成爱斯提文的香客，他可能在他的行列里祈禱，可能請求他为他祝福，可能低下头来听他講道。因此，他看見聖人不再是一个被人遺弃，对包圍沒法子抵抗，不得不投降以免餓死的人的时候，他禁不住非常高兴。現在盧加西·阿伏力多既然跟他在一起，事情就有了轉变，中尉們再也不能欢笑，那位上校馬上就不能再像以前那么神气了。这位上校就是負責追捕盧加西的那个陆軍上尉。現在，对"眞福"爱斯提文的包圍由他指揮，他开玩笑地每晚推进几公尺，每隔二十四小时就把香客們还可以在里面汲水和獵取野味来維持生活的地区縮小

一点。他决定用飢餓来征服他們，最后把聖人和他的徒弟們逮捕，把其余的人分配在各个种植园里。

“讓这些流氓劳动劳动……”他嘀咕着說。

現在，他的反应怎样呢？盧加西帶来的人数超过五十，这是約奥从他所看見的对方的行动上推論出来的。警察部队的这支別动队里有八十个兵士，不过有許多是城里的青年，在对付盧加西·阿伏力多的斗爭中是沒有多大用处的。約奥觉得很快活，虽然他知道这样一来，他可能因此而丧命。他沒有想到死，不管怎样，这世界就快要完了，聖人已經肯定地說过了。

他听見了点名的軍号声。他很不願意地走下小丘，他放慢了脚步。爱斯提文的講道已經結束。再一次，贊頌盧加西的豪勇的歌声又弥漫在空中，現在是几百条嗓子在歌唱，这一次，所有的兵士都听見了：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匕首把威施……

一陣帶雨的風吹过，把整句的歌詞都帶来了，歌声散散落落地向热舍罗方面吹去，消失在大河那边，河上的水夫長也在帆船上唱着这支歌，他們是从难民的嘴里听来的，难民們依然把肘弯靠在碼头的欄杆上，凝視着河水和船只。約奥走得很慢，心跳得很猛烈。听見軍号的声音，兵士們都奔过来；守衛已經加强了。上校踏着紧張的步伐从他的兵士中間走过，兩个中尉陪伴着他，在討論目前的形势。約奥的黑白混血的臉兒上閃耀着微笑。他低声唱着被風帶过来的歌詞。

2

有一天，在粗野的荒原內部，在这塊飢餓把人杀死，河水被

灼热的太陽晒干，上校們搶去农民的土地，而且把敢于反抗的人杀死的地方；在这塊成群結队的难民陆續不断地向南方逃荒，而且他們的死尸鋪滿了道路的荒原地方；在这塊兒童成百地死亡，而且那些僥幸活着的兒童都帶着疾病和哀愁的荒原地方，正遇着瘧疾像一件丧服一样撒放开来，天花把它的永不消失的麻点印在几千个臉上的时候；正遇着伤寒病像莠草那样蔓延，而在农民的受尽折磨的心灵里已經不存在任何希望的时候，"眞福"出現了。

沒有人知道他从哪兒来，他是誰，他什么时候到达，他的年龄多大，他姓甚名誰。他自称是爱斯提文，他并沒有姓；他的多节的手杖形狀像一条蛇，上面已經沾滿了經过遙远的旅行所帶回来的泥土，他的草鞋又破又旧，他的白袍子上有濺滿泥漿的旧痕迹。他的凌乱的白鬍子，不十分厚，垂在他的胸膛上，他的又白又長的头髮也沿着脖子直垂到背脊的上端。虱子从他的腦袋落到他的袍子上，將近晌午或者黃昏將临的时候，鳥兒飞下来栖在他的肩膀上，啄他的被一簇簇头髮遮盖住的耳朵。

他一出現就宣布世界即將毁灭；人类罪惡的程度已經达到了頂点，上帝內心的慈悲已經涸竭。他的忍耐已經到了極点，現在可怕的刑罰即將到来，悔罪的时候到了。那些不肯把灰撒在自己头上，不肯抛弃一切，抛弃房子和工作，抛弃地主和收获，而去进行祈禱的人是有罪的！那些不肯这样做的人，在不可避免的那一刻到来的时候，是不可能得救的。

他的声音溫柔而富于劝誘力，更像兒童的嗓音，而不像一个老年人的嗓音，可是在發出詛咒的时候，他的声音就高起来，非常暴烈，仿彿一根鞭子在鞭撻。在这种时候，大家全忘記了他是一个倚在一根香客手杖上的一个傴着背的老头。他变得像一棵

庄严的老树，一条波濤洶湧的河流，一道声如雷鳴的瀑布。每当他的在平常的日子亲切而热烈、能够感召人和鼓励人的藍眼睛突然固定起来，凝視着遙远的地方，看出一些別人所看不見的事物的时候，他的眼光可以使人畏惧而战栗。他的身材虽然又高又瘦，在風中摆动像一根竹子一样，可是他有鋼鉄般的抵抗力，能够繼續不停地走許多里路，而且步伐迅速，通常人不容易跟得上。“他比一只小鳥吃的还要少，”女人們这样說；还有种种荒唐的傳說流傳着，說我們的天父在晚間喂养他，增加他的精力。

他自称为爱斯提文，可是所有的人都尊他为“眞福”爱斯提文，香客們都亲昵地称他为“我的神甫”。当他举起手，嘴里喃喃地念着一些不容易听清楚的語言走过的时候，他們都低下头来接受他的祝福。他的祝福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它可以治疗疾病，使創口結疤，使庄稼避免灾害，祛除牲口的傳染病，赶走妖魔，使人的身体不受毒蛇的咬噬和子彈的致命射击。

那些最可怕的毒蛇——响尾蛇，銀头“热辣居絲”和“热辣辣加”——都从他走过的道路上爬出来，跟着他到大路上，讓他握在手里，而且还懂得他的古怪的語言，那么，我們怎么还能够怀疑他的聖人的身份，和他的超凡的法力呢？既然他說起人們的飢餓，說起落到他們身上的各种灾难，既然他說沒有一个上校、沒有一个大种植園主能够躲避上帝的憤怒，能够免除即將到来的刑罰，那么，我們怎么还能够怀疑呢？

沒有人能說出一句有力量的話来攻击他，即使教士們所說的話也沒有这种力量，教士們是起来反对“眞福”的。可是荒原的居民知道得很清楚教士是不肯免費为人証婚或者施洗的。这些教士住在种植园里，他們是大廈里的貴宾，在上校們的餐桌上飽嘗山珍海味，他們講起道来从来不譴責掠夺农民土地的行为，也

不譴責农民工資过低，連在鋪子里买东西都付不出錢的現象。在他們的講道里，他們滿嘴說着地獄的火，他們也有所譴責，对的，可是他們責罵的对象是那些未經过結婚而同居的人，是那些还沒有为子女們施洗礼的人，是那些沒有女人而拿禽兽来發泄性欲的人。爱斯提文却有另外一种說法。他从来沒有說过一句話攻击娼妓，攻击那些沒有得到教士的祝福而跟女人同居的人，攻击那些跟雌馬或者母驢性交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憤激地攻击有錢人的罪惡，他譴責他們用飢餓来杀死穷人的方法，他把上帝的憤怒归罪于富人的吝嗇和貪婪，因此上帝才决心把世界毁灭。他从来不在一个种植园主的住宅里停下来休息，他很少跟上校們見面，有时他偶然遇見了一个，他就当面用最狠毒的詛咒痛駡他，劝告他把土地还給被害的佃农，把鋪子里帳目上敲詐得来的錢还給工人。不止一个上校看見他就赶快逃避，这位老人倚在手杖上的模样，他的迎風飄拂的鬍鬚，鳥兒在他的肩上歌唱，毒蛇追随他的足迹，这种种都使上校們产生新奇的印象。

他开始出現时，就是單独一个人，連沒有人能够听見他的时候他也說話，仿彿“卡亭伽”里多刺的灌木，蜥蜴，蛇，飢餓的兀鷹，都懂得他的話似的。可是过了不久，由于人口相傳，他所說的話散播开来，朝聖的香客开始向他这里滙合，聚集在他周圍，跟着他走。他們扔下斧头或者鶴嘴鋤，他們从种植園里逃出来到聖人的藍眼睛里找尋希望的影子，这样对他們并沒有什么損失，或者只有很輕微的損失。虽然聖人所預告的是些可怕的事情，可是农民由于他的存在，由于他的声音里的热情，由于他每天給他們祝福保佑，都覚得堅强起来。

第一个追随他悔罪的女人是一个寡妇，她把她的五个小孩一起帶来。可是在同一天里許多男人也来了，他們都跟着他。他

继續不断地走着，只在星期天才停下来，这时候他就組織行列游行，把火爐里的灰撒在他自己的白头髮上。他向着海边走去，沿海有大城市，有火車在行駛，有农民們从来沒有見过的輪船在开行，在种植园的單調的夜里，农民們是很愛想像輪船的形狀、大小和顏色的。

起初，他們的數目不多。可是，在他走过的地方，人們都拋弃一切，穿上草鞋，戴上皮帽子，他們追隨着他，他們想再听一次这些攻击上校們的殘暴，攻击掠夺土地的行为，攻击飢餓的工資的那些言論。每天傍晚时分，"眞福"講道，人們也把心情吐露，他們把自己悲苦的历史告訴他，接受他的含安慰的祝福。他們团結在他周圍，为他張罗飲食，星期日傍晚为他点起篝火，在道路上或者在树林中的空地上睡在他的身边。就这样，他們来了，他們橫越荒原，他們的人數越来越多，农民們听从他的劝告，拋弃了他們的工作，跟隨他悔罪，还有患着各种疾病的病人，也跑来找尋健康，"眞福"用祝福来保証他們健康。

从荒原的一端到另一端，在这片有無穷的灾难和無数富源的广闊的土地上，在热病和飢餓的道路上，傳遍了"眞福"愛斯提文的名字；朝聖的香客从这塊土地的各个遙远的角落里出發来找尋他。强盗，瞎眼的吉他琴手，良心上有無数罪惡的警探，耕种的土地被人掠夺的农民，在鋪子里欠下債务的短工，老年人和青年，帶着孩子的妇人，从来沒有跟男子交往过的少女，患肺病的，害瘧疾的，痲瘋病人和瘋子。他們全都来了，挤滿了道路，偸东西来吃，日夜奔走，追尋聖人的踪迹。只有他一个人能够治病和給人安慰。"眞福"繼續前进，对追隨他的香客的人数幷不在意，他繼續祈禱，繼續散播他的預言。可是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一番不同的說話，对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解答方法，这种方法能够

使人宁靜，正如把香脂塗在伤口上一样。

他的名声比他本人走得更快，已經傳播到城里，登載在报紙上。上校們激动起来，短工們拋弃了收获的工作；佃农們开始反抗，教士們起来反对他，因为他代表一种迷信宗派的威胁，可能使教会的威信动搖。聖人对这一切漠不关心，依然繼續前进，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本人已經惹起了这許多爭論。鳥兒飞到他的肩上栖息，吉他琴手为他而歌唱，妇女們吻他的袍子的下端，蛇盤在他的消瘦的臂膀上，蜷伏在他的凹陷的胸膛上。这一切都在荒原里發生，在这里飢餓产生着强盜們和聖人們。

3

約奥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比他小一岁的弟弟若瑟会在盧加西•阿伏力多的土匪帮里跟别的几个“剛伽舍罗”一起放哨，而且放哨的地点就在約奥跟几个兵士放哨的地方对面。他是头一个离开家庭和种植园去改变生活的人，因为他看出厮守在他父亲耕种的那小塊土地上是不会有出息的，何况这塊土地也不是屬于他父亲的。盧加西·阿伏力多侵入种植园的那一夜，若瑟跟着盧加西走掉，那时候約奥早已在一个遙远的州府里当上警察部队的兵士，过了好久，他才得到他的弟弟也出走了的消息。他是从很少給他写信的狄娜嬸嬸的一封信里得到这个消息的，收到信以后，他一連好几天在城里的馬路上注視行人的臉，希望能够找到若瑟。可是过了不少日子以后，他就放弃了这种徒劳無益的尋找。他的弟弟大概正在什么田庄里干活，或者在永远筑不完的鉄路上当筑路小工。因为無数农民放弃了土地到鉄路上当工人。这是一种非常艰苦的劳动，可是报酬总比种植园里的工資高。

后来他又知道尼南也出走了，尼南是出走的三兄弟中年紀

最輕的，可是也是最聪明的，在他們游戏的时候，总是由他指揮。剩下在家里的，只有阿哥斯鉄尼奥一个人，他当时还是个小孩子，而他——約奥这样想——長大以后，終有一天也要出走的。这塊地上所生产的东西仅够維持老头和妇女們，又怎么能够厮守在这小塊土地上呢？

他回想他的出走，他的步行到城里，他面对着首都的美丽时所表現的惊訝；他当时張大着嘴巴在街道上閑蕩。鼓励他出走的，是那些到过里約的短工們的描述。他們叙述了許多令人惊奇万分的东西，約奥在夜里就夢見了这些东西，他觉得地里的活兒仿彿愈来愈劳苦，而且絲毫沒有前途。可是他仍然留在家里帮助他的父亲在地里干活，沒有勇气下决心。他当时十九岁，是一个俊俏的黑白混血兒，每逢他到村子里去，妓女們总是互相爭夺他。即使約奥临走的时候連兩个密耳瑞斯也付不出，她們依然肯跟他睡觉。后来他开始追求馬納加老头的女兒，他每天晚上跟她在河岸上相会。这时他才跟耶洛尼莫有了那一場猛烈的爭吵，以至于他不願意再留在家里。起初，他还想誘走那位年輕的姑娘，要求亚尔杜給他做一个短工，或者跑到别的种植园里去。可是城市的召喚，他所想像的华丽等等，比他所爱的年輕姑娘的軀体更有吸引力。于是他动身了，在这里那里干干活，賺些錢来趁火車。黑夜赶路，白天停在田庄里找工作。他曾經在鉄路上当过一个多月的小工，活兒很艰苦，可以把人折磨死。等到攒了一小笔錢，他又动身了。他的草鞋已經破爛得不能再穿，他的赤裸的双脚在路上划破。

可是有一天，他終于到达了首都，他以前的一切牺牲，仿彿都得到了补偿。最能吸引他的是大海，海水的顏色經常变幻，时而綠色，时而藍色，有时化成白色的水沫噴射在海边的沙灘上。

他从来沒有見过这么美丽的东西，他坐在一張長椅子上，凝視着海水。許多海洋巨輪在碼头上系纜，它們像些龐大的野兽，桅杆像些沒有枝叶的树干；每逢一只輪船的汽笛發出吼声，約奧总战栗着站起来，滿心惊駭。随后他微笑了，非常激动地望着輪船离开碼头，望着离去的人們道別，送行的人們回答他們，又是眼淚，等等。他看見輪船在他面前行駛，向無边的大海走去，逐漸加快了速度。在他的心目中一切仿彿都很迅速，直到輪船已經变成海洋上一个小点的时候，約奧的眼前依然保持着它的形象，靜靜地停泊在碼头上，烟囱上噴着烟霧。

在那边，黃昏是不存在的。在田野里，黃昏無休無尽而且帶着哀愁，下午拖得很長，黑夜迟迟不来，在白日的最后的光芒和黑夜的最初的暗影之間有非常明显的分界。可是在城里，黃昏根本不存在。所看見的只是太陽在海上沉沒，地平綫上照耀着紅光；电灯亮起来，黑夜已經到了。仿彿灯光使黑夜来得更快，而灯光跟落日的余輝混和起来似的。在那边，永远也看不見乡間傍晚的那段神秘时分，这时候，一切都仿彿暫时平靜下来，人們覚得又是一天完結了。不过，也因为在城里一切都沒有完結，黃昏并不标志着某些工作的停止，在热鬧的街道上生活如果不更紧張，至少沒有減少热鬧的程度。

約奧不知道到哪里睡覚才好，他并沒有行李，他的全部財产只是十二个密耳瑞斯。他肚子餓了，离开了碼头。他沿着一条最热鬧的街道走，街上有許多穿著得很好的男子和漂亮的女人来来往往；他很羞怯地走着，在玻璃橱窗前面停下来；自从他發覚有人笑他，他就把帽子拿在手里。他不敢走进酒館，只有走进了穷人居住的街道，他才覚得自由自在，这些街道跟种植园附近的村子里的街道很相像。街上有黑种和黑白混血的妓女，从她

們的口音中，約奥認出有几个是像他一样从内地来的乡下人。他找到了只花一个密耳瑞斯就可以吃一頓飯的地方，也找到了花三个密耳瑞斯就可以在里面睡覚的房間。当晚，他就認識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一个在一家面包店里做工的农民，他在咖啡館里把自己的历史告訴这朋友。他們一起喝了甜燒酒，那人答应替他找工作。他們約好第二天碰头，結果約奥馬上在一个葡萄牙人家里得到了一份差使，他替葡萄牙人跑跑腿，打扫花园，把那座干淨得使人看見了就欢喜的房子揩拭得亮閃閃的。慢慢地，他逐步熟悉了这城市，他和别的人交談，也跟那些警察部队的兵士們交談，这些兵士是在晚上跑到这些下流的街道上喝酒、鬧事和打女人的。在他們中間，他遇見了在种植园里和他鄰居的几个青年，他們离开种植園比他早。他們关心他的遭遇，把他介紹給他們的曹長。他入了伍，受过訓練，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讀和写，这时候，他才写信把近况告訴他的家里。

他看見自己穿上了軍服，他覚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他还很羞怯，对于兵士的生活方式有許多还不懂得，不会用粗話罵娘兒們，也不会跳上疾駛着的电車，或者从开行得非常迅速的車輛上跳下来。可是他对于自己的制服很感驕傲，沒有多久他便找到了一个把錢倒貼給他的情妇，也学会了兵士們所能教給他的一切。城市逐漸抓紧了他，荒原对他愈离愈远。可是他依然愛听吉他的琴音，也愛听盲歌手歌唱荒原的随便哪一首歌。这时候他便回忆起种植园里的情景，他的年老的双亲在地里干活，他的姑姑瑟髮喃喃說着沒人懂得的話，瑪塔在院子里蹦跳，他的大姐姐跟他的姐夫出外。于是在这样的晚上，他便产生了乡愁，他喝下更多的甜燒酒，他敲打他的情妇的腦袋，他跟别的兵士們侵入关上門的屋子，开槍吓走住在里面的老百姓。

他被派到附近的城市里去，可是他始終能够設法回到首都里来，靠着一个中尉的庇护，他总有办法解决一切困难。比一切更能吸引他的，是大海，是那些来来往往的船只，是漫無边际的海水，和变幻無穷的海水的顏色。

他曾經坐过牢，曾經給一个上尉当过勤务兵，这段时期是他休息的时期，联队的軍号再也不为他而吹奏。上尉叫他擦長靴，上尉的老婆支使他到市場上去买东西，上尉的女兒，一个十六岁的可爱的姑娘，叫他帶信給她的情人，她的情人是一个經常写一些詩登在报紙上的讀法科的学生。

就这样子許多年过去了，他想参加伍長的考試，可是他把这件事情留到將来再說，他不喜欢学習；兵士的生活有好的一面，他享有許多特权，坐电車可以不买票，他的制服能够吓倒人。他們有时候跟正規軍的兵士們打架，在下流的街道上槍战，打伤了一个或者打死了一个。这件意外事件引起了輿論的批評，他們召开会議，商量行动的計划，全城都被恐怖的气氛籠罩着。可是上級采取了措施，取消了例假，所有的兵士在集合的时刻都应該在兵营里。于是吵架被遺忘了，他們又跟正規軍的兵士們和好起来。

这样直到他很意外地接到命令要他跟他的中队出發去消灭„瘋福”爱斯提文的时候为止。爱斯提文的名字对他并不陌生，几个月以来，从报紙上，从到达首都的荒原农民所叙述的傳聞中，这个名字已經傳遍了兵营。在他們的心目中，爱斯提文是一个聖人，可是命令是命令，对于命令根本沒有討价还价的余地。

4

于是他又看見了荒野的“卡亭伽”，看見他的童年和少年时

代的景物。过了不久，他脱下軍帽，戴上牧人的皮帽子，而且把草鞋代替了中統靴。他在荊棘叢里走动比在城里走动更敏捷，他的中尉不时召喚他，对于那些深入"卡亭伽"的小徑，征詢一下他的意見。他嘲笑那些在城里生長而且不懂得怎样在芒刺中走动的人，这些人整天嘀咕，抗議，咒罵。对于約奥，这样的环境有点兒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只不过現在他帶着步槍、刺刀，穿着軍服，而且他把武器指向"眞福"的信徒。

庄严而令人伤感的黃昏到来的时候，他就想起了这一切。在这里，的确，黃昏很迟才降临到地上。电灯不能在这里把黑夜早点帶来，在沒有云的天空上，星星很迟才升起。在他的心目中，"眞福"是一个聖人，他并不伤害任何人。中尉嘲笑他的預言，嘲笑他所說的世界即將毁灭，人們必須祈禱而且把灰撒在头上等等。可是約奥沒有笑，城市給他塗上的那層惡習和見識的油漆是很脆弱的，跟"卡亭伽"一接触，在白日將尽的时候听見了梟鳥报告惡兆的叫声，这層漆便破裂了。約奥并不是唯一这样的人，許多离开荒原好几年的兵士現在都消失了城里人的神气，一天天愈来愈像种植园里的短工和叢林里的农民。他們的制服逐漸被皮短衣所代替，在兵营里和在城里街道上所学会的字眼也忘掉了，本来在远方所度过的这几年中他們的語言已經丰富了不少，現在又重新变成乡下人那种笨拙而貧乏的語言。这是荒原在收回它的子女。为什么要向"眞福"进攻呢，他們深思熟虑过沒有？他們所进行的，正是犯罪行为。

他一面站崗，一面想着这一切，可是他却沒法子猜出他的弟弟若瑟正在对方的营里指揮着一小队强盗来观察警察部队的动静。荒原的天空吐出一顆顆星星，約奥望着它們。在城里的天空上，星星不像在这兒那样强烈地大放光芒，电灯夺去了一切亮

光，那是人們很少仰望的天空。凝視着星星，吸着晚風送来的大地的气息，他想起了种植园里的家，附近有牲口棚，后面有玉蜀黍田的家。他的父母这时候在哪兒呢？在出發以前，他收到了狄娜的信，信里把他們动身到聖保罗去的消息告訴他。二十多年中，他的父亲耕着这塊地，在地上洒遍了汗珠，把生命也消耗在土地上。这一切都沒有受到重視；"眞福"說的話眞对，他們在爱斯提文和他的信徒四周把包圍圈收紧，正是一种犯罪行为。現在，他們正在为着最后的大进攻而做着一切准备，上尉曾經宣称，既然盧加西也到了这里，他就不能妥协了。他只等待包圍圈一完成，就要一劳永逸地把他們两个一起解决。現在只等着紧急征調的部队的到达了。

在一群包括約奥在內的兵士中，一个曹長說：上尉和中尉們已經举行过会議，决定馬上进攻。以前，他們想用飢餓来消灭"眞福"。不过，由于包圍圈还沒有完成，香客們可以在夜間走出来找食物，这些食物或者是在商店里买来的，或者是在种植园的鋪子里偷来的。到目前为止，警察部队的計划是把包圍圈完成，阻止那些为爱斯提文补充粮食的人外出，而且繼續等待。一直等到爱斯提文投降，然后把他和他一班人中最活动的分子俘擄，把其余的人遣散，驅逐他們到需要短工的田庄里去。他們知道这样一来一定会影响到工資下降，可是他們認为这样并沒有多大关系。在上尉的心目中，这班人都是些二流子，他們利用"眞福"和他的瘋瘋癲癲的說話做借口，在逃避干活。假使有人对他談起飢餓，談起被掠夺的土地，談起沒法治疗的疾病和荒原里的一切灾害，他就当面嗤之以鼻。他認为这一切都可以归罪到懶惰两个字上头。

盧加西到达以后，上尉决定改变战略。現在，这不仅是一堆

懶虫，另外还有可怕的“剛伽舍罗”們，因此，对付他們，只有槍彈才能生效。有一个中尉提出了些軟弱無力的反对意見，上尉很尖刻地質問他：为什么爱斯提文要把盧加西·阿伏力多召来，假使他不願意看見他的手下流血？那位中尉很可能反駁一句說“眞福”这样做是为了自衛，因为警察部队的巡邏队总是毫無憐憫地槍杀那些他們所看見的正在找尋食物的香客。可是中尉沒有說什么，他默默無言地听着其余的作战計划。

約奥相信他自己猜出了上尉的心情，上尉正因为被任命为警察部队的上校而非常驕傲！俘获聖人，遣散其余的信徒，毫無疑問这將是轟动一时的功績。可是結束盧加西·阿伏力多的生涯，消灭这个在荒原里横行十二年，有無數勇武和犯罪历史的“剛伽舍罗”，这必然是非常光荣的勛業，可以使他馳名全国。約奥在这样伤感的寻思中，并沒有批評他的上校。假使他处在上校的地位，他也会这样做；可是他并不是一个上尉，更沒有擢升为上校，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兵士；更甚的是，到了“卡亭伽”里，他覚得自己更像一个头腦簡單，容易相信人的农民，在他的內心深处，他是跟爱斯提文的立場一致的，他相信他的威吓性的話。他怕盧加西，这是事实，可是他并不恨他，他是他的自己人，他也是从同样的苦难中逃出来的，也跟荒原里别的居民一样受过同样的迫害。假使說他杀人越貨，他强奸和侵犯别人的財产和生命，这是因为人家杀死了他的父亲，掠夺了他的田产的緣故，他有充分的理由来施行报复而且落草为寇。也許約奥也会走上同样的道路，假使耶洛尼莫从他的耕地上被逐而且走上到聖保罗去的道路的时候，約奥也在家里的話。狄娜的信上告訴他格雷哥里奥开槍打过总管亞尔杜。也許格雷哥里奥参加了盧加西匪帮，也許昨天晚上走进营里把香客們的行列和歌声打乱的匪徒中就有他？

約奧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弟弟就是那位聞名的轟天雷老瑟，盧加西・阿伏力多的副官，他也不知道他的弟弟正站在他的对面，离他沒有五百公尺远，也不知道他的弟弟正在监視着他的巡邏队的行动，假使他們向前推进他的弟弟就要向他們射击。可是假使他知道这一切，他也不会覺得惊訝，他不会斥責他的弟弟，他不会張开口来反对他。

5

"眞福"走过荒原，横越"卡亭伽"，到处开拓道路，在村庄的附近露营。跟随他的人数有增無減，十五个，三十个，曾經有一段时期达到了一百个，还繼續不断地有男人們和女人們从四面八方来朝見他。有些人在营里找到他，于是他們匍匐在他的脚下，說出自己的需要和痛苦，叙述自己的历史，恳求他給他們祝福或者指示，最后就留下来，第二天，他們紧紧地追随着他前进。别的人在路上遇見他，看見他在众人的前面走着，倚在他的像一条蛇似的多节的手杖上，嘴里喃喃地說着很少的几句簡短的話，兩眼凝視着天边。他們早已知道他在路上是不会照顧他們的。他們就参加进追随着他的那班人里面，他們在营里住下来，遵守营里的禮节，沒有人对于新来的香客有什么意見，他們把食物給新来的人吃，把水給他們喝，从来不問他們为什么要来，也不想知道他們的姓名。新来的香客到了晚上就要去吻"眞福"的袍子，請求他保护。他們从今以后就不再离开他，他們被他的藍眼睛、热情的声音和能够使痛苦得到慰借的話所吸引住了。

从热舍罗附近走来的那批人的正确数目，永远沒有一个人能够說出。也許他們是兩百人，也許是三百人，包括盧加西的那班人在內。有些登載这件新聞的报紙說他們是五百多人。别的

人却坚持說他們从来沒有超过一百五十人。这是一个骯髒的病人和賤民的集团，里面有男人、女人、兒童、黑白混血兒，其他种族的混血兒和黑人。

他們偷东西，这是事实。那些身边帶着錢的，自己拿錢来購买食物，直到所帶的錢全部用光为止。錢用光以后，他們不得不搶劫种植园里的鋪子，因为“卡亭伽”里可供狩獵的鳥兽很少，而且很难獵获。他們偷窃母鷄、山羊、猪、一塊塊的咸肉和一袋袋的豆。他們經过的地方不断地有搶劫的事情發生，他們拔去苦薯、甜山芋、薯蕷以及成熟了的玉蜀黍。可是他們尽可能少拿，只拿够自己吃的，“眞福”禁止他們帶走其他任何东西。爱斯提文認为这样做法并不能称为窃盜。他說树上的果子是屬于大家所有的，上帝为着穷人才使果子生長，大家都有一份。可是他却不准許他們碰一碰别人的物件，不許他們拿走一个盤子，一个玻璃杯，一件上衣或者一文錢。“这些是屬于他們所有的，”他說，“誰拿了就犯罪。”食物却不同，野兽自己在田野里生長，树木靠着地里水分的滋养也是自己生長起来的。大自然是一个富有而善良的母亲。对大自然所供給的一切他們都有权利享受，“眞福”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栅欄能够把土地划分开来，他也不关心在公証人那里登記的土地所有权証。“这一切只不过是幻想，是有錢人的虛荣，”他一再这样說。世界即將毁灭，上帝在他的云端里的御座上已經不能忍受人类的这許多殘暴行为。既然世界即將毁灭，栅欄和土地証又有什么重要呢？任何人的一切东西都不再存在，只有惡人要受地獄的火的刑罰，穷人和那些扔下鐮刀和斧子到这兒来悔罪的人，可以享受天堂的快乐。

他永远不准許任何人伤害别人，有一次他知道一个香客为着鋪子里的职員不肯卖火柴給他而把那个职員剖腹，他立刻把

这香客赶走。他并沒有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也並不拒絕給他祝福。可是他禁止他再追随他，因为他开始悔罪以后又使一个人流血。这是一种罪惡，在“眞福”的法律中是禁止的。

假使他們未来以前曾經有过这种行为，他倒認为沒有多大关系。来跟他的有許多是著名的杀人犯，以及为着十个密耳瑞斯和一瓶甜燒酒就杀过人的上校們的鷹犬。他們都把自己的罪行告訴聖人，都是些使人听了胆战心惊的罪行和毫無理由的殘暴的行为，他却对一切的人都肯給他們祝福，同时禁止他們以后再有杀人的行为。

連西利洛，良心上有無数罪行的西利洛，也得到了“眞福”的寬恕。西利洛为着嫉妒，杀死了他的無辜的老婆和兩个孩子，然后逃到树林里去，像只野兽一样住在树林里，后来变成了白拉剛沙上校的得手的人，西利洛是以凶暴出名的，他的名字可以使兒童恐怖，使妇女惊駭。

他是在一天傍晚时分来的，悔罪的信徒們馬上就認出了他。可是他們沒有說什么，讓他夾杂在他們中間行走。西利洛身边帶着匕首和馬槍，就是拿着这柄匕首和馬槍他制造了無数的罪惡。当晚他們露营的时候，妇女們把食物送来給他，就像她們慣常对待新来者的样子。他躲在一个角落里靜靜地吃，然后他跟随行列在火堆旁边游行，学着人家念祈禱文，在仪式的最后阶段他傾听聖人劝人悔罪的講道。

这就是新来香客覲見的时候，他們要走上前去吻爱斯提文的袍子，把他們对他的要求告訴他。西利洛并不是第一个上前覲見的人。可是輪到他跪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注視着他，而且听他說出下面几句話：

“我的神甫，你是聖人，請你把手擱在这个坏黑人的腦袋上，

使他脱离苦海。我的神甫，請你寬恕我，因为我的背上背着这許多罪惡，扛着这許多不幸，已經疲乏不堪。我再也負担不起这个重压，假使你不赶快移开它，我就要痛苦而死，我就不能得救。”

愛斯提文的藍眼睛凝視着匍匐在他面前的黑人的一头乱髮。他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黑人抬起头来。他从愛斯提文的眼光中看見了这样的同情和慈愛，使他長出一股气力，敢把心胸打开，把里面最卑劣的东西拔了出来，同时也拔掉了良心的不安，仿佛拔掉一根刺，同时也使刺痛跟着消失一样：

“我的神甫，我要告訴你，我杀过許多人，这些人都沒有得罪过黑人西利洛……我为了金錢而杀人，我为了和上校的交情而杀人，我为了搶劫而杀人，我毫無理由地杀人，我为杀人而杀人……我是个惡黑人，我的神甫，从来沒有人見过像我这样坏的黑人……”

他把杀妻的經过也說出来：

“我杀了她，我的神甫，沒有什么原因。她很忠实，她从来沒有望过别的男子……我杀死她只不过因为我怕她看别的男子，怕她終有一天甩下惡黑人跟着别人走掉……我杀死她，我的神甫，因为我愛她；我太愛她了，我愛她太厉害了，所以我不得不杀死她。我把几个孩子也杀死，因为我心里想他們可能不是我养的，他們可能是别人的，他們一定是别人的；因为黑人很凶惡，而她，她不可能这么善良，肯忍受着黑人而不讓他当烏龟……这都是些謊話，她是忠实的，誰也比不上她那么忠实……我杀死她是因为我自己心地不好，因为我太愛她了，因为我看見她欢笑，她露出了她的白牙齿，她的小嘴巴，她的眼睛也在欢笑，我覺得她是向别人笑，她把白牙齿給别人看，眼睛也朝别人望……就是为着使她將来不再这样做，我才杀死她的。我心里非常气憤我杀

了她，以致我把她切成碎片，使我不再看見她的欢笑的眼睛，她的欢笑的嘴巴……”

他高声嗚咽着，所有的人都在听他，同时等候着听聖人說什么。西利洛重新低下了头：

“我的背上很沉重，我所做过的坏事压住我，我担不动这个重压，你替我拿开罢，我的神甫……”

“你已經为你做过的事情付出了代价，你以后不要再做坏事，現在你是善良的，就跟一只小鳥一样，你眞善良……”

他举起了手，为黑人祝福。西利洛爬着走开去，他已經脫离了苦境，渾身净潔，为了获得幸福而滿心欢喜。他跟“眞福”的男信徒們混在一起，跟着他走，就像一个奴隶跟随他的主人一样。

6

另外一个具有刺激性的晚上，是瑟髮出現的那晚。追随爱斯提文的农民們靜靜地站立着的时候，瑟髮出現了。她在行列剛排好的时候到达。她插进行列中，沒有一个人注意到她，她跟别的在念經的妇女們混在一起。

聖人开始講道的时候，她站在第一排，她听見了聖人的說話就渾身搖动，她嘻笑，揮舞着兩只手，整个身体都痙攣起来，她的嘴里發出一种类乎水在貝壳里面骨碌骨碌作响的声音。在她附近的人們注意到瑟髮的激动狀态，發覺她是一个新来的人，猜想她大概是今天下半晌来的。“眞福”繼續講道，他仿佛絲毫分辨不出在他面前的任何一个人，篝火的火焰構成一个紅色的光輪环繞着他。在瑟髮的心目中，他是站在半空中，在一片火云上面，从天上落下来。她認識他，她在黃昏毛病發作的时候經常看見他。現在，她得到了慰借，整个过去都从她的記忆里消失，仿

佛她一生下来就在"眞福"爱斯提文身边过活似的。聖人講道完畢以后，举起手来向群众祝福，她跳到他前面，轉过身来对着人們，她的头髮散乱，充滿烟雾，嘴里噴着白沫，她向大众宣講：

"这是上帝派他来的，他乘着一片火云到来，凡不听从他的人，都要受罰……他是上帝的聖人，他是上帝的喉舌，他是上帝的眼睛。那些不信从他的人不能得救，他們帶着罪惡死去，他們的灵魂不能离开他們的軀体，他們的灵魂永远留在土中。他是上帝的耳朵，他听得出人們內心的一切，連母亲肚子里的嬰孩在未出生以前他也听得出……他是上帝派在世間行走的兩只脚，他是上帝的能够寬恕罪惡的兩只手……凡不听从他的人都要受到詛咒……"

她跪在"眞福"前面，吻他的袍子的边緣，然后爬起来，站在他旁边。香客們望着她，馬上懂得她跟他們不同，她比他們当中任何一个都更接近爱斯提文，連西利洛也比她不上，西利洛是一分鐘也不离开聖人，睡在聖人的脚底，經常把匕首放在胸膛上的。爱斯提文把手按在瑟髮的凌乱的头髮上說：

"你沒有犯过罪，你来悔罪，你的悔罪是为了別人，你是女聖人，大家都应該尊敬你……我早在等着你，从今以后，要由你祝福我們所喝的水，祝福我們的食物。你的名字叫什么？"

她費了很大的勁来回忆自己的姓名：

"我叫瑟髮……"

爱斯提文对人們說：

"她懂得眞理，她得到上帝的恩寵……"

于是瑟髮把手插进火中，火炭还在嗶啪爆响，她用手抓了兩把灰，把灰撒在自己头上。之后，她在"眞福"身边蹲下来。妇女們走过来匍匐在她面前。她向她們祝福，現在，一共有兩个

聖人了。

7

黑夜很長，好像老是完不了一样，据說有些国家的黑夜很冷，冷得使水变成了冰；在这些国家里站崗一定是非常艰苦的！約奥沿着道路大踏步地往前走，他的眼睛透过黑暗，仔細察看"眞福"营里的人影。那边，一切都籠罩在靜寂中；今天晚上，包圍圈就要完成，兵士們要封鎖一切路口，沒有一个人再能够走出去找寻食物了。盧加西·阿伏力多在最后的一分鐘到达。再过二十四小时，他就不能通过，也不能率領他的"剛伽舍罗"們跟聖人的信徒們会合；警察部队可能早已在中間把他們隔开了。

兵士們要慢慢地向前推进，再过几天他們就要把所有的井占領，聖人的营里就不可能再有一滴水。这时候，进攻的号角要响起来，于是上尉就要晋級了，不再是負有临时使命到警察部队来当上校的人，而眞的变成正規軍中的高級軍官，而且可以在軍中通告里得到表揚。

在冬天水要結冰的那些国家里，兵士們怎样放哨呢？他們的軍大衣一定很温暖，也許他們要点起篝火，可是在冰上怎么能够生火呢？据說地上鋪滿了冰，人家管这些冰叫雪。約奥曾經在日历上的一幅彩色石印画里看見过雪，那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圖画，上面把大地画得比棉花还要白，这就是由于冬天冰冻的关系。在"卡亭伽"里，亏得天气并不寒冷，否則居民們都要冷死，因为他們穿的都是破爛不堪的衣服，一条藍布裤子，一件布襯衫。在"卡亭伽"里，气候炎热；到了晚上，有微風吹来，在所謂好的冬天里有雨落下，在别的冬天里一滴雨水也沒有，每天只有灼热得像炭火一样的太陽。就跟"眞福"营里还在發着亮光的炭火

一样。这些炭火是篝火的余燼，他們曾經在篝火周圍念經，他們也从这些火堆里挖出灰燼来撒在自己的头上。一共有二十一堆篝火，有人說这是爱斯提文所作的邪术。又說，香客們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要退到这些篝火所圍成的碉堡里面——篝火每天都排列在相同的地方。又說，兵士和子彈都沒法子穿越这座作过法术的碉堡，他們永远不能强迫“眞福”从碉堡里走出来。这是人家的傳說，約奥很相信。聖人有些能耐是普通兵士所不能理解的，有誰見过任何人能够在胸怀里窩着一条蛇嗎？蛇是一种陰險而凶惡的动物，約奥从小到大都把蛇当作敌人；每逢他在叢林里行走，他步步留神，稍有一些声响他的耳朵就注意傾听。他能够在“卡亭伽”的靜寂中分辨出各种蛇的嘶嘯声，“热辣辣加”的，“苏路古苏”的，响尾蛇的，“比各—特—热加”的。他对它們絲毫沒有憐憫心，他一看見了蛇立刻就要敲破它們的有毒的腦袋，打断它們的柔軟的脊骨。可是“眞福”却跟蛇一起游戏，他对待它們很慈祥，就像他欢迎那些美丽的鳥兒停在他的肩上，輕輕地啄他的耳朵一样。有时，一連好几天，他把一条响尾蛇藏在他的胸膛的毛里，那条蛇像一只馴良的野兽一样在里面熟睡。約奥从来沒有听說过别人也能够这样做，因此，假使他不能越过那些篝火圍成的圓圈，假使發出去的子彈折回来反向兵士們的身上射击，他也不会感覺惊訝。这世界上有許多事情仿佛不可能是眞的。不是有些国家到了冬天一切都結成冰嗎？假使他沒有見过那个日历，他是不会相信这么奇特的事情的。

他跨着大步在路上走。聖人会不会使他們周圍的水都冰冻起来，使許多許多里路以內全部是冰，使兵士、中尉和上尉一起冻死呢？約奥突然覺得冷起来。只要这样一想就渾身打战了。除非是瘧疾發作？这里的水靠近聖法蘭西斯科河，总是把热病

帶給每一个人。可是荒原夜里的炎热又恢复过来，任何地方都沒有雪，"眞福"懂得讓步，可是他要退进火里，退进这个他們無法越过的篝火圍成的圓圈里。子彈要折回来射击兵士們的胸膛，誰發出去的子彈要回到誰的身上。約奥并不相信"眞福"能够被人杀死。抬起武器向他射击的人是不幸的！……有誰在什么地方見过开槍射击一个聖人，一个散播上帝的說話的先知呢？

上尉对于这一切都不相信；他快要下开火的命令了。約奥唯一的願望是：最好不是他的手和他的武器瞄准愛斯提文的胸口射击。宁可在战斗中陣亡，或者被盧加西的一个匪徒打伤，宁可在放哨时被也在对面放哨的"剛伽舍罗"們射过来的一顆子彈打死，也不願意开槍向愛斯提文射击。也許在对面的这些"剛伽舍罗"中，有一个是曾經开槍打过亞尔杜的格雷哥里奥呢？假使約奥被格雷哥里奥打死，他也絕对不会恨他；如果不是要来杀死軍事警察部队的兵士，为什么要有"剛伽舍罗"？如果不是要来在"卡亭伽"里追捕强盗，为什么要有警察？这是一場毫無理由而永远不会結束的战爭，正在站崗的兵士約奥这样想。毫無理由，因为他們，警察部队和"剛伽舍罗"們，非常相像，事实上，他們的确完全一样，他們当中有些什么分別呢？連制服的分別也沒有了，因为現在他們所穿的是皮短衣和草鞋，別的服装和別的鞋子在"卡亭伽"里是支持不住的。他們之間絲毫沒有分別，可是世界就是这样的，有很多事是不可理解的。为什么有些人很富有？为什么他們有广大的田庄，在城里有华屋大廈，有汽車和僕从？为什么別的人这么穷困，除了疾病之外一無所有？約奥并不想法子解答。他所知道的，是黑夜很長，仿彿永远完不了；他也想着宁可讓一顆子彈打中胸膛而死，也不願意放槍打"眞福"，向"眞福"开槍是一件罪惡。

8

安斯提文經过一年多的旅行，横越整个荒原，到达热舍罗城附近的时候，成千成百的香客跟随着他。关于他的奇迹的新聞，已經傳遍了整个"卡亭伽"，比他的奇迹更出名的，是他的混和着希望和絕望的預言，預言里宣布世界末日的到临、末日到临以后所产生的痛苦和天堂里幸福的生活，就是这些說話最能够吸引那些对一切都感到厭倦的农民們。来听他說話的，比来恳求他的人还要多。他們要听的是"眞福"叙述將来的事情怎样發生，这种叙述"眞福"每天在游行終了的时候总要重复一遍。那些已經听过許多遍的人，絲毫不厭倦地要再听一遍，听見的时候，又再度产生那种旣害怕又愉快、旣恐怖又庆幸的紧張的感覚。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再存在，旣沒有他們所住的泥棚屋，也沒有种植园里的那些大廈，和大廈里的客厅，房間，寬大的厨房，聖堂等等。旣沒有他們耕种的那些土地，也沒有上校們的伸展到几十里几百里远的領地。在这最后的时刻中，他們相互間完全平等，他們要赤裸裸地离开这世界，他們不能把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帶走，沒有人能够把穷人和富人分辨开来，因为疾病和瘦弱永远消失了。在大地上，只剩下永远不再中断的靜寂，大地以外，是天堂和地獄。

我們在天上的主宰，派"眞福"下凡警告世人，劝告世人忏悔。这就是他的使命，因此乡下人把灰撒在自己头上，祈禱，跟着他走。他們在田庄里偸窃，他們跟那些追捕盧加西·阿伏力多的警察部队小分队發生过許多次小冲突。盧加西那时候也跑过来跟聖人会合，他跟聖人談話，接受聖人的祝福。当时大家都注意到"眞福"沒有禁止盧加西在"卡亭伽"里繼續他的强盗生

涯。他就这样讓他走了，并沒有吩咐他以后不許再杀人或者伤人。在好些日子里，他們一再疑問为什么聖人要这样做。过了好久以后，等到他們几乎已經完全被圍，他們才懂得內中原因：爱斯提文早已猜到今天所發生的一切。現在盧加西又来了，既然他可以杀人和伤人，就要靠他保衛他們，抵抗警察的进攻。也許兵士們被盧加西打走以后，"眞福"那时候才命令他扔掉長槍，放下匕首，把灰撒在腦袋上。聖人是能預見未来的，时間对他并沒有什么秘密。他說：

"今天不必去找水了，因为今天晚上就要下雨……"

天空上沒有半片云，沒有一点暴雨要来的征兆，可是到了晚上，傾盆大雨落下来了，只要把水壺和水缸摆起来，就可以盛滿被爱斯提文求来的、从天上落下来的水。那么，怎么还能够怀疑世界即將毁灭、人类在意想不到中全体死亡、以便到上帝面前清算他們在世間所做的悪行呢？每天晚上，"眞福"站在火光構成的一圈光輪中，仿彿翺翔在大地之上，就在这种狀态中，"眞福"向大众宣講：

"那时候連一根树干也不剩下，既沒有蔓延在地上的苦蘚，也沒有湿淋淋的海藻。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剩下……大家都在同一时間內死亡。首先是野兽，然后是人，善人和悪人，有錢人和穷人，健康的和生病的，全都在同一时間內死亡。是上帝派我来这样說的……"

瑟髮仿彿回声一样跟着說：

"是上帝派我来这样說的……"

"大家都要把帳算清楚，一文錢一文錢地算，即使想少說一点，也瞞不住，不能說謊，誰能够对知道一切的上帝說謊呢？"

瑟髮举起了兩只臂膀：

"誰能够对知道一切的上帝說謊呢？"

愛斯提文等到瑟髮的声音向远处消失之后，才繼續他的預言：

"上帝厭倦了，他閉上了眼睛，为的是他不願意再看見那些这么坏的人用凶狠的行为来对待上帝的子女……上帝的眼睛注視荒原，他只看見苦难……兒童由于飢餓而死亡，成人由于缺乏治疗而死亡……許多人自己沒有土地，把汗珠洒在别人的土地上……有些人什么都有，有些人一点东西也沒有……上帝認为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公平的……"

"上帝認为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公平的……"瑟髮重复一遍，帮助这眞理更深地銘刻在香客們的心中。

"上帝召喚我，叫我到这兒来。愛斯提文，告訴他們世界即將毁灭。那些悔罪的人可以得救，那些不悔罪的人不能得救……那些不悔罪的人不能得救，这是上帝說的……"

"那些不悔罪的人不能得救，这是上帝說的……"

"你只去召喚穷人，那些有錢人已經沒法子可想，他們做过許多惡事，我不願意看見他們。有錢人要受罰，沒有一个能够得救……"

"沒有一个能够得救……"

"他們在世間享过福，那些穷人，他們在世間吃苦……告訴他們做补贖，因为我要一下子把整个世界毁灭，野兽，树木，蝴蝶，人，一起毁灭……这就是上帝所說的話，他很忿恨，忿恨有錢人，忿恨人类……"

"他很忿恨，忿恨有錢人，忿恨人类。"

"我的孩子們，我告訴你們世界不会繼續下去，世界存在的日子已經过去了，現在已經到达末日，它不久就要毁灭。末日近

了，沒有人能够阻止末日到来。这是上帝的決定，上帝看見这許多苦难已經不能忍受了……”

“上帝看見这許多苦难已經不能忍受了……”

“他連眼睛也閉了起来，他看得太多了……我的孩子們，我告訴你們时間到了，現在是贖罪的时候。凡是不做补贖的人不能得救……我到这兒来就是为着这件事，我只替穷人們說話，我不替有錢人說話，替他們說話沒有用……”

“替他們說話沒有用……”

“那些在世界上搶去別人土地的人們要受罰；等到他們到了天上，他們要把土地还給沒有土地的人們。他們要变得比市場上的盲乞丐更穷……那些杀过人的人要整天被杀而死……那些偷窃过的人要把他們所有一切拿出来，別人的錢和他們自己的錢都要拿出来……他們要受罰，沒有一个逃得了……”

“沒有一个逃得了……”

“上帝对这許多惡事厭倦了……我的孩子們，时候到了，世界即將毀灭。我們要祈禱，要做补贖，要洗清我們的罪惡，使上帝寬恕我們……”

“使上帝寬恕我們……”

“願上帝保佑你們全体……”他举起了手，信徒們把塗抹过灰的腦袋垂下来，靜悄悄地向他們的棚屋走去。瑟髮夾在他們当中走着，大家都尊敬她而且跟她很亲热。她也能够創造奇迹。只有黑人西利洛留在爱斯提文身边。爱斯提文走进屋子以后，黑人躺在他的門口，上半身貼着地，馬槍放在手边，襯衫下面放着匕首；他的睡覺是很机警的，稍微一点声音就可以使他惊醒。惊醒过来时他的手上早已抓住匕首。

9

短工們都扔下了干活的工具，假使地主們提出抗議，他們便回答說世界即將毁灭，在地里精疲力尽地干活来賺一点吃不飽的工資眞是沒有什么用处。他們放下了鋤头，在晚間逃出去找寻要斯提文；对于上校們，他們已經不像往常那么尊敬；他們知道要斯提文在講道里怎样提起上校們。所有这些上校都要受罰，沒有一个能够得救。在村庄的教堂里，洗礼逐漸減少，青年男女也不在星期六到教堂里去举行簡單的婚礼。因为聖人也給人施洗和証婚，可是他不要錢，一切都免費。首都的报紙刊載了許多文章，說"眞福"正在煽动荒原里的居民叛乱，說今年的收获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为人手缺乏了；又說基督教文明的最神聖的教理，以及抱着犧牲和刻苦精神走进"卡亭伽"的傳教士們，都处在危急的境地中，即將被迷信的浪潮淹沒，这种迷信的浪潮正在东北方的荒原地区非常迅速地泛濫。报紙上認为当局必須馬上采取有力的措施。政府的报紙和反对党的报紙都联合起来攻击"眞福"，虽然一个記者發表了一些照片和說明，把这位先知的样子和他的宗教仪式中最特別的部分尽量加以利用，可是报館的社長在他們的社論中都肯定地說把要斯提文关进救济院的时候已經到了；应該把农民們帶回荒蕪的种植园，强迫他們干活。否則今年的农業就要遭受極大的損害，因为旱灾已經毁坏了一部分收获。荒原里的居民并不看报，通常他們既不会讀也不会写，可是他們听聖人的話，由于他們沒有什么希望，他們愈来愈多地繼續扔下鐮刀和鶴嘴鋤，扔下斧头和鋤头，他們只留下一把刀，因为这是他們所有的唯一的武器。他們在叢林里流浪，到处追寻要斯提文的踪迹，他們不願意世界在他們沒有得到他的祝福以前毁灭。

爱斯提文在离开热舍罗几里路远的“卡亭伽”里，离开公路很远的地方安下帳篷。这里有很多井，农民們用刀砍下灌木，临时搭了几間木屋。“眞福”彷佛要在这里定居下来，可是沒有人知道他的計划，連瑟髮也不知道，虽然她也是一位聖人。他想向城里走去，半路上襲击一列火車，轉向首都进發嗎？他想永远留在这里，接待繼續到來的香客，繼續創造奇迹和治疗病人嗎？假使他这样做，一座城市不久就要在这里出現。从来沒有人見过这許多人踏着“卡亭伽”的小徑集中到一个地方来，連以前去朝見拉伯的好耶穌的人，到西阿拉州的热舍罗去朝見西塞罗神父的香客也沒有这許多。他想往回走，再深入到叢林里面嗎？最可能的，大概是他想留在这里，等待他所宣布的那一天到来，这一天就是世界的末日。他經常說，有一处地方是上帝要下来举行最后审判的地方。毫無疑問，一定是在这里，这里是有七口井的地方。爱斯提文由瑟髮陪伴着曾經在每一口井前面停下来，他对着水祝福，使水源永远不枯涸。

警察部队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他。农民进香队一队接着一队到来。有几天，一次就到达了一百多人，他們不得不使用任何手段来找寻食物。种植园主不許鋪子把商品卖給他們。他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偸窃，就是在田野里把牛杀死，当場把牛切碎，把一塊塊的牛肉帶到营里来。香客們在这方面很內行，取締香客們这种行为的請求多起来。最后，警察部队来了，是八十个全副武装的兵士。上尉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得到的結論是：只要把他們包圍，他們由于缺乏食物，結果不得不投降。这只不过是像小孩游戏一样容易的事罢了。

可是香客到来的时候就开始發生了冲突。他們是从远地来找寻聖人替他們作贖罪的祝福的。他們想通过包圍圈，警察部

队封鎖了一部分道路，香客們堅持要通过，双方發生了短时期的冲突，农民們倒下来，打死了或者受了伤。爱斯提文的信徒們繼續在夜間跑出去偸窃。他們从来不襲击兵士，不过，假使他們受到了攻击，他們就很勇敢地进行自衞，警察部队里也已經有了损失。

在相当長的一段时期中，爱斯提文仿佛并不关心警察部队对他的包圍。可是等到死亡的人数增多，封鎖愈来愈紧以后，他發覺兵士們愈来愈頻繁地杀死那些沒有自衞力量的农民。于是他命令西利洛去找盧加西·阿伏力多。这些兵士是那些不可能得救的有錢人派来的，他們不願意人們听到他的話，听到他的叫人悔罪的話。因此，跟他們展开斗爭不是一樁犯罪行为。可是除了那位"剛伽舍罗"盧加西·阿伏力多以外，誰还能够反抗他們呢？

封鎖愈来愈紧，西利洛却始終沒有把盧加西找来。香客們走到很远的地方找他們，想替他們帶路。他們会不会在"卡亭伽"的迂迴的道路中，在纏繞不清的荆棘叢中迷失了道路呢？可是沒有人比盧加西·阿伏力多更熟悉"卡亭伽"的秘密；他一定会从小路上来的；也許在警察部队發覺之前，他已經到了……

到了晚上，香客們越过封鎖綫，进来吻聖人的袍子。他們是从五个不同的州里来的；他們步行了很远很远的路，警察部队不能阻止他們接受爱斯提文的祝福。他們把老婆和子女扔在外边，他們在叢林里匍匐而行，他們到达了"眞福"的营里。可是他們不再离开了，因为他們要保衞爱斯提文，他們有匕首和手槍，向兵士們开槍并不是犯罪。世界即將毁灭，死亡又有什么关系呢？

到田野里去一天天愈来愈难了。兵士們每晚向前推进几公尺。要从警察部队的巡邏队里通过，要走进种植园里，要把宰掉的牛羊帶回来，要把一塊塊的咸肉帶回来，必須要有策略和机

智，要有猫的步伐，要有美洲豹的敏捷。有几个胸膛上中了子彈，出去以后永远不再回来。可是在“眞福”爱斯提文的营里，香客們的食物并不缺乏。

10

盧加西·阿伏力多从来沒有走过这么快。奉命找他的黑人西利洛催他快走，可是自己却几乎跟不上他。傍晚时分，他們望見了“眞福”营里的火光。他們屈膝着地，划了十字，他們开始踏上聖地，他們覺得一切罪惡都被淸洗掉了；他們保衛“眞福”，就是贖回了自己的罪惡。

盧加西站起来的时候，轟天雷老瑟帶头唱起歌頌盧加西的战績的歌詞来，全体都齐声伴唱。就是用这种方法，他們向爱斯提文报告他們到达了：

这里来了盧加西
帶着長槍把威施……

盧加西的輪廓在黑夜里显露出来。他的身材并不十分高大，可是他身上的皮衣，長头髮，高聳的長槍，給人一种不寻常的坚强的印象。他們走到一座小丘上，这地方不十分能够称为一座小山，从那里他們可以望見兵士們的篝火，盧加西說：

“倒有不少的猢猻等着我們干掉呢……”

轟天雷老瑟高兴得不得了，沒有比杀死警察部队的兵士更能使他高兴的了。假使杀死的是一个軍官，那就更妙。他們繼續前进，他們的歌声逐漸盖沒信徒們的声音，这是一支战歌，現在营里的情况改变了。这是和平的最后一夜。

盧加西到达的时候，“眞福”站着等他，在篝火前面，静靜地圍着他的人群是那些骯髒、头髮散乱而且羸弱的香客。供晚餐

食用的一塊塊牛肉正在火上燒炙，烤焦的肉味弥漫在空中。愛斯提文的身边是瑟髮，西利洛搶先上前站在聖人旁边，任何一个"刚伽舍罗"都还沒有这样做。盧加西跪下来，可是愛斯提文一把扶起他：

"我的孩子，你来得正好。我派人找你来，因为那些坏人，他們派兵来攻击愛斯提文的子弟，攻击那些得救的人。你也一样，你也得救，可是你跟你的手下人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你要战斗，把兵士們都解决掉。愛斯提文还沒有完成他的使命，他不能够停止……他們不讓那些香客到这里来悔罪，他們不讓他們通过，这样，香客們就受不到祝福，就要受罰……上帝不願意这样，你去阻止他們这样做……"

瑟髮的声音像回声似的重复：

"上帝不願意这样，你去阻止他們这样做……"

轟天雷老瑟的耳朵里覺得这个嗓音非常熟悉。他努力想透过滚滚的黑烟看清楚一点。誰在这样說話呢，声音这么熟悉？盧加西·阿伏力多回答愛斯提文：

"我的神甫，我是你的弟子，我服从你的命令。这兒好像有許多兵士，我帶来的一共只有四十七个人；彈葯我們也沒有多少，可是我們要設法补足……我的神甫，你到哪兒，盧加西就到哪兒，他的手下人也到哪兒……我的神甫，你只要吩咐，我的弟兄們都准备好了……"

"上帝很高兴你到来……"

"上帝很高兴你到来……"瑟髮重复着說。

轟天雷老瑟打了一个寒噤。他仿佛听見了瑪塔的声音，声調完全相同，只不过粗野一点，而且也不够清澈。我的天，这是誰呢？他向前走了几步。

"真福"吩咐把强盗們的槍械都放在小丘上。他举起手，双眼凝視着远处，对着槍械祝福，兩只藍眼珠使人又怕又产生信心。于是行列又排起来。可是在行列还未开始走动的时候，轟天雷老瑟走近来，認出了他的姑姑若瑟髮。不过这时候她已經不再是他的瘋子姑姑，不再是經常被鬼魂騷扰，他們小时候經常嘲笑和戏弄的那个姑姑。現在她仿佛換了一个人，她連望也沒有望他，"过去"对于瑟髮并不存在。現在她是一个女聖人，神聖的程度几乎比得上爱斯提文，就像农民們所說的，她是上帝的第二个喉舌。轟天雷老瑟在她面前鞠了躬，而且非常驕傲地对他的同伴說这是他的姑姑，名叫瑟髮，她多少年来也一再重复宣告世界即將毀灭，人們必須悔罪。他仿佛中了催眠术似的凝視着她，直到她把抓滿灰燼的手按到他的腦袋上，而且把灰燼撒在他的头髮里面的时候，他才覚得安心。他覚得自己的罪惡被寬恕了，連过去她还在家里的时候，他对她的嘲弄，对她的輕視，都一起寬恕了；她已經成为一位女聖人，而他却还不曉得。

"剛伽舍罗"們必恭必敬地用手指指着瑟髮：

"这是轟天雷老瑟的姑姑……"

仿佛她是他們全体的亲人，是一个跟他們全班人有关系的聖人，專門为着盧加西·阿伏力多这帮土匪才下凡的。轟天雷老瑟竟然不敢向他的姑姑打探耶洛尼莫和尤恭蒂娜的消息，她已經不再是属于这世界的了。何况在这里，在"眞福"的营里，在神聖的篝火和七口祝福过的井之間，傾听着"眞福"的預言，他們覚得不像是生活在日常的世界里。他們仿佛处在幻覚的境地，現实和夢境的分界再也不存在。

盧加西召集他的人开会，他們拟訂了一个作战計划。兵士們把包圍圈完成了。

11

后来，一切發展都很迅速。他們被包圍起来，七口井中，三口已經落到兵士們手中。他們每晚都要冲过封鎖綫。現在兵士們出外总有盧加西的匪徒跟踪监視，战斗愈来愈频繁，双方都有死亡。可是依然有肉帶回来，“眞福”說的話一天天愈趋激烈，他的嗓音有了新的魅力，他的慣常那么温柔的嘴，現在噴出了白沫。瑟髮复述他說的話，农民們把他說的話記在心里。警察部队的援兵到达了。

几天过去了，軍队把井一口接着一口夺取过去。現在营里开始缺水，盧加西决定向軍队进攻，把他們从他們的据点上赶走。黑夜到来的时候，他召集了二十个人。白天，他跟轟天雷老瑟研究过形势。有一口井只有八个兵士把守。这口井虽然不是最大的一口，可是别的井水沒有这样清，这口井簡直是一道泉水，足可供应营里的需要。

他們在游行之后动身。一共是二十个人，都是挑选出来的最好的射手，从来不会打錯目标。甜嘴和薩比亞，巴比翁和喜哥·馬丁斯都在里边。他們悄悄地走着，在荆棘叢里爬行，他們爬行的声音幷不比蛇爬行的声音更大。他們臂膀下面挾着步槍，他們把槍抬起来瞄准。槍声齐發，出其不意地向兵士們打去；有几个兵士已經听过这种鬼怪的吼声，他們向别的兵士喊嚷：

“这是盧加西·阿伏力多……”

他們一共是八个兵士，八个尸首倒在井边。香客們走过来，把足够几天飲用的水帶回去。

在另外一边，上尉也听見了槍声。一百三十个兵士在这样一个包圍中幷不算多。可是援兵到达以后，同时帶来了二十架

机关槍，最好是不要再等，一下子就进攻。否則盧加西可能把守备不够坚强的陣地搶回去，可能打开一条通路，假使他和"眞福"竄进"卡亭伽"的腹地，那么以后休想再能擒获他們。这样一来，晋級完了，特别軍令上的表揚完了，报紙上的捧場文章也完了！他把中尉們召集起来开会討論。

第二天晚上，兵士們想把那口井夺回。可是盧加西的手下人开槍还击，固守着陣地。上尉草拟作战計划，檢閱他的軍队，跟那些富有和强盜作战經驗的老軍曹們开秘密会議。就是这些老軍曹們教他最好是在沒有掩蔽的平地上作战，在荆棘叢以外，直接在营地上向他們进攻。这是唯一的战胜他們的方法。

"这就是他們的阿西尔的脚跟①……"一个胆小的中尉对上尉說。可是上尉很討厭这些爱好文学，經常引經据典的人。这些人等到打起仗来，只会拔脚逃走。

第一步是先派三十个人从背后襲击。他們要用密集的火力吸引盧加西的手下人到这边来。然后派另外五十个人向营里突进，强迫他們在沒有掩蔽的平地上作战。一个曹長建議等到一个沒有月亮的晚上再动手，以便利軍队的移动。援兵到来的时候，也帶来了首都的新聞記者。在首都那边，謠傳"眞福"的末日近了。

12

末日近了，这是世界的末日，"眞福"爱斯提文这样說。今天晚上是聖約瑟夫的节日，她命令行列游行兩次，比平时多一次。瑟髮在头髮里插了几支迷迭香，而且把另外一些迷迭香分給香

① 阿西尔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最著名的希臘英雄，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把他放在地獄之河里面浸了浸，使他成为刀槍不入的身体，可是因为他的母亲提着他的脚跟，所以脚跟部分沒有浸着，依然可以受伤，最后終被阿普罗从脚跟部分把他杀死。

客們，讓他們放在伤口上使伤口結疤。

軍营里部队的行动并沒有逃过盧加西·阿伏力多的眼睛。农民們报告消息，說警察部队的哨兵們正在离开他們的崗位，兵士們都集中起来。有几十个人在沒有月亮的黑夜掩护下，向营盤的背后移动。盧加西把轟天雷老瑟叫过来，交給他二十个人，派他到那方面去。

“他們想进攻，他們看見他們的小部队被我們消灭了，他們想試試看能不能够把我們徹底打垮……”

“你相信我們抵抗得住嗎？”

“我們的彈葯不多……可是假使我們能够使他們不敢迫近，我們就可以打开一条路，跟‘眞福’一起冲出去。”

“他呢，他肯走嗎？”

“他說他肯……他帶十二个人走，其余的留下来，以后再想法子会合……”

轟天雷老瑟帶着他的弟兄們前进。另一边，兵士們走出了“卡亭伽”，約奥跟他們在一起，負責指揮的是那位奕弄文才的胆小的中尉。上尉只等听見这边的槍声，便率領他的兵士向营里进攻。他給全軍的命令是：無情地开槍射击，不分香客与强盜，一律看待。

約奥很高兴，因为他被挑选从背后襲击；这样，他可以免得被迫向聖人开槍，也不必向那些手無寸鉄的农民們开槍。他們在遍布芒刺的荆棘叢里很艰难地走着。他們認为可以出其不意地襲击的那些“剛伽舍罗”們，也在用輕悄而無法覺察的步法从另一边到达，双方的距离只有几步远，“剛伽舍罗”們分辨得出那位帶着眼鏡的中尉，和那些前进着的兵士。轟天雷老瑟沒有看見約奥的面貌，他只注意那些黃褐色的褲子，这是他所憎恨的制

服的标志。他命令他的弟兄們躺下来等待。等那些兵士們走得很近的时候，才給他們一下！……

强盗們臥倒，槍身插进灌木的瘦削的树干中間。那天夜里沒有月亮，周圍很黑暗，可是轟天雷老瑟的眼睛能够在黑暗中看得很清楚。他很准确地估計在走动中的兵士們双腿的移动。他幷不知道前面的那个兵士就是他的最先出走的哥哥約奧。他从他的步法算出他們应該在什么时間跳起来开槍，同时發出他們的战斗的喊声，那种可怕的吼声。現在时候到了。一个信号从一个个强盗中傳过去。于是吼声冲破了"卡亭伽"的上空，这是憤怒的野兽的吼声，足以使人害怕得連心臟也停止跳动。轟天雷老瑟抬起了手中的槍，在槍彈的火光中，約奧瞥見了他的臉兒。这是他的弟弟若瑟，他喃喃地喊出他的名字，可是轟天雷老瑟向前冲过来，"剛伽舍罗"們一齐放槍。約奧看見兵士們奔走，他听見了中尉的声音在叱喝着命令，可是他所听見的声音都很微弱，他的眼睛仿彿蒙上一層云霧，他看見的一切都很模糊。他唯一看清楚的东西是他的弟弟若瑟的臉兒，若瑟的嘴巴張大，正在吼叫，眼睛因憤怒而眯細，腦袋貼在長槍的扳机上。在瀕死的一剎那間，約奧明白了若瑟就是那位著名的轟天雷老瑟，盧加西·阿伏力多的副官。他在死去之前，还来得及祝福若瑟生命安全，也祝"眞福"的生命安全，啊！尤其是"眞福"……

嗶嗶啪啪的槍声繼續响着，营地对面傳来兵士們的脚步声，他們正在向前作决定性的冲击。轟天雷老瑟發出战斗的喊声。約奧微笑着死去。

13

現在营地上的槍声愈發紧密。兵士們已經冲进营里，"眞福"

和瑟䰄帶着香客們退到篝火構成的圈子里面，他像沒事人兒似的开始講道。槍彈打倒了許多人，呻吟的声音和講道的声音混杂起来，西利洛在爱斯提文后面把他的馬槍倚在肩上。在树林的空地上，盧加西和他的手下人在抵抗軍队的进攻，可是他們对于这种战斗方式根本不熟悉。等到盧加西头部受了伤，跌倒下来以后，他的手下人都站不住脚。他們向后退却，退到"眞福"旁边，他們在香客前面停下来。兵士們向前推进，已經有十多个兵士受伤或者死亡，倒了下来，可是"剛伽舍罗"方面的伤亡更慘重。在战斗的热情中，双方的杀心都大为增加。香客們从倒下来的人們身上撿起武器，接替了他們的位置。兵士們不分皂白地对着强盗們和农民們放槍；那些在城里生長的兵士瞄准聖人射击，聖人的身边死尸堆积如山。

現在战斗进入肉搏阶段，强盗們拔出了他們的匕首，只听見轟天雷老瑟狙击那些从背后进攻的兵士們的槍声。

一个兵士瞄准"眞福"的胸膛，他的子彈和西利洛的子彈同时發出，"眞福"滚倒在香客們的尸首上，兵士倒下来，摔在炭火狼籍的土地上。于是西利洛向前冲上去，他已經扔下他的馬槍，抓住他的匕首。一个兵士捉住瑟䰄的一只臂膀，瑟䰄拚命掙扎，用嘴咬他，用指甲抓他，用脚踢他，把痰吐在他的臉上。兵士用槍柄朝她的臉上打了一下，她倒了下来，兵士把槍俯下对着她开了一槍。

接着轟天雷老瑟回来了，他已經把他那边的兵士們消灭干净。可是他回来只看見还活着的"剛伽舍罗"們逃走，正想走去找他；他們告訴他盧加西和爱斯提文死了。他的姑姑瑟䰄也死了。

他們望着他，等待他的命令。他所帶去的二十个人中，有四

个已經丧失了战斗力。从营里来的只有十个人左右，根本沒有别的法子可想。他們很迅速地且战且退，兵士們已經开始追赶他們，可是轟天雷老瑟及时走进“卡亭伽”。正走着，他一脚踏在一个兵士的臉上。他罵了一句，可是約奥始終微笑着，甚至于当他的弟弟罵他的时候。

荒原忘記了“眞福”爱斯提文，忘記了盧加西·阿伏力多。可是轟天雷老瑟却愈来愈出名，他的残暴程度和罪行之多，远远超过“卡亭伽”以前所有的一切“剛伽舍罗”。人家說他是沒有心肝的，从来沒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残忍，連維古里諾·斐勒拉·郎标也比他不上。他永远不肯放过一个兵士，在他所襲击的城市中，他說过要多少錢，就絕对不肯减少一个子兒。歌謠里这样說他：

轟天雷一到，

杀人像割草……

14

遵照上尉的命令，他們斬下“眞福”爱斯提文、盧加西·阿伏力多和瑟髮的腦袋，他們也斬下别的几个香客們的腦袋，使人数增多一点。他們把这些首級当作战利品带走，在城市里公开展覽，吸引無数好奇的市民排队来参观。上尉晉了級，在特别通告中得到了表揚，而且，虽然他不爱好文学，他却写了一本关于这次战役的書。

战斗的第二天，黎明时分，“眞福”的营地上死尸堆积如山。炎热的天气使死尸开始腐爛。从“卡亭伽”的四面八方飞来無数的兀鷹，它們的暗影遮沒了陽光。大地上昏暗得那么厉害，眞使人相信世界末日近了。

尼　南

1

尤文西奥，熟朋友叫他做尼南的，正在靜靜地專心傾听那个人講話。他对这位同志的一切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是从南方来的，也許是从伯尔南布哥来的，也知道他是一位領导同志。这是鞋匠通知他开会的时候告訴他的：

“这是剛到这兒来的一位負責同志……只把那些絕对可靠的人帶来……可疑的家伙不要帶来！我們必須保护他的安全。”

随后他又加上一句：

“这一点你要負責的……”

尤文西奥想把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听进去，而且想徹底了解党的口号的意义，因此他很留神傾听，他一边听一边端詳那位領导同志。最初一望，这位同志身上有点引起人家反感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和他的听众之間不能产生那种可以帮助互相了解的感情的交流。尤文西奥尽力想找出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覺得很不舒服。怎么能够把这个人所說的正确的話——他說这些話的时候語气相当强調，內容相当明晰——和他对他的不信任的感覺分开来呢？也許在他的加重的語气和明晰的內容中，

还缺乏一种从極深的信仰中涌現出来的热情吧？也許大厅里的冷淡气氛就是从这里来的吧？

在这段时期中，尤文西奥認为神聖不可侵犯的，不單是党，連党的領导同志也在內；他还把党跟党員混淆起来；他总想从他們身上，从他們的忠誠品質和斗爭能力上找出自己的理想人物。不，最重要的并不是斗爭和斗爭的結果，他認为最重要的是干部和他們的品質。他參加党已經有一年多，可是今年有几个月他是在亚馬孙尼亚的原始森林中度过的，跟他的同志們絲毫沒有联系。

講話的那位同志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話，尤文西奧并沒有讀过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所以那些話对于他是不够清楚的。除了一些秘密的小册子之外，他所熟悉的只是瑪利亚·拉錫达·慕拉的一本書，这本書曾經使他非常兴奋。当然，他也崇拜这位同志，这是一个仿佛知道許多事情的人……可是他的引用列宁，有时甚至于引用馬克思，却把眼前的这班小学生完全压倒。尤文西奧喃喃地把他观察的結果說出来：

“書呆子，去你的罢！……”

过了好久以后，尤文西奥才在监獄里有机会进一步地認識亚納尔多——在这一次集会中，亚納尔多用的是战斗的化名塔狄奥——才找到了更适当的形容他的字眼：自負的人。不过，在这时候，尤文西奥伍長已經完全能够把党和党員分清了。

开会的房子是在納塔尔① 郊外；夜間的和風从关閉着的窗戶的間隙中吹进来。大厅里的空气被廉价香烟的烟气熏得非常混濁，有一陣子尤文西奥覚得呼吸困难，对亚納尔多的說話再也

① 納塔尔是巴西东北沿海北里約·格朗德州的首府。

听不进去。他出神地研究亚納尔多的外貌，他有点討厭他的尖銳的嗓音，討厭他慢吞吞地把每个字最后的讀音一个个地拼出来，仿佛教师教小学生拼音一样。尤文西奥努力振作精神，把注意力重新集中起来。

“……你們大家都要准备着，要認識你們的責任，認識工人阶級的历史使命，准备应付当前的局势……”

毫無疑問，这位同志是聪明的，沒有人能够否認这一点。現在他叙述国内的政治形势，尤文西奥几乎被他的雄辯而乐观的話所吸引住；照他說，政权已經差不多掌握在人民手中，仿佛树上已經長熟的果子一样，只要踮起脚尖就可以采下来。尤文西奥的心里浮起“巴拉丁”①这詞兒，有时他收到各个中队的伍長、曹長和兵士們的报告——他負責把这些报告轉給当地党的領导机構——的时候，他就用这詞兒来形容。有时他覚得消息过份乐观（馬舍道总要报道“某一个有力的軍官也是我們这边的人”的消息），他就尖刻地回一句：

“好一个‘巴拉丁’！”

他在兩个月以前听見过这詞兒，那一次也像今天一样开会，不过人数不像今天多，也是一个从南方来的領导同志作报告。尤文西奥禁不住把他們兩人比較起来。那一个說話不这么流利，他不时停下来找适当的字眼，說話有点結結巴巴，仿佛他不習慣于这种長篇大論。可是听众不仅懂得他的話，明了他的每一句話的意义，而且把他的指示銘刻在他們的心中，馬上走开去执行这些指示。这位領导同志年紀很輕，他的微笑很羞澀，临走的时候他跟他們每一个人都拥抱一下。他花了不少的时間对他們解

① “巴拉丁”（baratin），曾經在巴西共产党人內部流行一时的一个特殊詞兒，指过于自信，把自己的力量估計过高的人。

釋他帶来的材料里面的文句，这些文句仅仅念一遍他們是沒法子了解的。那个小伙子，尤文西奥很喜欢他。至于眼前的亞納尔多，他，虽然話說得很流利，可是他有些令人不舒服，令人反感的地方。在他——領导同志——和大厅里的听众之間仿佛有了距离。他高高在上地望着他們，好像他所决定的一切都帶点威胁的意味。即使在他很乐观地分析国內形势的时候，他也仿佛把任何可能發生的輕微錯誤，都要联队里的曹長們和伍長們負責，即使这些錯誤是在南里約·格朗德州發生而不是在北里約·格朗德州①發生的。此外，作为当地党的領导机構的一分子的鞋匠，对亞納尔多的态度过份謙卑，使尤文西奥觉得很不舒服，尤文西奥的性格是不馴服而且不喜欢奴顏婢膝的。

現在这位塔狄奥同志——亞納尔多当时的化名——开始分析当地的局势。房間里的空气簡直使人無法忍受。他們聚集在这小小的厅堂里已經有三个鐘头，房間里并沒有电灯，他們头上有一盞煤油灯，煤油灯發出来的烟跟烟草的烟混在一起。尤文西奥發觉馬舍道的思想也在开小差，虽然他的眼睛依然盯着亞納尔多。他很熟悉他的朋友的这种眼光，他知道它的意思是：馬舍道的心思已經到了別的地方，在夢想着他自己是主角的光荣的冒險行动。他最低限度也在想着起义，也在想着他自己要完成的一些英雄的業績，槍战和勇敢的行动。馬舍道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个完全可以信任的人，他能够完成最困难的任务。尤文西奥熟悉每一个伍長和曹長，仿佛他跟他們是从同一个娘胎里养出来而且跟他們一起長大的。这里还有华尔凡特，身材矮小，經常微笑，什么傻事都做得出，可是他也

① 巴西有兩个州都叫做里約·格朗德；在南部的是南里約·格朗德州，在东北角的是北里約·格朗德州。

是一个永远不背叛組織的家伙，一个宁死也不說一句話的人。至于法蘭西斯科·龔舍西奧，他是一个过分小心謹愼的人，尤文西奧对他的信心不强。他不知道他在困难的环境中可能有什么表現。別的人却很愛龔舍西奧，他們認为他很了不起，因为他是一个能說会道的人，对什么問題都能够詳詳細細地辯駁一番。可是尤文西奧有一种預感，觉得他可能在紧要关头背叛組織。有一天早上，操練以前，尤文西奧当着中尉的面把一紙命令偸遞給龔舍西奧，他看見他变了臉色，战栗起来，額头上沾滿了汗。中尉就在近边，尤文西奧不得不选擇这一刹那間，因为一整天他只有这个时候才能跟龔舍西奧接触。任务是很紧急的，当天早上就要执行，他不得不冒一次险。假使龔舍西奧的样子不是那么害怕，中尉是不会起疑的。可是龔舍西奧变了臉色，中尉起了疑心，向着伍長尤文西奧这边走过来。龔舍西奧手里拿着那張紙片，尤文西奧觉得他就要松手讓紙片落到地上，他馬上走上前向中尉提出了一个問題，把中尉的思想引到別处，讓龔舍西奧有充分时間把紙片藏起来。等他离开中尉以后，中尉还向龔舍西奧那边望了一眼，可是他的不信任心思仿佛已經消失了。

事后尤文西奧責备法蘭西斯科·龔舍西奧，后者回答他說他当时想吞了那張紙片，另外还說了些替自己掩飾的話。完全吹牛，尤文西奧心里想；可是，在別人的心目中，龔舍西奧的威信却日益增長。不过，全体同志毫無例外地尊敬而且服从的人，是尤文西奧。对于他，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他用肘弯碰了碰馬舍道，使他的注意力重新集中起来。

“現在說到我們了，”他低低地說。可是亞納尔多也听見了，他停下来，用譴責的眼光望着他，問道：

“尤文西奧同志有什么意見要發表嗎？”

“蠢材！”——尤文西奥想。可是他趁这机会提出来关于房間里空气使人無法忍受的問題。

“我只想說我們最好休息一分鐘，把窗戶打开，讓屋子里透透气。像眼前这样子，我們沒法子很好地听……”

他看見亞納尔多有反对的样子，他認为不必因此而鬧出事来，最重要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加上一句：

“因为你的报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像你那么有学問。我們的政治水平很低，我們要集中注意力，以免錯过这么重要的一个报告。”

尤文西奥看見鞋匠一臉尴尬相，嘴里眼里都露出譴責他的样子。于是他微笑起来，又說了一大串贊美“塔狄奥同志的能力”的話。塔狄奥覚得很高兴，同时他自己也想歇下来喝一杯水，他已經講了一个多鐘头，舌头很干。他同意了这个建議，于是大家都站起来，走到隔壁房間去。只有屋主人，一个曹長，留下来，他打开了窗戶，深深吸着夜間的清新空气。

在隔壁房間里，大家都松弛下来，互相交換意見。房間里一个孩子突然啼哭，大概是被馬舍道的响亮的声音吵醒了，馬舍道热烈地贊美：

“了不起，了不起！”

亞納尔多在喝水；他不跟他們混在一起，他把鞋匠拉到一个角落里低声談話。他們談的并不是什么重要事情，亞納尔多不过想知道一下城里的道路怎样走法，以免自己單独一个人的时候会迷路；可是鞋匠裝出非常神秘的样子，目的是想使伍長們和曹長們心想——他們也的确是这样想——他們倆正在解决党內的重要問題。尤文西奥很喜欢鞋匠路易斯，路易斯是一个老实人，尤文西奥把他当做党內的領导同志而恭敬他。这种敬意在

他初到納塔尔的时候是很深的，可是日子一長，他們的来往一密，这种敬意就逐漸減弱。尤文西奥是一个热心学習的人，一天到晚只爱提問題，鞋匠常常沒法子回答他。假使他坦白承認，他的威信在尤文西奥的眼中并不因此而減低。可是他从来不說“我不知道”。他一味含糊其詞，大兜圈子，始終說不出要領。有时，过了几天，在重新見面的时候，他把正确答案說出来，尤文西奥覺得很滿意：

“这傻瓜一定研究过了……”

有一个星期天，他在鞋匠家里吃午飯，認識了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他看見一个用木板和箱子制成的小書架上放着十来本書。尤文西奥用羨慕的眼光望着这些書。他念了念書名，有几本是用西班牙文写的，是列宁的著作，还有几本小册子和一本节本的“資本論”。鞋匠站在他旁边，滿心驕傲。他从架子上拿下一本西班牙文書。那是列宁的“做什么？”

“这一本，才称得起是一本書！‘Que hacer’，意思是‘做什么？’。这是列宁写的……他把一切都解釋了……我不借給你，因为你不懂西班牙文……”

可是他也不肯把那些用葡萄牙文写的小册子借給他。尤文西奥可能把这些書遺失，这是罕見的書，在書店里找不到，是用非法手段运来的。可是尤文西奥坚决地說他絕对小心保藏，而且保証交还給他，于是鞋匠又提出另外一个理由：一个軍队里的伍長手里拿着这种書，無論在联队里也好，在他家里也好，都是非常危險的。假使讓一个反动分子看見了怎么办？要惹起多么大的事情来！……特別是在目前的时候……不，他不能够把这种書借給他。

理由很充分，尤文西奥沒有什么話来駁他。可是，在以后的

許多日子里，这些書的幻象始終纏繞着他。什么时候他才能讀遍他所渴望的这些書呢？

他剛离开种植园到城里去，在参加警察部队和被派到聖保罗去以前，对于拼音他还不十分会，自己的名字也歪歪斜斜地写得不像样。他抱定鋼鉄般的决心来学習。他不十分困难便学会了流利地讀書和写字。他的書法还相当漂亮，他的签名比得上一个教授的签名，下面还加上几笔花飾。在聖保罗，塔瓦莱斯同志——人家管他叫瑟·塔瓦莱斯，是逃荒出来，在聖保罗州府当民警的——借給他一本瑪利亞·拉錫达·慕拉所写的書，和一本描写农民生活的長篇小說。后来他又邀他参加共产党，他們在馬路上散步，他对他解釋共产党人的使命，他們怎样进行斗爭，和他們渴望的是什么。他很兴奋地叫喊：

“可是这就是我一向所找尋的东西呀！”

那一次以后他就沒有念过别的書。他到达納塔尔不久，手里曾經有过一本書。那是华尔凡特帶到联队里給他的。再也找不出更动人的書名：“共产主义ABC”。他剛貪婪地念了头几頁，鞋匠来了。看見他在讀这本書，他高声惊叫起来，对他說，不要相信这个版本，里面都是給托洛斯基派歪曲了的东西。当时尤文西奥很感謝鞋匠的忠告，他把書交給他。他看見鞋匠把書撕破：

“使得别的同志再不至于受毒……”

接着他就对他談起托洛斯基，談起托洛斯基对革命的危害；托洛斯基派怎样破坏党的工作和背叛工人阶級。幸喜在这兒北方他們的人数并不多。他們在南方的人数倒不少，他們混进党內，唯一的目的是想潛伏在內部破坏。尤文西奥开始回味瑟·塔瓦莱斯所說过的話。他得出的結論是瑟·塔瓦莱斯不可能是一个托洛斯基派。

"托洛斯基派和警察，这是相同的东西……"鞋匠用一句話来总結，一边把那本坏書的最末几頁撕破。

后来过了好久，尤文西奥在监獄里有充分閑暇来閱讀書籍，他对托洛斯基派的意見——由于鞋匠很激憤地責罵过这些叛賊，使他所受的影响很深——更由于面对着証据和事实而愈發牢固。他也重新讀过"共产主义ABC"，不过这一次的版本是可靠的。他自己想，假使在当时他就有这些書的話，那么，有許多事情的發生过程就大不相同了。

休会时間已經过了十分鐘。亞納尔多認为繼續开会的时間已經到了。烟霧已經从敞开的窗戶吹出去。他們重新坐到椅子或者長椅子上的时候，心情已經完全不同。主持会議的鞋匠宣布：

"塔狄奥同志馬上繼續他的报告。"

塔狄奥的严肃的口气繼續說：

"因此，同志們，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我們要分析党和'联盟'在納塔尔的情况。我們先談'民族解放联盟'①……"

尤文西奥伍長想起自己过去对馬舍道和华尔凡特談起"民族解放联盟"的时候，这兩人所流露出的惊訝表情，不由得暗自微笑起来。尤文西奥从亞馬孙尼亞帶着由于边境發生的事件而产生的关于他的光荣的傳說回来，他的人品使他在联队的伍長和曹長的集团中树立了威望；馬上就有一个軍官尽力設法来跟他談話，打探他的意見，看他認为是否可能来一次政变，建立一

① "民族解放联盟"是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間巴西的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組織。普列斯特斯当选为該組織的名誉主席。"联盟"的綱領主要是反法西斯、反帝、反封建、爭取民主权利。"联盟"包括各党派及無党派人士，在"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党員和左翼社会主义分子。

个"共和專政政府"①，政变將由馬紐艾·拉伯洛將軍領导。尤文西奥沒有爭辯就說：

"同意。"

那位軍官叫他負責拉攏曹長們和伍長們，而且建立联系。那时候尤文西奥只有二十一岁，他当时是一切政变的盲目的信从者，只相信武器和武裝起义的力量，后来在监獄里他对一九三五年的运动进行事后的自我檢查和批判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承認他当时犯了上述的錯誤。而且，自从他离开聖保罗以后，他跟党完全失去联系，他当时这样做完全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

后来过了不久，一个第一流的音乐家基里諾来跟他談話，把共产党的一封信給他看，对他提出了几个問題。他不是共产党員嗎？他不是跟聖保罗的干部有过联系嗎？尤文西奥当时的快活仿彿一个少年找回他的第一个爱人一样。

在伍長和曹長中間，他的威望很明显地增加了。他們喜欢他的对待軍官的态度：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奴顏婢膝。尤文西奥在亞馬孙尼亞，在列地西亞所过的几个月中，体会到上級也是像他自己一样的人，也是肉做的，只有在紧急关头的时候才能眞正認識一个人。那边，在充滿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軍官，兵士和伍長都流露出他們的本来面目，虛伪和矯飾不复存在，他們的眞正本性都显露出来。他在那边和在一九三二年反对聖保罗派②的斗爭中，都学会了很迅速地采取决定，学会了負責任和絲毫不畏惧环境的困难。他到納塔尔还不到一个月，已經为大多数的伍長和

---

① "共和專政"是巴西若干功利主义軍人的政治理論，他們根据这种理論陰謀政变，可是沒有成功。

② 指一九三二年在聖保罗州爆發的"憲政革命"，參加这次革命的人被称为聖保罗派。

曹長解决了不少棘手的問題，这些伍長和曹長遇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来征求他的意見。他的周圍就形成了一个以馬舍道和华尔凡特为首的集团；他們全体都拥护“共和專政”的陰謀。

基里諾和另外三个人不常跟尤文西奥接近，只是远远地帶着相当的戒备望着他，直到从南方寄来这封調查信时为止。当地党的領导机構决定試探尤文西奥一下，党的領导机構知道他所享有的威望，虽然党对他还沒有很大的信心，可是却想試試看能不能够利用他，想假借他把环繞在他周圍的这一大群伍長和曹長拉过来。基里諾在这第一次談話中，样子非常神秘而且說話吞吞吐吐。他提出很多問題，自己却說得很少。尤文西奥想馬上和党恢复联系，馬上知道党的行动綱領和战斗口号。基里諾却中断了这場談話，給了他一分“工人阶級”报，答应第二天再来看他。可是第二天，尤文西奥沒法子跟他談話。基里諾总躲在一边，避开他，使他沒法子跟他接近。尤文西奥只好一再思量这件怪事。到底为了什么緣故？

他把四頁“工人阶級”反复念了好几遍。他早已听說过“民族解放联盟”这个組織；基里諾的几个朋友是屬于这个組織的，可是他們的人数不多，“共和專政”派的人数多得多。这样子一个星期过去了，一方面他在找寻基里諾，另一方面基里諾看見他就避开，用些不能使他信服的理由做借口来躲避他。最后，在一个星期六，他微笑着走过来，对尤文西奥說：

“今天我想把你帶到一个地方去……”

尤文西奥很气憤地回答：

“今天我沒空……我等你已經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改天罢……”

基里諾很严肃地回了他一句，就是这一句話使尤文西奥开

始尊敬他:

“这是党的命令。沒有討价还价的余地。我以前沒有跟你談話,是因为我沒有得到命令。現在是党在召喚你……”

“好,我不討价还价……你可以决定一个时間……”

基里諾跟他約好在一个很远的郊外地点会面。时間是晚上九点鐘。他的神气像在进行什么陰謀活动的样子,而且警告他:

“只等五分鐘。假使我不来,你就溜掉,等待下一次通知……”

尤文西奥很喜欢这样,他开始作出种种幻想。他跟他的同志握了握手。后来,他費了很大的勁才說服了华尔凡特:他今天晚上不能像他所願意的那样,跟华尔凡特一起到龔舍西奥家里庆祝龔舍西奥的情妇的生日。

“也許我晚点来……假使我有空的話……”

“你到哪兒去?”

“到一个地方去……”

“在哪兒?”

“那边……”

华尔凡特是非常敏感的。

“这是秘密嗎?”

他把手按在华尔凡特的肩膀上:

“以后你就知道了……”

华尔凡特想起了“共和專政”。这件陰謀进行得很慢,可是尤文西奥不时要跟負責的軍官們密談。这一次恐怕也是这一类事情。他只要求:

“尽可能那边也去一下……要不你就要使龔舍西奥不开心……我們这班人全去,要举行舞会跟酒会。最好帶露德一起

来……”

“我去叫露德先去……假使我抽得出时間，我也去。可是时間比較晚，在十一点或者半夜里……”

九点鐘，他在約好的地点等待。他抽着一支烟卷，仔細望着荒凉的街道。在街角上只有一对情侶靠在牆上。一所教堂的鐘敲了九下，过了片刻，基里諾吹着口哨从黑暗中走出来。到了尤文西奥身边，对他說：

“我們走吧……”

他們走过那对情侶前面，尤文西奥看見那个年輕姑娘把臉轉过去使人看不見她。她漂亮嗎？他自己問自己。基里諾默默無言地走着；更走远一点，他們在街角上轉弯，走进一条泥濘的小路。远远地前面有一个人在走着。基里諾又吹起口哨来，这一次吹得响一点。前面那人放慢了脚步，直到他們追上去跟他并排走着为止。他們相互間并沒有握手。基里諾很快地給他們介紹：

“尤文西奥同志……彼得拉同志……”

“战斗的化名”——尤文西奥心想，一边尽力仔細端詳那人。那人大約有五十岁，禿头，臉色紅潤，神气宁靜而謙遜。他微微笑着，露出牙齦，嘴里已經沒有牙齿，他的微笑使人很感亲切。他們一句話也沒有說，一直走到第二个路口，基里諾低声咕嚕了一句“晚安”，就走开了。他們默默地走了几步，那人开口問他：

“你到这兒的时候为什么不向党报到？一个共产党員……”

“我怎么猜得出党躲在哪里？”

“沒有人跟你說过怎样跟我們联系嗎？”

“你难道希望那些印第安人来告訴我嗎，嗯？……我是从亞馬孙尼亞来的呀，”他說。“我从聖保罗动身到馬托·格罗索① 去的时候，沒有人告訴我怎样跟那边的同志們联系。在剛坡·格朗

德，我向党报到，可是反动的高潮正达到頂点，他們叫我等待。我說錯了，他們根本沒有給我什么命令。等到他們来了，他們是来要錢，我在部队里多少总找到一点。可是我在那边的时間不長，我从那边又动身到亞馬孙尼亞州去。于是他們叫我跟馬納痾斯方面保持联系，可是我在哥倫比亞边境触礁了，在列地西亞……”

“我知道这件事……”

尤文西奥有点愕然，对方的意思一定以为他要开始叙述他在边境所参加过的各种事件，所以阻止他說下去。他很不高兴地繼續說：

“从那边，我到了这兒……我怎么能够找到党，既然我一个共产党員也不認識？”

他又加上一句，对方从他的音調中听出他非常誠懇：

“可是我非常渴望找到一个党員！……”

“你跟那些陰謀建立‘共和專政’的人們搞在一起，是嗎？”

“是的。我告訴过基里諾……”

“这是錯誤的。我同意你沒有找到党，当然，党是不容易找到的……”他笑了，这是小小的滿意的笑，他对党能够隐藏得这么秘密感到驕傲。“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員，参加一个資产阶級的帶冒險性的陰謀，……哼，我不知道你怎样才能为自己辯护？”

“我并不想为自己辯护。也許这是錯誤的，我不爭辯。事实是我当时閑着，像个傻瓜似的……人家給我提起这件事，我接受了。他媽的……”

“我喜欢你这么坦白。你并沒有找些愚蠢的借口为自己辯

① 尤文西奥从巴西东南海濱聖保罗出發，先到西南部高原地区馬托·格罗索，再北上到西北边境亞馬孙尼亞州。馬納痾斯是亞馬孙尼亞州的首府。

护。共产党員应該懂得自我批評……現在，有一件事你应該赶快考虑，就是馬上結束所有这些蠢事。”

“这是命令嗎？”

禿头点了点头。他們又走了几步，他繼續說：

“你在很多伍長和曹長中間，有很大的影响。根据党的情报，你在联队里是最有威信的伍長……”

在一刹那間，尤文西奥想假意地謙遜一番，可是他馬上改了主意：

“这是事实……弟兄們僵喜欢我……”

对方覚得他說这句話幷不是由于虛荣心，他只不过把存在的事实加以肯定。鞋匠——彼得拉其实就是鞋匠路易斯的临时化名——逐漸爱上了尤文西奥的誠实和他的粗暴然而坦白的态度。

“你可以干很好的工作……你联队里的党小組人数很少，”他搖擺着兩只手来解釋，“工作还剛开始。你以你的声望，可以促使很多人进党……或者最低限度可以参加‘联盟’，嗯？……”

“‘民族解放联盟’嗎？”

“你听見人家說过嗎？这是正在醞釀中的一个运动……是由普列斯特斯領导的，一定能够成功，眞令人高兴……”

尤文西奥想知道党和“联盟”之間的分别，和这兩个机構之間的关系。鞋匠給他解釋了半天，他对这个問題非常熟悉，經常有机会在这方面大發議論。尤文西奥默默地听他。

他跟鞋匠分手（在他的心目中，鞋匠依然是陌生的彼得拉同志，他不知道他在党里的地位，只猜他也是一个負責同志），分手以后他还来得及赶到龔舍西奥家中。他的一班朋友全在那里。大家用欢呼和叫喊来欢迎他，馬上給他送来甜燒酒和啤酒。露德坐

在厅里的一張椅子上,微笑地望着一对对的男女跳舞。她的肚子已經开始挺出来,因此她只肯跟尤文西奧跳舞。

"你給爱尔絲拉帶来了礼物嗎?"爱尔絲拉是龔舍西奧的情妇,今天是她的生日。

"对了,我帶了一盒香肥皂給她……"

"很好……跳舞去罢……"

晚会开了一半的时候,尤文西奧把华尔凡特和馬舍道拉到一个角落里,低声对他們說:

"关于'共和專政'这玩意兒,現在完了……"

"完了?是不是他們泄气啦?"华尔凡特很失望。

馬舍道嘟囔着說:

"完了,唉!我还想靠它升官呢!……"他在夢想曹長的袖章,希望这次政变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

"不,不是他們泄气,沒有……是我們不干了……"

"我們?"馬舍道一点也弄不明白。

"对的,我們……我們以后跟他們一刀兩断……这件事不大靠得住,我們不干靠不住的事,已經吹啦……"

"那么我們現在怎么办?"

"現在,我們是'解放'的一分子。"

"'解放'?这是什么东西?"

"'民族解放联盟'……"

"哦!对的……"华尔凡特說。"有一个中尉也参加这組織……这家伙是个好人。"

"可是为什么这样做?"馬舍道問。

"咦,你們不是共产党員嗎?"自从他們知道尤文西奧是共产党員以后,他們全都自称为共产党員。尤文西奧伍長自从参加党

以后，从来没有一天不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員，即使在他跟組織失却联系的时候也是如此。

“哦，当然是的……”

“那么，共产党員是参加‘联盟’的。而且还得赶紧行动起来，因为革命就要爆發，过不了多少时候……”

“这就是說‘联盟’……”

“除非你們当中有誰不是眞的想参加党。参加共产党，这是很危險的……”

“我所要参加的，就是共产党……”华尔凡特說。

“我也要参加！”

龔舍西奥走过来。

“什么事？”

尤文西奥想換一个談話的題目，可是嘴快舌快的华尔凡特早巳回答：

“这样，‘共和專政’已經完蛋了！”

“現在呢？”

“現在是‘民族解放联盟’……”

那些比較可靠的人，尤文西奥都拉他們参加了党。他們在联队里进行非常紧張的工作。基里諾是負全部責任的人，一直到起义为止，至少在名义上，都是由他負全責。可是事实上是尤文西奥伍長在領导“联盟”的小組。

現在，在这所狹小的房間里，他在听着这位从南方来的同志的报告。这位同志現在談到的是尤文西奥非常熟悉的东西，談到他的联队，可是他覺得他的說話与事实并不相符。他所說的一切显然都很夸張。尤文西奥盯住基里諾，这些情况是不是他向他报告的呢？还是塔狄奥自己故意强調来影响他的听众的呢？假使

眞的是这样，他太不聪明了，他对同志們隐藏事实眞相，是得不到好处的。他們在联队里固然有相当势力，許多伍長和曹長是站在他們一边的，可是他們的人数不像亞納尔多所說的那么多。尤文西奥对軍官們認識得很清楚，他知道同情“联盟”的人并不十分多。另一方面，他却熟知統一党① 的势力。

亞納尔多的报告結束了。他說他們不应該發动起义。可是假使别的兵士們和伍長們对逐步紧張的局势表示不滿而表現出反叛的趋势的話，他們应該对他們予以支持。他說这些話的时候，所表現的态度使人覚得他在內心深处是希望發动起义的。

他說完以后，主持会議的鞋匠路易斯邀請听众發言。大家沉默了一陣，互相你望我，我望你。最后，基里諾决定發言：

“我們大家都听見了塔狄奥同志的报告。他把目前的形势分析得很清楚。我們大家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們也知道現在应該怎样行动。我个人也覚得时机已經成熟，假使我們願意，我們可以領导整个联队起义，而且采取兩个步驟就可以取得政权……我覚得他的报告非常精彩……我們这位同志用事实証明了他是一位很好的領导者……”

他講完了，别的人点头贊成。路易斯宣布：

“假使沒有别的人要發言，那么……”

“我，我想說一句話……”

大家的眼睛都轉过去望着尤文西奥。亞納尔多皺起眉头；这个伍長簡直有点狂妄無礼……

尤文西奥开始講話。他說他听了报告后得益不少。可是他認为塔狄奥同志对于納塔尔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

---

① 統一党是巴西法西斯分子的政党，它的領导者是普里尼奥·薩尔伽多。

"至少，联队里面的情况不像你所說的那么好……我們是坚强的，这是事实。可是我認为人家一定是給了你一份过分夸張的报告。你所說的軍官們，我从来沒有見过。所謂全部伍長都站在我們一边也是不正确的……而且我有一点也不十分清楚：这次起义，我們应該發动呢，还是不应該發动？你在这一点上解釋得不很清楚……假使我們要鼓动整个联队起义，那么我們就得进行工作，把一切都准备妥当……可是你所說的有点模棱兩可……"

亚納尔多幷不十分满意他这样提意見。可是尤文西奥認为沒有多大关系。他認为应該这样对党表示他的忠誠：把心胸打开来，心里想什么就說什么。房間里的空气又变得使人窒息。紅色的灯光把这班革命家的影子照得又長又大。

2

这天晚上，他帶着开会开得疲乏的身軀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發覺露德很不舒服。她的黑白混血的臉龐周圍披着長而軟滑的黑髮；她很衰弱，臉色有点蒼白，怀孕使她的害病的神态愈發加重。

"你回来太晚……我，我吃不消了……"

他突然間生起气来。他把整个晚上一肚子的气都向他的老婆身上發泄：

"廢話！……你不能只想着自己的痛苦，穷人沒这个权利……"

她沒有回答，只是用惊訝的眼光望着他，嘴角上挂着一絲哀愁。他馬上悔恨自己的粗暴态度。

"別記在心上……我累死了……而且我还有不少的事情要

考虑……你怎么啦？”

他又变得温柔和小心体贴。他的眼睛里——这是一双悪作剧的眼睛，是快活和頑皮的孩子的眼睛——充滿了关怀和悔恨。他躺在她旁边，拥抱她。

“我的小黑女人，你有什么难过呀？”

于是他又跟她开起玩笑来，她挺爱听他这句开玩笑的話：

“你是一个黑女人，一个negra negra[①]，难看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黑白混血兒，臉龐上的綫条生得比尼南纖細，因为尼南的皮膚虽然白晰，比他的几个兄弟都更白晰，可是他臉上黑白混血兒的特征非常明显）你挑选了一个白人，可是你不得不忍受……”

她笑起来。

“我很难看，这是事实……我是害病的人，我已經嘔吐过，我的头腦發昏……我沒法子站起来……”

“你活兒干得太多了……我們沒法子雇一个女佣人，我真不知道將来怎么办，再加上你肚子里这个小东西……”

他沉思起来。將来怎么办？他慣常对馬舍道和华尔凡特說：

“一个共产党員不应該結婚……”

他們兩个都是独身汉，假使他們打死了，并沒有多大关系。可是他有老婆，老婆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而且他还沒有正式結婚，他認为不应該举行婚礼，他認为結婚不过是一种偏見。后来过了好久，他关在监牢里的时候，跟别的同志們有了接触，他才明白不結婚才是一种偏見，那时他才委托代表跟露德补行了婚礼。

---

① 这是一句無法翻譯的双关語，因为 negra 有兩种意思：作为名詞它的意思是“黑女人”，作为形容詞它的意思是“亲爱的”、“黑色的”。——法譯本注。

露德已經跟她的家庭鬧翻了。他們的恋爱是在一个充滿陽光的下午开始的；尤文西奥在假期中，精神煥發地穿着他的熨得很齐整的制服，她穿着一套藍布服，剛从縫級工場下班回来。他在馬路上跟着她，对她說了許多献媚的話，他記住她居住的地方，傍晚时分再跑到房子外面徘徊。露德在窗口上出現，微笑着，后来她跟小姐妹們出来散步。他走过去，双方开始談話，第二天傍晚时分他又到她的房子外面来。

終于有一天，他發覺自己眞正爱上了她了。他在晚上夢見她，他在兵营里停下来看她的照片，这張照片是她送給他的，他藏在証件夾里面。那时候他还沒有跟基里諾談过話，他还是陰謀建立"共和專政"政权的一分子。可是結婚跟他平素的观念相反。"一个共产党員不应該对这些偏見屈服……"他在接吻当中曾經这样向露德解釋。他想起了瑪利亞·拉錫达·慕拉的那本書，他不知道她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員，而他自己也不是。露德預料她的母亲一定反对。她是沒有父亲的孤兒，跟她的母亲和弟弟們住在一起。一个晚上她从她家里逃了出来。尤文西奥早已不住在兵营里，他租了一所小房子住在外面，他曾經給她一分眞正的哀的美敦書：

"假使你要采取一个决定，你必須馬上就做……"

起初几天，她从朝到晚哭哭啼啼，托人把一封封信帶給她的母亲，始終收不到回音。不过她也从一个女鄰居的口中听說她的母亲曾經高声宣布：

"她不帶着一張結婚証書休想从这扇門里进来……要不，我只当她是个婊子……"

这位老太太是非常有勇气的，她的丈夫死后，她毫不犹豫地开始干活。她替顧客們洗衣服，她的小兒子，一个十一岁的小孩，

把大捆大捆的衣服帶到家里来。不过，她并沒有固执到底。后来尤文西奥被捕以后，她的女兒即將临盆，她就把自尊心扔到一旁，跑去看她。她咕嚕咕嚕地把女兒駡了不少时候，这是事实，可是起义失败以后，露德不能到医院里去送飯給尤文西奥，她就把披肩朝头上一裹，手里拿着飯盒，直向陆軍医院走去。尤文西奥被关在陆軍医院里慢慢地养伤复原。他看見了她覚得非常惊訝。他的惡作剧的眼睛盯住她，他像一个頑皮的孩子似的笑起来：

"你，到这兒来？"

她裝着沒有听見。

"等着瞧罢，等到你出去以后，假使你还有点理智的話，看你結不結婚。現在你已經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哩。"

"他生下来了嗎？是个男孩子嗎？"

"一个女孩子，也是来受罪的，像我和露德一样……"

她在冰冷的小圓凳上坐下来。

"你簡直一点也不懂事……干嗎要搞在这次造反里？"

"为的是改善我們大家的生活，我們的生活比狗还不如……你認为我做錯了嗎？"

她盯住他的眼睛說：

"不。"

就这样，他們講了和。

可是在起义以前的几个月中，尤文西奥經常自問：假使他突然間被打死，露德怎么办呢？回娘家去嗎，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老太太不反对，尤文西奥深知露德的为人，她驕傲而固执，絕对不肯回娘家。帶着肚子里的孩子，她又不能再到縫級工場里干活，她拿什么东西来雇一个接生婆，拿什么东西来养活生下来的孩子呢？当然，他的同志們会接济她。可是錢很少，党是在極端

困难的条件下面进行斗爭。

"一个共产党員不应該結婚，"他在兵营里閑着聊天的时候經常对馬舍道和华尔凡特这样說。在这种違法的生涯中，他随时可以被打死，或者跟警察們混战起来，或者在集会中發生了冲突，或者在目前他們籌划着的这种起义中，他都有死的可能。可是他从来沒有一分鐘后悔把露德的生命跟他的生命結合在一起。她能够給他勇气和信心。她初来的时候，还时常祈禱，星期日也到教堂里去。可是慢慢地她把这些都放弃了，尤文西奥新的信仰变成了她的信仰；她念他帶到家里来的小册子，她不喜欢說話，很少提出問題，她懂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秘密。而且自从他和党又接上关系以后，他曾經警告过她：

"有些事情是連跟你我也不能說的……最好你別問我……"

露德变成了鞋匠路易斯的最好的朋友，有时他到他們家里来。她預备很热的咖啡招待他，探問他的家里人的消息，告訴他孩子們伤風感冒的时候应該服食些什么單方灵葯。尤文西奥用他自己一貫的粗暴态度打断她的話头，可是她从他的粗暴的說話中感觉得出里面隐藏着的温情：

"滾蛋，現在要談正經事情了……"

她走了出来，有时她拉他一下耳朵，尤文西奥用手推开她，可是他的手指同时輕輕地温柔地撫摸她的手腕。

尤文西奥躺在床上，仔細察看他的妻子的蒼白的臉龐。她的披散在枕头上的黑髮發出一陣廉价香髮油的香味。他想，这一切不舒服都表明身体的虛弱。像她这样怀有身孕，她应該吃得好些，可是到哪兒去找錢来买比較有營养的食物呢？

他每天花在她身上的时間不多，她一定因此而感覺痛苦。可

憐的露德，起义爆發以后她該怎么办呢？他不应該把她从她的家庭里搶出来，使她分担他的不屬于她的困苦生活……而且他还給了她一个孩子……他想起这个即將誕生的孩子就微笑起来。这一定是个男孩子，他很早就要教会他不要忍受不公平，要反抗这世界的灾难。他要教他捏紧拳头，高呼共产党万岁。就像路易斯的小兒子一样，人家問他是誰，他总回答:

"共产党員……"他的小嗓子結結巴巴地說出这样長的一个名字来……

露德低声呻吟。她的胸口又难过起来。尤文西奥正在开始回想今晚的集会，回想亞納尔多的报告，現在赶紧俯在她的身上:

"什么事?"

露德的臉色發青，她轉过头来向着地下，他赶紧跑开去把便盆找来，她开始嘔吐。假使在將来起义中他被杀死，或者被一顆子彈打死，她怎么办呢？可是这种思想一分鐘也沒有使他动搖。他只为她担心，自己也感覺痛苦，不过这兩者絲毫沒有使他产生灰心不干的念头。

他扶住露德的腦袋，讓她枕在枕头上。她閉上眼睛。

"我头暈……"

明天，他不得不跟那位拥护"共和專政"的中尉談一談。这次陰謀既然不行，誰知道他会不会同意参加"联盟"呢?

他点着火爐。晚風把小花园里的泥土的气息吹送过来。他驀地想起了荒原，想起了种植园，想起了他的前有庭院、稍远有牲口棚的老宅。他也想念他的母亲，年老的尤恭蒂娜。她会愛露德的，假使她認識她的話。还有党呢，她会愛它嗎？只要是符合她的子女的口味的东西，她向来总是毫不爭辯地贊成的。他

的哥哥若瑟跟随盧加西·阿伏力多当强盜，尤文西奥从来沒有听見过年老的尤恭蒂娜說过一句話反对这些帶走她的兒子的强盜們。

露德的声音从房間里喊出来：

“尼南！尼南！不要了，我舒服得多了。”

3

那时候，他也可能参加盧加西的那一帮土匪，跟“卡亭伽”里的强盜們一样穿上皮衣，而不会穿上陆軍伍長的制服。他从家里逃走的时候，他的本意是想去找寻盧加西·阿伏力多，向他作自我介紹，請求讓他在他手下占一席位。他听說盧加西在附近出沒，他花了許多天功夫在田野里到处找寻，得不到什么結果。等到他断定这个消息不正确以后，他决定只要知道盧加西在哪兒，就到哪兒去找他。在一个市集里有人告訴他盧加西的那一帮土匪就在鄰州，这就是尼南不在他本州参加警察部队，而到另一州参加警察部队的原因。他越过本州的边境，在外地流浪，一直走到海边。盧加西·阿伏力多像变戏法一样突然失了踪，虽然有种种消息說他在五六个不同的地方，可是他大概是躲在荒原內部。而且他經常使用这种策略：他派十个或者十二个“剛伽舍罗”組成的許多小队跑到一个方向去襲击田庄，吸引警察部队追逐他們，然后利用这机会率領土匪的主力去襲击重要的城市。

他的哥哥若瑟出走是因为他看見过这些强盜，看見过他們的野蛮而热鬧的快乐生涯，看見过他們用槍彈保衞的自由，这种景象对他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若瑟看見过他們以后，怎么还能够逗留在种植园里呢？再早一点，他的大哥約奥也出走了。約奥認为守着他父亲所耕种的这小塊土地根本沒有前途，何况后

来还有关于馬納加的女兒的那場爭吵。这些事情發生的时候，尤文西奥还是一个孩子。可是他的兩个哥哥的先例使他的內心滋長了相同的出走的欲望。他每天早上肩膀上扛着镰刀到地里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像一个脚上系着鎖鏈的奴隶在走着。这塊地不屬于他們所有，甚至收获玉蜀黍和苦薯的权利，也随时可以被上校搶去。替种植园义务劳动的那一天，他总覚得是一种剝削。他們被迫把地里的收获卖給上校，而且照上校所定下的价錢，后来还不得不在种植园的鋪子里購买他們的日用必需品，这还不够嗎？他听說过許多农民的土地被掠夺，許多刑事案件發生，农民杀死地主逃到树林里去，还听說过許多人被判做長期苦工，关到費尔南多·特·諾洛尼亞①里去。使他决心出走的，是报仇和伸張正义的热望。他覺得盧加西·阿伏力多和他的强盜們是替荒原农民报仇的英雄。他做得很对。假使他們不得不黑夜白日地为种植園干活，生下来就拿起鋤头，到死也拿着鋤头，前途絲毫沒有希望，那么，还不如扔下一切，拿起一支馬槍，到田庄里或者城市里把应該屬于他們的东西——尼南認为这些东西是他們的——搶回来的好。他可能变成一个"剛伽舍罗"，假使他在叢林里焦急地找寻的时候碰到盧加西的話。就像荒原里别的孩子們一样，一种模糊的、对他們的艰苦生活的反抗的感觉，在他心內覚醒起来。假使"冥福"爱斯提文在他逃走的时候已經开始周游講道，也許尤文西奥也变成了他的一个信徒。在"卡亭伽"里，对飢餓的反抗引导人們走向盜匪或者絕望的神道这兩条路。可是，尼南沒有遇見盧加西那一帮土匪，却落到鉄路上去，火車汽笛的呼嘯声吸引了他，他走上一輛車廂，直到州府

① 这是大西洋上的一个小島，島上有要塞式的监獄，巴西反动政府把政治犯和重罪犯人关禁在这里。

才下車。那时候他还沒有十八岁。他参加警察部队——这几乎是所有像他一样到达都市里的农民必然的命运——是有点偶然的。他在馬路上参加一場打架，他帮助警察部队的一个伍長和一个兵士对付几个警察和民警。他不知道打架的原因，可是他看見他們是兩个人对付四个人。事实上是那个兵士和伍長的錯，他們喝醉了酒，正在借酒鬧事，民警大概是来干涉，警察过来帮忙。結果事情以警察部队的出动干涉而結束，他們把一干人全部关进监獄里：伍長、兵士、民警、警察，以及流着血的年輕的尼南。

警察部队的指揮官經常夸贊自己的兵士，他常常說，在这城里，沒有别的兵士能够跟他們幷肩，海軍学校的水兵也好，陆軍的兵士也好，都比他們不上。民警的指揮官一知道有民警被捕，而且被关在警察部队的营盤里受兵士們的嘲弄以后，立刻大發脾气。这件意外事件惹起了一場小小的政治斗爭，州長認为解决这件爭执最好的办法是大家把一切都忘記掉。民警和警察交还給他們的組織，伍長和兵士被指揮官略帶微笑地訓斥了一頓。只剩下尤文西奥。他在拘禁期間跟兵士們和伍長們交上了朋友，兵士們和伍長們在营房的院子里一再談起他的来历，他的參加打架。指揮官傳他过来。

一个曹長早已教会了他怎样回答。

"当时是四个民警打兩个警察部队的兵士。我总不能讓兵士們吃亏……"

"你喜欢警察部队嗎？"

"是的，先生……"

指揮官特别重視这些从荒原来的农民。他們是非常勇敢的头等兵士，只有他們在追捕"卡亭伽"的土匪中才有用处，他們不肯偷窃財物，还保持着相当的荣誉感，这是从城里召募的兵士身

上很少有的。

“你願意当兵嗎？”

“哎喲，先生，我很願意……”

他穿上制服不久，聖保罗的“宪政革命”①便爆發了。尤文西奥对政治一竅不通，可是他参加兵营里的討論，他的天然傾向是反对政府和同情叛徒。他本能地反对現存的秩序，可是他的这种感覚是自發的和無政府主义的。虽然他对叛徒很同情，可是他还是怀着快活的心情踏上帶他們到里約去的輪船。他們出發討伐聖保罗派，战爭的狂热很快就使他对“宪政派”的模糊的同情完全消失。何况人家还对他們說他們去打的是意大利人，因为意大利人想征服巴西，把巴西人淪为奴隶。

他在前綫上漸露头角。很少有人像他那么胆大無畏，他很快就晋級为伍長，战爭結束的时候他已經是一級曹長。他胜利地进入聖保罗的州府，他在街道上游行，他跟許多别的人一样，对这城市着了迷，他爱上了它的热鬧，它的兴奋紧張的生活，它跟东北地区的都市多么不同。他在种植园度过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中，聖保罗的名字像一个有魔术的字眼一直在他的耳朵里响着。每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向聖保罗走去，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他們走向这个無限广闊的地方，金銀珠宝像水一样流着的地方。尤文西奥在警察部队里用一种使他的上級震惊的热忱开始学習初級課程，結果学会了流利地讀和写，远远地超过比他更早开始讀書的同伴。在前綫上他打了三个月的仗，却获得了打好几年仗的經驗；虽然他只有十八岁，他覚得自己已經是一个成人，能够应付任何局势。他的反叛的天性并沒有改变；現在他又

① 指一九三二年在聖保罗州爆發的反对巴西总統瓦尔伽斯的独裁的那次革命。——法譯本注。

多获得了一些别的知識，于是他一天到晚只是沉溺在各个联队的伍長們和曹長們的永远不休止的反叛陰謀中；不知什么緣故，他对一切的一切，都不滿意。

在动身到聖多斯去的前兩天，輪船已經在等待着把他們載到东北地区去，尤文西奥曹長突然無影無踪地消失了。由于聖保罗派人士經常在娼妓集居的陰暗街道暗杀胜利的兵士，指揮官猜想尤文西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很悲伤。他很喜欢尤文西奥，他早就想把他保送到警察軍官学校里去，使他成为一个軍官。

使他不至于餓死的，是他偶然遇見瑟·塔瓦萊斯。他跟瑟·塔瓦萊斯已經有八年不見面，最后一次見面的时候他的朋友还是种植园里的一个短工，可是即使瑟·塔瓦萊斯穿着民警制服，尤文西奥依然一下子就認出了他。瑟·塔瓦萊斯把他帶回家中，拿飯給他吃，还答应設法替他在民警部队里找一份职位。可是这件事不容易办到，結果尤文西奥参加了陆軍。就是在这时候，他加入了党。

从聖保罗，他被派到馬托·格罗索去。可是当时秘魯和哥倫比亞在边境上的冲突正在高潮上。一个分队被派到列地西亞去，由一个一級中尉指揮。尤文西奥由于在警察部队和前綫上获得的軍事知識，剛被擢升为伍長，这次也被派加入分队出發。党委告訴他怎样跟馬納痾斯方面的同志們進行联系，可是他們并沒有經过这座城市，他們向內地进發。

在尤文西奥的記忆中，荒原一天比一天遙远。可是他有时候也想起故乡的田地，家，他的瘋狂的姑姑，年老的耶洛尼莫和他的牧童的喊声。在亞馬孙尼亞的原始森林中，每当夜色临近，人們的心中对不可知的事物产生畏惧而抽紧的时候，他往往想起家里人。他年輕时在种植园里，总以为世界上沒有别的地方

比“卡亭伽”更悲惨，沒有别的灾难比“卡亭伽”的旱灾和饑饉更苦。到了亞馬孙尼亞，在原始森林的中心，在大河的岸边，看見赤裸的居民，看見砍削橡膠树的农民沒有衣服穿，他才明白悲慘的命运对他們全体都是一样的，这是唯一的到处都有、多得使人忍受不了的东西。

4

一級中尉害热病死了。曹長文桑特和几个兵士被印第安人的箭射死。每天总有一个人死亡，不是被森林中看不見的土人們暗杀，就是被热病折磨而死。瘧疾非常猖獗，比在“卡亭伽”里更可怕，他們覺得好像要被整个世界遺弃一样。現在接替指揮的助理中尉一封封無綫电报拍出去。完全沒有回音，仿佛人們已經完全遺忘了这一小队守衛着边境的軍队。印第安人在夜間出来，偷盗他們所剩下的那一点点粮食，杀人而且搶劫。瘧疾不分晝夜地折磨人們。等到無綫电員也死去的时候，助理中尉惊駭起来。他决定帶着几个兵士出發求援；把剩下的二十个人交給一个曹長指揮。他在黎明时分动身，帶走了六个兵士，大部分彈药和一盒盒的罐头食品。原始森林永远吞噬了他們，从此以后再也得不到他們的消息。

目前他們全体执行的命令是尽可能节省子彈，因为他們只有很少的子彈，他們認为必須出外狩獵以节省粮食。白天，他們在河岸上釣魚。可是他們儲藏的鹽巳經吃完，他們的食物淡而無味。看見兵士們的反击軟弱無力，印第安人愈發胆大，每天都走近一点。損坏了的無綫电發报机每天都向他們說明他們已經和本国的其余部分隔絕。烟草开始缺少的时候，他們相信他們一定会因此而瘋狂。生病的人一天天增多。在許多日子里，他

們等待着中尉回来。可是有一天傍晚时分，一个出外狩獵走得較远的兵士帶着几条裹腿和一頂軍帽回来，而且帶回来一个消息：他看見在一堆熄灭的火爐周圍骨头狼籍。于是全体兵士都沮丧万分。

一个晚上，由于那些野蛮人迫得很近，軍曹竟一时失去理智，命令兵士向土人进攻。他們杀死了几个土人，可是他們自己也被減少到十二个人，而且指揮大权也落到尤文西奥伍長身上，因为曹長向印第安人所在的地方冲过去的时候，第一个被击斃。

黃昏一到来，恐怖的心理就油然而生。原始森林里的大树跟"卡亭伽"里低矮的植物完全不同，在每棵大树后面仿彿都隐藏着死亡的秘密。印第安人的脚步比野兽的脚步还輕，死神可能躲在每一棵树后面。兵士們，害病的也好，健康的也好，全都緊紧地挤成一团。那些害瘧疾的人冷得發抖，可是到了晚上，他們不敢点着篝火，害怕因此而暴露目标。尤文西奥心想他們全体都要死在原始森林里面，因此他对那些把他們遺弃在那边的人們怀着極深的仇恨。

烟草的缺乏，比鹽、豆或者苦薯粉的缺乏使他們受到更大的刺激。他們把獵来的野兽放在火里燒熟了吃，他們渾身布滿了創伤。蚊子已經不算什么痛苦了。最初的时候，蚊子是非常可怕的：他們的臂上和腿上都被"婆托"叮得腫起来。可是他們已經受慣了。更可怕的倒是印第安人的箭，等到听見射过来的呼呼声已經無法躲避了。

尤文西奥思索了整个晚上。第二天，他把全体兵士，包括健康的和害病的，全都召集起来；只有兩个不能动彈的才算例外。他命令他們砍倒許多树木，在营房四周建筑了一道栅欄。他把剩下的子彈分配給他們，把他們分成小組，挨次輪流到森林里狩

獵。他对印第安人的进攻組織了坚强的抵抗。兵士們愈来愈服从他，倒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伍長，而是由于他所表現的能力和勇气。因为在原始森林里面，傳統的尊敬已經不存在了。助理中尉的逃走（这是他們对这件事的看法），对官阶高就可以使人尊敬这一个傳統幷沒有帮助。可是尤文西奥的情况不同，他第一个奋不顧身地迎敌，他从来不逃避工作，他跟派定的小組一起出外狩獵，他好几夜通宵不眠地守衛，在柵欄的空隙中窺伺印第安人。等到印第安人走近的时候——現在他們的听覚已經有了訓練，他們听得出印第安人的輕微的脚步声——他仔細地瞄准，以免浪费子彈。五天过去了，他們沒有受到一点損失，三个晚上过去了，印第安人幷沒有来进攻。有几个兵士以为印第安人已經放弃了进攻的念头，竟想走出去討救兵。可是尤文西奥从敌人的突然退縮的行动中，猜出来他們是在准备有計划的进攻，因此他也采取了必要的准备。他把柵欄修筑得更加坚固，命令兵士們在营房四周挖下溝壕。印第安人果然像他所預料的那样出現了，他們用一陣猛烈的槍击来迎接他們。印第安人滚在溝壕里，折断了腿或者受伤倒下来。兵士們現在已經有了經驗，他們懂得怎样节省彈葯。印第安人依然潛行到柵欄边，而且想攀过柵欄。三个兵士在战斗中陣亡，可是其余的兵士依然能够保持陣地，而且第一次俘获了几个滚倒在溝壕里的印第安人。他們把俘虏杀死，一方面因为他們沒法子养活他們，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們仇恨他們。

六天之后，援兵到达了，尤文西奥帶着五个兵士，其中有兩个已經受了伤，还依然固守着陣地。

5

鞋匠很紧急地把他喚来。房間里还有别的兩个領导同志。亞納尔多已經走了，新的領导同志又来到納塔尔，大家都覚得时机近了。

談話是在鞋匠的家中举行的，关上窗戶，上了門閂，一听見街上有脚步声他們就沉默下来。其中一个負責同志是一个商人，他說：

"他們正在把民警們集体遣散……局势严重到了極点……民警很可能譁变起来……"

"假使眞的这样我倒覚得奇怪了，"尤文西奥說。

对方做手势叫他等一等：

"我还沒有說完……还有关于你們的消息，第二十一联队的消息。他們就要开始把伍長們和曹長們調动崗位，把兵士們遣散。我們从可靠方面得到消息：几乎全部曹長都要調动。伍長也一样。尤其是你。我們的情报很准确……假使眞的这样……"

"最好就是鼓动他們譁变？"

"我相信他們自己就会譁变起来……"

基里諾当时也在場，他把兵营里面的情势作了一个报告。尤文西奥沒有什么話可以反对，音乐家所說的是事实，情势的确紧張到極点。伍長們和曹長們只等待一紙命令。假使調动一开始，就沒法子再抑制他們了。

領导同志又繼續說：

"我們得到的情报是調动將在后天开始。"

尤文西奥心里暗暗計算了一下。

"即使我們想这样做，我們也沒法阻止他們譁变。假使我們

不帮助他們，‘民族解放联盟’的士气可能大受影响……”

領导同志“唔”了一声表示同意。他仿彿什么都想过，一切可能性都衡量过。等到他再度开口，他是在大家的沉默中詢問：

“你認为二十三号晚怎样？”

他又加上一句：

“伯尔南布哥馬上跟着起义。然后是全国其余各地。我可以告訴你們，路易斯·卡尔洛斯·普列斯特斯將軍將要領导这次革命①。”

空气非常紧張，尤文西奧覚得他的神經再也支持不了。他咬紧双唇，眯細双眼，可是他依然保持鎮靜，他只覚得他的心冰冷。他过去曾經想当“剛伽舍罗”。可是后来即使他所知道的事情还不多，他也懂得了这种反叛是沒有出路的。盜匪幷不能解决荒原地帶最困难的問題，只有“民族解放联盟”所建議的人民革命政府才能解决这些問題，因为这个政府主張“土地归农民所有”。尤文西奧很愛在兵营的牆壁上塗抹“联盟”的标語：“面包、土地和自由”。尤其是“土地”兩个字，比面包和自由更能打动他的乡下人的心。他想像一下佃戶、对分戶和短工們的臉上該显得多么快活，假使他們所耕种的土地都給了他們，而且由公証人發給他們土地証的話……

領导同志把細节都說清楚，对他們解釋应該怎样行动，而且

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抵制政府的反革命行动，“民族解放联盟”領导展开了一次人民革命运动。东北部的納塔尔和伯尔南布哥兩地爆發了起义，南部各州准备的起义却沒有成功。本章所述的就是納塔尔起义的前后經过。納塔尔的起义是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清晨二时开始，經过四天以后以失敗告終。同月二十七日在里約热內盧的航空学校也發动起义，但是那时候納塔尔的起义已經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很多，如时机过早，革命队伍里有許多叛徒和異己分子，武器不足等等。

分發政治口号。

“必須記着这次革命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这是‘联盟’領导的革命，而‘联盟’并不等于共产党。”

他的最后几句話在房間里响着：

“基里諾和尤文西奧兩位同志从現在起，經常跟党委保持联系。”

尤文西奧想起了有时在伍長和曹長之間引起激烈爭論的一件事，他就提出来問他：

“我們要怎样对付那些軍官們？”

“避免杀人……我們不是劊子手。当然，环境本身可以决定你的行动。不过不要强暴……要保証投降的人生命安全……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你都要对党負責……”

到了街道上，尤文西奧看見基里諾踏着他慣常的沉重步伐走着。这位音乐家就是負責領导起义的人。基里諾开始低声把党委的命令重复一遍。尤文西奧一步步对他解釋，他發覚他沒有完全听懂。在那时候，他根本想不到革命可能失敗。在他的心目中，革命的主張这么正确和良好，胜利是必然的。他耐心地帮助基里諾分析上級的指示。

他們走到伍長居住的那条街上。基里諾伸出手来跟他握別，因为他們已經走到离尤文西奧的住宅不远的地方。

“明兒見……”

尤文西奧几乎帶着憤怒地望着他：

“誰跟你說我要回家的？現在，我們应該到的地方是在兵营里。”

基里諾表示同意：

“我們走罢……”

整个城市已經入睡，可是在兵营里面，謠言正在流傳，在宿舍里，人們窃窃私語。尤文西奥和基里諾一到达，伍長們和曹長們都从行軍床上跳到地下，把他們两个包圍起来。

“什么事？”

馬舍道說：

“到处人們都說人家要調走我們……”

另一个声音加以証实：

“一个中尉保証这个消息是事实……他說这是已經决定了的事情……”

“我們不能讓人家随便摆布，”一个曹長說。他問尤文西奥：“你的意見怎样？”

“假使你們要起义，我支持你們……可是造反并不是心里这么想就能够成功的……必須把一切都布置好……”

黎明最初的曙光开始照射在兵营和納塔尔城上。

6

这只不过是一种預感，没有别的。可是露德一得到第一批調动的消息，她馬上覚得难受，仿佛胸口上被压着一块东西一样。这条街上住着好几家伍長和曹長，他們即將动身的消息成为各个家庭里談論的唯一話題。妇女們害怕遭到遺弃——一个兵士駐扎在一个新的城市里就会挑选一个新的住所和一个新的情妇——别的由于动身在即，正在收拾行李。尤文西奥的威信反映到露德身上，許多第一批調动的人們的妻子和女友都跑到她家里来，使她的家里仿彿成为一个小小的聖地，她們想打探更多的消息，想知道她对这次事件的意見怎样。有几个要求她劝告她們的情人不要抛弃她們，她們指着自己的孩子：

“不是为了我，是为这孩子，不然他長大起来就成了个沒父亲的孤兒，像个娼妇的兒子……”

大家都知道她們的男人多么肯听尤文西奧的話而且尊敬他：

“請你求求尤文西奧先生……叫他跟馬紐尔談一談……”

别的几个不叫他做尤文西奧，她們叫他的昵称，想更加打动露德的心：

“你的尼南多么好……假使他跟安东尼奧說一句叫他不要遺弃我，他一定听他的話……在他的眼內，天上只有上帝，地下只有尼南先生……”

她們陆續走到这所在遙远的郊区的房子里来。有的来自城的另一端，脚上穿着軟鞋，身上穿着破旧的衣裳，手里拉着孩子。有几个已經向露德告别：

“我們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也許我沒有机会再……跟尼南先生說一句，我一切都謝謝他……”

她們当中有許多人根本沒有受过尼南的什么好处，可是大家都感激他：这是由于他平素做人的态度，他的永远不落空的諾言，他的像孩子般溫柔的微笑的緣故。

露德一边安慰，一边应允，一边帮助她們；她覚得很疲乏，她的八个月身孕的肚子把衣裳綳得紧紧的，她的双腿腫脹，臉色泛白。胸口里还有这种难受的感覚，仿彿有人在用螺盤压榨她的心。她有無限哀愁，一方面固然是从妇女們的道别和憂虑中感染过来的，另一方面还覚得有些什么說不出的古怪东西在作祟。

妇女們知道得很清楚她从来沒有离开过納塔尔一步，可是她們依然詢問她关于她們的丈夫和情人被派去的那些城市的情形。对于其中几个城市，露德知道一些正确的情形，因为尤文西

奥在他历次的旅行中到过那里，而且在他們恋爱的初期曾經把这些情形告訴过露德。可是有些什么东西使露德心里覺得她們当中沒有一个人要离开这里，她覺得更艰苦的时期就要到来，她們当中沒有一个逃得了，这段时期比那些害怕被遺弃的妇女們所想像的更艰苦。她的心里并沒有什么明确的想像，这只不过是一种預感，一种从她內心深处涌現出来的毫無理由的哀愁，仿佛她早已猜到了即將發生的事情。

嬰孩在她的肚子里蠕动。她覺得那只小脚在踢她的肌肉，仿佛他已經想生出来，想看見这世界的亮光，想跟人們一起生活。这天早晨过得很慢，露德很不耐煩地等待尤文西奥，太陽愈升得高，她的心里愈煩躁。这是一个流淚和筹划一切的早晨。大家都惊呆了。妇女們走来走去；有些不知道自己的將来怎样，有些在納塔尔已經安定下来的——有了房子、家具，孩子們到区立小学念書——又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把一切都从头做起。露德很耐心地听听这个，听听那个，她不时在躺椅上歇一歇，那張躺椅是她怀孕初期尼南买給她的。她很焦急地等待尼南回来。不过，她同时也想到，假使他們正在陰謀进行什么，他必然一点也不会告訴她。这种秘密她不該知道，露德明白这一点。假使他告訴了她，难道她不会又哭又喊，勾在他的脖子上哀求他不要行动嗎？

在露德身上，沒有什么是有意識的判断，沒有什么是冷靜的分析或者極深的信仰的結果。她只憑着本能判断一切。假使尼南参加这些陰謀，假使他肯冒这許多危險，这是因为他想改善穷人的生活。她認为值得这样做，总之，她确信他不会做不正当的事情。他能够影响很多人，可是受他的影响比任何人更深的，是他的妻子。

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只想睡覺。已經整整三夜他沒有睡

过觉，他只像一陣風似的到一到家里立刻又走出去，去进行露德尽力不加过問的活动。有些重大的事情在醞釀着，这一点，她从空气中和心中都感觉得出。尤文西奥满怀心事，一句話也不說，慣常很自然的笑容現在显得很勉强，他也沒法子把眼中的愁云驅逐干净，也不能够使額头上的皺紋完全消失。他回来了，吃飯，倒在床上。露德走过来躺在他身边。

像他平时睡觉的習慣那样，他的腦袋擱在枕头旁边，他从低处注視他老婆的突出来的肚子。他能够看見这孩子嗎？假使他永远見不到他，假使他永远不能再見他老婆的蒼白的臉龐，至少他希望他們兩个知道他的死亡是为了他們的幸福，是为了他們的將来不像直到目前为止的情形那么黑暗。为了他們，也为了其他一切的人，包括住在城市的和住在乡村的，尤其是为了乡村的居民，因为他們最穷苦、最不幸，尤文西奥能够說得出他們的痛苦的深度和分量。他抬起头，他从露德的眼中——露德被太多的疑問所压迫，不得不把嘴唇紧閉——看出一个焦慮的問号。可是他什么都不能对她說，他連自己的妻子也不能信賴，因为万一走漏了風声，遭受危险的不止是他自己的生命和前途，而是許多人的生命和革命的前途。露德是善良，坚决而忠誠的，可是“这并不是她所应該知道的秘密”。他对着她微笑，很温柔地对她眨了眨眼睛，感觉得出她在勉强装出笑容，也感觉得出她在尽力抑制自己不向他提出問題。“勇敢的小妇人啊，”他想。

睡魔沉重地压着他的眼皮，这是整整三夜通宵不眠的結果。他得到命令可以在今天下午休息，睡一觉，到傍晚时分必須准备好。伍長們和曹長們的动身期已經决定了。时机已經到来。他再望她一眼，張开嘴来准备說話，眼睛却不由自主地閉攏。只是昏沉沉的睡，睡了整个下午，到他醒来的时候，黃昏的最初的暗

影已經从窗口上走了进来，房間浸沉在温暖而憂郁的昏暗中。露德始終在他身边，突起肚子，滿臉憂慮，看着他睡眠。

他跳下床，走到水龙头边洗臉。露德听見他双手弄水的声音，她费了很大的劲爬起来，向厨房走去。她把咖啡燒热，他在房間里穿上制服，制服上露出伍長的袖章。他走进厨房；头髮还沒有梳，一滴滴的水从头髮上流下来。

"我馬上就要走……还要等很久嗎？"

"不，差不多已經弄好了……"

面包已經放在桌子上，他拿起一片塗上牛油。他看見台布上、餐巾上、牙签盒上都有咖啡的斑点，这个牙签盒是华尔凡特送給他的。他坐在垫子已經破爛的椅子上，心里想，也許这是他在家里的最后一次晚餐，于是他帶着温情和留恋注視每一样东西，仿彿向它們告别。露德为他倒牛奶和咖啡。

"今天，几乎所有被調动的人的老婆都到这兒来过了……"

尤文西奧斜着眼睛望了她一眼，开始提問題了嗎？他們兩人仿彿在决斗，互相偵察着对方。可是她只加上一句："瑪丽亞，安东尼奥的那个瑪丽亞，怕他不帶她走……她有三个孩子，可憐的她……还有爱尔維拉……"

"她是誰？"

"那个肥胖的黑白混血姑娘，馬紐尔的女朋友……她也怕……"

"你要我怎么办？"和他所知道的一切，他所准备进行的一切比較，他覺得这种顧慮非常幼稚，使得他沒有什么話可說。

"她們希望你对他們說一声……叫他們帶着她們走……"

尤文西奧望着他的年輕的老婆，她站在桌子旁边，万分疲乏而且垂头丧气。为什么她要对他說起这些事情？他确信她也不

相信这些人会动身，她一定也猜出了有些什么事情要發生。她一定知道，他并沒有弄錯，她从他的眼睛里猜出来。她不願意問他，她做得很对，即使問了，他也沒法子回答她。他想他应該回答她几句話：

“告訴她們……”

可是眼淚在露德的臉上流下来，她咬紧双唇，不讓自己嗚咽。他沒有繼續說下去。說这几句話有什么用呢？旣然她已經猜出了这是謊話，是被責任所迫不得不說出来的几句空話，就像一个男子吻一个他已經不愛的女人那样，說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他站起来，大口大口地把咖啡喝下去。

“我已經迟了……”

他走了几步，又走回来，用手摟住露德的腰身，他覚得她渾身顫抖。他吻她：

“不要怕……”

他很快地走出門口。在街道上，最初几盞街灯已經开始亮了。

7

尤文西奥伍長在納塔尔起义的整个过程中的一切举动，有一件是所有或多或少地参加过这几天的事变的人所特別深刻地記着的。其实这也不是一件行为，只不过是一句話，是事变爆發以前他所說的一句話，可是这句話却从一个个人的口中流傳开去。在全国各地的监獄里，在流放人犯的輪船和小島上，或者在地下工作者中間，每次有人提起尤文西奥的名字，一定同时說出这件事来，这件事可以說明尤文西奥在最紧張的时刻中，能够鎮靜到如何地步。

晚上將近十一点鐘的时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起义約

好在清晨兩点鐘發动，尤文西奥决定利用当中几个鐘头睡一覺，心想以后这几天中一定沒有睡覺的时間。他同时也想用这种方法来稳定同志們的激动情緒，免得軍官們起疑，軍官們已經或多或少地在戒备中。

他躺下去，他疲倦得这么厉害，馬上就睡着了。他事先吩咐过馬舍道在一点半鐘叫醒他，这样离开約定的时間还可以有三十分鐘。他正在夢見露德和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已經生下来，已經会說話，会走，正在对他微笑，这时候他忽然覺得有人搖醒他。他張开眼睛，跳下床，以为行动的时間一定到了。他看了看他的手表——这是他用賒帳的办法向一个敍利亞人买的——看見才不过十二点半。他以为自己的手表停了，把表凑近耳朵。可是他听見手表走动的声音，于是他問喚醒他的馬舍道：

“十二点半嗎？”

“是的……”

“有什么变化嗎？”

“哦，沒有……說老实話……不完全是……”

“那么他媽的你干嗎把我叫醒？讓我睡呀，呸！呸！”

于是他再躺下去，重新繼續剛才的好夢，直到基里諾在他耳边叫喚才醒过来：

“一点三十五分了……”

別的人整个晚上都非常激动，把他們的精力消耗在这神經紧張的等待中，不时注視他們的价錢便宜的手表的長短針，每五分鐘出外小便一次，还覺得膀胱里好像非常不好受。当时天气炎热，华尔凡特却把兩只手合攏来像貝壳的样子，不住地朝手中呵气。在这段时間中，尤文西奥一直在睡覺，嘴唇上浮現微笑，听得見他的宁靜的鼾声。这件軼事，比起义当中他所做的一切，更

能使他的名气为群众所熟知，而且能够說明他的性格。在伊利亞·格朗特①，华尔凡特很喜欢复述这件逸事，而且总加上他的一句批評：

“像他那么鎮靜的人，我从来沒有見过……”

不过，这件事虽然說明了尤文西奥鎮靜到什么程度，却还不能說明他在斗爭过程中所表现的理解的迅速，善于抓紧时机，勇敢，忠誠和富于責任感。特别是在后来起义失敗的那一段困苦时期中，过去非常热烈而且坚定的人們都陷入失望和沮丧中的时候，他的优良品質表現得尤其突出。

这些优良品質在他被关进监獄中受审問的时候又再度表現出来。他把起义的一切責任都归到自己身上，無論受到多少刑訊和拷問，他对人家所提出来的問題和种种挑撥一句話也不回答。他的口供只有一項紀录：“并無任何供述。”这位荒原里的年輕农民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本来想参加盧加西·阿伏力多的那一帮土匪，却在都市里受到教育，变成了革命群众的領袖。有时，在监獄里，他也想起荒原，想起农民，想起盧加西·阿伏力多和他的当了“剛伽舍罗”的哥哥若瑟。驅使他出走的，也是同样的反抗的冲动，同样的对于正义的渴望。不过，尤文西奥的运气比較好，他沒有碰到“剛伽舍罗”們，却参加了党，使得他的造反有了意义。

8

第一批槍声响起来的时候，有許多軍官还不相信这就是起义。敌人的反抗比意料到的更頑强，血流在兵营的院子里。有几个軍官已經被关在俱乐部的大厅里当了俘虜，可是还有几个

① 伊利亞·格朗特是里約热內盧附近的一个小島，巴西反动政府用来拘禁政治犯和重罪人犯。

帶着一批兵士和机关槍在頑强地抵抗。馬舍道走过去想抓联队的上校，上校隐藏在一間小房間里，拿着手槍，声称他要开槍打死任何走过走廊的人。由于他們奉命在可能范圍內不要杀死軍官，馬舍道决定不要使用武力。他只派兵占据了走廊的一切出口，自己走回来报告尤文西奥，尤文西奥决定亲自走一遭。基里諾已經負起指揮整个联队的責任，抵抗逐漸减少。第二十一联队全队都参加了起义，只有一个中队在一个中尉的指揮下依然用紧密的槍击繼續頑抗。院子里的死尸和伤員妨碍兵士們的行动。尤文西奥走上樓梯，后面跟着馬舍道。兵士們在把守着走廊。上校正在对他們喊話，他提醒兵士們說兵士对他有服从的义务，兵士要想到因起义而要受到的懲罰。尼南到达的时候，兵士們已經开始动摇。上校的嗓音很响亮，尤文西奥心里不由得贊他一句：

“好一个畜生！”

他挨着走廊前进，擦着牆，脚步很輕。可是电灯把他的影子一直射到房門那边，上校吆喝一声：

“誰在那里？”

尤文西奥停下来，回答：

“是尤文西奥伍長，我的上校。鎮靜一点，我来了。”

上校向来敬重他，知道他是忠于职守的人，很正派，身分証上沒有犯过錯誤的紀录，不慣于酗酒和在妓院里打架鬧事。此外，他也听說过尤文西奥在边境时的事迹，尤文西奥能够在原始森林、疾病和印第安人的包圍中維持部队的紀律。槍声在兵營里很稀疏，只有从左边的院子里傳过来密集的槍声。上校以为叛乱已經鎮压下去，尤文西奥現在正来救他。他再也看不出兵士們在走廊里来来往往，也听不清馬舍道下令逮捕的声音。

尤文西奥又开始走动，可是这一次他走在走廊中央，他把手

槍藏在背后。他越过門檻，上校站在那里，握着武器准备放射。可是他不再戒备，尤文西奥走进来，举起右手仿彿要行軍礼，突然把手落下按住上校，搶了他的武器，对他說：

“反抗根本沒有用，我的上校。革命在全国都胜利了……”

上校憤怒得臉色發白。兵士們听从馬舍道的命令走过来。

“把他帶到俱乐部去。”尤文西奥又回过头来对着上校：“你可以安安靜靜地走去，我的上校，不会有对于你不利的事情發生……除非你想逃走或者煽动兵士……”

他轉过来对兵士們說：

“你們当中誰要听他煽动的話，我馬上开槍打死他，毫不留情……”

他飞奔着走下楼梯。流傳着的消息說警察部队里的起义已經失敗，說未参加起义的警察部队正在向軍队进攻。尤文西奥跟基里諾和龔舍西奥开了一个会。民警部队也拿起了武器，巷战正在城里的街道上进行。謠傳政府已經逃到一艘輪船上；可是他們不敢肯定这消息是否正确。最重要的是使目前还在抵抗的这个中队的机关槍沉默下来。尤文西奥帶头領导突击。华尔凡特冒着子彈跟在他的身边。

“必須不惜犧牲，才有可能获得全胜，尼南……”

尤文西奥早已了解这一点。他們应該进攻这个陣地，在最短期間消灭这个抵抗的巢穴，否則他們就要受到警察部队和这个中队兩面夾攻。他望了望圍繞着他的人們。从大門望出去，他們看得見院子里的情形，那位中尉固守在牆角的箱子后面，机关槍对着大門。只要猛力一跳，快步奔过去，他們就可以扑到那些兵士和中尉身上。可是在这一跳和一奔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犧牲性命。他再把形势研究一下。沒有別的办法。他回过来对

着他的同伴們，說：

“必須夺下这些机关槍，……凡是男子汉大丈夫，都跟我来……”于是他一躍就逃出大門，根本沒有回头望一望。等到他遍体中彈倒在地下的时候，在他旁边的华尔凡特俯下身子看他。尤文西奥喃喃地說：

“冲过去，婊子养的，否則别的人就退下来了……”

他看見他冲过去，他看見兵士們奔走，他听見机关槍的格格声，然后，完全沉寂下来，他張开眼睛开始呻吟，沉寂依然繼續。在还未完全丧失知覚的狀态中，他被人抬上担架，把他抬走。他勉力張开眼睛，看見紅旗在兵营的旗杆上飄揚。他微笑起来，馬上又昏迷过去。

9

下午將近一点鐘，鞋匠到医院里来看他，医院里的嬷嬷們惊駭万分，啞口無言地端詳着这些鬍鬚滿頰的汉子，他們的脖子上都系着紅巾。尤文西奥躺在床上，一只臂膀和一条腿都包扎着，一塊多毛的皮膚扯破了，他每一分鐘都威吓着要爬起来离开医院。看护他的嬷嬷(她还年輕，她的微笑很亲切，使得她的命令听起来很温和)責备他：

“躺着，不要动……这是医生的命令。”

最后，他終于能够托人帶一个口信去：

“假使再不派人来，我就爬起来回到兵营去……”

鞋匠匆匆忙忙地来了，帶来了許多消息。照他說，一切都很好，伯尔南布哥的起义也爆發了，那里的第二十九联队在早上九点鐘拿起了武器。大本营也起义了，領导的是曹長格雷哥里奥。納塔尔城里一切都很好。他們組織了革命政府①，鞋匠也是其

中的一个負責人。州長已經逃走，他們从巴西銀行里把錢拿出来，以备不时之需。城里現在很平靜。

“內地呢？”

“我們在好几个城里已經有了市長……”

“已經派出縱队向內地进發了嗎？”

“还沒有，可是我們正在考慮这件事。”

“兵营里面呢？”

“情形很好……基里諾在指揮……你，靜心休养罢……医生說你的伤势很严重，必須小心治疗。我以后再来，我們以后再作長談。”

剩下一个人在医院的病房里，尤文西奥覚得热度漸漸上升。可是他的全部心思都在兵营里。虽然鞋匠这么乐观，他却并不放心。有兩件事特別使他焦慮不安：首先，革命沒有在全国爆發，像他本来希望的那样，也像原来計划的那样。其次，沒有派几支縱队到內地去。他很不相信呆在兵营里不进行活动的那班人。热度使他的神志麻木，他和热度斗爭，竭力思索，竭力分析。有一陣子，他仿彿听見走廊里有露德的声音。他注意傾听，只听見一片靜寂，他想一定是他自己开始神經錯乱了。只有到了后来，他才知道露德想尽方法要进来看他，那些嬷嬷依照医生的命令不放她进来。他睡了一覚，虽然睡得不熟而且心神不安，对他却有好处。他醒过来，又听見走廊里有人声。这一次，他完全認出馬舍道的洪鐘似的嗓音和华尔凡特的尖銳的声調，那个嬷嬷正跟他們爭辯，馬舍道威吓着說：

“听着，我無論如何也得进去，唐娜……你最好躲开点……”

---

① 原名 junte，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一种临时性或經常性的委員会，为完成一定政治任务而設立。

話剛説完他們已經跑到房間里来，一直走到他面前。尤文西奥微笑了，他举起了包扎着的那只臂膀：

“他們把我摆布得眞妙！”

“大家以为你死了呢……”华尔凡特說。“在这次突击中有七个人牺牲……”

尤文西奥想知道是哪几个，可是他們已經沉默下来；在这种时候，即使知道了死去的人的姓名，又有什么用？他問关于露德的消息。

“她替兵士們燒飯……跟别的人一起……她想来看你，可是嬷嬷不准她进来……她們也不讓我們进来……我們不得不……”

“我听見了你們在走廊里爭吵……”

他發覚他的兩个朋友样子很尷尬，仿佛他們看到他的伤势以后，已經决定不把他們这一次来的动机說出来。他覚得渾身不安，他撑起半个身子，抑制住自己不發出呻吟声，以免他們更加惊吓：

“到底有什么事？說出来呀！”

华尔凡特說：

“唔，沒有什么……一切都很好……”他望着他的包扎着的臂膀，他的整个被紗布包扎着的大腿，他的一头褐色头髮的腦袋。把情势告訴尤文西奥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够使他焦虑，对他們自己一点也沒有帮助。

可是馬舍道的雷鳴似的声音打断了他：

“最好把事情一下子全都說出来……”——另一个还沒有来得及阻止他：“——兵营里的情形很糟……照这样下去，我眞不知道要有怎样的結局……”

尤文西奥已經坐在床上。那个嬷嬷，在走廊上受到的惊吓消失以后，現在又在門檻上出現；看見尤文西奥已經坐了起来，她低声地惊叫了一下：

"請你馬上躺下来好嗎！你难道不知道你的伤势很严重嗎？你不知道你的腿上还有一顆子彈嗎？"

他憤怒地望着她：

"走出去！"可是他馬上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对不起，嬷嬷，我正在談着些要紧事情，我請求你走出去。我向你保証我待会兒一定再躺下去。說罢！"他命令华尔凡特。

"大家鬧意見，这就是事实眞相。在兵营里，簡直是一所妓院。城里的其余部分情形还好，革命政府采取了措施。可是在兵营里，簡直是一团糟！"

"到底有什么事？"

华尔凡特开始用手指来計算：

"第一点，缺少指揮……基里諾沒有很大的威信。我們的同志是服从他的，可是别的人……"

"什么别的人？"

"那些后来参加的人……数目可不少……他們每个人都想指揮别人，他們乱七八糟地發布命令，他們互相爭吵打架……每个人都想得到最大的权力。不止他們，我們的人也一样……龔舍西奥跟基里諾爭吵，即使在兵士們面前，他們也爭吵……"

他停下来伸出另一只手指：

"第二点，燒酒。本来已經禁止了，可是現在又解禁了，而且要喝多少有多少……有几个家伙已經爛醉如泥……"

"我們的人嗎？"

"有几个是我們的……不过他們几乎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

的……"

"还有别的沒有？"

"偸东西。他們搶劫了軍需庫……还有食堂……"

"我們的人嗎？"

"不。后来他們就把偸来的东西卖給市民……"

"怎么？他們出去嗎？"

"誰能够阻止他們？"华尔凡特已經放弃了用手指計算。

尤文西奥高声說出他的心思：

"这很可能是敌人的陰謀……他們这样做法目的是动搖我們的士气……"

华尔凡特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又繼續說：

"最糟的……"他沒有說下去。把这一切告訴尤文西奥有什么用呢，旣然他不得不躺在床上，沒法子帮助他們？这样做只不过增加他的憂慮。假使他在那里，一切就大不相同了……

"你說！"

"有些人想杀死軍官……"

"杀死軍官？"

"是的。他們喝了酒，他們說他們不能容忍軍官們活着……也許他們已經把軍官們干掉了……我留下基里諾跟他們爭辯……可是龔舍西奥也認为最好是把軍官們都干掉……"

"挑撥离間，"尤文西奥說。

"我也認为这样……"

他一使劲想爬起来。最糟的是这条受了伤的腿。

"帮助我……"

"你能够起来嗎？"

"我能，我要到兵营去……"他先下警告："沒有人能够阻擋

我……"

他們帮助他穿上制服。他拿了自己的手槍，他只有右手能够动，他的上衣已經披在他的肩膀上，他的胸膛还裸露着。喜幸受伤的是左手！

"走罢！"

那个嬷嬷正走近門口想劝告华尔凡特和馬舍道小心点，猛然看見他，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你干什么，我的孩子？"

"我很抱歉，嬷嬷。我不得不走……你别想阻擋我……"

她摇了摇头，表示譴責。

"这样，你等于自杀，我的孩子。"

"沒有关系，嬷嬷。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

馬舍道和华尔凡特在修道女的注視下不得不把头低下来，他們有一种犯了罪的感覚。尤文西奥在前面一跛一跛地走着。走到走廊中央，他再也不能繼續，他要求：

"馬舍道，来扶着我。"

华尔凡特对他建議：

"恐怕你还是回去的好？"

"走罢。"

走出医院大門的时候，他的手紧紧抓住他的手槍。馬舍道覚得尤文西奥全身的重量压在他的臂膀上。对馬舍道和华尔凡特两人，尤文西奥很有信心。

10

他一走进兵营，馬上明白情形很糟。到处是一片混乱，絲毫不存在所謂軍人紀律和軍事机关的秩序之类的东西。他看出基

里諾的背影，他在院子里爭辯，揮舞着臂膀。看見他走进来的一个人拍了拍基里諾的肩膀，指了指大門。基里諾一看見是尤文西奥就發出一声欢呼，尤文西奥禁不住微笑起来。基里諾奔过来，气喘吁吁，滿臉憂慮：

“他們已經去杀軍官……赶快去救……”

“在俱乐部里嗎？”

“是的……”

“可是你难道不是他們的領袖嗎？你的权力哪里去了？”

基里諾承認：

“因为秩序乱了……”

尤文西奥朝馬舍道臂上靠了一靠，只为的是把身子再挺直起来，接着他就开步向前走，拚着渾身气力，把臉都扭歪了。他的手槍上了子彈。馬舍道和华尔凡特也把手放在他們的手槍上。

他們出現的时候，兵士們剛到达俱乐部。有几个已經喝醉了，别的几个只是被起义的胜利冲昏了头腦。他們是些無党無派而参加了起义的人，自以为不必服从任何人。解除了武裝的軍官們縮在一个角落里。有几个臉色發青，另外几个保持勇敢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正在設法譴責那些兵士，可是喝醉的人哈哈大笑，别的人直打呵欠。尤文西奥走到他們背后。

“走出去！”

他們仔細察看他，仿佛他是一个幽灵。他的臉色像粉笔那样白，看起来似乎他的血管里已經沒有一滴血剩下。他們給他讓开一条路。軍官們以为他們的末日到了。他們听說过起义的領袖是共产党人尤文西奥，說他逮住上校，他曾經帶头突击那个拿着机关槍抵抗的中队，他們以为他已經陣亡。那个率領兵士拿着机关槍坚决抵抗的中尉很悲哀地微笑起来。上校上前一步。

“尤文西奥伍長，好好地考虑一下你所要做的事！”

尤文西奥望着他，眼光里既沒有仇恨，也沒有憐憫。

“閉嘴，我的上校，不要管我們的事……”

兵士們鼓起掌来，一个喝醉了的兵士罵了一句下流話。

“閉嘴，笨蛋！”尤文西奥回过身来盯住那兵士。“你被逮捕了。——华尔凡特，逮捕这个人，以后我們再研究。”

他們全体都沉默起来。那些喝醉了的还想裝笑，可是那些喝得不多的人已經不站在他們一边了。尤文西奥开始对他們訓話：

”你們到这兒来想杀死軍官……”

“沒有的話，我們来吓吓他們！”

“大丈夫是什么說什么，不要撒謊，这是非常卑鄙的……你們是什么？是革命家呢还是杀人犯？”他对軍官們說：“你們必須知道在这些人里面，沒有一个是共产党員或者‘联盟’的会員。共产党員不乱杀人……”他又对兵士們說話：“你們不知道这正是敌人所希望的嗎？他們要說兵士們、伍長們和曹長們只会杀人，可是掌握一个兵营，維持紀律，就非軍官們不行了……而你們，非但不去証明这一切是不正确的……”

“紀律，滾他媽的蛋，”一个醉了的兵士說。“我們胜利了，現在我們有权把他們对待我們的一套来治治他們……我們有这个权利……”他还想煽动别的兵士。

“挨不到你說話。現在兵营里是我指揮，你要对違反紀律的罪負責。你被逮捕了。”

“誰来逮捕我呢？”

“我！”馬舍道一边說一边向他走过去。兵士还想反抗，馬舍道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軍官們眼看着事件的經过，心里想兵营里总算又有了領袖。

他們并沒有弄錯，因为良好的秩序已經开始恢复。弄錯的倒是尤文西奥，因为他对軍官們肯定地說：

"革命已經在全国得到胜利……你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兵营的指揮部給你們这个保証。以后你們要經过审判。可是我要給你們一个警告：如果有人想逃走或者对兵士进行賄賂，馬上不經审判即行槍斃。"

他对华尔凡特說：

"把逮捕的人帶走，派四个可靠的人来。"

别的兵士还站着不动。

"你們还等些什么？到院子里去，我馬上就来……"

兵士都服从了。軍官們开始对于起义的前途改变了意見，以前他們認为起义已經失敗了。一个軍医官看見尤文西奥伍長的大腿上流着血。

"你假使不請医生治疗，你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他命令馬舍道：

"去找些紗布和棉花来……"

尤文西奥推开軍医官。

"我不要你看……你别管，我自己会想办法……"

华尔凡特帶了几个兵士回来。尤文西奥对他們說：

"守住出入口。誰逃走就向誰开槍，誰沒有得到我或者基里諾的命令就到这兒来也向他开槍，不管他是誰，也不跟他講道理，只管开槍！"

他走了。可是到了走廊里，馬舍道不得不再度扶住他。

11

到了院子里，在对兵士們講話之前，他想先跟基里諾談話，

以便詳細了解当时的形势，同时跟基里諾（他在政治上是最高負責人）商量采取最妥当的办法。可是他剛离开馬舍道的臂膀，想独自越过通向院子的門，他就覺得支持不住。基里諾在院子深处，在兵士們旁边，被几个共产党員伍長和曹長环繞着。另一边，也聚集着一些兵士、伍長和曹長，法蘭西斯科·龔舍西奥也在其中，兩边隔开一段距离，仿佛兩个敌对的党派。兩边的人数差不多相等，尤文西奥对着这边，对着那边，細細看了一会兒。他又鼓起气力向前走，他的手几乎連手槍也握不住。他害怕随时会跌下来。可是当馬舍道低声对他說要扶住他的时候，他依然拒絕馬舍道的帮助，他一直走到兩堆人中間。他朝法蘭西斯科·龔舍西奥望了半晌，然后轉过来对着基里諾，他用严肅而沉重的声音說：

"我听候你的命令，指揮官。"他行了軍礼，并沒有放下手槍，他再仔細观察环繞着龔舍西奥的那班人。

基里諾向他走过来。他不知道尤文西奥要干什么，可是自从看見尤文西奥走进兵营的大門以后，基里諾安心了。尤文西奥一到，他相信一切都会变好。馬舍道喃喃地說：

"当心龔舍西奥，尼南……他……"

可是法蘭西斯科·龔舍西奥的声音盖沒了他的低語声。

"什么指揮官？誰选他出来的？我們难道是些孩子或者小姑娘，把随便什么人放在我們头上我們都要接受嗎？我們……"他指着环繞在他身边的那班人："……我們不同意基里諾当指揮官……"

在龔舍西奥周圍的兵士們望着尤文西奥，可是眼光里不含敌意。虽然龔舍西奥說了这一番煽惑的話，他們依然相信伍長；他們深知他，知道他是他們的自己人。尤文西奥也望着他們，把他們一个个仔細观察。龔舍西奥向前走了几步，几乎跟尤文西奥

面面相对，已經离开圍繞着他的那班人。尤文西奥走到他身边站着，沒有回答他，却对兵士們說話，声音严肅，几乎到严峻的地步：

“同志們，我剛从医院到这兒来，我看見的是什么？是革命軍人站在他們的崗位上执行自己的任务嗎？不，我所看見的是無比的混乱，簡直可以讓人家說，兵士們沒有軍官指揮他們，給他們下命令，把他們关在监獄里，他們就不知道怎样做才好……我們起义是因为人民飢餓，是因为兵士、伍長和曹長都受到迫害。現在，难道我們要証明我們眞是些沒有本領的人嗎？在我个人，我承認我觉得非常可耻。”他望着他們，他們把头低下来。

龔舍西奧想說几句話来駁他，可是尤文西奥不讓他有时間开口：

“待会兒你再說話……待会兒誰高兴說誰說。可是現在是我說話，我有这个权利，因为我是从医院里来防止你們受叛变分子的随时进攻的……”他对环繞着龔舍西奥的兵士們說：“我有权說話，还是我沒有这个权利，同志們？”

一个黑人从人群中走出来：

“你有权利說話，你是一个好人……我們相信你。”

“同志們，革命是‘民族解放联盟’所發起，得到共产党的帮助完成的。我們的国家現在有了一个由‘联盟’的盟員和共产党員所組成的人民政府。我們兵士所应該服从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政府任命基里諾同志做联队的指揮官。那么，为什么服不从呢？因为这里的混乱狀态嗎？还是因为你們沒有这个能力？你們想杀死那些軍官，为什么？你們从哪兒找到甜燒酒的，誰准許你們的？你們是革命家呢还是統一党員？”

他們滿臉羞慚，尤文西奥微笑了：

“我明白很多事情。兴奋、热情、自由，这都是很好的，可是这

些东西必須有一个限度。现在，同志們，我对你們說：已經够了。一切秩序都要恢复。你們同意嗎？”

他們当中起了一陣喃喃的低語声，然后那个黑人說：

“同意。”

别的人都同声贊成，其中一个叫起来：

“尤文西奧伍長万岁！”

欢呼的声音停下来以后，龔舍西奧很憤怒地大駡：

“你們都当了傻瓜！”

尤文西奧叫喚：

“李嘉圖！达美奧！”那个黑人和一个矮小的黑白混血兒走了出来。“逮捕龔舍西奧伍長。他是革命的敌人。他想引导你們到酗酒和扰乱秩序的道路上去，以便更容易地把我們全体出卖給敌人。他要受审判而且槍斃……”

龔舍西奧抓住他的手槍。可是馬舍道的手臂落在他的肩膀上。

“放下武器，婊子养的……”

尤文西奧扶住基里諾的臂膀，跟他一起离开。到了走廊里，他昏了过去。兵士們看見他倒下来，都从兩边飞奔过来，血染紅了他臂上的绷帶，也染紅了他的褲子，大腿以下部分全都是血斑。那些帶头搗乱的兵士們第一个服从基里諾給他們的命令。

12

医生給他打了一針，强迫他睡一覚。

“照这样下去，你等于自杀……”这个医生是革命的同情者，他知道尤文西奧在这运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露德来了，她很憂慮，可是沒有流眼淚，她在临时改成病房的

房間里把枕头整理好。尤文西奥叫她离开：

“这里本来挤满了女人，像星期六晚上的酒吧間一样……我都叫她們出去……假使你留下来，我在别人的眼光中就丧失了威信。你不要担心，我明天就能爬起来……”

她明白，回身走了。有几个兵士自願伴送她回家。現在，联队里的秩序完全恢复。睡覚以前，尤文西奥在專心思索派遣縱队到內地去的問題。在下午所剩下的那点时間中，他沒有空閑来考慮这个問題；在兵营里恢复秩序，跟基里諾討論問題，組織一个指揮部，把可靠的兵士分派到各个崗位，光做这几件工作时間也嫌不够。他想在晚上再跟基里諾和别的領导同志，路易斯或者随便那一个，討論这个問題。派遣縱队到內地去的事情很紧急。他們已經耽誤了二十四小时，而且从南方来的消息并不佳妙。可是，由于他再度昏厥，大家把医生找来，医生看見他还在工作，非常吃惊（自从他下午昏厥以后，医生离开他的时候曾經特别命令他躺下来休息）。于是医生命人在指揮部附近的一間房間里临时搭了一張床，强迫他躺下来，也不跟他說明，就給他打了一針催眠針。

等到尤文西奥再度張开眼睛的时候，基里諾、路易斯和党委里的另一个同志都坐在他的床头。他們都望着他，仿佛害怕他不醒过来似的……太陽已經高高地挂在天空上。

“几点鐘了？”

“九点二十分……”

“我怎么会睡了这么長的时間？”他的腦袋昏沉沉的，胃里作痛，可是热度已經退了。

基里諾給他解釋：

“这是医生給你打了針……”

“到內地去的縱队呢？已經出發了嗎？”

"太晚了,"鞋匠說。

"太晚了?为什么?"

"在伯尔南布哥那边事情吹了……沒有成功……在全国其余部分,革命根本沒有爆發……"

"这不是一个叫我們像死老鼠似的呆着不动的理由,"尤文西奥一边說一边站起来向盥洗室走去,他开始洗臉。

"我相信巴拉伊巴的第二十二联队已經向納塔尔进攻……最重要的是防守这城……一直固守到南方發动起义为止……这应該是随时可以發生的事……"

尤文西奥再坐在床上。

"有咖啡嗎?"

基里諾喊了一声,一个兵士走了进来。

"拿咖啡来給尤文西奥同志。"

"要滚热的,"尤文西奥加上一句。

"在伯尔南布哥,事情的經过怎样?"他問路易斯。

"我猜想同志們已經离开了这城市……他們已經不再使用無綫电报了……"

"这兒呢,情形好嗎?"

"在城里,情形很好。"

"兵营里呢,有新情况嗎?"

"沒有,"基里諾說。"只不过昨天晚上一个伍長逃走了,是邦尼法西奥,帶走了四个兵士……还帶走了一点物資……"

"看見任何人逃走应該立刻槍斃……而且当着众人面前执行……"

兵士把咖啡帶来。尤文西奥把糖攪动,小口地啜飲着咖啡。他把当前的形势思索一下。他覚得鞋匠太悲观而另一个同志太

沉默。他笑起来。

"無論如何……这总不是泄勁的时候，嗯？"

一整天沒有什么大的变化就过去了。尤文西奥坐着汽車到全城各处巡視了一周，研究什么地方最适宜于筑战壕，他命令兵士們把战壕挖起来。他回到兵营的时候，發覺周圍都在竊竊私語，都在低声談論；坏消息已經泄漏了。大家都知道伯尔南布哥的起义已經失敗，有人說出令人不安的詳細情形。龔舍西奥在他的囚室里也开始活动，他对看守他的兵士講話，散播悲观的消息。尤文西奥把指揮部的全部負責人員召集起来开会，跟他們一起研究当前的形势。又有几个兵士逃走了。其中一个被抓了回来。基里諾問：

"要槍斃他嗎？"

"我来研究一下……"

他走到院子里。整个下午的工作使他精疲力倦，他覺得暈眩，腦袋沉重，眼花。他叫人把逃兵帶来。那是約翰·伊納西奥，一个有相当岁数的农民。他跟他談話仿佛他們曾經一起在地里干过活似的：

"約翰先生，什么事情使你想到逃走？你害怕嗎？"

"不，我的伍長……害怕在打仗的时候打死嗎？不，我从来不怕……可是龔舍西奥伍長对我說咱們已經完蛋了，咱們全都要吃官司，以后还要挨揍……你瞧，我的伍長，我不願意人家这样把我干掉……"

"約翰，你做了一件坏事，本該把你槍斃，可是你是上了那个坏蛋叛徒的当。你听着，約翰先生，咱們可能大家都死掉，不过咱們的死法一定是拿着武器，为革命而战死。你害怕嗎？"

"这样子当然不害怕……这样子是規規矩矩的。可是吃官司

呀，挨揍呀……"

他离开那农民，轉向兵士們說話：

"凡是怕死的人都可以走……我这兒不要懦夫……斗爭是艰苦的，我們要守住兵营，一直到革命在南方胜利为止。怕死的人可以滚蛋。我們来看看……"

沒有人动一动。他繼續說：

"因为現在逃亡的人再也不会有借口了。沒有人走嗎？"

他等着。兵士們繼續沉默。

"很好，現在我們来处理龔舍西奥。兵士李嘉圖，把犯人帶来……"

他当場宣判：

"这个人曾經在联队中制造混乱，建議杀死軍官們，制造無稽謠言，散布恐怖心理，鼓动兵士背叛革命而且像个懦夫般逃走。他应得什么处罰？"

龔舍西奥渾身發抖，兩只眼睛睁得大大的，臉上呈現死灰色，哀求寬恕：

"为了上帝的爱，尼南……为了你的太太的幸福……"

执行槍决的一排兵士在牆边站好，龔舍西奥被拉过去。槍声响的时候，尤文西奥走了出来。

"我們的彈葯很少，"他对基里諾說，可是他的心在想着法蘭西斯科·龔舍西奥。到了門口，他回过头来，看見死尸已仆在地下，血向四面流开去。

13

禁止逃亡已經变成絕对不可能的事。期望着的南方的消息并沒有到达，大家都非常沮丧。尤文西奥發覺連那些盲目地信

从他的人也設法避开他，望着他的时候眼光里仿佛指摘他欺騙了他們。可是，靠着他的威力，秩序依然維持着，兵士們并沒有喝酒，他們也沒有侵害被俘的軍官，他們尊敬那些担任較重要职位的同志們。不过，尤文西奥觉得这种稳定狀态随时可以受到破坏。在城里的情形也不太好。現在反动分子已經知道伯尔南布哥的起义被扑灭，而别的地方根本沒有起义。那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只在兩天以后航空学校和第三步兵团队才在里約起义，这时候第二十二联队的兵士已經占領納塔尔了。革命政府遇到严重的困难。革命同情者的初步热情和附和起义的人的机会主义都受到挫折，还在掌握政权的革命人士开始被人敌視。

这一天下午，尤文西奥明白要靠剩下的少数兵士来守衛这城是不可能的。龔舍西奥的例子經过昨夜一夜已經被人遺忘，逃亡的人愈發增多。連軍官們也有办法逃出去，他們用金錢和赦罪的諾言来收买那些守衛他們的兵士。

热度又高起来了，尤文西奥害怕自己不能支持到底。他的身体需要休息，他的伤口始終沒有收口，他的腦袋非常疼痛。可是他終于跟基里諾談了一次話，然后他到市政厅里去跟革命政府里的同志們取得一致意見。他的意見是把所有比較忠誠和觉悟較高的兵士，不管是共产党員或者"联盟"的盟員，或者只不过是忠于革命的人，全部組成縱队向內地进發，退守到"卡亭伽"里，在那兒，鼓动农民起义，同时等待南方的革命爆發，他們認为南方革命的爆發是不可避免的。然后他們再回到州府里来。全体領导同志都贊同他的意見，当晚，尤文西奥就派遣縱队向內地进發，把最好的武器都交給他們。他自己准备跟着最后一支縱队走，等到在城里再沒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才走。他不能够把所有的人都派到荒原里去，因为这样一来反动分子就可能控

制了納塔尔。

拂曉时分，他看見馬舍道率領一个縱队起程。这个身材高大而心直口快的汉子，声如洪鐘，虛荣心相当外露，事实上只是一个孩子。他又勇敢又忠誠，有一双永远不会背叛的手，一顆热烈的心，和人握起手来很粗野。尤文西奥紧紧摟抱着他，非常感动地傾听他的囑咐：

"你要照顧你自己，尼南……"

华尔凡特跟他在一起，基里諾也留下来，基里諾在尼南的心中已經增加了威望。从政治上說，他的能力是不够的，这次事变的失敗他也要負很大部分的責任。可是他留下来，准备应付一切，即使犧牲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第四天的晨曦已經在納塔尔上空出現，兵士們走上到"卡亭伽"去的道路。在那边，盧加西·阿伏力多和"冥福"爱斯提文在統治着。有些人以战士身分到那边去，别的人只是到那边亡命。尤文西奥望着他們，直到他們消失在街角上为止，于是他深深地吸着清晨的空气，想起了在种植园里的早晨，他到地里干活的那些时候，他們耕种的土地是屬于上校的，尤文西奥想把这些土地还給农民。他这一次率領他的联队起义，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現在，艰难的日子开始了，荒原始終还是老样子，不过，終有一天，大家都要跟尤文西奥伍長的想法一致的。

14

最后一天过得很慢，兵士們簡直从兵营的大門走出去，他們已經不必再跳牆逃走了。尤文西奥望着他們离开。現在流傳着的已經不再是含糊的謠言，而是正式發布的新聞了。兵士們走了，有几个居然来跟他道别：

"等下一次起义时再見，我的伍長……你可以相信我……"

他沒有热度，只覺得疲乏，非常疲乏，渾身上下沒有一处不疼痛。革命政府已經搬到兵营里来。領导同志們跟尤文西奧和基里諾作过一次長談，他們决定在敌軍到达之前放弃城市。

华尔凡特想跟他留下来，可是尤文西奧强迫他走。基里諾来跟他握手道别的时候，神气像是要去参加一个最亲密的朋友的喪礼。有人給尤文西奧建議要帶他走，他拒絕了。他不能走完兩公里路程，只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累贅。他說謊：

"我自己有办法。我知道往哪兒躲……"

近晚时分，黑人李嘉圖来跟他道别。

"你不走嗎，我的伍長？"

"不。"

"那么，我留下来跟着你……"

"为什么，李嘉圖？我留下来因为必須有人留下来。我留下来因为我受了伤，他們不会为难一个將近死亡的人的。何况我是一个負責人，我是領袖之一。假使他們抓住你，他們会把你弄死。走罢，赶快走罢，趁現在还来得及。"

他們听見远处第二十二联队的兵士向城里进發的步伐声。李嘉圖固执地說：

"我最好还是留下来跟着你……"

"你是兵士，我是伍長……何况我还是副指揮官。而且，这是命令：你走罢。"

兵士李嘉圖，一个身材高大的丑陋的黑人，向前走了一步，挺直身子行了一个軍礼。然后他踏着步走了，仿佛上陣打仗一般。尤文西奧的眼睛追随着他，直到他在角落里消失为止。

兵營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城里的教士和政治活动分子已經

在忙忙碌碌地張罗着用庆祝会和鲜花迎接第二十二联队。步伐声愈来愈近，現在已經在馬路上响着。可是尤文西奥还剩下一些事情要做。他把在納塔尔城上飄揚了四天的紅旗取下来。他把紅旗藏进外套里面，走出了兵营。他慢慢地走着，他的伤口使他不能快走。他的腦袋疼痛，他覚得渾身每一塊肌肉和每一条神經疲乏得那么厉害，使他丧失了思索的能力。他能够到哪兒去呢？他不知道有哪一处地方可以供他隐藏。到树林里去嗎？这正是促使他快点死亡的方法。他的衣袋里有錢，很多的錢，他从来未曾有过这許多錢。現在这些錢对他一点用处也沒有。他振作起精神来想一想怎样才能安全地把这些錢藏起来。"終有一天这笔錢对党会有用处的。"

他向自己的住宅走去。从昨天早起，他就沒有見过露德。黄昏已經到达靜寂的郊外。兵士們的步伐声愈来愈近，他們馬上就要走进闃無一人的兵营。他們找不到那面紅旗，他們不能够把紅旗从旗杆上扯下来。他微笑了。

他到了家里，房間里只有一張沙發和几張低矮而不舒适的椅子。露德坐在沙發上，肚子龐大無比。她想站起来，他做了一个手势叫她不要动。他脫下中統靴，他沒有气力脫下袜子。他把兩只脚擱在沙發的靠手上，把腦袋靠在露德的膝盖上。从她身上傳过来一股热气，一种和平的感覚，一种特殊的安息，在她的子宮里面，一个孩子正在准备誕生。尤文西奥閉上了眼睛。現在，他什么也不想；他只覚得从他的妻子身上傳过来的那股热气，对于他，一切仿佛都已結束，这种和平和宁靜仿佛要永远繼續下去。露德用手撫摸他的褐色头髮，他微笑了一下。黄昏的暗影落在房間里面。

尾　声

收　获

湯　尼

1

"喂！湯尼多好看啊！"意大利姑娘用她的威尼斯农民的土話这样說。

年老的鄰妇更进一步夸張地說：

"对呀，漂亮的小伙子……"

湯尼从路上走过，直向城里走去，也許这位生長在聖保罗的意大利籍年輕姑娘所說的那句贊美的話有点夸張，这位姑娘是看慣了东北地区的黑白混血兒和其他种族混血兒的。太陽晒焦了这个荒原孩子的一头乱髮，使他的头髮成了金黃色。他的体格曾經抵抗过横穿"卡亭伽"的旅行，曾經抵抗过飢渴，曾經抵抗过聖法蘭西斯科河的痢疾，曾經在比拉波拉和难民們的一切疾病接触而增强了身体的抗疫性，他的体格是在艰苦的童年的基础上鍛煉出来的，現在变得特别坚强。就和一棵被太陽晒得干枯的植物經过雨水的灌溉以后重新挺直起来欣欣向荣一样，他在聖保罗的乡下生長起来。

他的童年是从他趁上比拉波拉的难民火車以后宣告結束的。耶洛尼莫和他家里的人們离开瑪塔站在那里跟他們揮手道

别的車站，后来就一直沒有得到过瑪塔的消息。湯尼有时望着当地最漂亮的姑娘，那些出生在荒原里的黑白混血女郎，或者双頰鮮紅的意大利姑娘，不由得想起了他的姨媽。虽然这个被詛咒的名字从来沒有人在家里提起过，可是留在他心里的瑪塔的模样却出奇地标致。她在他的記忆里活了好几年。他們到达咖啡种植园而且在那里工作了三年以后，他的外祖父耶洛尼莫吐血而死，那时候，瑪塔的形像再度清晰地呈現，而且还加上种种回忆。后来，这个形像才慢慢地模糊起来。

到了聖保罗，耶洛尼莫和以前在一天拂曉时分离开被新地主夺去的土地的那个农民相比，只能够算是这个农民的影子。肺病侵蝕了他的精力和肌肉。近来他連帮助收获咖啡的活兒也干不了，这就造成了一个机会，使得今年冬天阿哥斯鉄尼奥能够和日特露德帶着他們的兩个孩子到他們这兒来，荒原里飢荒严重，迫得他們不得不走。約翰·彼得罗也老了。阿哥斯鉄尼奥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們團聚在火爐四周，大家都冷得縮成一团，这种寒冷天气使他們吃过不少苦头。阿哥斯鉄尼奥有許多消息要告訴他們，他們从他的口中知道了約奥的死亡和尼南的被关在监獄里。耶洛尼莫躺在床上，傾听他的兒子說話，每一分鐘都用他的繼續不断的咳嗽声打断他的話头。听完以后，他只嘆了一口气：

“唉！只要我能够回到那边去！……”

过了几天他就死了。使湯尼回忆起他的姨媽的，不光是阿哥斯鉄尼奥的到来，主要的还是老头子临終时的情形。老头子拖延了整个晚上才断气，那是一个严寒和冰冻得很厉害的晚上。耶洛尼莫的嘴巴从来不提起他的女兒的名字，可是临終的时候，他的嘴巴仿佛不会說别的話，只是低低地叫喚：

“瑪塔……瑪塔……”

尤恭蒂娜坐在他的床头嗚咽，湯尼覺得她的痛苦包含着兩种遺憾：一种是痛惜她的丈夫死去，另一种是痛惜她的女兒在遙远的地方住在娼妓的街道上。于是在耶洛尼莫断气的晚上，他想起了瑪塔的溫柔和美丽的臉兒，她的隐藏着的善良，她对家里人的忠誠。他仿佛再度看見她在医生的怀抱里，用她的身体为她的患肺病的父亲購买一張健康証明書。这有点像有一天他和約翰·彼得罗到城里戏院所看的那出戏的情节。不过，戏是假的，可是也有許多女人落淚了。对于他們，这却是事实。阿哥斯鉄尼奥沒有一点关于瑪塔的消息。他到达的那天晚上，耶洛尼莫睡着了以后，尤恭蒂娜把她的兒子拉到角落里問他：

"你有关于瑪塔的消息嗎？"

"沒有，我沒法子知道……她已經不在比拉波拉，据說她离开那里已經有不少日子了……"

他又加上一句：

"你知道，妓女是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就像那些兀鷹一样，什么地方有死人肉就飞到那里……"

老头子断气的那天晚上，他們都聚集在老头子的房間里，湯尼听出来他的外祖父在临終的喘息中喃喃地說出这句話：

"上帝保祐你，我的女兒……"

他肯为瑪塔祝福，也許他看見了她，而她在这时候——誰知道呢？——也許正在想着他，也許她做了整天生意，身心俱疲，在睡覺之前正在祈求他的祝福……

他一面吐血，一面用沙啞的嗓音叫喚着瑪塔的名字。种植园里的無数短工，鄰近的佃戶們——絕大多数是意大利人——都来参加他的葬礼。农民們談起荒原，談起他們到聖保罗来时途中所發生的大小事情，他們全体都經过这样的旅行。湯尼想着

瑪塔，他的姨媽。

这是他的童年时代最鮮明的回忆，他的童年是在趁火車到聖保罗来的途中結束的。到了聖保罗，他就跟他的外祖父和約翰·彼得罗一起干咖啡收获工作。他只在学校里念过几个月書，仅仅学会讀和写。可是到了后来，他長成为青年以后，有了进一步学習的欲望，他又埋头在書本里面。

在这几年中，除了阿哥斯鉄尼奥的到来和耶洛尼莫的死亡以外，很少有重大事情發生。其中給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到里約热內盧的旅行，他到那边去看他的舅父尼南，尼南被关在伊利亞·格朗特島上。尤文西奥跟别的几个政治犯一起从費尔南多·特·諾洛尼亞移押到这里来。在伊利亞·格朗特，他曾經努力学習。对于他，监獄就是一所大学。在这九年来，他从这个要塞到那个要塞，在納塔尔，在累西腓①，在里約热內盧，在感化院和拘留所，最后到伊利亞·格朗特，这都是他学習的年头。他的文化較高的同志們教导他。他終于能够讀到在一九三五年革命以前他所非常渴望的那些書籍。从恩格斯的作品里，他学会了"自由就是对于必要性的認識"，他对自己說，荒原也正在学習，正在被血和灾难教訓得聪明起来。他經常談起荒原，談起被剝削的农民，最后竟使得人家拿这个題目来跟他开玩笑。可是在监禁中的同志們，和在外面进行地下工作的同志們，都懂得他們应該鼓励年輕的尤文西奥对土地問題發生兴趣。于是他們給他送来各种資料，送来研究农民問題的書籍和小册子。他在监禁的悠長日子里貪婪地啃讀这些書籍。

尤恭蒂娜一知道她最鍾爱的兒子离她并不很远，而且探問

① 累西腓即伯尔南布哥。

是准許的，她就坐立不安，只想着去看他。她一个子兒一个子兒地把錢节省下来，准备积蓄一笔錢来購买車票。她打听里約的情况，打听警局的情况和到伊利亞·格朗特去的方法，終于有一天，她帶着湯尼动身了，湯尼那时候已經長成为一个大孩子。

他們几乎沒有看見里約的景象。尤恭蒂娜住在車站附近的一家小旅館里，第二天就到警局里去，警長們拿他們开玩笑，把他們从这里支使到那里，各处地方团团轉。直到下午將尽的时候，他們捉弄她已經捉弄得够了，对她提出一些可笑的問題也提够了，嘲笑她也嘲笑够了，才准許她去探望她的兒子。旅館里的人告訴她应該趁什么火車，而且告訴她小船的票价。他們必須等待兩天，可是他們几乎整天沒有出外，城里热鬧的情形吓坏了尤恭蒂娜。湯尼从房間的窗口凝視着来来往往的汽車、电車和尖声怪叫的救护車。

火車車廂里挤滿了犯人的家屬。尤恭蒂娜向人打探一个消息，旅客們馬上拥过来詢問她是誰，她到伊利亞·格朗特去干什么。

"我去探望我的兒子，他被关在那边……"

这些犯人家屬在过去的半年中每个星期都到伊利亞·格朗特去，可是从来沒有見过她，因此他們以为她是一个普通犯人的母亲。他們問她：

"他为什么被关起来？"

"他在納塔尔当伍長，在那里鬧了一場革命……人家处罰他，人家說他做的是下流事……可是我知道我的兒子，我从来沒有見过他做坏事……不，我不相信他們的話……"

这几句話她昨天在警察局里也說过，警局的人都笑她，而且向她保証說尼南永远沒有釋放的机会。"他是一个共产党，这比

杀人犯或者强盗更糟。”可是她不相信，現在，在火車上的这班好人告訴她說她的意見很对，她的兒子根本沒有做过坏事。

“他叫什么名字？”

“尤文西奥……我們管他叫尼南……”

“啊！尤文西奥嗎？”

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了。有几个不等尤恭蒂娜說出来就知道她的名字。他們全都是她兒子的朋友，老大娘的心里充滿了驕傲。穿着一条短到脚踝以上的褲子和戴着一頂古怪的紅帽子的湯尼，微笑着在旁边观看，人家一知道他是尤文西奥的外甥，也馬上跟他热烈地談話和亲切地握手。

在路上的其余时間一直是尤恭蒂娜在叙述他們离开自己耕种的土地以后，在荒原里逃荒所發生的种种情形。旅客們傾听她，感覚万分慄駭，連島上要塞的一个看守，一个高乔①，也被这个沒有形容詞和沒有眼淚的叙述所感动了。

2

在湯尼的記忆中，他的舅父尼南的形像跟瑪塔的形像結合在一起。他在島上看見他臂下挾着一本書，帶着尤恭蒂娜在海灘上散步。他一整天都跟老大娘在一起，听她叙述过去的历史，揩拭她流下来的眼淚，这是会見了兒子的快乐的眼淚，也是悲哀的眼淚，为那些死去的人悲哀，也为那些像瑪塔一样失踪的人悲哀。

家屬們最初趁汽車到达的时候，瑪莉亞・巴拉塔对老大娘說：

---

① 原文 gaucho，是南美的、尤其是阿根廷的牧童，精騎术。

"你在这兒等待，我把消息告訴他。"

她先把事情告訴她的丈夫亞基尔多：

"她是尤文西奥的母亲。"

亞基尔多上尉跟尤恭蒂娜談話，瑪莉亞去找伍長。她看見他正在讀書。

"我有一件礼物給你……"

"是香烟还是蛋糕？"

"跟我来。"

这次会見使她非常感动。尤文西奥的样子变了，他料想不到他的母亲会来。尤恭蒂娜的样子也变了，她的头髮全部变白，她的眼睛消失了光彩，她的臉上滿是皺紋。老大娘走上前去撫摸她的兒子的臂膀和大腿，她确实知道他不像人家所說的已經殘廢的时候，她發出了快乐的喊声……連亞基尔多上尉，著名的勇敢到無畏地步的汉子，也不得不走开去，因为他覺得眼溜鼻酸，而他是不喜欢流淚的人。

他們在島上度过四天，这四天当中，尤恭蒂娜只是在时間到了尤文西奥不得不越过牢獄的鉄欄回到他的囚室去的时候才离开他。湯尼差不多跟所有的人都談过話，他听見了一些新奇而有魅力的东西。对于他，这几天是令人兴奋的日子，一个前所未知的世界整个显現在他眼前。这些囚犯一点也不像聖保罗监獄里拘禁的那些犯人，那所监獄就在他們工作的种植园附近。这里的人們又快活又滿怀信心，他們都仰望着將来。湯尼很要跟他的舅父和别的人在一起，傾听他們告訴他的無限奇異的东西。其中有一句話更使他牢牢地記在心里："耕者有其田"。因为他們說了这句話，因为他們現在还說这句話，所以他們被关起来。不过这很値得。連湯尼也覚得他如果为着这种罪名而被捕，他

也不在乎。

他們离开尼南以后，尤恭蒂娜垂头丧气，老泪縱横，湯尼只是談論着他的舅父和舅父的朋友。别的家屬們不願意老大娘和湯尼再回到旅館里去等待到聖保罗去的火車。一个犯人的亲戚把他們帶回家里，第二天早上也沒有讓他們动身。他們帶他們游覽了里約热內盧以后，用汽車送他們到火車站，等候晚間的火車。那位年輕姑娘一边握着湯尼的手，一边对他說：

"再見，共产党員！"

他笑了：

"終有一天，我要成为党員……"

尤恭蒂娜要求他們为她拥抱尤文西奥。

"紧紧地拥抱他，为了我……"

朋友們答应了，她为着人家待她太好又哭了起来。她再也不因为有一个犯罪的兒子而感覺悲哀了。現在，她所有的只是驕傲的感覚。她的兒子不是一个罪犯，他的朋友都是正直的人。火車滚滚前进，他們回忆起在島上度过的那些日子。湯尼回到种植园以后，他有一肚子的东西要告訴别人。到了晚上，寒气到来，他躺在床上，閉上眼睛，仿彿看見了他的姨媽瑪塔在車站上向他們揮手道别，或者看見了他的舅父尼南在伊利亞·格朗特島上对他說話，他把这些說話低声对自己重复說一遍，以免遺忘。

3

終于有一天，在国內外形势的压迫下，大赦令来了①。党在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击敗希特勒德国，使巴西国內民主情緒增長，一九四五年初，独裁者瓦尔伽斯不得不取消了將近二十五年的对共产党活动的禁令，公布了关于大赦政治犯、关于各政党的活动自由和实行国会选举的法令。

中公开的狀态下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議，尤文西奥伍長也参加。閉会以后，他到聖保罗去会見自己的亲人。党取得了合法地位，第一批市委員会已經創立。

他在种植园跟自己的亲人們住了一个星期，离开种植园以后，他在鄰近的城里遇見了一个老朋友。当时湯尼跟着他，他們倆在路上走着，伍長突然嚷起来：

“瑟·塔瓦萊斯！”

这位黑白混血兒的头髮已經开始斑白，可是臉兒仍旧是多骨而微笑的臉兒。他們跑到咖啡館里坐下来，談話繼續了整个下午。自从那一次被釋放以后，瑟·塔瓦萊斯在聖保罗躲藏了好久。現在他正在进行建立本市的市委員会的工作。他在內地住过，他的最热切的希望就是跟农民們一起工作。他在第一次群众大会上一再重复普列斯特斯所說的关于农民問題的話：

“我們是屬于荒原的，我們在这方面最熟悉！……”

尤文西奥对湯尼說：

“就是这个黑白混血兒介紹我进党的。”

又对瑟·塔瓦萊斯說：

“現在，請你关心我的外甥。將来是他們……”他拍了拍湯尼的肩膀，“……来領导农民站起来……”

他們兩个都想起了遙远的荒原。瑟·塔瓦萊斯說：

“現在，‘剛伽舍罗’們和‘眞福’們都完了……輪到我們来显身手了……”

他們站起来。尤文西奥把錢放在桌子上。陽光温暖，和煦可亲，和东北地区火热的陽光完全不同。瑟·塔瓦萊斯講了一个故事来說明农民开始覚悟到什么程度，尤文西奥心里一再重复他在恩格斯的著作里所讀到的話。瑟·塔瓦萊斯的声音还保

持着"卡亭伽"那种像唱歌般的柔和声調:

"这个农民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們認識已經很久。他知道我曾經在里約·普利托而且我建立了党的合法机構,他来看我:'塔瓦萊斯先生,你懂得这一套,請你告訴我这个叫得震天价响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对他解釋,我談起农村問題,談起耕者有其田,我把一切詳詳細細解釋給他听。他听着。我說完以后,他說:'塔瓦萊斯先生,你的共产主义,使我想起了鬼魂……'我想知道什么緣故。'你有所不知,从前有一天,路上出現了一道光,人家叫我們不要走近,說这是一个鬼魂,只要望上一眼就能把人杀死。可是他們說得太多了,使人不顧死活也要上前看一看。有一天,有人終于冲上去,走上前,走到了發光的地方,才看出来这是很簡單的东西,根本無毒無害,簡直可以說是一顆星星……'"

尤文西奥笑了,他們走进一所小客厅。街上,一塊新漆的招牌告訴好奇的路人:

巴西共产党市委員会

在房間里,許多工人和老百姓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湯尼又發現了和伊利亞·格朗特島上一样的气氛和談話。他微笑了,这是一个十九岁青年的最愉快的微笑。瑟·塔瓦萊斯拿着一張表格走过来。

"你会讀会写嗎?"

"会的。"

"那么填写这張入党登記表罢……写完以后我們再来討論在种植园里应該怎样展开工作……你知道什么是小組嗎?"

"不……"

他們又走出来送尤文西奥上火車站。

“我相信同志們要派我到荒原里去，老悪。”

“我也很高兴到那边去……”

“你，你在这兒已經建立了許多关系……我呢，不管怎样，我总仿彿从来沒有离开过荒原。假使派我到那边去，我一定非常高兴……”

他們紧紧握手，火車头的汽笛声盖沒了他們的談話声。

“这孩子跟着你……眞是所托得人……”

“你放心好了……”

尼南把湯尼紧紧摟在怀里。

“再見，同志！要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員！……”

湯尼眞想写一封信給他的姨媽瑪塔，把这一切告訴她，把包圍着他的这种快乐告訴她。可是她在哪兒，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流着哪一种眼淚呢？湯尼走出車站，准备回答悪·塔瓦萊斯提出的問題：

“在种植园里的工人每天賺多少工錢？”

車站里面火車的汽笛响了……在这个这么广闊的世界上，瑪塔能在什么地方呢？假使他的舅父尤文西奥能够找到她，告訴她耶洛尼莫临死的时候已經原諒了她，她可以回到家里来，尤恭蒂娜和約翰·彼得罗都很健康，而他，湯尼，已經參加了共产党，向苦难和飢餓进行斗爭，那就好了。

4

几个月以后，共产党全国委員会書記維克多同志召見尤文西奥。这位前伍長一直留在里約为党工作。維克多剛从聖保罗回来，他到內地視察过，在內地召开的一次农民会議使他兴奋万分。

"有許多农民，看見了就令人高兴。他們是从八十个城市里来的……觉悟高，又有能力……我告訴你，参加这次会議的一百个农民中，可以产生十个到十五个領导干部……"

他拍了拍尤文西奥的肩膀：

"其中一个是你的外甥……这孩子有出息！你要当心，要不他就追过你了！……"

最后他才談到問題的核心。尤文西奥很焦急地等待他的出發命令。

"任务很艰巨，可是你对荒原非常熟悉。你也可以把目前我們在聖保罗所进行的工作做榜样。創办农民协会，在种植园里設立党小組，加紧进行索回土地运动……"

尤文西奥把瑟·塔瓦莱斯和那个农民的故事告訴他。維克多微笑起来，接着說：

"他說得对，荒原的居民政治觉悟提高的那一天，就是'賊mnemonic'們和强盗們消失的一天。这就是你的任务。"

他又变成那个爱开玩笑的同志：

"你要开快車，要不你的外甥就要把你的地位取而代之了，坏蛋！……"

5

一天晚上，一个很黑的夜晚，米里塔奥从村子里回来，向种植园的方向走着。他仿彿听見了脚步声，馬上提高了警戒。一个走得很快的男子从他身边走过。他在什么地方看見过这个脳袋呢？过路人回过头来，他也認出了米里塔奥。借着短工手里所拿的那盞小油灯的灯光，他們互相注視了一秒鐘。

"尼南！"

"米里塔奥!"

米里塔奥已經結了婚,四个孩子挤滿了他的那間小泥棚屋。尤文西奥深深地吸着荒原夜間的空气,这是宁靜和濃密的空气。費丽妮娅沒有認出尼南;伍長离家出走去找寻盧加西·阿伏力多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女孩。他們想听听所有的人的消息,他們又一次把奥洛里亞諾医生怎样卖掉种植园,新地主怎样要求佃戶和对分戶把土地交还給他,以及当时所發生的种种事情告訴尼南。尤文西奥知道那位手風琴手巴斯帝奥目前的情形嗎?

"在这时候,他大概死了,他那时候已經很老……"

米里塔奥的回答像一句輓歌似的:

"像他那么出名的音乐家,从来沒有見过……"

格雷哥里奥呢,他有什么消息嗎?可是尤文西奥却想知道关于米里塔奥和种植园里别的工人的詳細情形。現在他們每天賺多少錢?还有佃戶嗎?还有对分戶嗎?他們仍然被迫向鋪子購买日用品嗎?

然后他恳求米里塔奥把他所能找到的短工都叫到屋子里来,不要讓总管知道。他明天早上就要离开,在动身以前,他希望跟大伙兒談一談。他有許多話要对他們說;他想教导他們怎样才能逐步地改变他們的異常艰苦的生活。

米里塔奥仔細观察他;假使尤文西奥不保持着这一双孩子气的眼睛,米里塔奥就不可能从这个懂得这許多东西而且口才这么好的汉子身上,認出来他就是有一天从家里逃出去、以后种植园里只得到他的一些模糊消息的那个孩子。在出去召集别的人以前,米里塔奥很恭敬地問:

"你是在首都学会这一切东西的嗎?你眞沒有白費你的时間!你所說的,像我們眼前的一道光綫,以前我們是在黑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饥饿的道路
作者＝（巴西）亚马多著　　郑永慧译
页数＝３８２
ＳＳ号＝１１７５３４０７
出版日期＝１９５７年０６月第１版